安徽通志列傳稿

十九篇

一

劉城沈壽民蔣姬允
方以智
錢澄之
汪渢
劉永祚
光時亨
江天一
汪思誠汪光韜
沈士柱士尊
劉廷儁傳張嶺江漢
李憲昏宏祖胡潛
孫臨
楊維嶽王學箕曹維周王加龍
江嗣江嗣珏
姚康許楚汪沐日方授汪元履

程之藩劉孔輝李逢亨逢期
高詠許孫荃梅庚汪洪度
方中通楊光先
施譽俞峯趙嗣

沈壽國授陸釋亭復社紀事補

徐廣拟侍曰我非科目拟也核之當添學

天放廬所著書

劉城沈壽民蔣姬允沈士柱傳 城子廷鑾孫漢系 壽民弟圖南子

劉城字伯宗後改字存宗貴池人也美姿容豐上而修下人望之若仙少以文學為東南所推尤留心當世事著河渠市馬邊塞流寇屯鹽諸議金文毅公聲一見重之史忠靖公可法為池太道薦城可大用前後辟舉者江西右布政使張秉文安徽巡撫黃配玄安撫御史黃耳鼎等五六輩皆不起或問之曰先生何以不仕也曰我以非科目故也且又貧若夫言利以邀人主私誠大臣用口舌得官又恥不為也當是時懷宗新立方銳於求才宗室用換授閣臣縣外拜鄉試之外開拔貢愛汲黯惟恐救時之士不揚於王庭而朝臣陽雖奉承詔令實陰阻尼之是故以書生被擢用者桐城蔣姬允首以言事得罪大學士張至發其後陳宏緒徐應溥皆為時宰所忌宏緒晉州調舒城有禦賊全城功幾不保首領而淮

安史陳啟新武康知縣朱露以言利得給事吏科海內始相與歎
城之有先識也弘光南渡史可法為兵部城上恢復十策馬阮出
可法守儀揚時議建四鎮防河而以靖南侯黃得功東平伯劉澤
清興平伯高傑廣昌伯劉良佐各分地擁重兵城以間道致書於
可法曰五侯皆盜賊之餘非有恩義相聯結知慕節概樹功名流
聲稱於後世也主弱必叛敵強必降勝則大者專制自為而互相并
兼小亦挾持朝廷干刑賞大柄不勝則潰敗四出而為流寇今內無
老成宿將勁旅親兵強本幹弱枝葉公又疏帥在外根本單薄是
猶使豺狼守門戶虎來不能拒而主人先不得動手搖足矣五侯
者其一寧南侯左良玉也貴池吳次尾應箕者城之友也目光如炬（攄為有氣）
二人酒酣每相與道人間不平事應箕髯張皆裂眥拔劍斫石自
國變來時時聚諸生哭於野應箕既應金聲起義師拒清不克而
死城益孤少時故喜與僧徒遊至是益親之曰帝朝更變王侯貴人
名流老將必多於此中逝矣至於縱橫之客遊俠之徒雖不與深交
亦必折節以盡其議曰世方亂能定之者必非繩尺迂謹之士也既避地
隱於贛（貴池）之峽川冠服無改紙貴貧不能撰述則用敗簡廢書背書之
時時以爪掌畫几俯仰悲咤臨沒喉吻間猶咄咄籌畫東晉南宋事
起抱金陵臨安圖志至氣絕不釋手其生萬曆戊午其卒永曆庚寅即
清順治七年也城素負節概慷慨好急人之難嘗以巨金贈黃詹事
道周成御史勇及周鏕雷演祚光時亨陳宏緒於詔獄出死力論
救煦溫恭樂易雖村農負販與交接未嘗有町畦故阮大鋮與同文之
徽黨禍遍及於善類而不能害城所著嶧桐集古今名賢年譜古今
廟學記劉氏家訓行於世（未刊者古字異同今字異同劉氏藏書題跋欲
著而未成者後通志略以屬其子廷鑾後樂苑明人韋布詩以屬其孫漢系）子廷鑾字

得輿少承家學又師吳應箕盡得其傳詩文甚偉麗康熙元年以
貢考授同知未仕卒著有梅根集而同縣姜可久亦師事城及應箕
博通經史著有斐園集（徐應溥撰傳陳宏緒撰墓誌銘貴池縣志城傳江南通志廷
沈壽民字眉生宣城人也（并）從祖懋學神宗朝疏劾張居正奪情起復崇
禎（初元）中延綏盜起（河南北方）中原咸被毒蠚湖廣督（從）熊文燦撫張獻忠於穀城兵
部尚書楊嗣昌從中主其議文燦不知兵好大言自以得賊要領嗣昌者
故宣大總督以奪情起為兵部尚書者也時天下（首）靡（帝）沸（擾）上所用文武
皆不（有功）效以為科舉不復可得天下士歲丙子詔舉賢良方正應天巡撫
年矣（閱）君命（等）莫可（違）即當擐甲慿行陳誓殲強寇奈何安坐司馬堂
張國維以壽民應詔壽民既入都即抗疏劾嗣昌曰嗣昌居（艱）喪起復一
支吾朝夕以一十二萬方張之師二百八十餘萬咸集之餉不及鋒一戰鼓
行以前徒老師糜餉餉日以虧（耗）師旅萬一解體肉循釀禍敗斯時嗣
昌雖屈首服丁汝夔之刑束身死王洽之獄亦何益哉又疏劾熊文燦
言嗣昌挈軍旅權付之文燦乃奉天子威靈與賊結約若與國天
下豈有授柄於賊而能制賊者乎疏抵通政司張紹先（以）其言危切
假字數溢額格不封進壽民復括兩疏中意再上之不報拂袖歸
詹事黃道周曰此大事在廷不言而草野之士言之乎昔真希元
在朝一月封事三十六上吾豈可遠愧希元近慙沈子即具（疏）繼之由
是臺諫何楷錢增林蘭友成勇詞臣劉同升胡士春先後章俱
上而南兵部尚書范景文復率九卿具公疏懷宗怒削景文籍解
成勇赴訊餘俱鐫謫無免者當是時壽民一日名動天下甲申京
師陷阮大鋮先以廢錮居南京以新聲高會隱結江湖豪俠士復
社名流顧景陳貞慧吳應箕沈士柱及壽民等百四十人為防亂公
揭聲其罪榜於衢道至是大鋮起用分捕諸名士壽民變姓名避金

華山中以免南都破梁陽陳名夏先亦隸黨籍亡命既降於清用
事遺壽民書欲薦之朝壽民對使者焚其書隱於姑山弟子從遊
者數百學者稱為耕巖先生壽民少與周鑣讀書句曲孤峭不妄笑
言慷慨重然諾友人周梅死海外渡海葬之周鑣死於獄子為通負
所欵鬻田以償而教之學貧無以食不受顯貴者贈遺曰士不窮無以
見義不奇窮無以見操皇帽裹頭三十年歲乙卯屬疾告弟子施閏
章吳肅公劉蕺枝曰吾以此心還天地以此身還父母以此學還孔孟
卒年六十九私謚曰貞文著有姑山文集剩菴詩稿閑道錄各若
干卷（弟壽國名在後社字下自有待傳南宗羲撰墓誌銘又見陳貞慧墓誌銘又見明史壽民附士懋傳參以邵廷采東
林事略靜志居詩話安徽通志續復社紀事）

蔣姬允字子仰後更名臣字一个號誰庵桐城人也崇禎初應賢良
詔時朝廷積重科目薦舉者多為士大夫吏視掌臣尤不樂新進
之士者與並立於朝以是大學士張至發典試發策語譏諸賢良姬允遺

之以書曰僕江淮之賤士也尚氣誼矜廉恥遇公卿貴人未嘗折節
閒頗留意當世之務推明治亂之理數不第於有司輒飢窮困會
主上有詔顯巖穴之士或以僕薦僕自以親老子獨內顧其私不
足以備天子驅策而亦以事不出於當世貴臣意必陰為沮壞則
僕且無以自見故遂避不敢居有司承檄驅迫就道比至都門問
大禁而後敢入得明公所為試錄策讀之故遂不敢陛見方今
主上聰明神聖御極之初虛己延佇以聽於士大夫而士大夫莫
能建一籌抒一策以副上意且相與護交持祿同上行私主上不
得已稍厭其所為而儉壬之徒陰用以自結日夜伺臣工之短以
中傷善類數年以來凡士大夫之負才藝飭廉隅者無不以陰
謀中之引用一二輭靡柔滑憒憒者又使投匭告密迭相煽於
國而天下之仁賢於是乎空矣人心離散海內困窮盜賊充斥幾

先是事略以淡刊句曲為主
都沒事今增梁溪陳定生
著述併年事

吳市之梅梁溪施
依然無改舊集

半天下國家養士數百年而食報乃爾甚可痛也所賴主上神
聖不終以士大夫為可厭棄以為天下之廣豈無傑士(覓 倒帝必求)
章庶幾一遇而明公之言又如此則是天下遂已無才矣且夫薦舉
而得賢猶是士大夫之徒也古之取人也或取於往(往)屠釣或取於亡
人今稍使一二被褐懷玉者參乎其間豈遂非我族類而惟恐(惟恐驅之硾)
之不速主上即賢於堯舜豈能以獨運致太平哉不取之士大夫
則所謂耳目心膂者乃別有所託其可照(昭)之史册乎(耶)奈何不以
汲引人材保全善類為心(也)伏維明公起家外史致位綸扉自嘉靖
以來六七十年未嘗有也天下想望丰采兩年於茲無所表見而獨
以此策著聞然則明公之心路人知之矣今天下寇氛日熾吏治日
偷士風日卑民窮日甚皆烏(焉)程在位七八年間所致豈有他哉媚
嫉而已矣然烏(焉)程機智警敏才猷練達使移其才(略)能為天下國家
計猶足以集事明公自視警敏練達孰與烏程無能改於其德而
意欲似之天下其誚之何明公誠能風諸有位慎其別擇其有茂
材異等者蚤(蚤)以上聞待之不次(俾)集思(而)廣益(焉)豈惟致治之理則然於
明公相業必且有光矣自明公欲以格繩之而銓曹所創之格遂與
詔旨悖明詔固曰守令尤屬親民所舉務求允堪(任)民牧不言堪佐
領也(而)其不堪罷歸可(也)以守令薦之而以佐領授(之)無乃使詔旨不
信於天下乎(也)所甄叙不但以所舉為格且以舉主為格(格)銓曹
不畏主上之詔令而畏政府之意旨士安得不止於千里之外然(則)
詔旨不及逾年且廢格不行矣明公無以僕在舉中疑僕自為(地)僕
雖無似徒步歸山上奉老親箸書自娛猶足以垂名後世所慮者主德
之弗宣而治平之無日耳草茅之人不識忌諱不敢聞其說於天子
而私獻之下執事惟明公試垂聽焉(馬)生(也)既上書(名)以(出都門)名重都下

范公景文（倪元璐上其復薦之於朝）又撰漕屯鈔足國三議（倪元璐奪其書疏請授官召對平臺策足兵裕餉累千百言（懷宗天子善之）（通鑑寫所著書以獻）授户部司務晉主政甲申國變間道南歸大學士史可法（姬允）公鎮淮陽欲留參軍務（姬允）歎曰奈何以一騶虞將五狼（未見）（雪岳集事者也）因為策淮上軍情數事固辭歸（姬允）（逸性）（孝）母怒必長跽（古罪侯恩）侯解乃起（著）無他技堂稿十六卷長子愚俊達有父風（桐城耆舊傳）

贊曰有明雖以科目取士士在草野間類能立名節讀書博達當世之務苟（厲）許以不次之擢使揣策立於朝廷正氣伸而佞邪退民隱達而寇盜清（弭）庸詎見國是（之）終不可為乎劉城策五侯之反側壽民劾楊熊之選懌其言成敗若燭照龜卜豈硜硜守一經之儒所能為耶煬竈蔽明終使蜂阿者周一日之寵不旋踵而國隨以覆悲夫（姬允）董臣（允）不忍受宰輔之菲薄探鯁於喉而一傾吐之彼懷宗福邸賢不肖（雒）（珠）致亟其所以自處其國祚之由書所言盡之矣故以附於劉沈之後云

方以智傳

嘯峯附
弟其義子中發

方以智字密之號曼公桐城人也父孔炤巡撫湖廣時流賊張獻忠新敗於中原督師熊文燦主撫議孔炤抗疏策獻忠必叛獻忠果叛於穀城懷宗思陵起楊嗣昌代文燦孔炤敗賊護獻陵有功不得敘嗣昌先以孔炤梗撫撫議憾之會其兩將勦竹山寇敗績劾孔炤下詔獄以智少負才望勵名節與復社諸賢奚應箕陳貞慧侯方域相善海內所稱四公子者也至是懷血疏伏闕訟父冤閱兩載不得命日夜號哭宮門外一日懷宗思陵退朝歎息語中官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河南巡撫某坐失機問大辟其子為講官薰衣飾容止陽陽如平常令進士方以智父入獄顧哀痛若是是亦人子也於是詔斬某巡撫而釋孔炤以智故舉庚辰進士至是擢檢討會李自成破潼關孫傳庭戰死以智以范景文薦召對慷

馬校麟據小腆紀傳殺
煒傳及錢思亭年譜補
之

慨論方畧思陵善之卒以忤執政意不果用京師既陷(懷宗)以智往哭
愍皇帝梓宮至東華門為賊所縛降之不可乃加刑焉雨股受
刑至見骨卒不屈自成敗奉父南奔弘光立馬士英阮大鋮用
事先以閣黨(大鋮)廢錮(廢錮)籍居南京流賊逼皖陰招遊俠士談兵說劍覬
以邊才召賊至江北烽火及瓜步時復社諸名士周鑣顧杲楊廷
樞黃宗羲沈士柱陳貞慧吳應箕等亦聚講留都指大鋮將為
賊內應為公揭逐之大鋮懼匿牛首山祖堂不敢出及復冠帶起
用而左光先陳子龍等復劾之大鋮卒殺周鑣諸名士或死或竄
匿以智故不慊大鋮遂(亡命)被髮賣藥五嶺間隆武帝召之未
赴永曆即位肇慶擢右中允扈蹕幸梧州知經筵尋命入閣時
孔炤已老隱於皖桐(而銅官日相水大)以智慨然曰我生不辰丁國季運歸則負居
出則負親吾其緇乎遂僧服棄官間行至平樂為清(帥馬校麟)師所得詔
之曰官服在左白刃在右吾子其擇焉以智趨而右(校麟)其師笑而慰(禮)之
(既北歸南京)詣天界寺受法於高僧(浪(覓浪)莞)公(浪莞)先有弟子嘯峯者亦皖人
也嘗官都給事中國變隱姓名祝髮天界世稱為皖江兩大師云
以智既隱於浮屠更名宏智字無可歸浮山稱浮山愚者入匡廬
為五老寄連壽昌號墨立又號藥地方其歸皖也侯方域與之書
曰聞密之已自(嶺)南海歸止於高坐寺喜與故人相見之有日也僕
與密之交遊之情患難之緒每一根觸輒數日營營往在毘陵陳
子定生問僕曰密之之歸何也曰密之無兄弟行中丞公筋力日就
衰子方幼未必任色養密之之歸宜也不然密之讀書有道人也
南山之南北山之北豈無溝壑足了此身而必戀戀此故土哉既歸而
止於高坐囿無異於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也憶歲庚辰密之自長安寄
僕槀絲之衣僕常服之其後與密之蹤蹟相失則更朝夕服雖垢

小腆紀傳曰侯之為田間事語
及稗史子揆注稗史作曰侯芝今
注之

世悔堂集作子幼密之
實之子

亦不澣濯以為澣則非吾之故也甲申後製與昔違則且薰而
置諸土座他日幸而得見容之容之必以僧服相過從僕則出其完
好之故衣以相示且僕亦有方外之室閩蘭粵竹亞其庭鄭思肖之
畫懸於其中當與容之共賞之也以智嘗客寧都入翠微訪易堂諸
子聞其講學曰欽堃真氣瀰淪於此山之中矣康熙十年復南行將拜
文信國墓行次萬安始發學者私謚曰文忠先生以智稟賦絕特博
學多通自少所興遊皆四方豪俊凡天人禮樂律數聲韻文字書
畫下至醫藥琴劍技勇無不析其旨趣著書數十萬言有明中
葉以博洽著者推楊慎而陳耀文起而與抗然慎好為偽說以售
欺耀文支離蔓引以求勝降是則焦竑虢工考證而習與李贄遊
動則牽綴佛氏蕪而傷雅惟以智為能精核實事求是卷中聞
寺林稷若錫卷之風可睹博物君子矣（以智所著書曰易餘二卷切韻
聲原一卷通雅五十二卷物理小識十二卷藥地炮莊九卷諸子旁痛若干卷幾表
若干卷浮山前後集二十二卷前後編十六卷文獻存錄則謂其所著為易
初古今性說合一貫問答）弟其義子中德中通中履中德自有傳

右傳取材為明史方孔炤傳小腆紀年清史稿桐城耆舊傳小腆紀傳四庫全書提要
壯悔堂文集安徽通志正續桐城耆舊傳三魏禮先府君行述

方其義字直之號次公孔炤之仲子也少為邑諸生見時方用兵遂棄
舉子業為經世之學凡復社幾社諸名士咸推重其為人趫健善射
力挽五百石弓孔炤撫楚為前鋒勦流賊八戰八捷後客靖南侯
黃得功所與諸將較射疊發皆中的又能為詩國變後悲憤縱
酒自戕年三十有一子中發字有懷縣學生隱居白鹿山莊蓋五十
年不履城市年八十三而卒桐城耆舊傳
中德字田伯晚號依巖以智稟賦度嶺卒遇之於南海第中履殁
鼓訟又冤不報復挈二弟間關

夜宿汝矣自泰甫雞鳴而郡使者至隆三峯借葉寤之作語

逼雞考竹雞宿不去當樸子

撫其子過於己子母病中德年六十矣視寢嘗藥衣不解帶者十
旬行年八十猶讀書不倦有遂上居稿十卷其弟子郤陽王梓
為刊其所著古事比五十二卷今行於世子正璠字芥帆令五臺署
繁峙又署朔州有清操正璠字玫士性敏慧萬言過目能背誦正
玠字弢采雍正二年舉人選無極令縣有木道溝沙流壅塞為疏
決之民得灌溉利擢福州同知以循良稱（中德書未刊者有尚論
參觀易文擬論性理指歸諸儒集要同姓名錄經學鈔撮讀史指掌）
中履字素北號合山性孝友與兩兄奉母尋父嶺海間歸而獨往
隨侍母外十餘載既扶櫬歸葬築稻花齋於湖上殫力著述遺
世遠俗所著古今釋疑十八卷討論天人性命經史禮樂法度律
象算法聲韻之理無不賅備蓋方氏儒素篤學五傳弗替至以智

父子而通方淹雅又極一時之盛云子正瑗字引蘧號方齋康熙
五十九年舉人官陝西潼商道嘗春月攜賓從泛舟出關觀桃
花夜關門不閉坐劾免（所著有方齋補莊連理山人全集及潼商子）

贊曰方懷宗之初元朝政激盪推變士大夫益相勵以名節而社事
乃應時而興焉金陵為陪京重地山川妍淑冠帶文物之所會集
至於絲竹聲伎之好非有石齋陶庵之盛德鮮不以是為罔寄放
浪之地矣以智少時以名公卿子就試南雍居秦淮水閣風流跌宕
往往艷稱於時其技擊遨遊尤有過絕人者豈非曠世逸才奇男
子耶自庚辰以後天地睢剌遂使孤忠巨孝父子兄弟死然相望於
後先蓋天所以玉汝於成也其志節足以結明局之終其學術足
以開清儒之始要其歸宿所南皋羽之倫荀遊於方之外能遣是

而無罣於心者嗚呼孔不以為儒彼浮屠之宗主亦烏取其人而必收之於門牆之列哉

錢澄之傳 父志立子孝則從孫源啟源達 法祖撝根

錢澄之字飲光初名秉鐙桐城人也父志立字爾卓萬曆間諸生以學行師事趙縱江瞻館授徒講易澄之體貌偉然 生時母夢白鶴翔於庭及長好縱飲酒縱談經世略嘗思冒危難立功名崇禎初有御史某巡按至皖威儀從謁孔子廟太學諸生以次出迎門外澄之怒止其車抗聲疏其穢行御史方幸進逆案懼聲之益彰也遂巡避去澄之以此名聞四方舉明經貢京師上書論時政得失不報是時東南名士類多結儕偶以節行相鍼礪號曰復社皖中主壇坫者有宣城沈壽民燕湖沈士柱貴池吳應箕劉城而桐城則方以智與澄之為之魁澄之又與松江夏允彝陳子龍別結雲龍社以相應和冀接步東林馬宏光南渡阮大鋮柄用刊章捕黨人遂亡命走吳越入閩嶠猶

從鋒鎬聞支持名義不少屈章浦黃宗端公道周薦隆
武授推官澄之恥以薦舉進請候鄉試不許閩亡乃入粵永
曆己丑臨軒試授庶吉士南雄陷倉卒幸肇慶氏詔令悉澄
之視草時朝臣無恢復之略而分朋樹黨作氣勢文章相訟
許禮科給事中金堡尤果銳喜言事嘗一月章至六十上執政
合臺諫交劾之下錦衣獄用廠衛故事刑折其左腿澄之從容
疏救堡得免(遣戍)居桂林為僧澄之旋亦去位閒行歸里廬於先
人墓旁環廬皆田也因自號曰田間著田間易學詩學各十二
卷初澄之問易於道周故其論數頗參京房邵雍後乃兼求
義理纂括注疏及程傳而以朱子為宗是故說易不廢圖而以先
天及河洛二圖皆因易而生非易因圖而作也圖中奇偶之數乃
揲蓍之法而非畫卦之本也其說詩也謂詩之為道與尚書三禮

(脛)(素無黨援云)(易服道髡向)

(壬午)(間年)(禍陷之十年出)(又及銅駝事)

三傳相經緯必約其條流豐其旨趣宣之以雅訓證之以史傳
覈之以圖經斯善說詩者也(為)凡制作之本末時代之異同情事
之疑信無不博稽而精辯之遭暢小序之微旨廣攬諸儒之舊
說(說)茲二書可謂明辨以晰矣著易學詩學既成悲所以翊二經
者而得莊周屈原乃復著莊屈合詁八卷蓋澄之遘亡國之痛
悲憤怫鬱不得已而著書以莊繼易以屈繼詩其辭隱其心
苦矣年八十二而卒方澄之之避禍也長子法祖字孝則隨母方
氏追及於吳吳中兵亂方氏窘級上下服抱女赴水(吳江)死事載明史
列女傳澄之後入閩孝則家居以盜入後母室奔衛母((少子抱祿慕母間年潛陷之十年出又及銅駝事))槃盜死從
孫啟字致一號信齋源逢字湘舟號鐵華兄弟齊聲源啟(大略之睹矣)
工繪事書宗董其昌源逢有澡雪齋詩(澄之又有藏山閣詩集十
卷文集八十卷)

古傳取材清史稿桐城耆舊傳小腆紀傳國朝學案小識先正事略方苞撰墓表鄭方坤撰小傳文獻徵存錄四庫全書提要安徽通志正續明史列女傳西河合集君傳

贊曰永曆當艱危肇慶梧州間國步不寧朝臣犒各奉權要立門户日夜相攻擊如寇讐而於禦侮規復中原之道概乎未有聞也君子以是以明事之終不可為矣清師既克桂林下平樂購澄之及方以智甚急至執前光祿寺卿常熟嚴煒而掠之煒矢死不言二人蹤迹卒聽其以浮屠終而金堡尚以跛躃之僧上書孔有德乞葬瞿式耜張同敞於市以智發被弋獲而終得免焉澄之抗慷立名節崎嶇嶺海亦無補於時洎其歸而絕牀土室埋血終年酒德琴心達生用老方其少年攀車庭庑御史之時亦安知異日國亡家變支離憔悴而以經生終耶然而桐城經學其門庭蓋固是而開矣

天放廬所著書

汪渢傳兄澄弟雲妻錢氏

汪渢字魏美新安人也少孤貧力學為文章奇恣舉崇禎己卯鄉薦南都亡奉母入天台返錢塘僑寓北郭時湖上有三高士皆故明孝廉抗節不為新朝屈監司盧高遣使致殷勤三人將置酒湖船願以世外之禮見其雨孝廉幅巾杭禮與盧公相見甚歡而渢不至已知其在孤山也命舟往禮其廬渢踰垣以逸匿遁盧天台黃山白嶽洞壑間獨身提藥裹往來山谷宿食無定處其於西湖始居孤山遷大慈庵已又寄迹寶石院宮中匡牀布被外惟殘書數卷鍵户而出或返或不返莫得而蹤迹也遇友舊或異人高士飲酒一斗不醉落落無聲華好人稱之曰汪泠然夜觀乾象晝習壬遁知其耿耿未嘗忘故國恢復馬丁酉戊戌間與黃宗羲論龍溪調息之法宗羲以為忠孝至性與天地同壽死而不亡惟此生氣魏美即不壽何患不仙蓋渢好道

能終日不食飲有授黃白術者試之驗棄去教以驅役鬼神亦驗而
棄之與魏禧相見湖上懇庵僧明盂所稱三宜和尚與
天界僧浪覺靈巖僧繼起並以忠孝名天下夜興禧抵足卧往往
語至雞鳴數下或更起坐行不肯休其所言世不得而知也年四十八有
病一日晨起視日景曰可矣命子蓮具紙筆書五言詩十句曰大化無停
晷道術久殊轍住世守頑形閒塗猶未澈至人本神運可會不可說
冰泮水還清雲開月方潔一見破樊籠逍遥從此別颯兄澄弟雲國
變亦棄諸生業奉母不仕妻錢氏父為太守既成禮颯從容謂曰吾本
寒儒所望子知禮義孝事姑嫜和妯娌足矣侈簪珥綺繡之飾無
為也錢氏於是棄服飾屏侍婢以荆布親操作宏光乙酉錢族欲強
颯試於有司連出千金視錢氏曰能勸夫子駕則畀汝對曰吾夫子有
可勸吾亦義不愛此金也黃宗羲撰墓誌銘魏禧撰傳毛際可為序冷五居士傳

贊曰宋之亡馬其遺臣往往自託於黃冠明之亡而忠義之士遁緇
流以終老者益多亦有激大法成正覺沈冥而不返者矣汪颯不義
興朝避人於塵壒之外其孤標峻節與傅山徐枋相鼎足遁迹
湖上託足僧寮尤與三宜相印契魏禧嘗叩之曰子事愚庵謹
豈將有意為傳法者耶曰吾與愚庵所同者志也所異者道也
自鼎革來志士仁人聯袂入於浮屠氏之窟祝髮為弟子吾儒
之室虛無人矣吾惟知周孔耳余觀其兄弟妻子皆能敦孝行
守窮約奉母於西溪河渚之上所謂刑於寡兄弟者非耶颯
新安人後遷於杭州論者遂以為錢塘人云

明史紀事本末之侍御抗疏言皇上甚慈愛太孫甚孝禮三宮之意無將順令伯宗撰侍之失復抗疏極心慈孝者之不明晰

梅花史張夫人之疏鳳洲之屢入獄視姊及父怖滦州坐律當死

劉永祚傳 徐念祖

劉永祚字長伯晉陽人也父光復官侍御當萬曆乙卯夏張差挺擊案起語連鄭貴妃父國泰神宗意不欲深究批根極而爭朝臣爭之力以光復請觸幸慈寧宮當召對時自閣臣以下咸噤無語獨光復班在後越次抗聲有所論列上怒呼錦衣無應者乃命中涓縛送朝房候旨禍且夕且不測永祚時以諸生家居方就學使者試聞報跣而馳踉蹌赤日中數壺頓弗顧既入闕扉事饘粥已乃謀請以身代父死朋舊咸尼之曰公子其無遽夫上怒未易回也禁近悻臂有忮興毒莫適為援也使一辭稍激衹速侍御公之禍是故椒山在獄而張夫人上書請代矣卒不能挽西市之戮鳳洲兄弟遂不敢疏達九重而僅肉袒流涕於權相之門亦不能免滦州之罪也公子其已之永祚曰夫事濟不濟我不

乃日長跪厥前門伯
宇原文云風洲兄弟逸
寢世舉与弓実小左

敢知也我不恩吾父之厥憲典焉而子恬焉不以身贖也設萬分
一我死而吾父以生則吾之大願也夫我身非我有也固父之遺也
緹縈一女子耳書辭婉而淳于以蚕世貞兄弟以積忤分宜父
子故慮其為糜於帝側焉不請於公朝而長跽乞恩於私室
然而無補於之死此所謂見義勇者也吾志決矣章卒上
不報於是長安中稱永祚孝子抑以知神宗無必殺光復意光
復亦揣知上旨乃命永祚曰明主可與忠言我久當出獄爾速
去毋溷長安為也永祚乃歸故里勤農田飭臧穫課諸弱弟學
一日與其客之田所方暴風迟雷雨電似有蚊螭物起於其旁石
崩土裂永祚陋身以没萬曆戊午七月也而神宗以是年陰歲
降御扎出光復繫憲宗即位以光祿丞用光復之放歸焉念
永祚甚曰吾兒箕孝夫孝百行之本子孫之式也其祀之勿絶以

為後世楷於是青陽有專祠顏曰純孝云二子紹宗紹
仁

嶧桐集明史紀事本末明史楊繼盛傳王世貞傳

徐念祖字詒孫青陽人也志行潔修文章冠郡邑與桐
城方苞相友善康熙辛未苞至京師即與念祖同舍嘗
怪念祖才足以立事而於仕進泊如也學足以立言而於
論述頹如也夢中數悲嘯或標辭而呼苞驚起問故則
垂涕而不言叩其鄉人乃知其父感於所嬖母得心疾苞
每欲以義理廣之語相近輒格以他說癸酉念祖歸其家
苞始寓書告以君子之遺變也在審其身之所處緜之殛
也禹未嘗身殉於羽淵而匡章之行不見絶於孟子況未
至此極者耶今吾子若焦若熬以自喪其精爽而於身之
所處或未盡焉非君子之所尚也戊寅冬十有一月苞客

江陰舍側有方池夜夢念祖赫然起池中面泥淖瞪目
無言覺而心惡之次年秋七月芭歸金陵得念祖凶問
果以見夢之日死念祖之歸也母癲益甚父閉之加束
縛焉念祖日夜號泣而從數歲亦得心疾晝不辭人
事一夕自投門外小溪中念祖死池州之人識與不識
皆為流涕而芭為之哀辭曰生常自懟兮吾知汝艱死
兮彼蒼者天望溪文集
非其所兮人終汝憐仁孝之鬱兮為惑為癲孰使至此
贊曰吾讀後漢書見汝南蔡順至孝母死未得葬里中火
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叫天大竟越燒他室順獨
得免於難蓋為善必獲報天人之際若風霆之相感應
而無或爽者此方以智劉永祚皆以貴公子身遭世昏

濁而家國多難如憤衝恤願以身贖父死可謂臣孝矣
天以智國亡而崎嶇厄困以老分也永祚之死於非命
乃為天理人事之不可詰者念祖抱伯奇之痛而作申
徒之沈心煩慮亂擇術無方而以身殉報施之說於理
多乖豈玄黃反覆蒼蒼者亦有時而枉歟耶然則古
商臣冒頭之得保晉領以終天年也亦允矣哉

光時亨傳

子廷瑞孫標曾孫成采

光時亨字合萬其先祁門人也後遷於桐城崇禎甲戌進士時亨為人有才氣敢決事骨鯁不能容惡授四川榮昌縣時流賊起陝西海內羣盜多相與應和榮昌之衝有大石橋曰思濟為山洪所決壞縣人方修之時亨告於衆曰賊旦暮至而城圮計莫如撤橋具舟渡移石繕城便衆是之城成而賊大至設奇計郤之在榮昌多決疑獄以給事中徵召對論熊文燦以撫賊誤國文燦先撫鄭芝龍自以為功夫以海疆地與芝龍猶未為失計以中原腹心之地與獻賊毒發至於不可救今惟布大信於民募民之慄悍從賊者歸而為兵諭民之飢寒脇賊者歸而為農而後賊可圖也懷宗大悅歷兵刑二科旬月間彈權貴及言軍國事章凡百餘上賊既脇山西入畿輔京師大震詞臣李明睿建南遷議時亨曰

賊四面環集衆與將安往請固守根本定人心城陷時亨與御
史王章方巡城章被殺時亨墮陣折左股(胤)鼻入尼庵夜自經尼
救之不死明日過御河與御史金鉉鉉同赴水鉉死而時亨為人
拯起(卒)不得死遂潛行南下至宿遷劉澤清先以軍士要之執送阮
大鋮左魏之死也大鋮陰主之時亨詬之故屬澤清邏得時亨下
法司會訊御史張振孫承大鋮旨以阻南遷為時亨罪興金壇周
鍾涇陽武愫同日戮於市鍾興愫固嘗降賊者也大鋮欲以此辱
時亨而野史家遂誤耦時亨為降賊隆武時時亨子述瑞字輯
侯走閩具血疏訟冤而給事中方士亮亦疏辯以為時亨果降賊
聲其罪而戮之又何必以阻南遷為時亨罪以阻遷罪時亨時亨
之大節皎然矣疏上樞臣黃道周是其議得旨昭雪復官復授述
瑞官內閣中書孫標字霞起號虛舟康熙間諸生(年)逾六十事母

猶童時濬於榮利有片肪齋集曾孫成采雍正二年進士著大易
旁通十二卷初時亨既下獄知不免(及)(猶)(詭)(其)(辭)(以)(為)祭影文其辭曰歲在乙
酉皇仁新布六字昭蘇有士踽踽獨行無徒恥食盜糧踟躕故都
不圖中道虞羅幽囚請室東海莫踰南冠坐繫疇念越石之悲
幾下羊舌之泣庭戶朝扃僕童素廖榼絲風飄瓦縫雨打往事
無端憂來莫寫惟此影之憐予獨圜周旋而弗捨然猶徬徨無
語慮其將去預為文以弔之其辭曰嗟我生之不辰兮罹陽九與
百六痛時艱之莫挽兮逝好修而鮮祿憶予童稚爾則倨我
於父母之懷抱堉索飴嬉遊無睽出門就傅爾則導我於仁
賢之宅彈琴詠風相觀以德偕我祁桐翱翔辟雍偕我皖伯
戎馬方棘偕(追)(隨)我蜀道孤城是保(楹)(立)(兒)相對以為民表燕市卜廛
不逢嘉年(偶)(默)相昷蹇驢朝天日出而出匪爾獨來日往而往

匪爾獨由美爾之貞匪慶所摧烈燄彌岡爾入不焚往波拍
天爾入不淪美爾之勇虎蛟可羣然而我寒爾不衣我饑爾
不食我窮而爾不知負我悲而爾不知泣我之行也爾亦忘所
休我之勞也爾亦罔所息多言多敗而爾不相戒多悶任多責
而爾不早白是則爾之負我而我所大惑若夫爾遇之蹇進不
逢三聘之纁退不獲五柳之適宅之適我國破家危爾何故以流離我
出鮮裘馬之娛入罕歌舞之
踵頂棄捐爾何親而以子立是則我之負爾而爾應自戚我曾
棄爾於層城之巔爾胡不早玉碎而瓦全我曾槁爾於神叢之
後爾胡反顧龍蛇而部走我曾投爾於御河之濱爾胡載沈
且浮而不亟追乎靈均我曾別爾於清淮之上爾胡不翳形以
遁猶瞻懷乎吾黨河波濁兮江濤寒風蕭蕭兮渡長干爾

文載龍眠古文中今節
其芒稚到加潤淨智乎
原作之志蓋亦毫忽
拔出誕苑之遺仁也

嶧桐集注無誠伴贊
苟幕下士稼史之未
死為已不死矣

胡不淪胥以溺兮尚容與而盤桓是則鬼神之苦予予之苦
爾而予與爾義命之所自安已矣乎白日易以暮青山不可
登袁閎之室無繇入范粲之輿安所乘念此朝暮愧爾良朋
我今別爾乎何處擬高逝而霞舉將騎黃鵠以摩天或化
赤鯉而遊渚爾其俟我乎天柱之峯我亦遲爾乎十洲之嶼
用是投爾以清酤告爾以樂國無離憂兮哨鼻陶使聽直

戴褐夫集桐城耆舊集龍眠古文

贊曰叔米傾危之世羣枉醜正之術亦多途矣以史閣部之忠
亮或者猶以其死節為疑乃若柬林復社諸賢罵譏箕侮
者更無論也時亨之冤左光先戴名世先後辨正之讀祭影
之文其言往往自傷悼然三求死而不得忠貞之士猶以歸墟
為樂國焉亦何泰山鴻毛之區別於其心哉

江天一傳 陳繼遇 吳國楨 余元英 江孟卿 羅騰蛟 閔士英 汪以玉 項遠 閔遵古 洪瀾 僧海明 流寓莆倫附 卩福廔

江天一字文石（原名景）歙縣人也居寒江村人號曰寒江先生祖東望學官華亭華亭大宦以辱士激變士焚其居學使者檄東望列諸生名將中以危法東望拒之忤當道棄官歸婦胡氏封肝以治姑疾父士潤湖廣某司巡檢張獻忠破之士昌拒戰自沈於河江天一少聞金壇周鍾名徒步往從遊歸遇其友閔遵古曰周君非佳士也家貧授徒淮安淮有孝婦馮截肝活姑者天一感其事與祖母（類）攝衣冠拜其庭出橐金以己名額其廬既棄舉子業為文益閎肆磊落時休寧金文毅公聲講義理忠孝之學於里中天一奉為師金聲字正希父客嘉魚故亦籍嘉魚四歲就傅讀孔子書欲往見孔子曰孔子歿二千餘年矣歸而哭不食父文耀止之曰兒何不自為孔子乎聲乃喜舉崇禎戊辰進士（改昭）庶吉士（猶介不妄文初善）晴

嘉魚熊開元之死是善因儲洲之編會沛
師入長城大安口召對平臺擢御史監副總兵中南軍務總理
前桂撫瞿式耜之出迷甫戶部外郎白兵雖敗牟不失人
勢亦不許謝病歸以御郡多盜團練義勇為扞禦京師陷宏
光以左僉都御史召未赴乙酉清師下池州聲於是奉太祖高
皇帝象率士民拜哭之聲震天地已相與策起兵方略天一曰
徽州形勝地諸縣皆阻隘可守獨績溪平迤當孔道宜築鬬塞
以重兵據險遂築叢山關屯兵分扼六嶺又以徽寧四塞天險各山
置十三營守以十三副將聲與天一自守績溪傳檄遠近於是寧
國邵祖德徽州溫璜澄縣尹民興貴池吳應箕各舉兵相應隆
武授聲右都御史兵部右侍郎總督南直軍務一時錢謙之避
地谷湖而嘉魚熊開元加聲震澤縣與聲善聞新安兵強棄官間
道入徽謁之後往而清洪承疇遣都統葉臣總兵張天祿攻叢山關

天放廬所著書

兩月不下乃購鄉導由旌德新嶺間道入潰守兵十餘寨遂薄績
溪天一登陴守禦夷負相當而徽故御史黃澍偽為援兵至城下
聲與天一見其著明衣冠而髮未薙開城納之城陷聲被執揮
天一去曰君老母在無與俱死也天一歸拜其母及祖廟曰吾首與
金公舉大事義不忍金公獨死追及之呼曰我金翰林參軍江天
一也既俱至南京諸大僚欽兩人名館而加禮聲呼洪承疇字曰亨
豈有受恩如亨九而甘心降敵者承疇他顧曰此老大性猶未除
如昧天一則引抗誦思陵諭祭承疇文且讀且嗤以愧之明日出通
濟門皆遇害同死者郡人陳繼遇吳國禎余元英天一族孫孟卿
其先後被執不屈死則有副將羅騰蛟閔士英都司汪以玉諸生
項遠洪士魁而復社名士金壇周鍾竟降於清為士大夫詬病而

歎天一有人倫之鑒也

閔遵古字無作與天一同補府諸生有名家貧居燕湖天一既被執以囚服從朱纓帶刀者一人突至遵古家遵古進茗天一盡數甌議論侃侃如平時問此去何若曰無他言惟往拜孝陵引頸受刃耳遵古於是歎息平生不得一見金先生天一遽索故紙作數語授遵古遵古馳往造聲於羈所至則僧海明先在聲謂遵古曰甚恩一見文石遵古乃具壺榼招天一而聲之監押官怨箕踞興聲對席坐聲起移坐南面以臨之蓋聲持禮貌雖被羈絏視清之校尉直奴僕監押官出諸人相與痛飲悲歌燭再跋門外弓刀環列兵子嚾嘖金鐵聲鏘然遵古乃與海明徐步出道旁觀者相語曰此何時乃有此人耶魏禧撰附傳

燕湖僧海明聞金文毅公聲既遇害南京乃乞貸往市棺徑前抱公屍而殮滿漢兵呵阻之若無聞者既闔棺載歸燕湖菴中遵古聞而泣曰吾文石先生將柰何休寧程達可者願資遵古三十金遵古則焚香泣拜於金公之柩亦以屬海明海明曰諾或言曰金公同死者五人子念江先生獨不念四義士乎遵古復告海明海明難之遵古惆悵拊腹周行廊廡間忽有偉丈夫過其前以肘觸遵古者再遵古睨之不敢言丈夫微笑曰若何所苦而旁皇者遵古以告丈夫曰噫吾責也越數日果殮四義士以歸費百金而程達可之所許為人乾沒竟不至方丈夫之肘觸遵古而過焉實來拜聲之柩既見其棺法然曰此豈足以歛公者哉我有善棺環銅文漆皆明時物製宜我公所得安寢遂易之諸義士亦各以善棺改題丈夫姓蕭氏名倫字夔歎閩人焉而賈於燕湖遘亂喪其資亦貧甚既葬諸忠義寒不能具衣絮遵古為解舊褐衣之逾數年海明死遵古乃建崇義庵於海明之墓地魏禧撰附傳

天放廔所著書

洪瀾字遠生亦歙人年二十餘始力學不悅俗儒語聞天一名貢筮
請為弟子天一殉難妻子沒入官瀾走數百里以義勸助於婿舊不
足則稱貸亦得百金贖天一妻子於官而以其餘買田宅使給饘飧
馬魁禧撰附傳
贊曰閻應元之起兵江陰也明廷方擢為英德主簿未行而南都
陷江陰人先推嶽人邵康公為將嶽商程璧出家貲二萬五千
金勞師與清戰不利而後馳騎迎應元小腆紀傳應元傳付以大事嶽郡固
多俠義哉天一一見周鍾知其華士而乃獨北面事金聲為師卒
共患難名垂竹帛方其刑牲誓衆馳檄四方皖南北豪傑撫劍並
起功業雖不成而發揚蹈厲先後以斷脰為耀豈非孔子所謂舍
身取義成仁之教哉至倫以商賈海明浮屠耳恐窮紀死收忠骸
於殘棄之餘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蓋於是為足徵焉吸史天一附金聲傳事本祥加檢此

大放厥詞著書

汪思誠汪光翰傳馬應魁 思誠子興國孫嗣音嗣廉

汪思誠字純一貴池人也自史可法備兵池皖及督江上師日禦清兵
思誠皆在幕府揚城陷隨可法俱死死者亦不僅一思誠而名字
往往翳如同邑劉城遘國變隱師山峽水間始發憤傳思誠曰
余讀文信國幕府忠義錄與信國所為前後指南集行府得
人何其盛也如杜詩鄜瀼趙時賞劉子俊蕭資輩殆數十人
皆崎嶇險難相從中不悔卒以身殉人謂信國誠知人得士屬者史公
盡瘁抗節死揚城時幕府鮮赫然著稱如曩日者非無人也我聞
酉四月流涕與公同殉者不之如吾邑汪君思誠是矣思誠倜其一
儻好奇計觚閒史公觀察皖南淬厲清貞思誠奮曰今世有此賢
國事或有濟乎遂委身事公公時方攬羣才客日以進獨陰察思出則置諸左右委以心膂之寄
誠有守而負機略可共大事諸簒劇應屬公所者悉使思誠與聞

是故史公備兵池皖思誠左右池皖也開府舒灊思誠左右
也㫐漕淮泗思誠左右淮泗也守留都思誠左右留都也公以閣臣
總帥維揚思誠左右維揚也公既委任無間而思誠悉心以報如
遇者亦殫竭無餘力至併命而後已公敢戰好先士卒故時或濱
於危而思誠能脫公於險公清剛或不容人細過而思誠以微詞解
紛俾(犀利)盡其用公躬親庶事罰二十以上皆自省決而思誠於刑
名錢穀碎細間毫髮靡靡俾無疑慮公於靖南興平之搆(隙)大義
直折無回(迴)辭而思誠頗兼用游說談言微中(冲)解而揚民以安
如此類世多秘(泌)不傳惟幕府人稍能言之思誠自隸幕下歷官
副總兵居恒飲酒諧笑若無大過人者至臨事(敵)剸(決)肯(綮)皎然不欺
其心(敵)卒慷慨從公(蔣)得死所公得士(之)亦何憾信國哉思誠子三長興國
授參將先(時)奉命沂淮(安)故不及於難(譯嗣)集思誠同邑馬應魁字

守卿(爭之法)初為山校嘗巡村落猝遇賊衆欲遁應魁發二矢殪賊賊
退亦拔副總兵每戰被白甲大書盡忠報國四字於背揚城破
巷戰死(小腆紀年乙邦才傳史外乙邦才傳)

興國字元起少而傑(魁)偉岸憤時多難以父故結髮從戎事可
法驅馳效命戰輒冠軍鋒幕府一使令下調發所部軍旅諸窘
務必興國是屬興國性精勤而練於事所辟輒中(程)可法意又
毀其家實輸軍用曰君父有憂(迫)勤吾遑家是恤故凡左右幕府
能終始者獨思誠父子由偏校累官參將都指揮使揚州之被
圍也興國奉幕府檄沂淮有所事城陷蒼黃返慟哭揚州城
下時死者山積求故相亡父(忠毅)骸不可得心摧裂不欲生而金
陵甫定即鉤覈忠誠前理賞功未竟諸兵糧檄對簿興國遍
就主者剖析斷結當道欲官之引義力卻顛置母若弟走燕都

入西山居十餘年自號西山處士興國雖若遺世而念故相亡父
骨未收內飲泣淚常漬枕閒部雖未歸骨尹太夫人以衣冠
招魂葬之梅花嶺興國在燕每手疏致饋問太夫人閤部夫
人起居歲常一再唯謹於君若親未之一刻忘也一日心偶動遂
戒裝南歸方謀葬墓種樹擇高原為祠置祭主令子孫歲
時祀有地底以告忠魂地下無何嬰病遂不起臨終命子嗣音
曰吾生平志未畢故相亡父遺骸失所今雖正首邱長恨入於
九泉死其瘞我荒郊勿碑勿誌卒年五十有二子嗣音嗣廉嗣
廉幼孤就婚於皖遂家焉一飯不忘其先非孝義之言弗道閉
門絕人事至屏筆血毀粥飲水鈔書作蝿頭字老而彌篤云
節吳銘道撰傳

汪光翰字文卿婺源人也幼涉詩書知大義崇禎末景陵胡恒

官川南巡道駐節邛州光翰為幕客逆賊陷城成都分兵徇
邛恒命光翰出調兵并檄寧越守備楊起泰將兵援邛未至而
城陷恒與其子士驊戰死闔門百口皆遇害惟士驊妻朱氏洎
幼子峨生得脫匿民間隨士驊母寡勇陳君美者轉徙榮經
縣降賊武大定駐嘉州聞朱有殊色劫致之朱勞面毀容以
免堅操撫孤光翰間關轗㩻中得朱氏母子所在事之甚謹
值劍南大饑斗粟十金光翰不避刀俎多方保護之母子乃得
全自是或服賈或課蒙或為僧獲裨贏餘以給饘粥二十餘年不
倦朱教子嚴峨生亦讀書知自奮能文章矣蜀平峽路通光翰
乃慫送朱氏母子歸景陵於是楚蜀人莫不高朱氏之節誦光
翰之義以為忠臣孝子之報也

贊曰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思誠垂身事閤部得其主而并得

其死雖死而猶生者也（柳非獨忠誠之節與國公孝子也）光輔案筆入幕府崎嶇蜀道招彭濮之師主亡而不獲同殉撫其弱細歷窮窘顛沛而終歸其孥雖古程嬰之節何以加哉

沈士柱士尊傳 士柱妻方氏孟氏俱附

沈士柱字崑銅號惕庵後別字寄公燕無湖人也明御史希韶長子少隨宦江右與臨汝四君子友善倜儻負氣豪貴自矜以文章節概長東南壇坫當甲申之變留都大臣惟史可法姜曰廣以道弗無北來使信宜興陳貞慧冒雨策蹇驢抵白下同時士柱亦自上江來微聞懷宗殉國而未悉惟相與流涕時可法已督師渡江南中諸大老日集議事堂仰視（屋）罘罳或以靴尖蹴地作歎息聲已各各散走以為常及舊輔臣馹始（炤）乘徒步北來則北都陷已一月可法日廣議迎立潞邸遲疑未決而鳳泗巡撫馬士英已挾四鎮擁福王又得阮大鋮先期密為籌策士柱貞慧盧象觀各痛哭別去且曰吾輩不即死當圖所以不死者大鋮興鈎黨獄士

柱以列名公揭避之左良玉所南都亡士柱流離江楚越三載歸寓

南湖仍古冠大帶耿志而潤步疏財賄厚知交食客不遺屠販無
湖為全陵長江下士游鎖鑰水陸津要四方冠蓋之所湊遺民方外奇
材劍客或亡命失志之徒至者必造士柱士柱嘗訪兵備道余誕
伯抵掌談大義無所忌諱技者卒資以為口實遂因李大生案
株連逮鞫繫南都大內一年許成前後故宮詞二十四首既釋而
豪健好客通輕俠復如前再罹於禍順治十六年己亥清明日死
於南都藁葬外郭鳳臺門外士柱以貴介公子負才譽下筆
千萬言立舉文當世賢豪時時為鳴箏跕屣之會崇禎六七年
客居杭州西湖樓外樓名士畢集一時湖舫為之增價每薄暮興
黃宗羲等聽湖中絲竹管絃所在棹小舟尾之以為歡讌笑阮大
鋮走死仙霞嶺士柱以祭文嘲之興劉孝則論明故相周延儒意不合
至攘臂相擊宗羲起為解及再擊圜土咏不稍輟自編其詩為

士實集明詩綜誤作士韜

土實集士柱死妻方氏妾任氏鮑氏皆自殺以殉吏籍其家索其
子妾俞氏抱一乳女哭曰吾主人實無子必欲索妾者當並此女畢
命以殉乃得釋而士柱實有子鏗名孝琚是時年十三及長能世其
家學至孫延陵復以事被逮病死嗣絕（陳貞慧書甲申南中事（此文見昭代叢書）新修無湖縣志三峯傳藁復社姓氏傳畧
思舊錄南雷詩曆明詩綜遺民詩

士尊字天士號五鹽士柱弟也明季復社興風靡海內士尊以名家子
方英少聲價擬與江西章羅（諸子）頡頏士柱死士尊約救韞晦不臧否人
物歐湖舊多詞客若湯巖夫方沂夢輩士尊獨相與忘形彙俗為
世外交嘗客維揚泛舟自瓜洲抵京口著屐登北固山巔望海天寥
（讀里中少年罕得見其面）
潤超然作塵外想歸臥延虹精舍鍵戶誦詩學王孟散佚無傳（新修無湖縣志）
本頗聞其孫杲樹棄家為浮屠主西湖淨慈寺方丈云
贊曰卓爾堪選明遺民詩謂士柱當鼎革後嘗自比楚屈原燕荊

輒齊田橫漢田疇之倫至其所以罹大案之由則南中文學掌故之士以文獻替湮罕能道其詳方志既不道其名氏而梨洲冰叔紹衣褐夫諸賢號稱能表隱發潛德亦無人為志其行誼僅一萬應隆取而與吳次尾麻孟璜同傳而語多非剌亦不紀死事崖略要其痛哭別貞慧云求所以不死者則其心事吾人於百世下可微推而知矣士柱之死馬以己亥春及其秋而鄭成功大舉師沂江達金陵張煌言道蕪湖入徽寧山中清廷大震已而成功兵卒敗於城下煌言遂走錢塘出海以去嗚呼使士柱而不即死馬田疇導師之心庶幾其將一見哉

案李大生名見梨洲懷舊錄今亦無可考崑銅死之前一載為順治十五年戊戌江南科場獄同考官有李大升當與崑銅無涉萬應隆崑銅傳言其好色倡優俚婦一見眩情翹人之短殊傷雅德道又言崑銅死具房中姬侍玉兒捐身殉節未知即任氏鮑氏否也新修蕪湖志注言崑銅祇一乳女妾俞氏抱之得免而正文言子名鏗字孝琛今考遺民詩崑銅有長流之信作出塞曲有句曰子甫十三齡一女尚襁褓聞我將遠行啼哭徹昏曉則崑銅實有子梨洲哭崑銅詩胸中畢竟難安貼世上終於不可容可以概其人矣　又案下列胡潛傳言潛鼎革後疏財好客戊戌名單大案明年事解然則戊己之間皖南有大案未知與李大生事是一是二方志不敢載私家文字必有能詳者海內博雅之士幸有以教之

劉廷傳張嶺江漢傳 劉廷石張山蔵曾武衛

劉廷傳字惟中潁州人也少孤鞠於諸父雲南布政使九光所長為潁州衛諸生當明神宗末廷傳知天下將亂慨然以功名自許所遇州縣豪傑皆傾身與之交得其歡心諸慕氣節者爭趨之廷傳為人沈勇有智略作詩歌不蔓靡草多雄傑感激之語尤喜談兵事與從弟廷石俱任俠著聞河南北廷石者九光子也楊應龍反播州調諸道兵西勦隸潁州道者不願行將殺護行吏為亂廷傳廉得其謀欲以計諭止之獨攜酒豚肩過於郭門外十餘里其魁數人久習廷傳望見廷傳來爭下騎拜道左曰公何以在此廷傳笑曰酒肉未之將與諸君別聊用為歡會耳於是雜坐出囊中大觥注酒拔佩刀割肉相飲啗廷傳徐起言曰國家多事此壯士立功之秋也諸君勉之幸勿首

亂雨端令四方笑吾潁無人數人者默不應良久乃曰當如公言廷傳知其意動遂曰諸君亦念妻孥乎某在無憂柬餌也因手觥自滿引曰保為諸君任之衆且感且服皆南面泣下曰某等知公意矣敢有異志是日微廷傳解幾至生變聲盜掠村市將抵州知潁者故文吏不知所出惠召士民廷議廷傳聞之緩步往知州廳事於是士民皆集廷傳急揖之使言廷傳仰素嚴憚廷傳急揖之使言廷傳仰面大聲曰此狂豎子也計已走矣脫薄城特成禽耳知州遽姑欲藉廷傳以安衆即謬曰劉生言是遂命率衆詞之盜果遁去廷傳之出奇料事多此類魏廷傳狀魁梧飲酒亞一石不亂善運馬槊往來如飛家產不逾中人盡散之以養客所食客日嘗以百數暇則以兵法部署之當是時流賊方起陝右蔓延汝洛間郡縣在劉振官軍不能制潁當賊衝州人惟倚廷傳為

重然廷傳竟不及設施而罷死崇禎八年春賊攻州城城外故有樓高於城數丈賊奪據之俛射城中城中人洶懼吳遺廷傳盡徙其客入見衣守曰事急矣然樓旁故多狹巷可縋下壯士百許人誘賊使戰別乘間焚其樓則賊勢可蹙也夢鰲既許諾而會御史張尚書鶴鳴在圖中尚書年老矣性懦多忌從中刼持之其議遂格廷傳力爭不能得奮袁走出謀矯知州令遣其客客已悉聞張尚書語藉藉怒罵稍稍引去越明日城陷賊至廷傳家廷傳危坐於堂不動賊帥厲聲呼廷傳廷傳瞋目叱之遂被害時年五十有七初廷傳雖與廷石為仇然狀廷石少年使氣而廷傳則恂恂守法數折節下人廷石謀（廷傳）（夢鰲當城破時持大刀衝當城壞處殺賊十餘人身被數刃賊衆畢登遂投城下烏龍潭死）

捕治之事泄廷石恐脫身（廷傳）逸廷傳笑不（與）校廷石為怨家所中亡官將得免由是廷石始大服最後廷傳死而廷石亦與賊戰敗身中大

創十餘輿至於牀猶口占書數百言乞鄰道兵逐賊不逾日亦死
（廷傳）
曰曼於亞有子體仁舉順治中進士自有傳（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尹夢鰲傳）
張嶺字九仞以行（字）含山人也父守傑有勇略生子嶽能日行三百里
次則九仞也貌魁梧鬚髯如戟好觀古名將方略與屠鈞豪俠
者遊明季流寇大起九仞慷慨語曰壯士立功名在此時矣襄
城伯李守錡和人也物色之徵至京補關東把總生擒劇賊
貼天飛擢錦衣把總升守備初秦寇陰結某內侍為奧援及
是警報至九仞方隸某麾下往勦不知其貳於寇也比至全
軍潰降九仞憤激大呼揮刀殺數賊隻身歸得不坐乞休南
還過獻賊邏軍執之乘間斃二守者泗水遁歸時崇禎八年
乙亥也當是時淮南遭屠殺殆遍和含日夜戒備九仞父故為
村官奉巡按檄團結鄉勇九仞至為兵法部署北向瀝酒誓殺

賊報國遂結石砦於桃花山會縣令亦約九仞往城守九仞曰
賊號百萬所過堅城皆齏粉豈含山一顛垣所能支宜壁山
險清野以待其困不然徒飽虎口耳令書生計遲巡未決九
仞乃偕遼客楊鳳芝以兩騎北覘賊至尉子橋遇賊前鋒流矢
中馬首馬驟九仞挾馬行數步示勇乃棄馬發二矢徐步而返
賊大驚曰此健者不可犯檢二矢矢特長大曰此關東矢也關東兵
在含山含山不可入遂由昭關外趨和州鳳芝素口吃顧善為高
歌至是策馬歸先叩城氣促不能言惟手北指而發赤衆驚
顧曰汝徐之且為唱鳳芝乃徐引吭高歌得成聲曰流賊向昭
關掉頭（去）不瞧含山（城上人皆雷拊掌笑）兜至（今傳其音以為戲）於是（含）民老幼數千
得入諸山豫避賊其近桃花山者多依九仞砦賊既破和州知
含山無大兵也遂復至含城空野掠至桃花山薄砦蜂擁而

忠義雖孤軍飢困（皆）相隨不去及肅樂浮海至長垣（而）再出師（馬）七閩震動樓船幾下福州漢之功為多馮侍郎京第之乞師日本也願得漢同行既歸曰東師必不出閩者不信叩以故曰他日當有驗已而日本果愆約肅樂既憤懣卒漢旁皇無所之而母老尚在鄞乃變姓名來歸因定居焉日與諸遺民賦詩以寫其哀怨每語及肅樂則淚淋浪下不止辛卯（秋）姚江王督師翊就義於定海首懸寧波城西門陸宇燝謀篡之訪於督師故卒其人曰非得江都督事不諧宇燝以情告漢曰請以中秋日待我城下時漢家居帳幅巾深衣不執弓矢屈期忽紅纓笠被短後衣縛袴健兔數十握刀槊警衛而出循城行時城禁方嚴漢徑登之守者以為閩東新將也趨叩謁維謹既見所稟（懸）首忽裂眥曰嗚呼吾仇也乃亦有今日乎（揮）拔刀擊之首立墮城下遂循

（巨）九仞怒鎧冑立峯巔推石下大如（牯）隘三賊入土（藥）（馬）聲賊駭愕曰挾馬者（也）乃在此耶象鼓噪乘勝下賊奔潰逕去（而）是役（別）有曾衡武者守楊林圩圩經四十里環運漕鎮周遭皆水衡武生有神力時年二十有五困水拒屋賊賊撤屋材編筏渡河衡武令衆據河岸接戰而身泅水敗其筏賊輒墮水死竟不能渡後賊數犯合終不敢近桃花山清師既定江皖九仞遣散諸客課子孫耕讀蕭然韋布數十年口不言兵卒於家（節）（王）（善）（楠）（撰）傳江漢字子雲休寧人也新安巨室推江氏而多以商籍入浙漢由鄞丙戌漢挈家東詣（肅）（樂）（忠）介軍門請自效肅樂故未嘗習軍旅在江上每日戎服登舟鳴鼓（角）（閔）（也）放（舢）（舨）一以漢指揮將士感肅樂

漢宇爝既叙王翊首藏之宇
爝容室名曰不波航甲凡十二
年每寒食重九諸遺民来會
祭輒痛飲放聲哭祭卯宇爝
以海上事辭連入省獄更籍其
家獨遺一錞曰其女啓而視之蘇
然者首也宇爝之弟宇燥乃東
蒲為身而痊之城北

雉堞周行縱覽濠水守者隨之廩廩而宇爝已拾首去是日也
城外方競渡遊人目眩無見者漢之出奇應變大都此類既居鄴
無以自贍乃種蔬為業諸遺老相与指據周之四壁無長物惟餘忠肅所贈
吾金甲神其無靈爽耶書曰烏知非即錢王二公之靈也曰然卿
寶刀一具日摩挲而已病亟全祖望之父書往視之漢握其手咄曰
贊曰廷傳九伻漢皆以偉異之材蹈蹬草澤雖一試其輸略終於
吾何望焉已歎慮而瞑皓崎亭集小腆紀傳
無成此殆天為之也故夫徐常李沐而不遇其時亦將屈首屠釣自
歎無封侯之骨相與嗜鳴流涕而已哉

天放廬所著書

李慈傳

李慈者貴池人也字敬仲李為邑著姓慈父得春明經有儒行
习子慈其仲也慈生有至性好讀書嗜古為沈湛之思自幼及壯
時時閉户坐不樂與人接神清而體羸竟以感憤世事邑邑侘傺
傑死其大致也蓋李自先世宦達即長老督課欲中程取世資
爾慈獨劉覽典籍上考蒼頡史籀之文旁及方稗戲劇之說咸
誦習效為之又世治舉子程文類尚輭美慈不屑獨搆別體幽渺
巉削如長吉東野之為詩而至所自為詩抑又淹雅蒼潤彬彬有開
元大曆風斯異矣慈所為詩文手以古文奇字好寫之納藤篋守
鈐焉未嘗一示人慈為諸生兄憲又舉於鄉有名矣客履常滿族
黨願昵好甚而慈輒拒户謝時誤相逢即舍去或默無獻酬語
人謂慈簡元慈為之自若也所謂讀書嗜古獨處深思類古狷狹

之為者此也乃其人有至性焉當明經公拜學官道卒弟緲侍行
兄憲往迎喪懇留奉母自傷始不得視含飯繼又沮不與扶襯事
也哀痛特甚既免喪而戚不解逮哭兄母已骨立矣然再死也亦以
己酉世變而決乙酉之變遂宣不有若秦人視越人已無與者然甚
扶策納訾改服異面趨令如不及攘臂急趍赴功名之會者哉慈則顧
削諸生之籍益閉戶自匿或泣或舞或熟睡或琅琅誦離騷其幽
愁憂思抑鬱纏綿之意於五七言古近體發之自刻印章曰瞻彼日
月悠悠我思識志也又買一佩刀晨礪石上曰以為常或笑謂敬仲
孱弱當不能手此器矣礪為慈直視不答礪亦輒然竟悒悒無聊
容澤日癯積乙酉至丁亥冬盡蹶然曰歲復除矣長吁而歿年四
十有二所著詩文若干篇與鼓龍生野查
集皆以古文手書者藏
家孳對之往往讀蓋有鐵函沈井之悲矣弟嶧集

沈壽傳

文放廬所著書

按工頁李往安徽傳

沓宏祖字寅谷一字抱雪晚自號晚訥沓氏之望出文原又出彭城
宋靖康間自陝西三原遷宣州明洪武初自宣州遷懷寧宏祖年十八
補學官弟子名聲藉甚於時貴池吳次尾應箕宣城沓無疑質
交譽之延入復社宏祖以為必有鈞黨之禍辭馬福王南渡馬士英
阮大鋮柄用濫以名器假人河東詹曰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而大
鋮之母宏祖君之姑也一日宏祖君往省馬大鋮留之邸謂曰弟欲官乎宏祖君不應
曰道亟遠也池州太平需同知府事督餉數月可遷爾宏祖君以艱辭遂亟
引去大鋮既敗乎平生藉其勢者或竄匿或繫纸繫
之或遷於道至噬其面而宏祖獨以遠權力一無與焉人曰沓君可
謂皎皎素絲涅而不緇者已宏祖君性孝友六齡繼母王捷之無完膚
幾絕婢奔告其父父大憾宏祖君曰母捷兒教兒也家人聞之盡死及

賓延中布衣使高歌謔浪不可要多少
妻事辭遂亟

父卒執喪盡禮讓産及其弟鄰里賢之有爭輒為助之居始居懷
寧縣北荻坂廬舍為寇所焚乃徙桐城棕川之梅渚晚結茅杏花
村(顏魯公居曰隱堂扁之得坤之萃曰括囊無咎先譽因自號晚訥書其壁曰飽吾嬉
曰爾卧吾寧馬爾醉吾陶陶馬爾又曰惟寧(慎)無憂惟忍無辱惟靜
長安惟儉長足(宋祖君)於學博綜經史旁及醫藥卜算之書老而愛釋典
恒語其子曰吾前身悦惚在深山草閣中積雪千丈有龐眉叟行送
別執手不能舍来自雪中吾生矣吾没之(時)中亦必以雪夜及卧疾天
大雪擁被起曰吾其逝乎遂卒(年七有六學者稱為僧高先生君妻阮氏曾祖鶚)巡撫浙江都察院
右都御史祖以臨欽州知州考士敦銓授府推(宦)歲乙酉叛卒屠
城阮氏遇賊以刃脅之不從(從身被重創猶罵賊幸不死享年七十
乃卒 朱彝尊撰墓表銘(按文鼎按傳閔民集兩村竹話皖雅)
胡潛字是庵繁昌人也始祖姓李唐宗室子遭甘露寇(變)竄姓源易

氏以脱於禍子孫為姜源世家明初徙繁昌潛慷慨有大志輕
財嗜讀書性樸誠與人交終始不背眉崇禎初為南國子生頗
與賢士大夫相結折節文嚴穴隱者然諾聞天下甲申考授縣
令未蒞缺而燕京陷有以其才薦江南者授兵備道潛曉時勢喟然
曰是幸而一稔固不受職明年清師下江南遂隱不仕家居益嗜讀
聲譽日廣曹石霞永昌黄九煙周星巽諸士大夫賢者與潛相得甚歡
當是時天下兵火未寧畸人豪士名流素族流離失次者甚衆潛家
素封傾其橐開門納之椎牛享客座常數百人遠近爭慕以為
大俠然卒用此敗歲戊戌罣名大案脱身走江海踰年事解然後歸
歸而累世産業胥蕩盡矣粤西謝良琦倅常州署宜興篆素善
潛招之潛至樂其山水土風久留不忍去因家焉宜僻邑無良醫疾
有疑諸醫聚訟莫能決雜投寒熱藥以速其斃潛憫之出其技

救一二人通邑傳誦求者破戶限潛笑曰是業應可託且足資吾
醉鄉遊矣於是鐘削崖岸無良賤有請必赴歲所全活不下數百
十人家宜興廿餘年宜之人無不交顧獨厚其賢而貧者而與蔣
偉交最深偉宜興潤橋人故明時為諸生古今書無不窺長九
尺膂力兼人乙酉後棄諸生屏居山野垢衣蓬首雜畊樵庸作二
人並能飲數斗不亂俱善談笑然偉辨論古人文自司馬班揚而
下鮮當意者見時人詩文輒抵之地潛從容詞令論古今人物文
章必表裸所長而蓋其短以故偉在邑中號為使氣難近而樂親
潛然二人卒相親愛為石交有未易測其所以然者潛終老宜興
壽七十有七所居西城之隈溪山勝處也節俗欣拱存

贊曰士處鼎革之際其沈思積怦有不可以語於人者矣身雖不位
於朝而束髮受詩書沈潛於古之懿訓制行苦卓絕遂不屑與時俯

仰苟且以取榮名者多矣名亦不及焉則將萬世一瞑而無或道
其姓氏況於其心哉夫三子者既有人述而書之矣猶之不傳於世
也彼巖穴之士抱身世之痛其泯沒而無聞見者何可勝道哉

孫臨傳 葛嫩附

子中礎中岳曾孫建勳建勳子顏顏子起峘

孫臨字克咸一字武公桐城人也少權奇多藝事書史寓目輒洞達旨要善屬辭姊廓有方略時天下方亂雲間夏允彝陳子龍徐孚遠輩以書生共結社講肄治亂禦侮之略臨遂與談兵朝夕騎射擊劍子龍等皆推服金壇蔡生以千觔力聞欲與臨角臨出所佩弓令挽之生喘息終不得彀滿臨起取弓一引遽張開合者數四而色不變生大驚服自是常服短後衣騎大馬左右葫服插弓矢出入人莫知其貴介公子也蓋是時臨之兄孫晉以兵部出督宣大妻父方孔炤巡撫湖廣而臨為書生如故已而孔炤被讒下獄邊事棘晉以病乞骸骨移書戒臨毋論國家事妄言兵於是意忽忽不自得益縱情聲伎以自遣臨固豪飲曉音律先嘗容留都姬秦淮伎王月擁致棲霞山雪洞中經月不歸崇禎己卯秋七月大集諸伎於方以智水閣四方賢豪車騎溢閭巷梨

園子弟三班駢演閣外環列舟航如堵牆品藻諸伎設層臺膺首選者坐之號曰狀元諸名士廷推月為首則升座進金屈卮南曲諸姬皆色沮達旦乃罷酒各賦詩紀其事方欲納為妾而貴陽蔡如蘅以重金要其父母奪之去臨復姬伎葛嫩嫩亦有色藝知臨具文武才垂身事之北都既陷馬阮擁立福藩興鈎黨獄晉名列黨魁逃之浙東臨走雲間南都亡與子龍輩謀舉兵聚米圖形勢閒自製木馬流馬兵未舉松江破三吳兵潰臨奔新安已復往台州會楊文驄為陸隆武募兵龍泉山中文驄夙善臨以書召之遂入閩疏陳關外形勢甚悉授副使監文驄軍順治三年七月清師將攻衢州文驄臨奉詔出駐仙霞關援衢師敗退浦城皆被執不屈清將并縛葛嫩驚其美欲犯之嫩齕足大罵嚼齒碎舌噀血濺其面乃刃之臨喜曰好女子死乃登僊矣與文驄父子同被殺年甫三十有六橫尸道側浦城人因就死所合瘞之刻大樹表官

爵姓氏其上久之臨兄子韋走閩就土人所表瘞處求尸尸已腐與文驄不可別并裹其骨歸葬至今桐城縣北三十里有楓香嶺為楊孫二公合葬双忠墓在焉而王月隨如蘅之妾盧兵備道任張獻忠破廬州如蘅被縛獻忠納月於帳有專房寵一日忤獻忠意殺之蒸其首於槃以享羣賊臨子中楗諸生伉爽有父風祀鄉賢中岳守高不仕箸卧遊齋集曾孫建勳字介酬號邵山其才兼資文武康熙時武進士御前侍衛署陝西興漢鎮總兵有驍騎集子顏字求俊號尼菴乾隆二十六年進士顏尼菴子起峘字如號岌之嘉慶十六年進士蘇州府教授為人短身清羸音辭亮越喜藏書手自校勘有權經齋劄記桐城耆舊傳板橋雜記明史陳子龍楊文驄王士禛蛣蜀雜記集考

贊曰臨與四公子及姜埰楊文驄等出入秦淮歌姬院進戲校檜其通脫世所傳誦或作稗乘史以張之然臨短小精悍能彎弓左右射又工文辭

楊文驄傳

著明肆雅堂集新城王士禛為之序豈非資兼文武者乎平生慷
慨好立節有機思自負為兵謀家功業雖無成不可謂非壯士明史
取附於文驄傳後而行事不詳故備考之著於篇

揚維嶽王學箕曹維周傳

揚維嶽字五奠一字伯峻巢縣人也孝謹而學以正自守讀書至忠
孝大節往往三復流涕慕文文山之為人也畫像以祀之崇禎中陝
西盜起都御史史可法巡撫淮揚維嶽曰此當代偉人也徒步詣
軍門往謁可法故好士一見奇之居無何寇益急詔天下勤王可法
已拜南京兵部尚書尚書以府耗軍資檄諭傳檄諭天下捐貲救
國維嶽捧檄泣曰國事如此吾何以家為即毀家以為士民倡而
人無應者崇禎十七年懷宗殉國維嶽北向號痛累晝夜不息時
福世子即位南京維嶽條列十三事不報清師南下可法督師揚
州城破死之維嶽益泣曰國家養士三百年以身殉國奈何獨一史
公於是設史公主為文祭之而哭於庭家人進食麋之去平日好飲酒
亦都之曰戕土而知禹功食粟而思稷惠吾家世澤膠庠值國事

如此飲食豈能下嚥乎三日北浩兵至下令薙髮維嶽不肯詔其子曰
小子吾生平讀書何事義不為苟全倖生吾今得死所矣乃作不
髡永訣之辭以見志凡七日不食整衣冠詣先世神主前再拜入室
氣息僅相屬頃之遂卒年五十有六弘光元年七月二十九日也學
者私謚為文烈云 節戴禓夫集

王學箕字禹疇南陵人也為明諸生乙酉清兵下江南學官召學
箕出應試學箕辭曰昔漢高一天下魯兩生猶不肯行光武中興
子陵抗節況明統三百年豈可無一義士乃為文告孔子取諸生巾
服焚之是時新令薙髮變衣冠不從者死妻子為奴而學箕不從
新令家之人環泣反覆諫不聽曰王莽篡漢陳咸猶用漢家祖臘
劉裕移晉陶潛惟書義熙甲子志存忠義不論受爵之有無也
於是舉人劉有成告學箕從兄某及縣人王某不奉新令二人急

薙髮獻金以免有成所告辭連學箕學箕已懷刃將入學宮自殺
有成聞之私念恐遂成學箕名密言於知縣寢其事學箕遂遁
逃山中自號薇隱子卒之日深衣大冠束髮而殯年五十有二先是
崇禎中學箕見賊勢盛行間大吏以招撫誤國嘆曰天下事為書
生所壞乃輯古今名臣事略為一書又取左氏春秋言兵事者為
之評註福王之即位南京也為中興滅賊略而馬阮執國命事無可
為嘗論天下形勢謂上游莫重於荊襄唐鄧上控蜀漢下牽吳會
小有動搖淮海之間未得高枕而卧也居無何左良玉反盡撤河淮
之兵以禦之清兵乘虛而下國遂以亡如學箕之所料焉 節戴禓夫集

曹維周桐城人逸其名維周其字也家距縱陽十餘里縱陽者濱
江之市也左右環之者重山疊嶂而維周少讀書山中僧舍為童子
師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陷京師烈皇帝崩時維周年未逾冠

痛哭即散遣其徒去自是終身未離僧舍距其家僅數里未嘗一
日歸也為僧種菜僧食之以酬其庸僧之易者前後數十輩而維
周在僧舍種菜如故聞客至輒避匿不與言灌畦之暇時時取書讀
或問之曰爾傭固知讀書乎曰吾不知書也第能識字而已鄰里
鄉黨皆莫知有維周之高節戴名世始為之傳且曰曹先生一布
衣國破棄家為人庸以死彼受人主知遇得富貴而反顏事仇視
先生何如也邑戴褐夫集

贊曰自古帝王憑藉權位所以摧傷士大夫之意氣者至有明而極
慘但矣其法自太祖始洎其國之亡士之披髮引頸痛哭於高皇之靈
者抑何多也維嶽學箕裘序閒不過矩步方領欲藉程文取
科第非有過絕人之行也加龍稍自異於冬赫之名十旦感憤奮鉄若惟恐其身不得為忠
義所謂仁義亦何嘗踰之則君子達之則小人吾以是歎方正學史
閣部之風烈後先深入於人心而論者以為國家養士三百年之報
豈知儒術之有益於人家國經危亂而益章章也

意率類是講金田軍之亂遺稿蕩焉無存

吳節丁林生撰傳

玉加龍字雲臺合肥人也當明季布衣講學子然自勵以風節清修人入主中夏令自公卿士庶皆薙髮違者有刑加龍獨幅巾素衣服謝賓客閉戶三十餘年康熙丁巳年八十有二卒遺命子孫世守節義故自康雍二百餘年王氏子姓百數十人無一人登仕版卒守加龍之教也

孫其威始舉族人募鄉勇隨銘傳東渡皆能力戰先後敘功加龍嘗謂戰國之時三綱淪五常斁國無與立猶天柱傾而地維折刃者二十有七人蓋彝訓之遠教澤之長久而彌烈也加龍嘗著危言道其心所謂危者

家藏

江輪江嗣玨傳 江注巴延梅

江輪字六奇歙縣人也居寒江村既祝髮名漸江晚定名曰弘畝二前明諸生少孤貧性獷僻以鉛槧養母一日負米行三十里不逮期欲赴練江死母殆不婚不宦游武夷慢亭依岷報親甲申以後東遇古航禪師遂受法焉然益寄情於山水間自言近湖浮溪始知武夷二十四源實孕奇於此沿口以進寥廓無量兩山割雲碉穿其腹老梅萬樹倒影橫崖糾結石罅寒漱渾脫根將化石當春夏氣交人間花事已盡此間別有香雪盈壑沁入肺腑流苒中幃因念單道開辟穀羅浮曉起惟掬泉注缽吞白石子數枚淡無所為心嚮慕之荒壇斷碣之際將劚香苗老是鄉而鮮蛻焉後返新安數遊黃山往來雲谷慈光間嘗嘆武夷之勝勝在方舟泳游而黃山之奇海市蜃樓勾於陸地殆反過之居十餘年挂瓢曳杖憩無恒榻每尋幽勝

則挾湯口聲叟員硯以行或長日靜坐空潭或月夜孤嘯危岫倦
歸則鍵關畫破欹枕苦吟或數日不出山衲蹤跡其處環乞書畫
多攢眉不應須臾滌硯吮筆淋漓興可數十紙不厭也雲谷僧
實為其祖益師請書塔銘踏石運思筆致通逸得晉魏風味傳
之藝林以為海嶽書龍井方圖庵記今再見矣臨文搆義灑汗
墳典亭偉嚴氣雅自矜慎不輕示人唯畫禪一門稍匿研討遂
爾尊稱作祖江表士林獲其縑箑重於球圖磅礴之餘閒有
吟弄皆隨乞散佚不經意聚又嘗遍徵好事沿帨索題抄輯得
若干首目曰畫偈邑人許楚序之謂 雲公七賦未窺全豹秘演
弘編止嘆一臠於以緬想風流挹茲襟抱亦前哲高蹤墨池筆塚
之雪泥鴻爪也若僅為藝事家現身說法爭俎豆於騷壇畫
史間非漸師意矣然所作畫層巒陡壑偉峻沈厚以北宋風骨

蔚元人氣韻清逸蕭散意在方壺子華之間 戊壬寅冬將遊
廬山友人王雄右自芝山移書為裹鶴糧余子敬給健力為負餅
缽經卷吳聖卿為贈節竹一枝以馭奇險復解羊裘為溫破衲
於是飽飲星霜遍參尊宿步文游足振錫言歸滅景林皋證尋
初地舊侶雅贈已臻十拱道過豐溪吳不炎兄弟留連旬日放筏
西干攜先世所藏右軍遷汝帖真蹟及宋元逸品書畫凡數十
種其猶子允凝呼舟貰酒就蔭石滌淪茗焚香縱觀移日評
賞之餘佐以雄飲不炎命小史度曲允凝索長笛和之一時谿山翰
墨輻輳勝緣絲竹清音咸臻妙麗漸師解衣槃礴捉紙布圖
允凝就其皋坂暢厥烟淑寫瀠洄野泛之景豈非極嘉會之尚
有遠行者乃脫擲帽大呼我佛如來觀世音竟示寂於五明禪

院院在郡西披雲峰前
有泉出其左昔題石深二字摩崖即西干路也初普門和尚自五臺
來新安未入黃山即休憩此寺漸師既歸道山仙源湯嵓大與生誄
師松下會同郡緇素之交契者相與躬鏟鋤疏林剔柯漉泥雍
草藏厥蜕於五明之西巖累峰石而壇之時梅花數十本以文姬
在從師志也故世稱為梅花古衲云 句予拶梅花古衲侍許楚拶黃山漸江師外侍
江注字允凝僧漸江之從子家 居歙烏聊城南至性夷曠傭筆治
生家去黃山浮邱容成諸峯百二十里春秋佳日無歲不賁紙囊
硯以游游必搜勝窮幽或分缽僧茆或敲火巖下哦雲拜石彌
月不返家人蹤跡所 在告以餅罍 將餼弗顧也幼從漸師學畫師
稱雲林之畫全法荊關董巨邱壑極能槃礴而晚年爛漫天
真始多簡逸故允凝筆墨碟砑欽嵩蹊磴盤折頗得迂翁

天放樓所著書

嶒嶸欝勃之致顧畫不多作楮墨流傳世不易覯其後若張瓜
疇馮仙湜諸賢輯畫傳無有能稱述之者豈其顯名藝苑或
有幸不幸歟今觀其所圖黃山名勝猶有存者林谷幽邃臞柯
秀石筆精墨妙能於蒼勁之中時合罨潤之致寘之漸師畫
冊幾莫之辨故當時漸師之畫往往多允凝合作或其足成
之本士林獲之尤為珍惋 句予拶侍
江嗣玨字兼如一字麗田歙之江村人也生而穎異自其髫齔時即萌
然有出塵之想 雜佑從叔某業醝維揚積貲鉅萬無嗣 嗣祉以序當為後辭
曰吾將從葛稚川陶通明遊安用阿堵物遂棄琴襆被閱覽奧勝北
走燕薊東瞻泰岱南浮江湖至則彈琴賦詩以寫其曠逸之趣歸搆
室於黃山之澄相源琴卷之外別無庋貯 麗 居之泊如也 好才外
交戚族友中有通雅士折柬相 約則欣然出山興盡亦飄然去同里巴

其性命焉百世之下望之而其人若仙漸江隱於畫麗田寓於琴生不並世而皆棲託於三十六峯之巔有壁立千仞之節蓋與夫天都蓮花爭雄而競秀者哉

迓梅為筑迓琴臺於黃山之始信峯黃山多奇絶萬仞故稱仙都每風和月霽流水潺潺(潺)(潺)而撫琴動操巖谷響答煙霏氣馥如有靈蹟往來山有白猿虎(虎)壽千年矣聞(聞)鼓琴輒俯身帖耳而馴其側素蓄一鵾雞聞(聞)聲舞蹈(蹈)若赴節(節)(節)(節)故善(善)摹(摹)寫書精刻石山中懸崖往往見大書深刻曰江麗田彈琴處或讀書處云(云)(麗)(麗)終身不婚娶不蓄奴僕晚營生壙於雲谷時往偃卧其中一日在巴氏所天寒甚雪急辭歸歸之明日沐浴更衣與山僧拱別趺坐而逝年八十所著琴譜詩集先已焚棄無遺(遺)甘銘為志其壙余遊黃山蓋嘗觀其摩崖而低徊憑弔不忍去云(徐徵撰傳全文同此)(此)(此)(

姚康許楚汪沐日方授汪元履傳 康母吳氏 楚孫彥賓

姚康原名士晉字休那桐城人也先世自婺源遷桐之白岑里為白岑姚氏居九世曰一瀛為明諸生早卒妻吳氏撫子士晉以節聞士晉後更名康有雋才高識連不得志於秋官時何如寵官右庶子不徽魏廣微坐與左光斗同里友善奪職懷宗立起禮部侍郎尋入閣如寵知康才延入都為吳江周忠愍宗達誌墓其文為世稱史家據以為傳實康所撰進如寵又以不附周延儒之休延儒罷懷宗復召如寵而温體仁方得君如寵復邀康知典事終不可為乃題卧碌詩以諷之如寵行至淮安復抄疏稱病乞休康後入史相國可法幕故相國檄文多為世稱誦已而辭歸里得免揚州之禍明亡屏居田野間鬱邑悲傷作忍死錄以記其家自曾祖以下四世事

其言最悲痛年七十六順治十年卒康在揚州時史相國豫
為書墓碣曰明讀書人姚康之墓所著文十餘卷藏於家
惟評貨殖傳行世節姚鼐撰傳桐城耆舊傳中何如寵傳
詩楚字芳田城號旅亭歙縣人也得鍾山青巖硯石因又以為
號學者稱青巖先生系出唐睢陽太守遠由昉溪遷歙之潭
渡楚幼業儒為名諸生顧雅不欲以文章著數往來吳越
燕趙結交高人奇士鼎革後坐鄙陽累孰訊皖城禍幾不測
楚吟詠自若過大楓嶺題詩石壁見志或聞之巡撫即日庭
訊楚掀髯陳大義愷切詳明巡撫改容禮之立縱去不具獄
楚自是鍵戶溪山中絕口不言國事而求詩文者趾相錯宇
內耆碩如沈耕巖湯巖夫楊冰如林茂之黃九煙等相與切
劘風雅每奏一藝輒擊節欣賞新城王士禎見楚所為新安

江賦數曰三百年無此作矣楚嘗以為程克勤輯宋遺民錄
彪忠激俗足以裨正史增兩宋之光若明代養士深仁逾兩
宋乃甲申之變除長逝者數公外豈無沈淵賤士恥稟餓
夫姓名不著於人間者乎夫上有日星下有風雅於是徵刊
明遺民詩文若干卷又蒐采鄉先民耆舊逸事不憚膏油素
裹糧走數千里訪求故老遺蹟或從敗紙破壁中得一事於
異作數日喜使幽忠奇烈賴以不沒於是輯成新安外史一
編他所著述凡數十種大旨非關風節資掌故者不錄蓋楚
負磊落之氣無所發而寓諸文字子五人死其三日困以喪明
然居寢一室中十餘年著述未嘗或輟卒年七十有二子
孝友天植淹貫經史克世其家學節汪洪度撰傳

汪沐日字扶光歙縣人也性廉潔不苟取與讀書再過目輒成

誦為文弘深浩博弱冠舉癸酉鄉試累上春官不第甲申北都
陷沐日遯於浙唐王建國於閩起為金衢副使閩亡遂為僧名
弘濟踏號益煞隱建寧西山溯逆北邸中貟薪擔水甘為卑
濿宰相陳名夏薦於朝詔下直有訪求不得既而有年家
子為御史按閩巡部會邑大旱停車山中命僧徒建壇禱
雨僧徒具表草呈御史御史覽之則勒帛其上再草再勒
帛僧人擲而泣沐日出自竈下索楮筆為更具一表進御
史大詫曰此非若所能為必有文學士隱於此僧徒以實告召之入
御史驚曰若非汪先生耶嗟乎先生何自苦乃爾今天子用
人不次以先生才升廟廊坐論天下事何所不可乃長困泥
塗以終老哉沐日謝之即夜遁之萬山中終已不見其後鄉人
迎沐日歸黃山道出廣陵於五月五日沐浴更衣自限死字韻

為詩畢趺坐而逝所著有易解莊通孟子國風諸書行世節陳
鼎撰傳

方授字子留桐城人也祖太僕卿大美父瞿菴佚其名瞿菴家
世豪貴不諳物情為鄉里所怨崇禎甲戌中原亂民相聚毀
其家避地江寧授沈靜篤學好為詩見諸將帥不能辦賊而
關外烽火日逼乃和杜甫諸將詩悲憤激婉為夏允彝所賞
京師陷授號慟絕粒求殉國為母所持不得死清師既一東
南授故明諸生又欲強之試乃祝髮扁舟東下望見鍾山孝
陵哭失聲卒之四明山中結茅采橡慷慨賦詩卒流離困鬱
以沒年二十有七著有浙遊秦川等草桐舊集錢澄之撰墓表

寓嘉興及元履長而遊宋宋鼎德也歸德破逃之淮陰僦西

湖蔬圃數畝躬自灌鋤日妻婁事紡績不問外事而獨與徐
州萬壽祺交善壽祺字年少興闊古爾梅世所稱為彭城
二布衣者也壽祺自國變則為僧服閉户吟詠人造其隱而
草堂求一見不可得獨與元履言窮日不休或法然流涕憑
弔往事長歌短詠幾千萬篇壽祺工畫不輕下筆而為元
履畫山水甚夥客有求元履居閒乞畫而以金為壽者元履卻
其金反以酒食財幣贈之於是貧無業者輒曰吾何獨不幸
無事就汪公居閒乎人以此笑之元履自若未幾壽祺死元
履歎曰淮其興我別矣乃返宋主商邱侯方域家以沒節賈閒宗撰傳
贊曰鼎革之際士皆有悲憤不可名言之痛隱於心而其發為
行事者或揮戈以誓命或被髮而沈淵或黃冠緇衣深山匿
迹老死不求聞於人或流浪江湖陰結豪俠士以圖規復或佯

狂市廛涸迹屠釣醫卜之閒苟不遇其人名湮沒而不章多矣
余歷傳諸遺民其名皆在隱晦之閒行誼不相師各就其心之所
安若許楚之能糜心力於文獻者其功蓋尤偉哉

程之藩字鎮野歙縣人也擊劍工騎射勇力絕人少時隨其父
賈於蜀至建昌主雅州宣慰使董僕家土司所屬深谷峻嶺
役夫數百伐巨木為利必剛猛有膂力者長之之藩遂為左魁
結以恩信役夫無不悅服皆聽其部署天啟中遼事急徵天下
兵詔遵義土司奢崇明援遼崇明反部將樊龍樊虎殺巡撫
徐可求於重慶引兵圍成都四十餘日右布政使朱燮元守成
都徵僕兵來救僕猶豫未決之藩告以大義乃發兵之藩客蜀
久諳蜀道導師循溝壑中潛行進薄賊營崇明倉卒接戰
大敗樊龍樊虎死之藩所率役夫二百人戰尤力燮元遂留之
藩幕中府崇明歸寨自守其黨宋榮最驍勇之藩故嘗行
賈至其寨識宋榮一日謀知榮夜遊之藩召一卒謂曰詰朝爾

執蓋立於孔道高岡賊至則棄之走於是身率壯士數十人夜間
道抵寨就席上大呼斬榮首燭滅賊衆驚自相殺數十百人雞鳴
之藩出賊追之望見高岡上聳蓋以為之藩甥而朝食至則執蓋
者已棄去岡虛無人而之藩則從間道還至軍矣久之賊勢且困
樊元謀招撫使之藩入賊寨議之之藩集諸酋長宣天子威德
諭利害辭氣激昂諸酋長聽命樊元奏其功請敘官兵部因
賄不入授遵義府都司僉事先是萬曆間滅楊應龍設府置
都司僉事至是方議裁故以授之藩甫至即缺乃入京師
候改授八年而不得選會閩中賊起天下亂天子怒將帥不足任
大閱天下武勇士而之藩為首選於是兵部敘前功授游擊將軍
管湖廣承天府守備事當是時楚地受賊禍尤劇而承天則獻
陵在焉為重地之藩至承天主兵者使守獻陵總兵王觀光不之

奇也而巡撫余應桂奇之使授黃州救德安皆有功應桂旋以
他事罷之藩還獻邊將錢中選來為總兵使為練總練陵
上兵歲己卯巡撫方孔炤使守荊門州率部下人往會賊衆且
至之藩出奇計走張獻忠數十萬人於郊外居無何巡按御史
林鳴球還朝鳴球貪人也屢從之藩索貨不入瀕行屬巡撫宋
一鶚巡按汪承詔亦逐之然兩人左右之藩甚力適兵部以前後
所上軍功陞之藩廣東香山參將之藩貧留妻子承天身之
香山鳴球嗾言官誣奏其罪先繫之藩於獄而移文廣東逮之
藩比之藩至承天妻子已幽死於獄中巡撫巡按鞫之無一實白
其冤是為崇禎十五年也明年李自成破承天錢中選遇害餘
兵五百人無所屬之藩已失官益困土人供其饘粥五百人者故
之藩所練且屢從殺賊乃奉之藩為帥受約束明年自成陷

京師帝崩是時全楚皆為賊據之藩率兵陸行七百餘里至
漢川將渡江會賊至之藩兵少食匱驟與遇大戰遂與五百人
俱歿年五十六土人收其大父遊楚之邵陽家焉孔燁事親孝謹
其地者多為流涕節戴禍夫集
劉孔燁字默菴廬陵人其大父遊楚之邵陽家焉孔燁事親孝謹
而與其兄伯相友愛天啟辛酉舉於鄉明年計偕入都聞兄疾即
反侍湯藥兄與母亦相繼辛孔燁喪盡哀起家為龍陽教諭巡撫
御史林鳴球知其賢表為縣得河南之新鄭當是時羣盜起隴
蔓延豫楚間張獻忠已破襄陽李自成擾中原河南大亂孔燁從
間道抵新鄭新鄭城已頹歲復凶人民多逃徙或劫孔燁棄城走民
寨自全賊勢盛毋守死空城為也孔燁謝曰朝廷不以孔燁為不肖待
罪茲土縣存亡即孔燁存亡敢逃死乎於是修城垣浚隍城守略具而

自成兵且至賊呼城上人連降且獻官與印不然城且屠孔燁繫印
於肱登城守禦而賊來益衆縣人洶洶欲走無固志有富豪鎸城欲
降賊孔燁執誅之而譙樓毀賊已斬南關入焚掠倉庫孔燁大呼
百姓巷戰殺賊無應者賊射孔燁中臂墜城而隕賊尋去或哭
之民家灌以湯二日而甦申文上官言孔燁旦暮死請急遣官來
署縣事巡撫高名衡不可於是孔燁仍城守如故賊復引衆至孰
孔燁賊見印右肱間折臂取印去孰至朱仙鎮見自成不屈遂遇
害從者閵人馮三立亦感憤罵賊死與孔燁同殉者僕劉廷門生
鍾寬楊芳時崇禎壬午正月十二日也新鄭人收其骸骨歸葬懷
宗聞之贈尚寶寺卿祀鄉賢節戴禍夫集
李逢亨字太初舒城人也崇禎間為國子生當是時流寇起秦中渡
河而南浸尋及於江淮崇禎八年乙酉夏破中都遂南至舒城逢亨

兄弟聚鄉勇駐天馬山賊尋去圍桐城走湖湘丁丑春賊復大至蔓
延山谷間逢亨之母弟逢期其子曰天秀父子皆以氣勇聞逢期與賊
遇大戰殺數十人賊懼而走賊中相戒以為逢期勇士必生致之於是
率衆襲執逢期勸之降怒曰李逢期天下壯士豈作賊耶賊怒殺
之逢亨聞弟之被執也率天秀及家奴數輩持刀入賊營救逢期
時逢期已死兩人大哭且罵奮勇殺數十賊皆自刎死邑士大夫具
狀以報縣令縣令樊歎馬申報上官請卹之已而不獲其事遂寢(節戴福夫集)
方召字虎鄰宣城人為諸生貧蹇失志明亡山谷兵起召輒集鄉勇
號義兵久之不利聞明之宗藩有稱國閩渻閒者脫身去從之授
兵部司務署衢州江山縣事縣交閩越道苦驛騷官又乘亂漁利
自便有急則走民益病召至大書不愛錢不怕死於牌使人負以前
趨與父老約寬徵斂自謂兵曹法得戢兵禁往來騎使毋暴民橫索

廚傳民呼真父母時順治丙戌江邑尚稱隆武二年清師定浙江金
華府久抗不下屠其城師次衢州江邑震恐無守志召泣謂事已去
毋徒殘民乃許父老迎師而肘繫其印綬誓不辱適坐堂吏役寥
寥有執蘇白扇者召取其扇題詩曰獨守孤城誰是伴只留烈骨
可招魂俄報師至遂南向拜曰孤臣無狀以死報國自投署後井死
在縣僅二十九日出其屍面如生咸歎曰骨冷泉香矣囚
香亭馬敘倫撰付

高詠許孫荃梅庆汪洪度傳

詠祖維岳 龍燮 孫荃祖如蘭 父商蘅
叔商馨 弟孫蓀 子夢麒夢麟 孫齊卓 江闓 闓父集 程易 燮 朗中 桐 汪洋度 張潮 張元鍔

高詠字阮懷號遺山宣城人也祖維岳字瀛臺知興國州名清直詠少有俊名以詩古文詞見重於世同邑施閏章梅庆梅磊皆慕與之遊過從無虛日家貧樵蘇不爨清談閒題分韻夕以繼日苟為俗駕叩關不應人皆畏其簡傲十五試鄉闈輒報罷年近六十始以明經貢入太學相國徐元文重其才館之一日方飲高會相國舉觴屬詠曰先生弱冠早致威名某方就傳欲一見顏色不可得今誠不意屈致門下竊慙且幸願以此觴壽詠唯唯不遜謝起飲酒立盡後數年召博試學鴻儒以二等授檢討纂修明史未幾引疾歸歸數年而卒時論謂己未薦舉諸人難進易退立意皎然如詠者庶

幾無愧色矣詩與閩章名齊兼通書畫世稱三絕著有山遺
堂集若巖堂集其與詠同舉列二等者施閏章龍燮燮字
理侯號石樓又號雷岸望江人也由廩監生薦試博學鴻儒
授檢討官至中允燮有詩名工詞曲所撰瓊華夢芙蓉城諸
傳奇授梨園教坊柬召都下名士往觀筵罷王士禎賦八截
句紀其事 鶴徵錄鄭方坤撰小傳

許孫荃字蓀友一字生洲號四山合肥人也祖如蘭字似湘晚明廣
西巡撫父裔蘅字杜鄰少孤事母孝順治甲午拔貢養親不
仕著二樓詩集孫荃少穎異嗜學肆力於詩古文辭試博
學鴻儒不第舉四康熙甲戌進士官侍講督陝西學政行
部所至修復古賢聖名蹟敬事李中孚刊其所著書講學
明道興起一方之士先是如蘭守紹興得硯於臥龍山麓

文昊曰天然硯背有東坡象如蘭寶之終身值明亡兵事起裔
蘅失之因營齋而名以思硯時追念出涕孫荃乃請施閏
章為記閏章以為裔蘅能不遺其孝孫荃又能曲成其父
之志著有華嶽堂慎墨使晉諸集而孫荃之叔裔馨與裔
蘅同榜副貢著嶽搖堂詩集弟妹孫蓀留著力耕堂詩集子
夢麒字仁長號雙谿諸生工詩性孝友孫荃殁裔蘅夫婦
年皆八旬侍奉甚篤與人交揖遜錄瑜有古君子風著雙
谿詩鈔楚香亭集茹齋集為王士禎所稱弟夢麟著雙
青堂集孫齊卓字武田拔貢應知福建諸縣有惠政著左
傳滙箋三禮滙箋莊騷滙箋聽雨樓詩文集纂龍集萬
松庵小草 鶴徵錄合肥詩話

江闓字辰六歙縣人也原籍貴陽康熙癸卯順天舉人薦試

鴻博不第授益陽縣尉解州知州簡靜不擾閭初學詩於王士禎嘗絕江淮泛洞庭南窮夜郎盤瓠發為歌詩浩浩有奇氣父某字青園閩既知益陽值覃恩戒勿製冠服曰吾以國恩重不以章服重也邑之僚屬紳耆醵貲為壽固辭不獲乃移所餽建祠龜臺山祀邑之先哲十有九人云鶴微錄

州府志

程易字兼山休寧人也以廩監生應鴻博試不用易少力學工詩詞善屬文皖中稱為才子凡康熙己未兩皖試博學鴻儒科者六人施閏章卷閣擬一等以旗字韻誤書旂改置二等而孫荃閻皆不第孫荃後顯貴易最懷才不偶然名在龍燮上與高詠抗衡鶴徵錄

梅庚字耦長一字子長號雪坪宣城人也父朗中字朗三善詩

古文詞兼及書畫好獎才彥歙衆美以萃其身著書帶圍集年僅四十以諸生終庚三歲而孤家貧母劉撫以成立資穎異能抗奮力學善八分書兼作畫曠逸有雅韻尤長於詩同邑施閏章一見引為忘年交客遊京師公卿折節倒屣而庚性狷介不妄投一刺康熙辛酉鄉薦為朱彝尊所拔並遊王士禎門及士禎主禮闈庚被黜士禎作詩自訟後隨牒選知浙江泰順縣以經術飾吏治引年歸未幾卒著有天逸閣集玉笥遊草吳市吟兄子嘉字杓司文采齊於庚著響山齋詩稿梅氏為宣城望族尤多才詩人庚以後進獲交閏章閏章有所作必商於庚雖于役千里緘封往復相可否已未庚申閏海內諸名流翕集都門登壇角藝王士禎以通才高位負重名士之矯首奮翼於其門者恒恐不得一當庚未膺鴻博薦

張元幹字虙御一字石倚桐城人也學師姚鼐譬校經籍至老不輟暮行細綴書紙皆滿則顧似姚範也工小篆篤嗜說文選授廣西州吏目氣視矜高不以俗品自屈迎撫謝歿昆鍾之聘修通志書成病免歸著正韻纂字校五卷校補一卷桐城耆舊傳

素門寒士士禎一見其詩即傾倒禮為上客遂與陸冰修光旭顧赤方星景陳其年維崧邵青門長衡輩題襟唱和無虛日可謂處士脫穎自振拔我朱珔撰傳鄭方坤撰小傳感舊集國朝畫識

汪洪度字于鼎弟洋度字文治歙縣人也世居松門山兄弟並有才名洋度詩拔俗有逸致又仿晉人尺牘便面為人所珍重早卒洪度工古文辭善畫著息廬文集新安大好山水志新安女史徵王士禎稱之曰松山二汪聲價比於儀虞也而同邑張潮字山來康熙初以貢生授翰林院孔目所撰輯書至十有三種名聲隱然動公卿間徽州府志

贊曰士於科名之際其遇不遇命也尺有時而短寸有時而長度才韻藝有時而失其衡故通籍者雖有名材下第者亦多篤士有清全盛兩舉鴻博既知天下良士之名旁求側席有同

天放廬所著書

飢渴尤以康熙一時科得人稱最然遐考當時被擯諸人如閻若璩之經術田雯李良年毛際可吳雯之文學亦既彬彬聞於世矣其能別有所損益耶是故梅庚不得與於薦牘而見禮於宗匠張潮末秩亦用有聞人不自尊其學而顧後欲用夏喜於一日之得喪何為哉

方中通楊光先命傳 中通子正琦正珠正琇正璆

方中通字位白號陪翁以智仲子也郡諸生幼隨侍京邸績承先緒研究天人律數音韻六書之學丁國變於流離奔竄中未嘗廢書及以智廬墓（溝上喪）合山重治（桐城東鄉會明）周易間衍極數示諸子中通退而變數十圖以進以智喜中通既長於數以為勾股出河圖加減乘除出洛書已讀泰西書乃合筆籌珠三法而窮差別於九章復得尺算法益精思數日而盡其變書成以智書而示之曰漆園天下篇明於本數係於末度自吾言之數亦有度易曰制數度以議德行神自無方準不可亂舍日無歲無內無外秩序變化原同一時因其條理而付之中節之謂度故曰一在二中物自獻理誰能惑我然則數乃質耳度也者其大本之時幾乎泥乎數則岐通乎數則神汝既知數即可以此通神明類萬物其勉

之哉中通於是以數度衍名其書時江南廣昌有揭暄字子
宣著璇璣遺術亦曰寫天新語以稿示梅文鼎文鼎器之中
通與暄論難日輪大小得光肥影瘦之故及古今歲差之不同
須測算消長以齊之一晝夜人一萬三千五百息每息宗動天行
衍十萬里有奇則錄為一書曰揭方問荅以智所為物理小識蓋
通雅之餘也中通兄弟纂輯之故世或以為中通之作中通所
撰自數度衍外又有律衍音韻切衍篆隸辨從心學宗續編陪
翁集蓋於昆弟中號最精核以問學世其家者子正臻字鞾上
正珠字浦還正琇字序左皆敦行力學知名於時
正珠於康熙三十一年以明經召對問律呂之蘊示以中和樂諸
法器進父中通數度衍並自著乘除新法奏對稱旨 桐城耆舊傳畴人傳清史稿文獻徵
存錄安徽通志正續錢田間年譜

天放廬所著書

楊光先字長公歙縣人也明時為新安所千戶崇禎十年効大
學士溫體仁舉(依事中陳啟新)自隨建杖謫戍遼西清順治朝叩閽論西士
湯若望曆法之謬遂因中西學術而牽及於教義初明之大統
曆本於元之授時曆成化以後推交食往往不驗萬曆末徐光
啟李之藻等始譯海外書以新法算交食凌犯皆密合當時格
不用清世祖踐位始絀明舊曆用新法湯若望著書舉四十二
事證西儒之謬中術之疏宣城梅文鼎精研天算由授時以究三
分四統諸家之術又博考九執回回之術而折衷於新法遂能洞見
本原淄川薛鳳祚至授學於穆尼閣而吳江王錫闡乃獨創新
法以推日月食秒忽不爽順治十四年前回回科秋官正吳明烜
言臣祖自隋開皇時抱其學重譯來朝授為日官迄今一千五
十九年專司星宿行度吉凶每年推算太陰五星凌犯天象占

驗日月交食本監掌印湯若望止臣科白本不得進奏第若望所
推七政水星二八月當伏不見臣竊候之其見焉如常請復
科以存絕學光先先論時憲書面用依西洋新法字不當後以若
望於順治十八年置閏當為十月非七月因呈摘謬闢邪諸論均不
報若望推康熙三年十二月戊午朔日食初虧在申初一刻強食甚
在申初二刻半復圓在酉初三刻食虧在北與若望異候之如光先言朝論固已
三刻食甚在申正一刻食虧在北與若望異候之如光先言朝論固已
絀若望若望又選榮親王葬期用洪範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殺為
光先所糾康熙四年議政王等議若望罪當磔聖祖赦若望於是
復用大統曆以光先掌欽天監光先辭不許康熙七年光先推明
年當閏十二月尋知其誤而時憲書已頒天下西班牙人南懷仁疏
劾光先明烜有旨命圖海李霨等詣觀象臺同測候懷仁所算

天放慶所著書

合天象詰兩臣明烜言臣祇知天文不知曆法光先言臣不知曆法惟
知曆理於是禮光先職掖懷仁欽天監副而大統回回兩曆俱廢復
用西洋法如順治之初光先既廢則自傷其憂世之心將不白於天下
後世乃輯前後所摘發祆教諸文章為兩卷名曰不得已竊自比於
江統徙戎之論焉南歸至山東道卒或曰光先之死實為歐羅巴人
所毒其不得已書則斧重金播毀略盡後世儒者如程廷祚孫星衍
輩多悲光先之孤憤先識論次其文咨嗟太息焉孫星衍撰傳程廷祚撰清史稿時憲志疇人事書

傳中西紀事

贊曰東周墨翟始言格致之理其辭雖闊略然究其芭絡之義蘊精
至微眇苟引而申之足以致用成器興天方希臘抗衡走宇內顧湮
沈晦冥越二千年而始得方氏父子起焉荒山窮谷之中上指天下劃
地亹搜萬象其書雖曰識小然既因象而抉其理理之達而天不愛道

地不愛寶物無所遁其情雖起雷造冰於冬夏洩造化之秘無難也豈
非博物君子哉光先丁大統曆法之敝抵西士之隙角而勝之術學之
還自取敗雖隕身草露論者比之拒楊墨聖人之徒夫制器尚象誠無
取乎顓己自尊乃若後世儇薄者流不恤自墮其倫紀卑躬以求媚
乎外則光先之流弟其言隱中於二百年之後不虞之譽又孰使之
然哉

天放廬所著書

施譽俞塞趙峒傳誊父弘猷峒之李氏兄婿

施譽字次仲砥園其號宣城人也父弘猷以理學著世稱中明先
生學行純備兄弟友愛最篤弘猷歿譽喪祭盡禮事母以孝聞
性亢爽多智略為文敏贍尤好為詩不尚雕琢而嶔崎歷落有風
格都御史劉忠端宗周為之序且曰次仲言有本而行有式非以
詩炫當世然詩固已不朽矣

弘猷當明神宗時興焦竑鄒元標講學東南其時龍溪旰江之學
方極盛學者率以超悟為宗乃獨憂其流弊立說主躬行不為
過高虛無之論至其真誠惻怛視萬物為一體則與旰江有默
契者郡有同仁館雲山書院皆弘猷講學處譽兵亂後修復
舊觀規詔諸生習禮其中時時稱引先訓以吾先君子以躬行為
教譽不能及萬一然願與同人勉行之與人交洞見表裏聞一善

喜若已出至其所不可輒正色譙讓雖豪右貴人無所顧避歲饑
節粟以贍族人率舉家啜粥十旬無難色助婚裘置棲瘞殯葬
亡友之無後者與人通有無不責償閭其天性近厚或本弘猷之
遺教而力行者與兄子閎章通儒能文學然幼孤多羸疾譽嘗
手抱之策衛行十餘里以就醫藥涕淚沾衣襟及長在官時
慮其善病好苦吟嘗望其來歸為搆待歸之閣作倚門之詩
故閎章之事譽如父所著詩二卷閎章刻之京師康熙己未正月
四日卒年七十有八 節湯斌撰付

翁寧人曰使我為伊周難為孔顏易或疑之曰
俞塞字吾體號無害蓋源人也性孝友好讀書有所得時時顧影
獨笑坐達旦忘寐嘗語人曰士不得志必不得為伊周我欲為孔顏孔顏即吾心孰能禦之又
曰士不知命日趨利避害惑也塞往年將之邑計宿舂糧具財賄
自信益篤終歲旅食不苟受一錢急衣敝履決處之晏如也善
飲酒酒酣抵掌談古今成敗歆慷流涕與人交恥柴立不阿附
其人或非類雖厚遇塞塞引避乃若志道同者一言投契死生
患難不易節平居見理明持論峻恥隨俗軒輊方避亂信州時
邂逅楚張別山同敵與塞語奇之同敵故江陵相國裔也一日問
塞先相國本末具在而史氏多深文奈何塞曰世或訛相國女過
也塞以為權相耳然權之去女閒不容髮惜乎當日不勉為賢
貽世口實同敵默不應然心是塞言既抵閩召塞往塞以母老
辭居白下窘甚有巨紳屬所親操書幣請塞為子弟授經卻

甫出門遇於道上餓夫輒捐橐與之已而念我餓若何未幾渴飲於甫
飲溝水見遺金一鋌擬視之適如鄉與餓夫數塞以是得不餓
比歸念古者不拾遺金復出及贈塞者如數置泉側聞者迂之塞
自信益篤終歲旅食不苟受一錢急衣敝履決處之晏如也善
飲酒酒酣抵掌談古今成敗歆慷流涕與人交恥柴立不阿附
其人或非類雖厚遇塞塞引避乃若志道同者一言投契死生
患難不易節平居見理明持論峻恥隨俗軒輊方避亂信州時
邂逅楚張別山同敵與塞語奇之同敵故江陵相國裔也一日問
塞先相國本末具在而史氏多深文奈何塞曰世或訛相國女過
也塞以為權相耳然權之去女閒不容髮惜乎當日不勉為賢
貽世口實同敵默不應然心是塞言既抵閩召塞往塞以母老
辭居白下窘甚有巨紳屬所親操書幣請塞為子弟授經卻

不報適學博方聖羽稱之曰俞子孤情高寄見地直捷當在象
山右安貧守道獨立不懼斬斷名根本體中無絲毫夾雜尤不
可及也塞少工書又以善病涉覽岐黃輯醫易自謂醫不通易
則術不精決諸證多奇中辛卯年五十葬長干破山之南勒其碑
曰故處士俞塞之墓塞貧未娶弟早世皆無後(所著易窟詩起
四書心詁續橫浦論語頌理學資深錄樞堂語錄西學辨疑本草
正誤醫易及序記書牘雜記若干卷軼不傳存者五七言近體)私
謚曰節孝先生芮張自型暨庵隱霍西衆山中
趙峒字怡翁霍邱人也性愛閒靜故自號暇庵隱霍西衆山中
名其堂曰環山父文學煦若初娶於張生嵩後娶於李生峒煦若
疾革謂李曰吾誠不意中年疾不起兩兒擇汝尚少吾將以兒付
叔汝其他適毋守二黃以自苦為也李泣曰婦人之道從一而終吾

矢死靡他肯捐二子而負所天耶煦若沒李撫張子如己子及皆
壯授室剖田廬授之一日峒謂其兄曰古七世同財吾兄弟何
渠不若古兄曰善復合之友愛倍篤終不有私畜峒為人真摯
謙抑外和以溫中介以理其為與人交藹然如坐春風把臂輒
心醉久且彌堅遇親疏長幼各如其分皆渾然不見圭角一以善
氣相迎也少學為帖括一日棄去曰石火駒隙百年瞬息人生行
樂耳須富貴何時遂豪飲高歌自娛而尤喜詩其詩友有陳
琇張續朱世光吳訥時時策蹇相尋訪為浮白唱和焉又有
河上李翁挾年七十餘冰鬚玉貌骯髒矍鑠相與訴嘲其間以
為樂詩酒而外惟彈碁論畫談不及市朝事亦不及孳息田畝
卒年四十有七疾革以其詩屬吳訥撰傳之芮吳訥撰傳

安徽通志列傳稿

二十二篇

方文拱乾貞觀世舉
梅程戴趙蕭劉
方苞
戴名世孫學顏
年羹堯
陳昉陳衷壹孫默汪
劉大櫆胡宗緒吳直
姚範葉酉方澤
姚鼐
汪霖余觀德趙瓏都起豐
鄧石如
鄭成仙程召南毛爌子
李吳程方朱潘
四巧工
龍汝言

[illegible]
苗沛
馮志沂
張文祥
馬復貴
吳長慶王孝祺聶士成
楊文會

[illegible]
蘭生
尚辰

方文拱乾貞觀世舉傳

拱乾子元成亨咸育咸青茂章鉞章藏孫世偁世偁子保升

方文字爾止號明農一號淦山桐城人也父大鉉明萬歷進士戶部主事當明之季士居子相尚以名節相結納以文辭江北人物首推桐城桐城以方氏為魁而文興其從子以智尤聲振天下文性開朗有天趣以布衣僑居金陵好改竄人詩雖其人不樂(或斷或爭不欲也)不顧也嘗自以生命重(繪)命畫師作(繪)四壬子圖坐陶潛杜甫白居易(於上)而已偃僂呈詩卷於前其詩任性靈雖民謠里謳(俚俗病)俱為詮(改為詮)次曲如話亦往往為人(稱)誦著淦山詩(供詩材)卷瑣事皆摭拾(成)篇故歎典文集說文條貫訊雅一時名士如施閏章徐枋蔚王士禎紀映鍾輩皆感相推挹士禎於(康熙)乙巳與(進)牛首祖堂棲霞寶華諸山(初華城者舊集桐舊集感舊集漁洋詩話地北偶談靜志居詩話施閏章金山遊草序鄭方坤小傳安徽之)其(改方氏)結(名九著者二人曰)貞觀字履安號南堂著南堂詩集一曰世舉字(改)南號息翁著春及堂詩集及江關集貞觀世舉皆祖章鉞章鉞又拱乾字肅之號坦菴崇禎戊辰進士官諭德入清以薦起補宏文院學士尋除少詹事兼翰林掌院學士平生篤交誼急人患難順治九年科場罣誤(謫)寧古塔十一年放歸寓揚州譔絕域紀略因自號雖老人雖老人又七十自壽曰老人問鄉子七歲能屬文為詩長登進士官翰林至少詹事兼翰林掌院學士尋除少詹事兼翰林掌院學士尋除少詹事兼翰林掌院學士尋除

文學名與姚文燮齊王士禎賞其詩尤工書畫著塞外樂府
邵村詩集次音戚字興三亭茂字敦四皆有詩文集章鈺
字某皆舉於鄉次奕箴奕箴孫世儁乾隆初進士官湖
南巡撫子保升翰林院庶吉士桐城耆舊傳桐舊集安徽通志貞觀幼承家學
貢異才所著作不苟同於人尤工於詩坦易明白不為鉤
棘吻之習孫嘉淦官翰林學詩於貞觀貞觀善行楷與汪
士鋐王澍齊名名滿淮揚間又與盧見曾友善胸次灑落
終身韋布若不知其身為華冑壯歲以南山集牽累出獄
羈懷旅緒屈鬱抑塞雖寓之歌詠而益造平淡雍正元年
放歸廛客揚州乾隆丙辰開博學鴻辭科嘉淦首舉貞觀
應詔以老病不應試部牒敦迫卒不往桐城耆舊傳桐舊集續錄詞科掌錄科餘錄話
而是時負觀(貞觀)世舉亦以其侍郎為應鴻博謝不赴世舉博

學篤行於書無不觀覽而性疎曠不求仕進好為詩少及事
秀水朱彝尊以故多見古書祕本名日起貞觀好為詩好
自改竄(竄)晚年定稿少作遂無一存亦有初時雋妙改之而
轉不如前(原自注云與貞觀同寓揚州為都轉盬鹽使卒敬撰)晚酷嗜韓詩為韓詩編年箋注十二卷(並存於世舉)
義山詩(其)注漢書補注世說新語補注(皆行於世)年八十餘(卒)猶著蘭叢
詩話在廣座中伸紙濡墨頃刻賦數千百言精采不少
減其從子宜(觀)回撫浙時請迎養世舉復書曰野人方興
諸朋舊劇談高會掀髯擊鼓掌以為樂汝乃欲以麥居鐘鼓
來享我耶(乾隆己卯年七十五卒桐城耆舊傳桐舊集隨園詩話寄心盦詩話安徽通志)
贊曰余讀桐舊集方氏之能為詩自明斷事公法以迄嘉道間
都百三十有四人可謂彬彬矣桐(城)之方凡五宗其(推)初固一
本此(溯)考(其)名人及其行誼忠孝問學首推以智文章莫若邁

而詩之有聞者又興貞觀世舉其尤也皆連蹇困辱而無幾
微怨誹之色彼豈無自得於中而能然哉不自得於中則朝受
命而夕飲冰其內熱且不可制矣乃若強制其熱以貌為冰
雪之文鈐山詠懷世又稱之固以為文字不足定其人之清濁
而不知雕琢辭句以求其清者所性不存焉故二憾之詩特空
漠不無朕違其心以出之者也(視錢謙益之不諱布勞慕龍能舉其真若為諱矣)方氏之賢其猶古詩人之遺教
與

諸人論畫史

畫史彙傳載戴作

洞口

梅程戴趙蕭劉傳　梅冲梅南趙甲趙建孫逸

梅清字淵公號瞿山宣城人也少讀書竟夜不寐既長英偉豁達以博雅稱順治十一年舉於鄉再赴會試不第往還周覽燕齊梁宋之間無不推轂者新城王士禎與崑山徐元文尤傾服焉主盟騷壇最久後學多藉以振起康熙三十六年卒清所為詩凡數變其始年壯氣盛叱咤成篇久之取舊作校刪過半而沈至纏綿之意則見於巖棲旅食者為多長洲宋實穎序之以為鏗鏘發金石幽渺動鬼神淵淵乎調天然之律呂有天延閣前後集年七十餘又合未刻稿編為瞿山詩略共三十三卷欽定四庫全書著目清而工書倣顏真卿楊凝式畫點綴瘦硬綽有餘妍時復盤礴多奇氣嘗寫黃山圖十二幅極烟雲變幻之趣墨松蒼雄秀拔當士禎時已貴重於世故居易錄中稱其山水入妙品松入神品更數十年斷紈零素定又當增價矣蘇黃云清嘗輯梅氏詩略始唐迄明都百有八人朱珔撰傳圖繪寶鑑續纂古夫于亭雜錄蠡尾集憑山先生集弟庚字耦長山水花卉皆雅韻尤長白描善八分書工詩別有傳圖繪寶鑑續纂畫徵錄蠡尾集而梅冲字培盟梅憑山先生集梅氏之於六法蓋楙矣

楙字程邃字穆倩自號江東布衣一號垢道人歙縣人也家廣陵博學工詩精篆刻人品端慤崇尚氣節虛懷善下尤好獎譽韋布之士與江浦黃道周清江楊廷麟遊名公卿折節交下之富收藏善鑒別古書畫及銅玉諸器而於畫所得為尤深廣陵楊孟載評之曰黃子久畫如老將用兵不立隊伍而頤指氣使無不如意近人惟邃為能之王昊廬言張藻有生枯筆潤含春澤枯裂秋風亦惟邃為得之讀畫錄圖繪寶鑑續纂畫徵錄今世說王昊廬集

戴思望字懷古休寧人也能詩詞工書法畫宗元人峯巒林壑以清疏澹蕩秀逸膏潤寢(擬)入其室矣每一藝成輒自矜為希世之寶性狷介有潔癖妻死不再娶偏舟往來三吳兩浙間遇佳山水輒留戀(連)不忍去聞畫家輒訪友之然不肯輕許可能鼓琴善諧笑或有時旬日不語人謂癡絕類虎頭猝遘風疾而歿張庚贊之曰余見懷古所臨名蹟稟本如王摩詰峨嵋雪霽圖王叔明修竹遠山圖江貫道秋林孤嶂圖每於山石林木間必加評語即此足以見其好學亦足以覘其癡癖矣畫徵續錄

趙澄字雪江潁州人也博學能詩工山水潑墨細謹兩擅其長孟津王宗(受斯)伯鐸云雪江布衣老畫師也學宗范寬李唐董北苑諸家尤善臨摹故王阮亭詩題雪江老筆妙入神臨摹古本幾亂真即教唐宋多能手未必常逢如此人晚年得漢銅章文曰趙澄凡得意之作皆用此章兼長寫照周櫟園(亮工)極稱之子申字垣公孫建俱以畫名畫徵錄

蕭雲從(字)尺木號無悶道人當塗人也崇禎己卯副貢不赴選以詩文自娛善山水不專宗法自成一家兼長人物與孫逸齊名胡季瀛字太平三訪(雲從)尺木不見季瀛怒時新修采石磯太白樓成遂於案牘中插(離)入尺木(雲從)名攝之至(閉置)樓中令白(壁)間(曰)著圖成即當開釋(沈雲從)尺木年已七十餘(矣)方臥病不得已畫匡廬峨嵋泰岱衡嶽四大名山凡七日而就遂絕筆至今登樓者歎賞不已(咸說為奇蹟)畫與斯(此)樓俱傳矣宋漫堂(著)巡撫(吳中)江南為長歌鐫諸石平生所畫太平景離騷圖好事者鏤版以傳梅花室遺稿梅品曰人知尺木以畫顯不知其六書六律更精也雲從嘗取杜詩七律中之仄體者考其字之平仄聲之出處悉得文從字順

音律叶和援引古今出入經史百家考據誠精確矣然亦好奇之一蔽也善讀杜詩者豈其然乎孫逸字無逸號竦峭林海陽人流寓燕湖山水兼法南北宗各家人以為文待詔後身歙令薪其所雕歙山二十四圖是其筆也前與查士標汪之瑞釋漸江稱四大家其後復稱孫蕭云畫徵錄

劉體仁字公戩號蒲菴潁州人也順治乙未進士吏部主事

六法蕭疏曠遠高妙乘興寫意亦自天真

士禎周亮工交善士禎不甚許其畫嘗曰潁州同年劉吏部

在京師與予輩為詩社嘗自說曰吾詩文片段此堂笑應之曰良然兄畫乃免毛褐耳座客皆軒渠唐時宣州以兔毛為褐亞於錦綺復有染絲織成者尤妙時人以為兔毛褐真不如假公戩喜作畫而不甚工家常蓄畫師代為捉刀人予每索畫輒柬之云勿煩真作故以此戲之云

茂游過龍興寺訪老衲流連竟日

詩曰六十年來一夢醒飄然四大御風輕興君昨日龍興寺猶是拖泥帶水行覺而異之忽聞剝啄聲則體仁果生有自來耶著七頌堂集蒲菴集行於世畫徵錄圖

矣然則體仁果生有自來耶著七頌堂集蒲菴集行於世畫徵錄圖

繪寶鑑續纂居易錄阮亭詩話應代名人姓氏全編

贊曰藝事雖微小苟造詣至深邃往往足以安心立命況畫為無聲詩學士大夫輒兼善焉以為游藝之所泛濫而及之也夫太倉毘陵海虞之為技精矣技之精者必其人制行之能超越俗江皖古競奘如魯衛茲數子寧非卓爾大雅之倫乎

考功卿父廷侍死國難

汪婉

著獻類徵汪若

河南潁州衛人歷代名人姓氏全編作潁州衛人他書均作潁州人查照吳地理志潁州屬寧壽府之屬

御風標士稱贈詩曰興居更作他年約黃鶴山前訪戴行京口黃鶴山戴顒所居也後五年果相遇黃鶴山下顒又嘗置酒招遊人至必牽挽使歌有不能歌者亦強飲之至醉乃已顒素嗜琴復數聽之日扶嫗過其墓停車酹酒使嫗各操一曲而去其標致如此

京師

琴書於慈仁寺彈

士禎客鳳陽日日與安

蘇

體仁

戩

體仁

戩

戩

戩

方苞傳

曾祖象乾 祖熾 父仲舒 子道章 兄舟 弟林 舟子道希 劉撝 劉輝祖 左待

方苞初名鳳九字靈皐號望溪桐城人也曾祖象乾崇禎間兵備副使磊落好義避寇遷上元祖熾興化教諭以文學見重江介父仲舒用遺逸名江南北苞幼學於兄舟為其父執杜濬錢澄之所賞游太學安溪李光地見其文歎曰韓歐今復出矣時天下初定士雲集輦轂王公卿相好博弘獎名爭為汲引投謁無虛日苞讀書京邸非先施不往報益見重諸公間中康熙丙戌進士聞母疾不與殿試而歸在籍丁父艱緣序戴名世南山集下詔獄獄具同繫者皆惴恐有泣下者苞危坐讀書自若詔免死編旅籍尋召入南書房白衣修書移蒙養齋命與諸王子游苞遇事嶽嶽持正不以罪黨故為貶廠節自和碩誠親王以下皆敬憚苞稱之曰先生不名聖祖崩世宗

苞名鳳九桐廬集引
誤代名人之牘然特不見他書

即位免許籍尋授中允遷侍讀學士時孫文定嘉淦以刑部侍郎尹京兆勁挺不為和碩果親王所喜王使人授意苞劾去之當代嘉淦不然與同禍苞不可嘉淦竟被劾下獄苞乃廷言於鄂爾泰曰公坐中書堂乃不能救孫侍郎侍郎得罪死公何顏復見天下士耶爾泰矍然起為言於上卒出嘉淦苞既負天下重名雖往大案以罪廢然當世理學名臣如楊文定名時蔡文勤世遠魏文毅裔介陳恪勤鵬年皆與忘分為深交方其以南山集被逮入都門蘇撫張清恪伯行陰左右之以故不辱縲紲而李文貞光地官禁近朝夕密勿為聖祖所眷顧力營救得免赤族苞雖無官位顧遇時政得失人材忠佞禮教隆替必引經術若欲納誨於諸公間多見設施焉之則曰某罪臣也所見得行天下受其賜不敢辱高位敢辭高宗即位遷禮部右侍郎苞感三朝破

格知遇益發舒忠讜先後章數十上皆闓國計民瘼同列
者稍厭苦之卬上亦不偉異也疏下部議九列輒交口相梗和
碩履親王河督高士奇尤憾芭時光地等或薦或去位芭自如
孤立奏陳狀且乞骸骨詔以原官致仕仍教習庶吉士充經史館
纂修會庶常散館芭請補後到者試被劾掬私落職仍主三
禮館及禮記義疏成求解書局賜侍講銜放歸乃建宗祠曰教
忠於金陵龍蟠里以其五世祖四川都巡事名法死節於明建
文朝故曰忠定祭禮作祠規曰祠禁設祭田以其餘子姓之艱窶
者乾隆十有四年八月卒年八十有二芭為學一本宋儒經術之說
治經精熟春秋三禮以為禮者先王所以磨礲德性而起教於微
眇使人漸漬於善而不自知者也若夫考世變之流極窺聖心之
裁制則春秋之義具焉是故動止必以禮顛沛不忘乎學雖在
囹圄對獄吏猶著禮經喪服不輟身長而癯面微有瘢痕目
爛爛如電莊容正辭唯諾必慎李光地之入相也公卿大夫皆賀
芭問光地曰入本朝以科目登茲位者幾人矣光地頓指曰五十
餘人芭曰定鼎六十年以科名大拜者五十餘人其不為世重審矣
願求所以可重者魏廷珍在座聞之咋舌而退臨川李紱理學
文章之名與芭齊同官論議政事見不合必爭爭已退而交相
許芭沒之明年紱卒芭初在京師後進之士挾溫卷以求見者
履接於戶外芭必卬以治何經所心得何說或有貢獻名而倉卒
窮於辭芭則愀然告以崇實勿多事華競以故同列既側目而
館閣年少下及場屋之徒多不附於芭百口齮齕之朱文端軾病
芭往視之執芭手而言曰子性剛而言直吾曩者規子於衆座謂子
幸衰疾於世無求假而年減一紀尚不免國武子之禍知子者賓賓

耳實實既歿吾病不文子其懼哉實實者楊文定字也然芭中心
歎歎惟恐其君不為堯舜臣不為稷契以故終不自屈竟以是廢
芭為文章簡嚴精潔（疑樸）中乎理曲當乎人情其平生取法在馬韓
而造詣則歐歸而下足當繼武方朝廷開館修明史（四同）萬斯（大同）
年六十以布衣被聘至京獨降齒德與芭善芭年二十九順天鄉
試報罷將南歸斯（大同）與之別曰吾老矣子東西促促吾身後之事
豫以屬子是吾之私也抑猶有大者史之難為久矣非事信而言
文其傳不顯李翺曾鞏所譏魏晉以後賢奸事迹蔓晻昧而
不明由無遷固之文章是也今則事之取信（馬）尤難蓋俗之偷久矣
好惡因心而毀譽隨之一室之事言者三人而其傳各異況數百
年之久乎故言語可曲附而成事迹可鑿空而構其傳而播之者
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聞而書之者未必有裁別之識也非論其

世知其人而具見其表裏則吾以為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
館於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吾默識暗誦未敢有一言一事之
遺也長遊四方就故家長老求遺書考問往事旁及郡志邑乘
雜家誌傳之文靡不網羅參伍而要以實錄為指歸蓋實錄
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可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叢其
言而平心以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可八九得矣然言之發或有所
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他書不能具也凡實
錄之難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於實
錄者裁之雖不敢具謂可信而是非之枉於人者蓋鮮矣昔
人於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將倍焉非不知簡之為貴
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為之極使知我所取者有
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真而不可益也子誠欲以古

古文為事則願一意於斯就吾所述約以義法而經緯其文他日書成記其後曰此四明萬氏所草創也則吾死不恨矣因指四壁書曰是吾四十年所收集也踰歲吾書成當盡歸於子矣又曰昔遷固才既傑出又承父學故事信而言文其後專家之書才雖不逮猶未至如官修者之雜亂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寢區湢庖廚而知其蓄倉禮俗焉久之其男女少長性質剛柔輕重賢愚無不習察然後可制其家之事官修之史倉卒而成於衆人不暇擇其材之宜與事之習是與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耳吾欲子之為此非惜其心力吾恐衆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亂賢奸之迹暗昧而不明子若不能則他日為吾更擇能者而授之斯同自志學即以明史自任其至京師蓋以羣書有不能自致者必資有力者以成之欲竟其事然後歸及苞歸踰年而斯同竟客死無子弟在側其史稿及羣書遂不知所歸後十四年而南山集獄起苞亦不敢復論史事苞所著書詳各家所為傳誌而其詩少不見許於王士禎汪琬查慎行今外集所載皆宗師漢魏溫厚得風人之遺子道章道興道章字用閒一字定思苞以南山集案編旗道章遂補八旗博士弟子苞遇赦歸道章入太學舉秋試性落落不甚許可人苟不當其意相對默默使人廢沮為古文雅有家法承曹不輕示方舟字百川桐城人也倜儻好讀書不樂為章句八九歲讀左氏太史公書遇兵事輒集錄置袷衣中避人呼弟苞議其所由勝敗暇則之大澤中召羣兒布勒左右為陣家徒負召徒搏饗飧人以其言閎潤皆迂誕之無應者乃與苞學為時文時文於明季有

（苞所為封事密奏不准道事的見之）

（清史稿全祖望撰神道碑沈廷芳撰傳桐城耆舊傳六集桐舊集學案小識望溪文集汪師韓敖教忠祠禁）

金聲黃淳耀陳子龍入清則熊伯龍劉子壯李來泰最號稱有風骨而方氏昆季尤能用韓歐之神理納諸尺寸遂為干祿者所重其後乃有武進管世銘三人者遂為清代時文正宗極軌也是時江西梁質人究平王源宿松朱書及戴名世皆自負經世也學其論議證以鄉經史橫縱貫串聞者莫不麾服舟中獨默默退而發其覆鮮有不空諸君子坐談最賢非能憂天下也舟性孤特而內行篤修兄弟相勉以孝弟季弟林宇椒塗夙悟能屬文未娶而卒舟泣謂苞吾異日兄弟死當共一邱不以妻祔苞行遊四方十餘年舟常居守及苞歸而舟東遊登萊極滄海觀日之始生北過燕市遘疾以還疾革閉戶焚平生所論著存者獨有自知集時文舟古文共寫四冊嘗一示高淳張自超溧水武高平暇常扃諸篋雖苞亦不得與觀也意深心別有懷抱者哉卒年三十有七康熙辛巳十月也子道希道永道希字師范以縣學生舉乾隆元年孝廉方正季父苞持古禮經定齋期喪次遇期功道希必率諸弟出次惟謹舟嘗語苞異日兩家子相視如同生故苞為家訓示道希令從兄弟相服以期以為受命於元兄可以義起也道希侍季父側不異孺子苞亦以孺子視之稱其平生一言一動無使余心隱然有不適者卒年五十四方苞撰墓誌銘陳鵬年撰墓碣桐城者舊傳載名姓撰傳

劉提字古塘先世懷寧人也父偕瑞費信而不聲於衆少以雄豪自處短衣廣飾惟恐見者知為儒生業帖括有名稟之發憤討究經史百家久之出所為文衆弗善進於有司則擯焉有與同姓名者為江南武生大患鄉里督學邵嗣堯聞之而未察也按試呼提名忽注視馮怒命榜笞數十已知

修潢費於桐城楼
皖面志許編
集另題
桐城

其誤必抑其文四等比郡皆譁嗣克卒懟憤死衆皆為提快提
無幾微見於詞色早喪母家貧母家給田數十畝僦屋窮巷
以居然名在天下諸大府嘗走數千里用厚幣相招一言不合
駕而歸年羹堯巡撫四川固請與偕議加賦力爭得罷遂以
他故行曰其心神外我矣能守吾言以期月即入遂寧張鵬翮
江南使院夜卻千金賄其倖糈所贏輒賠嫻族隨手盡俄而
窘空日旰不得食宴如也提故名家子祖若宰榮明崇禎辛未
殿試第一兄輝祖庚午鄉試第一及辛卯提復舉如輝祖而為
禮部者獨不喜提所為文磨勘罰停一科癸巳秋將赴公車
會其友方苞以序戴名世集得罪檄有司解送妻子提曰吾義
當將護偕行至京師失會試期提嘗語苞士之大閑二義利也
利害也人孰無緩急設子不幸遘難而我退避以為明哲可乎至

是而其言果踐卒年六十有九輝祖字北固卓犖有志操與方舟
方苞文最善其與張文端英為兄妹行既得解李光地韓菼皆
以三元期輝祖而以輝祖善方苞故為人所忌未及第而歿輝祖
久羈京師苞旬日中必再三宿其寓邸輒先寢而使輝祖誦詩
歌古文卧而聽之靜夜聲琅然率以為常輝祖後遊嶺南歸
而道卒於武昌所著有藕浦詩集
左待字未生桐城人也為忠毅公光斗文季孫少好老莊其學以遺
物自遂為宗其文章亟盼閎放不知其所從來性畏俗非戚屬離
問疾弔喪不出出則登城箙矰雉堞而行不欲見衢肆中人也推戴
名世劉輝祖慕而與之友名世輝祖客京師待從之得交方苞
苞與之語觸物比類日新而無窮竟不能窺其際輝祖客死江
夏苞每戒名世棄聲利與待歸老浮山名世不能用辛卯秋

此言若顧寫於大作尾
品可以為質之天下後世
絕非環堵私言也
此字宜歷六日而得之
此稿於所答肇見
墨定

大作空溪傳於吳平生大節敘述已甚尤妙在以吳自道
正義及見其學術之高尚故能表而出之筆意之
可見空溪盛德方百不能一作者善用其筆作文筆見隱
意也

諸家書皆作芑字惟九石作茗九蘇原名為空溪作年
譜亦作芑又最近搜
空溪語錄序寢吳王源平生新聞極閱其一生學問皆
據入
為篇空溪作傳述萬曆野論史之說近八百言未免太繁
宜更刪節或取其三數條要語本其意而易為之

右評空溪傳好處多注眉尚可揭去也安有獻替死罪
陳恪勤鵬年下有等字可省因其下有皆字則等字意已
有凡肇要可細核之毋使有犯字講義注則最自忘犯字
類句剩意作祟尤甚

死罪另又兩首未及細讀而郵戶又至計自
大稿寄到適今無暇及復諷誦玩索憲無副
登護也
天放先生左
弟月七日午

待附漕船南下至淮陰遇盜喪其資裝折二齒抵郡知苞以名
世故被逮搏膺而呼曰吾不一視靈皐天下士其謂我何苞既
編旗歲必三戍(一時)塞下於是已亥夏苞將復治㠯行待至自皖送
之出塞居熱河三月踰年而苞復往因趣待歸待曰子憂我老
乎吾策蹇行數十里腰脊不異少壯今已向暑有秋風起吾當
歸築室白雲浮渡間手種千株松萬竿竹又明年歲在析木
吾年七十當復來視子然後歸而送老焉苞去塞下而待卒
以八月沒於京師歸葬於桐城如待所謂篤風義之尤者與
方苞送左未生南歸序又撰墓誌

贊曰記有之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洽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
壞余撰次方苞劉左諸傳至於死生患難之際未嘗不廢書而
歎也夫士之交友焉將為酒食乎則屠沽之人皆吾友也(屠沽者鬻酒市也)執市

道處交遊世風何由而不敝方苞嚴氣正性即燕私坐對往往
使人不樂然其所與投契者上而名公卿下而布衣韋帶之士
迓爭座辯(辯)未嘗進熟語及夫禍變之來仗古義攝冠披髮以相
赴者何其多也豈非慎交不婾阿而準道義之效哉易曰天與
大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類也者類此者也辨也者辨此者也
嗚呼有明之季朝野士大夫慷慨尚名節之風至康雍間固
猶未沫也降是而(變)衰矣

戴名世孫學顏傳 王貞一 金萬選

戴名世字田有一字褐夫 編 父碩方孝標余澹九雲蔣方正玄

為人退讓長者顧善憂坎軻不偶為詩百餘卷嘗曰讀書修德

欲食報於天如捕風影耳如不然吾何以窮至此及名世長尤好學

不事生產曰是將復為我也吾終以憂死我死其及汝乎名世才辨

雋逸既孤挼徒自贍以精制舉業發名文稿脫手賈人爭刻傳之

以廩生考得貢補正藍旗教習挼知縣厥後往來燕趙齊魯河

洛吳越間所至方聞宿學士聞聲欽慕而長洲韓慕廬芙汪武

曹份無錫劉言潔齊江浦劉大山崇宿松朱字綠書吳縣吳荊山士玉

大興王崑繩源及同里方百川舟望溪苞尤心折名世其學長於

史喜考求明季遺事時時為文以自抒湮鬱氣逸發不可控御

於是天下又翕然誦其古文而方苞曰此猶非禍夫之文也名世既負

才自喜睥睨一世世亦多忌之嘗遇苞京師扼腕言曰吾胸中有書

數百卷其出也自忖將有異於人人非屏居深山足衣食使身無所

累而一其志於斯未能造次為之也年五十三始舉順天試逾四年

康熙四十八年會試中式第一名進士總裁李光地喜得士屢試

甲二名授翰林院編修當是時詔修明代史數十年史館徵求天

下遺書凡事涉革除之際民間多諱不錄以是廛載稿而史不得

成先是桐城方孝標著以科第起官至學士後以罪人方猷主丁酉

江南試與有私去官遣戍遇赦入滇事吳三桂授翰林承旨三桂敗

孝標先迎降得免死因著鈍齋文集滇黔紀聞名世晚與孝標往

來而弟子舒城余湛字石民偶與釋氏犂支遇談明永曆事犂支故

為永曆宦者明亡遯迹於佛名世聞犂支之來也喜迓之余湛所犂

荊南萬柘坡老人在楚

荊南萬柘坡老人在楚

荊南萬柘坡老人在楚

支先歸行乃命湛書所聞於犂支者與孝標書校其同異而與余生書曰浮屠犂支自言永曆中宦者為足下道黔間事余載筆往問焉犂支已去因教足下為我書其語衷而方學士有滇黔紀聞取犂支所言考證其同異蓋兩人各有詳有略而亦不無大相懸殊者學士考據頗為精覈而犂支又得之耳目所覩記讀者將於何取誌信哉昔宋之亡也海島一隅如彈丸不踰時而又已滅絕史官猶得備書其事今以宏光帝南京隆武帝閩粵永曆帝兩粵及滇黔疆土數千里國祚紀年十七八揆諸春秋之義何渠不若漢宋之末而史事漸以泯滅近日朝廷寬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諱者顧萬端其或蒐蘆山澤間有僅僅誌其崖略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而又無好事者為之網羅不久而將蕩為清風化為冷灰至於老將退卒故家舊臣遺民野老相繼漸盡而文獻無徵向殘零落使一時成敗得失興夫孤忠殉死亂賊誤國流離播遷之情狀無以昭示於後世豈不重可歎惜也哉終明之世三百年無史實貲金置石室之藏恐終淪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諸書缺略不詳毀譽失實則是有明全盛之書且不得見其成而又況於夜郎邛笮昆明滇海奔走流亡區區之軼事乎足下知犂支所在能召之來予與面論不勝幸甚康熙三十九年庚辰名世應漸學使者應聘典試歸里弟子尤雲鸞方正玉始刊其文辭行世名曰南山集汪灝朱書劉巖王源等序之版藏方苞家乙酉名世舉順天鄉試越四年己丑會試中式第一名總裁李光地得出殿試一甲二名授編修名世於時年五十有七矣又二年辛卯左都御史趙申喬劾南山集悖逆繫獄論磔族人皆棄市未冠笄者發邊作序者朱書王源前死免議雲鸞正玉汪灝劉巖余湛方苞罪狀孝標死以名世罪罪之磔其尸子登峰雲旅孫世樵並斬尚書韓

奚侍郎趙士麟御史劉灝淮揚道王英謨庶吉士汪份等三十二人與名
世善別議降謫奏上詔名世減等論死絞者改編成汪灝前曾效力
書局得赦方苞編旗余湛先斃於獄雲鶚正玉免死罪徙其家孝標
族屬徙黑龍江韓奚等免議奚已二月名世遂棄市年六十有一無子從
弟輔世以其櫬歸葬於桐城南山硯莊自名世以文字獲罪當時學
者行文諱其名稱之曰宋潛虛越十有四年而有孫學顏之獄（桐城後）（徐宗亮撰傳桐城耆舊傳）（鮚埼亭集戴褐夫集清代通史）
孫學顏字用克一字爾堯號周冕又號舫山桐城人也生於清康
熙丁巳是時明亡垂二十年矣朝廷開博學鴻儒科詔舉天下文
學之士則曩時日夜悲歌憤悅以冀鄭成功張煌言之一勝者知
天命不可回或爭削其藁（俾勿）（觸）時忌（祸下）
第臚史館即巖穴枯槁之士（其）身可以懷貞素抱完璞絕未嘗以朋舊
（弟子）之應聘者為醜或移書絕交如是者又二十年而學顏顧大為詩詩隱痛
沈鬱其致極得意處往往（輒）生峭使人不歡（樂）時文網已峻密莊廷鑨沈天
甫先因文字遘巨禍而名留良獨借評文講義昌言夷夏大防弟子
嚴鴻逵沈在寬更誦法推衍（師說）其書播於湖湘（間）而得私淑者曾靜
靜之弟子張熙乃說川陝總督岳鍾琪以為鍾琪乃忠武後裔宜仇
金勸以所部兵舉大事鍾琪奏之雍正六年戊申遂捕曾靜張熙
等時戴名世南山集已結獄聖祖已殂世宗之即位馬有隱憂曾靜
疏帝九惡已（敬鍾琪者）摘於外朝野厭厭知滿漢之見未泯人心未嘗一日忘故
國世宗乃著大義覺迷錄以黜留良（說）書仲已逸十年壬子朝議
磔留良鴻逵尸赦曾靜張熙許其悔罪而學顏乃以利序留良書
興周敬輿車鼎豐鼎賁黃補庵等同棄市時雍正甲寅十有一
月也學顏為人樸直狷介能堅苦於學（学）師程朱少築華農精舍
於桐城麻山讀書聚徒友講學學者相與稱華農子又稱麻山先

天放廔所著書

生桐城自明嘉靖間何有齋（唐）始以躬行倡正學其後方明善繼之聞風興起者數十輩降及明季或歧於釋老或騖於雜博而方閉阿日新胡莫齋國鉞獨以蓋田呂氏鄉約教於鄉學顏師事日新而友國鉞國鉞因搆尊聞書院館學顏於家教其子田兢兢守朱子之遺法於姚江之學斷斷不稍假借曰陽明之學雖亦存天理去人欲但其所指皆此心靈覺之妙用而非天命之真也陽明不知物我一理彼通而此即達合內外之道也故以程朱格物之說為義外其言曰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物皆得其理是蓋以為事物之中本無有理必先舉吾良知以內之天理安於事物而後事物得其理焉又安知其不以私意為天理耶其後戴震（書）榮物而黜天以理不在天而寓於物之者作人之欲故之實紲理而伸欲故至今為世傳誦學顏則曰人之為心理欲二者而已以苟一時之名為榮身肥家親戚交遊光寵計者欲之甚者也立志不汙求造聖賢之閫奧者理之至者也安有事出於人欲之甚而可曰無害於天理之至者哉學顏家甚貧不為生產計以為學道而遇飢寒正可藉以驗吾學必於此而不亂吾心屈吾志蘄吾功然後可以上達而幾於聖其為學之大要蓋如此學顏既歿遺書散亡咸豐閒太平軍之役桐城故家藏書散落於外文升（漢光）埠蕭穆先後得其遺稿編為麻山文集二卷詩一卷令行於世其後桐城又有王賈一者佚其名（病）康熙字典之陋增損而糾正之坐得罪論斬家族徙邊書故未刊聞其稿尚在桐城周文甫茂才道章嘗（親）見之以告張祖翼然而世無（能）有舉其校（既）矣（麻山文集麻山詩集方宗誠三隱君子傳桐城耆舊集大義覺迷錄清代通史張祖翼清李鄴嗣記）

贊曰自古以文字取禍者司馬遷楊惲吾嘗讀其書而悲之夫以名世

之才曠然有志於一代之史可謂豪傑之士矣（然）而孤懷未抒忍窮無策舊聞待輯橫被慘戮究其胸中所謂異於人人者世莫得而見之也意其所志與學顏恭正衛道析義利之辨（辛丑）喪於紫陽（朱子）乃因呂氏（呂）之書致於禍患吾因是而感於全上選之佚事全上選者桐城樅陽人也少勤於學明亡上選年方二十餘痛哭欲隱遯山林中然不知何地可容遯荒者遍歷江楚間已度嶺入廣東深山中誅茅以居眉蘚種蔬穀無復當世志跡所居不數里有伽藍上選常與其僧往復久之一男子來謁自云故王孫上選喜與僧同資給之誓三人共老死巖穴不相背棄頃之某州有晉人為武（校）弁者（被黜）放居山下浸聞王孫（命）名迹之於山中恨相見晚欲妻以女上選曰王孫國破家亡（殘）何為尚有兒女情乎燕安酖毒不可許也王孫不聽遂贅於武（校）弁家襄陽有吳某者（武）（校）弁之故舊也家饒於貲而好結客武（校）弁窮乏尋挈其家與婿抵襄陽託吳某上選與僧義不忍舍王孫亦從之襄陽已而吳某知其故謀散家財號召荊楚劍客壯士奉王孫以圖復國雖上選亦心動而未發也人有告吳某反者吏發兵圍其宅而盡捕之上選與僧凡五人被執餘壯士皆散走於是上選等坐謀反並斬襄陽市時康熙八九年間事也上選之被執（馬）有司鞫之上選曰吾等雖未舉事然私心誠有（頗）有司問何故為此曰吾為多讀書故耳且曰吾姓錢氏自出亡此易姓曰全（全人於）願為天地間全人耳死非所計也嗚呼上選自以多讀書故而慨然有志於復國壯矣然而周鍾錢謙益之（錢）平生所誦書其精且博較上選何如哉戴褐夫集

年羹堯傳 父遐齡孫王臣

年羹堯字亮功號雙峯其先懷遠人也入漢軍為鑲黃旗人父遐齡自筆帖式授兵部主事遷刑部郎中康熙三十二年授河南道御史四遷工部侍郎出為湖廣巡撫勦黃梅知縣李錦虧賦奪官民爭還連賦閉城門留錦以錦清廉得民心故詔調錦直隸遐齡降級留任後以病乞休遐齡嘗仿宋霍覆棨唐陸贄奏議行於世羹堯婢出也遐齡畏其妻僞為司閽子一日邀相者入宅遍相諸子相者為言曩者見小兒倚閽人側當大貴乃白其夫人而子之羹堯少奇慧發問每屈其師傳老儒生造門願為公子師乃閉置園以實進食飲其教術甚秘數年學大成老儒乃辭去羹堯成康熙三十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迭充四川廣東鄉試考官累遷內閣學士四十八年擢四川巡撫四十九年平幹偉生番羅都之亂五十六年平越篤衛屬番反普雄土千户瑯氏等之亂策凌敦多卜襲西藏殺拉藏汗羹堯請赴松潘協理軍務上以巡撫無督兵責詔授羹堯四川總督兼管巡撫五十八年撫定裏塘巴塘乍丫察木多察哇諸番五十九年授平西將軍疏讓護軍統領噶爾弼督師入藏策凌敦多卜敗走巴塘裏塘本雲南麗江土府屬疏言二地為入藏運糧要道宜屬四川從之六十年入覲兼理四川陝西總督青海索羅木之西有鄂羅克上中下三部為唐古特種人屢為寇暴詔羹堯度形勢策進討羹堯知瓦斯雜谷諸土司素憾鄂羅克主以番攻番移提督岳鍾琪出松潘督土兵進勦諸寨悉平六十一年聖祖崩世宗即位召撫遠大將軍允禵還京師羹堯管理

年羹堯字亮功一字雙峯懷遠人也本姓莊氏楚莊王之苗裔避
漢明帝諱改氏曰嚴元末有嚴孟陽者以萬户鎮滁陽二子友春遷
春友春居全椒仍嚴姓遷春於洪武初占籍懷遠之許家河柘塘村
以方音故執筆吏誤書年黃冊上諸朝不能改遂姓年氏遷春子景
和景和子富官户部尚書列明史傳富幼子華為滕縣訓導寄籍
益都華子綉以武職遷遼之廣寧遂為鐃黃旗漢軍綉子遐齡 二十二年授河
東道御史四遷工科侍郎出為浙江巡撫疏言梅知縣李錦
虧賦奪官民爭還逋賦閉城門留錦以錦清廉得民心故詔
調錦直隸遐齡降級留任後以病乞休遐齡嘗仿宋霍霍栞
唐陸贄奏議行於世 遐齡子羹堯婿出也遐齡畏其妻偽為司閽子
一日邀相者入宅遍相諸子相者為言曩者見小兒倚閽人側
當大貴乃白其夫人而子之羹堯少奇慧發悶每屈其師傅有
老儒生造門願為公子師乃閉置園以實進食飲其教術甚秘
數年學大成老儒乃辭去羹堯成康熙三十九年進士改庶吉
士授檢討迭充四川廣東鄉試考官累遷内閣學士四十八年
擢四川巡撫四十九年平幹偉生番羅都之亂五十六年平越
寨苗羅卜藏丹津之亂五十九年授平西將軍疏讓護軍統領噶爾弼督師入藏策凌敦多卜駐西藏殺拉藏汗羹堯請赴松潘協理軍
務上以巡撫無督兵責詔授羹堯四川總督兼管巡撫五十八
年入覲兼理四川陝西總督青海索羅木宜屬四川從之六十年
之西有郭羅克上中下三部為唐古特種人屢為寇暴詔羹堯
度形勢策進討羹堯知瓦斯羅谷諸土司素憾郭羅克主以
番攻番移提督岳鍾琪出松潘督土兵進勦諸寨悉平六十一
年聖祖崩世宗即位召撫遠大將軍允禵還京師羹堯管理

大將軍印務雍正元年授羹堯二等哈哈番世職並加太保銜尚
書銜加羹堯太保論平西藏功加三等公世襲羹堯疏陳川藏邊
徼築城設守移駐官弁封賞土司諸策悉從之論平郭羅克功
進公爵二等青海台吉羅卜藏丹津者顧實汗之孫也素桀
黠有異志至是糾合台吉
及大喇嘛
察罕丹津
諾門汗
叛據西寧邊
親王
和碩特固始
親王
什巴圖之子
和碩特
部落已固始汗擁孫
先人霸業雄長諸部雖
天年及
授羹堯撫遠大將軍進討諭平逆將軍延信及防邊理藩
臣四川陝西雲南督撫提鎮軍事一聽羹堯節度羹堯盡護
諸軍漢兵馳至西寧師未集羅卜藏丹津調知來襲羹堯
率左右坐城樓不稍動羅卜藏丹津疑有備改圍南
以師薄賊壘賊步之鍾琪來會夾擊賊大敗去羹堯乃令
周
截賊走西藏路都統穆森
及
噶斯泊截其通準東路
布隆吉
布隆吉河
布
等
降
布
等
降
布
等
降

神兵鋒所至無堅不摧諸番震怖凡隘賊者先後自拔來歸
羲堯皆宣上旨安置近塞獨察丹津從子堪布諾門汗羲堯
以其梗化拒戰最力數其罪而斬之雍正二年上授鍾琪奮威
將軍趣羲堯進兵西寧東北郭隆寺喇嘛應羅卜藏丹津
為亂移師先討凡度嶺三毀寨十有七焚其寺賊伏山谷間
火之以一新殲無遺種肩背之敵既清乃督鍾琪等躡其後
所過番總督巡撫跪道迎送至京師行絕馳道王大臣郊迎不
為禮在邊諸蒙古王公見必跪額駙阿寶入謁亦如之家奴桑鼎
魏之耀以軍功官至布政使及副將薦西安布政使胡期恒擢甘
肅巡撫劾四川巡撫蔡珽逮治觀還卒劾罷驛道金南鍥以從軍
授精奇尼哈番令其子襲襲遞齡封如羲堯爵諸將封賞各
有差涼州莊浪諸塞外喇嘛番象有反側者復搜勦五十餘日
斬殺頗過當羲堯條上青海諸部編置佐領三年一入貢開
市那拉薩拉川滇陝邊外設衛所築邊牆城堡定
制喇嘛不得過三百大通河設總兵鹽池保安堡及打箭鑪
外大雅吉達巴塘裏塘皆設兵令此有軍罪當遣者老發大通
河布隆吉爾屯田兵鍾琪駐西寧撫綏諸番詔可諸番酋先
檻送京師上祭告廟社景陵御午門外受俘十月羲堯入覲
恩賜稠疊敘功加一等阿思哈哈番世職令其子富承襲當襲
堯挾震主之功才氣凌屬恃上眷遇不能以道自斂行文諸督撫
書官作姓名請發侍衛從軍使為前後導引執鞭隨鐙入覲

主事丁松署糧道上責羹堯題奏錯誤命期恒率所劾官吏詣
京師期恒入見以奏對悖謬奪官蔡珽至備訴羹堯驕縱貪
暴狀上宥珽三年二月庚午有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之瑞羹堯表
賀用夕惕朝乾語上怒其倒置有詔切責遂以羹堯舉劾失當
築城南坪不惜番衆致驚惶生事反以降番復叛具奏青海
蒙古飢饉臣不上聞不可復任總督改杭州將軍以鍾琪代督
陝甘上撫遠大將軍印羹堯既受代疏言臣不敢久居陝西亦
不敢遽赴浙謹於儀徵候旨上益怒促赴任於是陝甘總督岳
鍾琪河南巡撫田文鏡等六七人交章劾羹堯上令分案議罪
罷羹堯將軍授閒散章京自二等公遞降至拜他喇布勒哈
番乃削羹堯職十二月逮至京師下議政王大臣三法司九卿會
鞫獄具凡九十二款當大辟詔曰朕念羹堯青海之功不忍加極
刑令侍衛內大臣步軍統領齎詔獄中令自裁遲齡奪官斬
其子富諸子年十五以上戍極邊五年赦諸子交遲齡管束遲
齡尋卒還原職賜祭羹堯雖不善處功名之會實有不臣心
世宗性猜忍而於馭將允禵為聖祖所愛在勢當嗣立故任
撫遠大將軍於外使習兵事世宗召之還而令羹堯護其印
以羹堯威望足制允禵羹堯雖平而頗曹特鍾琪功為最及羹堯
得罪去復命鍾琪代督陝甘鍾琪舊隸羹堯節度保擢至提督
然劾羹堯者鍾琪與田文鏡為最力及再征噶爾丹策凌鍾琪
當南路功不立鄂爾泰劾之落職拘兵部鍾琪爾泰素醇謹故
晚節得自全羹堯既立功而自知不免於禍閒居恒優禮其館師
素名學顯於南方王臣字汪鄰別字瘦生又采玉山人家北平贅於

羹堯在世宗大漸之先已陰予告之討將軍印冠帶閒住獨張廷玉與羹
同榜進士然陽術媚逆終始容易禁近恩眷未嘗稍衰云

真州團氏（流寓）藏（維揚）畫以（自）給甘泉江藩以為其畫似雲
而書則法松雪賦有詩郤某大將軍聘江蘇詩徵特來之而（弟）
大將軍（曾）或曰（為）福康安也江都程基贈以詩所謂將軍幸有（孫）
蓋世宗雖惡羹堯之逼然既不赤其族亦不禁錮其（之）子孫遐齡
死而復官賜祭其用法固苛嚴而君臣相與之際豈非別有微
權妙用者（烏能若是）哉自羹堯誅而李衛田文鏡黃廷桂始大有寵於主
雖亦竊威福然（僅劉渠史冬秋略）（裴家之）（悉）故庸庸（得）以（富貴）功名終（清史稿本）
傳聖武紀注蘇詩微樓震閔野乘（嶺雪）（臨）樓筆記
贊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蓋言處功名之難也昔者蕭樊因繫韓
彭葅醢而況劉文靜裴寂之與人家國別有難言之隱者乎羹
堯以文學侍從之才一旦膺方面之任運籌決策威武奮揚說者
謂其行軍輸略（蓋）出於老儒之（畧）授然不能教以謙退遠禍之術
而使其受亢龍之悔咎者則其人之於道術蓋亦疏矣羹堯雖
怙寵豪橫然愛士折節重交遊方其班師入覲之時王公以下
滕地郊迎羹堯一不之顧史貽直為內閣學士獨長揖（道旁）（羹）
堯望見大驚遽翻轅下曰此吾故人鐵崖同年耶扶上己所乘
馬而己易他馬並轡入彰義門以去至其所保甘撫胡期恒雖
以奏對獲罪奪官然期恒未遇羹堯時為通判夔州以（惠）信
故民為建生祠布政西安羹堯奴辱咸陽令期恒杖之羹堯
不為忤羹堯挾貴而驕期恒能以微言啟其失羹堯敢諸為
羹堯引進者爭劾（羹）堯以自解期恒（期恒者）（殆古所）（謂）高（士）（非）
高宗即位而後出之羹堯死而文學者相與紀載其佚事往
往可喜愕眙或外於史實而稍類於稗官家言故別著於軼
聞乃若羅卜藏丹津不（其幕下頗多奇材頗（安江湖術數）之）（於古特為）
（變）叛一大長（命）（將）（征）出師（西）（師行奏凱）（還）

計缺

首尾交歲
冀堯雖負不世之才尚未有為不賞之功慶之或過其實誅之亦
非其辜然則世宗之所以驕之者乃其所磨厲而致之與歟

陳昉陳裘壹孫默汪瀾傳 昉字高玲彦瀾字輔

陳昉字朗生（桐城）懷寧人也居樅陽市世業儒昉孕十四月而生少負奇氣既試有司不得志益務博覽飲酒自適意喜為詩多自撰造不入常格亦不以示人宅故倚山山石險醜惡塊然壓宅而踞其左毅欲鑿去之鑿十三年而塊然者悉平半壁削立因其方廣構軒曰石舫供魯仲連李太白元次山黃山谷王陽明象山谷則皖人相傳宅後山為其讀書處於文無徵其四先生出處學術固不同不知昉何取而合供之一室自石舫循半壁上有屋如巢曰舫閣閣中見江及江南諸山色閣後為浣齋以課子每憑檻顧望大樂而家以鑿矣顧家雖中落仍好客客益盛時時置酒石舫召妓佐客觴流連日夕皆鬻產稱貸為之以是日益貧其所與游者既得志謝絕不與通飢寒困頓終無所干謁人或謂之則曰非有所嫌（嗛）但生性不喜與貴人接耳所居屋盡質與人儋州守蕭君為贖之昉亦不拒為人逕情直行不沒人之善亦不能掩人惡其罵人也無有宿怨但酒後人觸之者輒罵以是人亦不深怪但謹避之而已崇禎壬午秋流寇奄至昉方飲於下市酒酣或告曰賊至矣則大罵賊至始奔而家人業已避賊先去被執至義津橋使負擔不勝斫之仆地死猶背刺十四槍斫未殊賊去復甦自顧頸血滿地成塊撮而啖之後賊至佯死有二小賊見之曰此血黑殆寇者也又視之曰嘻乃陳先生也試呼之若能款猶可以活因連呼陳先生昉微喻款喜曰可治矣為合其頸取汙污氈帽燒灰敷之上下縛定扶起捧其首掖以行行至楊老媼家以所掠簪珥絲枲雜物給之屬善視陳先生媼護視唯謹已稍愈卑而歸卒不知賊為誰

氏子既至家室屋為墟諸子亦避賊返朝夕不給孺人出行汲
桑水次得金數鋌皆黝色似甫出土者於是梧鼎炊餅日鬻錢
數千食飲以足益求醫藥調治創合復如常更於廢址次第
營構稍稍復舊觀人初聞昉死謂其性僻怪故遘奇禍已見
其死而□得蘇則以為平生熱腸好施而得報也樅陽故分上下
市架橋通往來傳橋畔夜有魅昉嘗夜飲下市醉迷席歸叩
門家人見其獨返則大驚問之曰一老人提燈送我來徧覓無
有矣又有請乩於陶氏宅乩方縱筆忽停訊其故曰陳朗生過
汝門是狂生也且俟其去又一日方醉臥鄰人請乩洎仙至自書名
姓則陳朗生也由是共傳昉不畏鬼神乃為鬼神畏而復游戲鬼
神間豈非真狂者哉晚年貧益甚諸子養必以酒得酒挂餅
樹枝間往來過其下輒就樹飲飲醉拾敗葉破瓷片書所得句吟
數過後棄去以為常改革後鬢髮頂服古衣冠久之冠服敝甚白髮
鬖鬖望見相識者即引去卒年八十一歲自為墓誌祇數語曰
平生所嗜山水詩酒風月閒靜而已治亂何有哉又自為石舫
喪制誡子孫不得用世俗禮親書銘旌題為閒翁石舫老人
之櫬昉於世事步周旋又不計身後名得酒便醉胸中蕭然無
有一事可謂閒矣亦惟昉自知其閒也有三子長高次瑜次度
度有詩名皆能順承父志雖極貧誓守敝廬不去謂先人志在
烏爾然皆謹飭類猶者無復父風節義陞之拟仕
陳衷壹逸其名以字行鳳陽人也補諸生幼喜兵好奇計岸異負
大志崇禎末中原盜日橫慨然欲殺賊立功巡撫鳳陽朱大典聞
其名聘之不能用其策三上書閣部史公亦不用其策乃徧游諸

大帥幕數往來河南江北從健兒數十騎所至慷慨陳時事論戰守（略）宜或談天文遁甲奇門睥睨坐上客大帥每側席竦聽然多懷貳志卒不能用衷壹而汪寧大俠劉扁子者聚鄉勇數萬保山砦拒賊獨與衷壹深相結納會南都潰扁子死其衆亦散亡畧盡久之衷壹不自聊歎曰我不能為將相封侯當作神仙白日超舉耳遂棄家為道士游五嶽徧歷九州名勝求神仙涉海數萬里訪三山西過洱海北出嘉峪關東北越松花江千餘里神仙卒不可得衷壹且老歸語人曰神仙必可得但未遇耳使我壽百年神仙豈終遠乎先是吳人張生年少負氣敢為嘗走燕京上書言興滅事繫刑部獄論死時降賊尚書張縉彥先（在）繫衷壹亦以事連入因識張生三月十九日雨人市豚酒為烈皇帝設祭祭罷徧飲獄中因酒酣論亡國之痛禍雨人欷歔泣下而縉彥語微

剌烈皇帝張生大怒舉盤魚提之破其額血藩淋漓被面衷壹大叫稱快推案起捉張生手拜且哭張生亦哭縉彥踉蹌辟去不敢復見未幾衷壹釋出張生亦減死徙（塞）海外而衷壹後顛得延年藥服食導引年八十餘精力不衰云（節王源撰傳）

孫默字無言又字椶菴休寧人也先世籍山東青州唐時有萬登者以金吾將軍從康成誨征蠻道經休寧樂其山水家焉世居草市默以能詩聞一旦去而客遊揚州居一椽從一奴白衣青鞋蔬食而水飲鄉人多大估居積於揚競尚居室衣服飲食伎樂默望見輒搖首閉目去見通人大儒即折節願交而於寒族畸人士工文能詩或書畫方伎有一長必委曲稱說令其名著而枝得售於時焉然後快以故四方知名及技能之士多歸之朝一客至即叩諸閽（閽）人之門曰某某來暮一客至又叩之不倦默

長身高足深目朗眉被服甚古見其遇風日以扇障面疾行衢巷或躑躅蹙霜雪泥淖中知必四方客至而為之來相告也見即出卷帙闊袖中纍纍曰此某某作也如是者自壯至老如一日嗚呼善估以長子孫者新安人之常也假高蹈不仕陰託王公貴人弋名利以自豐者從來處士之習也而默獨不善生産終其生於交友文字中未嘗涉豪髮私妻死三十年不娶遺子亦不強教誨使從江淮估人博升斗餬口晚年思歸隱黃山四方之士各為文送之詩歌之屬凡千文若序凡百數十十年而未行卒以窮老死揚州年六十有六康熙七年五月也默嘗集孫氏凡以詩名者為一家言欲鏤版以行又嘗集諸名家詞期足百人為一選俱未果先版行於世者十六家死之日猶啟敝笥理四方友朋書疏授其子其重交遊好文字有如此者歸葬白嶽子二自省自益

汪琳麟撰墓誌銘觀禧述孫無言歸黃山序

第頁

汪瀾字某號浣花釣者休寧人也其祖遊以世亂挈妻子徙武寧數世皆不顯至瀾始以能詩聞瀾性高潔落落無所投與邑道士李蓮雲遊家貧日讀書喜飲酒飲酣輒賦詩得意則豪吟大醉雖妻子飢寒不稍顧嘗隱觀音崖崖濱於江江水左右激蕩淙淙然夜半歌詩鳴咽斷續與水聲相應聞者驚絕蓮雲以詩名吳楚磊落自負獨喜瀾詩瀾善飲蓮雲善詼諧二人者相得益驩然皆豪曠不治生産蓮雲住破茅屋服敗道服乞食於人而瀾亦窘甚瀾於詩善自矜惜有所得輒儲諸囊縣於左右朝夕興相校每得佳句則狂喜纍日或取酒大飲吁蓮雲過論嘗取囊計中詩劄寡笑曰吾富矣一日棄家去遊江上遇大風舟覆幾死而所為詩囊已沈沒於是仰天太息憤激自傷念之往往流涕已而蓮雲衰老交遊零落瀾亦日貧

困幾無以活念少壯已逝耳目所遇多不適意益復悲惋思且有以存於世更發憤為詩自江遊以還閉戶深居有所感會蘊結而難已乃一洩於詩故所得多悲涼忼壯之音積歲類其稾凡若干首皆可傳者亡何邑大水瀾坐書屋中抱其子軔膝上讀書水至不得避遷於几几浮亙斗栱間幾危更二日水退其戚往視之瀾汍然出涕曰吾數所以甘窮若此亦欲女有所存傳於後也今皆禍於水已矣夫於是蓮雲已歿瀾亦絶筆不為詩時或飲酒大醉輒歔欷感慨悲憤若不欲生數年竟以疾卒年七十有一

雍正甲辰五月也卒葬某鄉茶塝山子軔力學能自振卒以詩鳴於江國 節盛大謨撰墓誌銘

贊曰天下將亂往往篤生偏至之材彼既窮窘不見稱於世其胸中不平之塊壘必有所寄焉佯狂自汚玩世不恭凡士不遇而藉是以名者其心固有難言之隱矣孔子曰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夫數子者之離古遠矣苟一以繩墨相規切則其人不可磨滅之概終不見許於後世長逝者之飲恨其愈益無窮哉

劉大櫆胡宗緒吳直傳 大櫆曾祖日耀 宗緒母潘氏 許雨田 張芑堂 朱桂卿 朱桂坊 張以寧 張鵬 李鍾 陳崇砥 吳中蘭 中芝 嚴青 張杜秀 許節 許曉 倪之鐫 桂歆 王灼 朱雅 張敏求

劉大櫆字才甫一字耕南自號海峯桐城人也桐城東鄉濱江地曰陳家洲劉氏數百戶居之務農業致饒富大櫆獨三世皆好學有文望曾祖日燿明季訓導歙縣貢高節祖牲父柱均縣學生大櫆為文氣肆而才雄編讀周秦兩漢唐宋諸家書能於空曲交會之中得其神理音節學成應舉入京師聞同邑方苞以古文詞名海內持所業往見苞驚歎出而告人曰如苞何足選邑子劉生乃國士耳兩舉副貢乾隆初重開博學鴻詞科苞以大櫆薦及試為大學生士張廷玉所黜已知為大櫆甚恨其後應詔獨薦大櫆經學又被黜然朝官相知提督學政者重大櫆文率邀致之幕下以故多遊名山大川為詩歌自發其意詩亦務為才氣與雍乾諸家抗衡然亦有高迥者大櫆修幹巨髯能引滿口辯而善飲酔則談諧歡笑而不及於亂晚得黟縣教諭數年棄官歸隱樅陽江上不復出乾隆己亥年八十三而終所著有海峯文集詩集論文偶記同時與大櫆同邑名齊者胡宗緒吳直 國史館列傳清史稿吳定撰墓誌姚鼐撰傳桐城耆舊傳桐舊集

胡宗緒字叢參號嘉遯桐城人也康熙辛卯舉人薦充明史館纂修雍正庚戌進士授編修遷國子監司業宗緒十歲而孤家貧母潘氏課之嚴而有法非經史不得窩目以故宗緒感奮屬節學修兼茂然能旁通律曆兵刑六書九章禮儀音律之屬而文辭於慎不闌入唐以後語名在方劉間自成一子 慚悅青 薛畹

緒非特能文學握鉛槧著述而嘗變姓名屢危地脫骨肉於難晚通籍教國子訂立條教以師道自尊國子皆服 所著有易管洪範皇極疑義古今樂通律衍數度衍參注同文形聲故書夜儀象說象觀歲差新論測量大意梅胡問答簡平儀九九淺說正字通芟誤字典發凡正蒙解大學講義增注禹貢備遺方輿疇南河論北河論膠萊河考

通志載宗緒所著書 桐城耆舊傳統而名同今并列之

劉大櫆胡宗緒吳直傳 大櫆曾祖日燿 宗緒母潘氏 許雨田 張之王灼 朱雅張敘永 張水窗張鵬 李松枝 陳崧銘 吳中蘭 中芝 嚴青 張杜李 許節 許曉 倪之鐫 桂歆 江蕃龍 朱世溥 朱桂芬

劉大櫆字才甫一字耕南自號海峯桐城人也桐城東鄉濱江地曰陳家洲劉氏數百戶居之務農業致饒富大櫆獨三世皆好學有文望曾祖日燿明季訓導歙縣貢高節祖牲父柱均縣學生大櫆為文氣肆而才雄編讀周秦兩漢唐宋諸家書能於空曲交會之中得其神理音節學成應舉入京師聞同方苞以古文詞名海內持所業往見苞驚歎出而告人曰如何足選苞子劉生乃國士耳兩舉副貢乾隆初重開博學鴻詞科苞以大櫆薦及試為大學士張廷玉所黜已知為大櫆甚恨其後應詔獨薦大櫆經學又被黜然朝官相知提督學政者重大櫆文辛邀致之幕下以故多遊名山大川為詩歌自發其意詩亦務為才氣與雍乾諸家抗衡然亦有高迥有大櫆修幹巨髯能引拳納口辯而善飲酔則談諧歡笑而不及於亂晚得黟縣教諭數年棄官歸隱樅陽江上不復出乾隆己亥年八十三而終所著有海峯文集詩集論文偶記同時與大櫆同邑名齊者胡宗緒吳直 國史館列傳清史稿吳定撰墓誌姚鼐撰傳桐城耆舊傳桐舊集

胡宗緒字叢參號嘉遯桐城人也康熙辛卯舉人薦充明史館纂修雍正庚戌進士授編修遷國子監司業宗緒十歲而孤家貧母潘氏課之嚴而有法非經史不得窩目以故宗緒感奮厲節學修兼茂然能旁通律曆兵刑六書九章禮儀音律之屬而文辭矜慎不闌入唐以後語名在方劉間自成一子 痲脫青 韓昫 東緒非特能文學握鉛槧著述已嘗變姓名 疊 危地脫骨肉於難晚 通籍教國子訂立條教以師道自尊國子皆服 所著有易管洪範通律衍數度衍參注同文形聲故書夜儀象說象觀歲差新論測量大意梅胡問答簡平儀九九淺說正字通 旻 誤字典 發凡正蒙解大學講義增注兩貢備遺方輿略南河論北河論膠萊河考

海峯居樅陽時所為文詩多論文張云 亦類此蓋於此時為盛

通志載宗緒所著云桐城耆舊傳統名同今并列之

天放廬所著書

臺灣考兩界辨苗疆紀略　事環隅集　司業奏議

然宗緒實韻人也

士

嘯笑語默見者以為神仙中人其著書之多足並方以智而同邑許雨田字深稼號多亭少穎悟日記數千言羣兒方共嬉獨端坐畫易卦及三禮圖長遂博覽有文著及將子為方苞宗緒所賞異以為不在汪琬魏禧下著有慎餘堂文

十千卷詩集詞集花間談助

終於歲貢生

安徽通志正續桐城耆舊傳桐舊集

吳直字生甫一字景良號井遷桐城人也世居南鄉高甸直少穎絕之大概少從直學直通音律好遊覽自為諸生後即贏糧走四方北出長城縱覽山川文益簡奧不應秋官試強之中乾隆丙辰科然終不試禮部方遊京師時值孫嘉淦盧見曾微服出飲市樓而性迂僻藐孤特文亦如其人直於並世文章家矜重少許可雖以方苞碩學員重望又為中表行顧評隲不稍假借而苞則深推挹相與論經史之疑論孟之奧抵掌侃侃直亦飲酒樓下忽辨孤几大言曰噫誤矣二公驚愕揖而上問之直為條辨數百言二公皆服眼見曾都轉揚州延直往所以資贈之者甚厚直自謂精思二十年始於四子書有契著四書雜辨學庸釋義直處方劉之間學不及苞之醇而才過之才不如大概之富而學勝之同時為古文自喜有名稱者張尹字先咎同指凡四歲通之聲一日誦數百字乾隆丙辰舉兄瑚同第進士由庶常散館授福建長樂令孤介有學師事苞而文不純似也直著尚有文四卷詩三卷尹著石冠堂詩文鈔六卷

經傳世業　三十五卷　志正續

大概門籍甚廣其發聞者為吳定王灼定自有傳

劉開撰傳桐城耆舊傳安徽通志正續桐城耆舊傳桐舊集

江有龍字若度號涵齋副榜貢生安徽巡撫薦為經學後官江寧訓導有龍與大概並為古文學得方苞家法尤熟於史

王灼字明甫一字悔生號晴園又號濱麓桐城人也居概陽學於大概者八年繼館於歙姚鼐與金榜程瑤田吳定方矩及惠言遊見惠言所著申黃山賦曰歸安丁杰荊谿趙坊武進張惠言遊見灼子之才美矣何不參古作者之席而必託雕蟲以自見因舉所

放廔所著

受法於大樾者告之灼居家孝友出而與人交冲和耿介舉乾隆丙午秋試選東流教諭主祁門東山書院卒年六十有八

著有悔生文鈔詩鈔樾陽詩選今體詩選補 子貫之字子一舉人 桐城耆舊傳桐舊集清史稿

朱雅字介生一字岑南號歌堂桐城人也曾祖世弼有一經樓詩集祖璣父桂芬有小山集雅舉乾隆甲寅秋試年七十始為金壇教諭不數年卒官世居樅陽習聞大樾之論議其於王灼親也貌寢而言訥又自負岸異不能為苟同壯歲橐筆走四方所至鑿枘其憤怃一抒於詩詩數千首鮑桂星為選刊六卷餘藏於家桐城詩向不見誦於世而大樾門下所傳獨衆豈不以其發越多才語哉 桐舊集桐城耆舊傳

張敏求字燮臣號勗園桐城人也其先故宣城梅氏明永樂初贅於張因氏焉代有文儒至敏求與其大父行水容皆師大樾為詩

孝仙枚字寶樹自號抱犢山人桐城人也遊大樾之門學其詩而似之孤介自喜為縣諸生棄去科舉學在家為園池植竹樹自娛稍稍鬻積即出遊覽山水遠絕城市所居抱犢山去桐城百里其卒也姚鼐誌其墓謂為真詩人節惜抱軒集

益有名中乾隆乙卯舉人選奉賢令憂歸改甘肅漳縣目疾去官飢貧不能自贍而跌宕文史吟嘯自若著有問花亭詩抄

術有環山樓詩文鈔水容字汲華乾隆甲午舉人奉賢訓導深於詩兼通星象算方名考說文正字問亭詩文集 桐城耆舊傳安徽通志

陳家勉字世扶一字瀅鳧別號策心子桐城人也年十餘投詩大樾大樾驚喜時時誦其警句名大起居貧屢節不與俗士通而後生益歸嚮之 桐城耆舊傳安徽通志

吳中蘭字伯芬號香畹桐城人也梅曾亮序其詩以為學海峯而得其聲者以歲貢生受知於大興朱珪朱筠有環翠軒文鈔閣存詩草弟中芝清規雅韻秀絕一時未及冠而卒有對溪詩草 桐城耆舊傳安徽通志

嚴青字遷青號東湖桐城人也縣學生大概序其詩而稱之
桐城耆舊傳安徽通志

疏枝春字玉照號晴墅桐城人也歲貢生詩句俊拔始事大概
繼事姚鼐有詩鈔六卷子箕道光二年進士知永嘉縣桐城耆舊傳安徽通志

許節字寶符號信庵桐城人也少從大概遊詩文有義法著
雞肋集以歲貢訓導英山卒年九十有二子畹字芳疇一字吾
田傳父學兼通訓詁考訂後更名宗黃舉京兆試著古邠詩
義說文字類桐城耆舊傳安徽通志自大概以詩訓後進繼起者數十輩王
均朱雅張敏求為最賢而為大概同時友工詩且盛為大概所
引重者曰倪之鐙

倪之鐙字司城號一齋桐城人也雍正間貢生以薦舉授中書奏知鄖洋南鄭縣事吏才經學皆有聞詩尤所專長也著高嚴集一齋集大概序之曰余友倪君司城試童子冠於童子試太學冠於太學卒不獲售雍正初以中書試蜀大臣嘗薦其才卒老於令不得調司城於書無不窺必究極其根源有出文相質者刻於一字一句間如酷吏之治獄而不稍寬假司城抱負甚偉不得見於世則往往為歌詩以自娛其壯年周遊黔蜀嶠萬里詩尤雄放窮極文章之變雖其他稍涉平易者而語必雅健能不失詩人之意旨所為詩僅千餘首欲鋟板而家貧力不能及也然而不數十年南北承學之士人人知有大概而之鐙獨名湮晦而不章歌者豈顧哉之際亦有數存乎其間耶者海峯文集桐城耆舊傳而桂敬亦集大概與姚鼐為之點定桐城耆舊傳

嚴青字遙青號東湖桐城人也縣學生大概序其詩而稱之
桐城耆舊傳安徽通志

疏枝春字玉照號晴墅桐城人也歲貢生詩句俊拔始事大概
繼事姚鼐有詩鈔六卷子箴道光二年進士知永嘉縣桐城耆舊傳安徽通志

許節字實符號信庵桐城人也少從大概遊詩文有義法著
雞肋集以歲貢訓導英山卒年九十有二子畹字芳疇一字吾
田傳父學兼通訓詁考訂後更名宗黃舉京兆試著古邠詩
義說文字類桐城耆舊傳安徽通志自大概以詩訓後進繼起者數十輩王
均朱雅張敏求為最賢而為大概同時友工詩且盛為大概所
引重者曰倪之鐙

倪之鐙字司城號一齋桐城人也雍正間貢生以薦舉授中書奉知鄜洋南鄭
[illegible]童子冠於童子試太學冠於太學卒不
[illegible]使試蜀大臣嘗薦其才卒老於令不得調

[illegible]事史[illegible]聖學旨有聞詩尤所專長也著高嚴集一齋集大概序
一句閒如酷吏之治獄而不稍寬假司城抱負甚偉不得見於
世則往往為歌詩以自娛其壯年周遊黔蜀嶠萬里詩尤雄
放窮極文章之變雖其他稍涉平易而語必雅健能不失
詩人之意旨所為詩僅千餘首欲鋟板而家貧力不能及也然而
不數十年南北承學之士人人知有大概而之鐙獨名湮毀晦而不
章歌者豈[illegible]筆墨事際亦有數存乎其間耶者海峯文集桐舊集桐城耆舊傳而桂敬亦
桐城人幼奇慧以文章為大概所賞暨譽遂為名諸生有小山
集大概與姚鼐為之點定桐城耆舊傳

誠太學誠字宜仍用在字筆畫以字仍宜不苟為
中書此等但[illegible]節采未宜更易也
[illegible]諱以評閱古人文集之法引信古義妄貢臣子
可以再類來也死罪之

贊曰桐城之能為古文者首推錢澄之其才俊拔而有高識
戴名世興方苞角立競奭然名世南山集今不可得見之文
未足與方劉抗顏行也劉氏學成而始受法於苞雖與方姚號稱
桐城三祖然其縱橫排蕩以視二子之循蓋不相謀矣世稱智過
其師乃成傳道今大概之文興其學其能勝苞耶自方姚確定
義法而後一脈相承文者始有所矜式及其頹敝則吳汝綸思
起而振之發揚踔厲宗師漢魏南北朝之間然其平易者往往
仍不能破桐城之域則甚矣高語能變者之非易也宗緒直其
事文不概見茲不復論列云

此事似尚應照明時代亦錢
公是明末清初必言明清之際此不以桐城方姚為根據也

桐城之能為古文者首推錢澄之其才俊拔而有高識
載名世與方苞角立競奭然名世南山集今不可得見之文
未足與方劉抗顏行也劉氏學成而始受法於苞雖與方姚號稱
桐城三祖然其縱橫排蕩以視二子之狷蓋不相謀矣世稱智過
其師乃成傳道令大櫆之文與其學其能勝苞耶自方姚確定
義法而後一脈相承行文者始有所矜式及其頹敝則吳汝綸思
起而振之發揚蹈厲宗師漢魏南北朝之間然其平易者往往
仍不能破桐城之域則甚矣高語能變者之非易此事宗緒直其
文不概見茲不復論列云

海峯姚甫青五十壽序祝範昌君農

陵修字二樓海峯壽文

姚範

姚範葉西方澤傳 範祖士基 子義輪 斟元 孫憲 斟元女某 配曾祖紐 祖愈植 父瓏 孫稷 澤孫績 方相褒 相褒妻顧氏 王洛 周大璋

姚範字南青一字石農號薑塢桐城人也曾祖文燝官刑部著風節已有傳文燝生士基字履若號松巖康熙壬子舉人知羅田縣卒士基家居喜幹濟居官為循良最羅人建祠歲以其生之日為祭稱姚公會其為學五經皆有訓釋尤好通鑑著松巖詩集士基字履若號松巖康熙壬子舉人知羅田縣卒士基家居喜幹濟居官為循良最羅人建祠歲以其生之日為祭稱姚公會其為學與同邑劉大櫆葉酉方澤王洛等友好約

生孔鏞早世範自奮於學字鑑堂務篤行登樓共學十年為舉世不好之文乾隆丙辰舉順天鄉試第二壬戌成進士授編修元三禮館纂修順天鄉試同考官是時桐城張廷玉方鼎貴任樞機嗾拂立致通顯張與姚故世婣也範以學行自高不輕為依附嘗跋顏氏家訓曰交道締結常為禍福所倚伏文人志士於幕府權門貴判進於首途避薰炙於始灼可謂有深識者矣其為學自經史百家天文地志小學訓詁以逮二氏之說無不綜貫而操行一準於儒先蓄書十餘萬卷手自勘校凡墜簡譌音乖義考覈自解駁披豁沈滯其談藝尤精審天台齊召南山陰胡天游常熟邵齊燾仁和杭世駿皆一代文學士交口譽範謂其學不可涯涘窺也在翰林不十年致仕歸主講天津揚州書院辛卯年七十卒祀鄉賢祠著援鶉堂詩文集其子斟元就範所校諸書眉端或別紙整理為筆記未成越四十年其曾祖孫埜輯而刊之子義輪斟元義輪舉人廣西南寧同知孫憲字彥卬斟元字儀臣又字春樹範第五子也性孝友廉直彊志其治經及為文章一依範家法家世通顯然率貧約至斟元尤困諸兄輒稱貸以給之然其治身壹志恭肅門以內雖童稚皆謹聲息而事尊親

桐城耆舊傳包世臣撰墓碑吳德旋撰墓表李兆洛撰傳桐舊集安徽通志

整理援鶉堂筆記名家多惜抱事今毛生有斟元估計斟元故嘗為之範援鶉堂文集筆記老數名家傳誌悉因授書目答問援鶉堂須歸并乃畢業

接朋好未嘗不和遜也名屈於材以諸生終年五十有七子緊孫瑩

瑩自有傳斟元有女字於張張為其壻從子未娶而卒女隱矢

志以守後知有他族來問名遽病且死斟元閔其志命祔張夫人

兆明其志在張也毛藏生撰墓志

葉酉字書山號華南桐城人也曾祖組字紫若學官弟子晉奉

家毀譔以毀卒祖愈植諸生有學行父瓏字靄東瓏與方苞胡

宗緒周大璋善酉少傳父業乾隆元年以縣學生應博學鴻詞

試四年成進士入翰林遷國子司業左春坊庶子降補翰林院編

修充河南鄉試考官視學貴州湖南奏裁新進贄見陋規主講

鍾山書院十餘年酉師事方苞每見輒質諸經疑義其論春

秋曰春秋文成數萬義炳日星其於國體民彝所係見之者大

故其持之也嚴威衰升降所由窺之者微故其指之也切稱乎

事裁之以義故其義恒隨時而不拘取其義綴之於文故其文每

比類以相錯通史例以適變發疑端而見情故有文立於此取

義在彼者要皆本撥亂返治之心以垂教天下萬世於是箸春

秋究遺十六卷大要遵苞之遺說稍有從違焉又箸易經補義

詩經拾遺卒年八十一孫馥字鶴灘知汶上縣卒官家貧不能歸

櫬葬州城外桐城耆舊傳安徽通志

方澤字巨川或曰苧川號待廬桐城人也少與劉大櫆姚範葉

酉等號龍眠十子進金陵與沈德潛周振采等稱江左十子

聲名藉甚於是結秦淮文會合兩江士子秦大士王鳴盛韋恒

謙肄五百餘人極文酒壇坫之樂長白觀保以大學士督安徽

學政知澤賢舉優貢澤年已五十矣再試北闈不第為八旗

生教習歲滿以知縣用不就應充湖南中州三晉學使幕遨游

山水之勝作為詩歌以自娛主洪洞玉峯書院得疾歸卒年七十有一澤為學宗朱子姚鼐少從學為制舉文稱其高言潔韻遠出塵壒之外場屋諸文俗士不能鑒也範嘗以為其文似明羅文止詩似宋楊祕監子二皆早世孫績為刊其待廬詩緒曾孫東樹自有傳（安徽通志姚鼐撰墓誌桐舊集）

初姚範葉酉所與共學期為舉世不好之文者又有方輔讀字耕石號頌椒桐城縣學生孝友純篤年八十三而卒有北垞集妙從子相襄字揚庭以舉人主講宣化保安州書院數十年言論篤誠遇人皆親愛如骨肉妻顧氏能詩容至輒聞歌詠聲滿室而桐舊集不載其詩蓋無傳矣

王洛字中涵桐城人也進士授刑部主事（遇）多平反冤獄擢吏部郎中四充鄉會試同考官號得士洛與姚範葉酉交最（篤）契著

有瀹靈集懷坡集（重修安徽通志）而酉之文瓏所善周大璋號（字）聘侯號筆峯亦桐城人雍正甲戌進士知龍陽縣清惠有聲年老改華亭教諭著（修慤堂集）書精言左傳翼朱子古文選乾隆壬午其宅毀於火妻興子俱死焉大璋已前卒故詩若文俱無傳（桐舊集國朝文錄補）

贊曰明清以科舉取士士不能為制舉文（舉）所謂世俗（世）不好之文則古文而已矣古文者古人以稱籀史奇字太史公年十歲則誦古文索隱以為古文尚書是也乃若摛辭敷采著於縑素僅謂之文至六朝而以駢者為文散者為筆亦未有古文之名也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而復之古歐陽子復修其業八代之文衰矣而帖括之風抑又起焉士非不好古（也）才高者取吳蜀六子之所以為古文者施之於帖括因以掇上第成功名及其真為古文而命筆之先帖括之習乃噓翕不能以相離

山水之勝作為詩歌以自娛主洪洞玉峯書院得疾歸卒年七
十有一澤為學朱子姚鼐少從學為制舉文稱其高言潔韻
遠出塵壒之外場屋諸文俗士不能鑒也範嘗以為其文似明
羅文止詩似宋楊祕監子二皆早世孫績為刊其待廬詩緒曾
孫東樹自有傳安徽通志姚鼐撰墓誌桐舊集初姚範葉爵所與共學期為舉世
不好之文者又有方輔讀字耕石號頌椒桐城縣學生孝友純
篤年八十三而卒有北垞集妙從子相襄字揚庭以舉人主講宣
化保安州書院數十年言論篤誠遇人皆親愛如骨肉妻顧氏
能詩容至輒聞歌詠聲滿室而桐舊集不載其詩蓋無傳矣
桐城耆舊傳

王洛字中涵桐城人也進士授刑部主事多平反冤獄擢吏部
郎中四充鄉會試同考官號得士洛與姚範葉爵交最篤著

有瀹靈集懷坡集重修安徽通志而爵之文瓏所善周大璋號字聘侯號
筆峯亦桐城人雍正甲戌進士知龍陽縣清惠有聲年老改
華亭教諭著回書精言左傳翼朱子古文選乾隆壬午其
宅毀於火妻興子俱死焉大璋已前卒故詩若文俱無傳桐舊集國朝文錄亦作
贊曰明清以科舉取士不能為制舉文者無以登甲科若範
所謂世俗不好之文則古文而已矣古文者古人以稱籀史奇
字太史公年十歲則誦古文凌隱以為古文尚書是也乃若摘
辭數采著於縑素僅謂之文至六朝而以駢者為文散者為筆
亦未有古文之名也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而復之古歐陽子復修
其業八代之文衰矣而帖括之風抑又起焉士非不好古鳥才高
者取吳蜀六子之所以為古文者施之於帖括因以掇上第成功
名及其真為古文而命筆之先帖括之習乃噓翕不能以相離

此等爵裁運用極有義法
即史公義法也

如徐乾學韓菼陳廷敬儲大文之為文皆是也姚鼐受經術
於其世父未嘗深學為文亦不著書夫能為世範不好之文
而又不為則世必有能好之者矣桐城文學之所以敝以其為
之者多也風尚既遷乃適而為適俗之文體以求媚於世然則能
繼範與否之迹獨行而無徒者今其無有何人哉

如徐乾學韓菼陳廷敬儲大文之為文皆是也姚鼐受經術
陳沆論

不其世又未嘗深學為文亦不著書夫能為世範不好之文
舉

而又不為則世必有能好之者矣桐城文學之所以敝以其為
之者多也風尚既遷乃適而為適俗之文體以求媚於世然則能
繼範與否之迹獨行而無徒者今其無有何人哉

姚鼐傳 曾祖士堪 祖孔鎌 父淑 母陳氏 子景衡師古孰雄 曾孫聲

姚鼐字姬傳一字夢穀桐城人也自名其軒曰惜抱學者稱惜抱
先生先世於元末自餘姚遷於皖明右參政旭名伉直疏訟于
忠肅冤及鼐高祖清刑部尚書文然又為名臣已有傳曾祖
士基知羅田縣有惠政已詳姚範傳當民為立祠祖孔鎌贈編修父淑
贈刑部郎中皆砥節尚志母陳亮節孝(以雅)世父範誦法先儒尤博
聞強識與方苞劉大櫆等友善(鼐)(苞)(桐城)(南)(及)(龍眠)十(人)
葬於諸子中獨重鼐授之學而使鼐兼事方劉鼐幼輒仿諸
先生衣冠談笑為戲本所聞於家庭師友間趨嚮固已端矣
舉乾隆癸未進士選庶常改兵部主事轉禮部典山東湖南
鄉試累遷刑部郎中劉統勳朱筠薦充四庫全書纂修(官)
官纂修官翰林職也而鼐與休寧戴震興化任大椿歙
程晉芳等八人獨破格得預書成以御史薦記名矣(處)(乞養)
歸自乾隆中葉海內經學大師始嚴漢宋之辨藩籬高峻
惠棟錢大昕金榜戴震為之魁而紀昀以詭辭巧慧博上
眷直文淵閣事總纂書局尤喜隱訾宋儒以譁世盜名鼐
獨以為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
受儕偶怨怒嫉妒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築垣而塞
門卷也久之通儒漸出貫穿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說及
其敝也雜之以纖緯亂之以怪僻襍碎世又譏之魏晉之間
空虛之談興以清言為高以章句為塵垢放誕頹壞迄亡天
下然世或愛其說辭不忍廢也自是南北乖分學術異尚五
百餘年唐一天下兼采南北之長定為義疏明示統貫而
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真儒乃得聖人之旨羣

諸家文及惜抱為海峯壽生衣冠談笑為戲本所聞於家庭師友間趨嚮固已端矣

姚鼐傳 曾祖士堪 祖孔鎌 父淑 母陳氏 子景衡師古孰雄 曾孫聲

姚鼐字姬傳一字夢穀桐城人也自名其軒曰惜抱學者稱惜抱先生先世於元末自餘姚遷於皖明右參政旭名伉直疏訟于忠肅冤及鼐高祖清刑部尚書文然又為名臣有傳曾祖士基知羅田縣有惠政（已詳姚範傳）為立祠祀祖孔鎌贈編修父淑贈刑部郎中皆砥節貞亮母陳以雅節孝世父範誦法先儒尤博聞強識與方苞劉大櫆等友善（苞桐城人大櫆亦桐城人）鼐幼輒仿諸乾於諸子中獨重鼐授之學而使鼐兼事方劉鼐幼輒仿諸

鄉試累遷刑部郎中劉統勳朱筠薦充四庫全書纂修官纂修官翰林職也而鼐與休寧戴震興化任大椿歙程晉芳等八人獨破格得預書成以御史薦記名矣（處乞養歸自乾隆中葉海內經學大師始嚴漢宋之辨藩籬高峻惠棟錢大昕金榜戴震為之魁而紀昀以詭辯心慧博上眷直文淵閣事總纂書局尤喜隱訾宋儒以譁世盜名鼐獨以為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受儕偶怨怒嫉妒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築垣而塞門卷也久之通儒漸出貫穿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說及其敝也雜之以纖緯亂之以怪僻襞碎世又譏之魏晉之間空虛之談興以清言為高以章句為塵垢放誕頹壞迄亡天下然世或愛其說辭不忍廢也自是南北乖分學術異尚五百餘年唐一天下兼采南北之長定為義疏明示統貫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真儒乃得聖人之旨羣

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為功令當明佚君亂政屢作
士大夫雖(執)綱紀(明)守義(節)使(之死不屈)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
之效哉且夫天地之運久則必變是故夏尚忠商尚質周
尚文學者之變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齊其弊則所尚也賢
於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來皆然已明末至今日學者
頗厭功令所載為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於近於
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有質而後文詞有所附考
據有所歸一編之內三致意焉然當世論述鑿起援據浩
博羣誹衆難闚隙謏瑕一集矢於宋儒羣掌教東南四

此帖係姚仲實先生告余

十年歷主梅花敬敷紫陽鍾山書院閭閻侃侃守正不撓
辭體雅潔不失儒者法度賓接後進氣凝色怡士守其教
咸端慤有文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風餘韻南極湘桂北
被燕趙然羣於文章經術義理之外詩詞書畫無不精
究尤精力之過絕人其在京師也嘉定王鳴盛昌言於衆曰
姬傳精心果力吾向欲避之三舍今聞其博(涉)多通事事
欲造峯極此梧鼠五技終乃得窮敗之道也其不足慮焉
矣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結於一也戴震聞之
以告羣羣於是屏繪事廢長短句不為而書法已臻妙品
故包世臣論書取以媲劉墉鄭石如云自方苞以文學者精
究三禮其術不如張爾岐江永之醇往(往動)致疑於鄭氏洎其
說之難通則并經而疑致(且改)之葉酉嘗師苞往往不免於師心

士夫以下二句宜仍用原
文不然則意為易之如
韓公原云卽其意不卽
其辭

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為功令當明佚君亂政廑作
之效哉且夫天地之運久則必變是故夏尚忠商尚質周
尚文學者之變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齊其弊則所尚也賢
於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來皆然已明末至今日學者
頗厭功令所載為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於近於
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有質而後文詞有所附考
據有所歸一編之內三致意焉然當世論述蠭起援據浩
博羣誹衆難闚隙瑕一集矢於宋儒羣掌教東南四

此帖係施仲實先生告余

十年慿主梅花敬數紫陽鍾山書院閭閻侃侃守正不撓
辭體雅潔不失儒者法度賓接後進氣凝色怡士守其教
咸端慤有文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風餘韻南極湘桂北
被燕趙然羣於文章經術義理之外詩詞書畫無不精
究尤精力之過絕人其在京師也嘉定王鳴盛言於衆曰
姬傳精心果力吾向欲避之三舍今聞其博雜多通事事
欲造峯極此梧鼠五技終乃得窮敗之道也其不足慮焉
矣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結於一也戴震聞之
以告羣羣於是屏繪事廢長短句不為而書法已臻妙品
故包世臣論書取以媲劉墉鄭石如云自方笵以文學者精
究三禮其術不如張爾岐江永之醇往往動致疑於鄭氏洎其
說之難通則并經而疑致之且改葉酉嘗師笵往往不免於師心

庚午重赴鹿鳴六人
名見詒曝雜記

姚範斷斷時相駁正鼐著九經說通義理考訂之郵輒矜
慎無瑕顓平生行誼尤介特有風骨方纂修四庫書時大
學士于敏中重鼐文章名欲致之門下謂可平列卿貳鼐
不可及其歸而大學士梁國治諷之出得疏薦於朝辭焉
鼐主鍾山書院最久晚歲始購田江浦欲移居金陵卒以
貧故復作去之嘉慶庚午重赴鹿鳴宴乙亥卒年八十有五

與趙翼姜塗施晉周春林田培共
歷

弟子名者上元梅曾亮管同桐城方東樹姚瑩劉開宜興吳德
旋新城陳用光寶山毛嶽生婁縣姚椿所著九經說三傳補注老子章義莊
錄尺牘子景衡字庚甫舉人知泰興縣有忠愎堂集次師古執雉曾孫
子章義文集詩集筆記法帖題跋書

贊曰有清一代文章之業軼過前明侯方域以名公卿子夷視諸將
清史稿國史館列傳毛嶽生撰墓誌吳德旋撰
傳惜抱軒集安徽通志學案小識桐城文派評述簪曝雜記
墓表李兆洛撰傳陳用光姚瑩撰行狀桐城者舊

帥又有文酒絲竹之好其文特縱橫喜跌宕魏禧生江右步武剛
則時時振導風節兩人皆遭鼎革故磊砢善鳴其不平然
而淵雅之度則稍衰矣汪琬朱彝尊
也儁茶尊華過博沒稍
業體進臺閣琬獨疏俊又不免於弱朱仕琇奮袂
欲以嶢削繼唐賢非無一二似也去其所為嶢削者其格乃出
歐歸下甚矣才之與世相韋而不可以強越也鼐承方苞之後
不為高論獨循塗而得正軌而胡天游羅有高憚敬冀自珍乃
能先後自闢蹊隧不襲前人迹其才則駿駿過侯魏矣有高譚
方先生服古之辭也竺論文術義法詳矣其失也局小學三家未
之有明也馬故力求雅馴終不免乎俚夫文之為道也視其源源
然吾觀清之為文獨鼐與通雅又能救苞之失而也並世張惠言
粹美

之血有高所謂義法不前定特李廣與程不識之異耳莫能相勝也由鼎而下作者輩出碑銘閎雅則汪中論議俊拔無過魯一同而王闓運尤奇宕善紀事三百年來文章之殊異者盡此矣其於生存蓋未暇論定焉

皇文誠淹雅猶似未
及惜抱高潔
王湘綺何足稱道何
區稱道公尤不可稱之也由鼎而下作者輩出碑銘閎雅則汪中論議俊拔無過魯一同
而王闓運尤奇宕善紀事三百年來文章之殊異者盡此矣其於
生存蓋未暇論定焉

汪霖余觀德傳

錢塘 邵懿辰 位丞 撰

汪霖字雨蒼號榆園歙縣人也居西巖鎮生有奇稟十歲應童子試即冠其曹長負大略喜讀書尤熟朱子綱目恥齷齪守章句家故饒業雖父歿中落遂棄而自放於世霖長不滿七尺英毅精悍嘗客遊西湖衆惡少年方叔持一新安客張甚薄視之故人也怒奮臂排衆直入翼故人出數十百人咸自盪擊顛踣有僵不能起者霖顧視大笑徐把臂去又嘗渡錢塘江潮怒同行舟盡沒霖攬身入巨浪左右提擲盡出溺者排岸觀者如堵呼聲若雷皆以為神人也於是人爭傳霖材武有請奉千金請授技者霖麾之去自悔曰以拳勇名非夫也終身不復言技擊性好客善飲飲酣縱談前代興亡治亂賢奸義烈事氣慷慨抵几若不自勝坐客皆竊竊詫歎以為狂

蓋霖志欲大有所用於世顧以占畢之學為不足重業未敗力足以賢郎起家否則出其武略亦可以科第致通顯皆不樂就沒身賈人中鬱鬱無所試故亦往往而悲也霖既不遇生產日薄則又盡傾其資立取先世所累棺未瘞者盡葬如禮於是洗手赤立至不給旦夕一日婦脫頭上簪易斗粟市上倍與之霖曰誤也歸其贏冬夜行市中見躶臥而呻於途者且斃急歸持所覆衾予之然家故無餘衾也嘗一出為醵裔某主計數載忽散橐中金悉償諸傭之負主直者一夕立盡遂襆被返人益義霖霖殊不屑屑措意晚歲縱情山水詩酒間或童冠耆舊雜坐竟日燕笑無倦容時復曳杖獨出意行無定向偶過村巷籬落聞吟誦聲輒低徊駐聽聲寂乃去葬一椽於可容膝課其子手書為善最樂讀書使佳八字顏之指謂其子曰此吾志

也汝其識之年七十有二以太學生考授州司馬卒於家子湘
嵩籍附監生百名一騰乾隆辛卯副榜貢生孫百名癸未進
士節郡虎文楔侍

余觀德字君懷歙縣人也父早卒祖某為南陵縣教諭僑滿
保薦攝婺觀德入都以知縣銓而歿觀德方成童無以為
殯遂鬻身投將軍籍北惠家以葬其祖北惠征新疆兵敗而仆
觀德以死捍之被十餘創遇救北惠乃得脫事上聞純廟嗟
嘆賜八品頂帶元寶二枚奴婢各一人平定兩金川有茶迎撫江蘇高觀德行誼禮
聘為司閽者雖不識字而特立獨行有茶受開衷款數三未受而後有茶
以謀繼撫江蘇以詩歌贈觀德稱為忠孝奇男子觀
德具知人鑑太子少保四川總督李世傑方以從九品試用江蘇觀
德與見語而奇之釀金為加捐知州又白有茶得奏留歙人山東
學政福建道御史程世淳少孤貧入蘇州布肆習貿易當塗人
山西知縣進士梁雲五曾丐食揚州觀德一見皆拔擢使得習
舊業以至通籍觀德自蘇遷於揚開怡昌客邸而世傑適總
督兩江視觀德有舊恩顧不肯一至其署世傑防河每歲四取
道揚州皆主觀德家觀德為言地方疾苦甚備嘉慶初揚州
科名淪落觀德相城內有河三道久閼塞遂盡括其貲得白
金三萬兩獨力浚治以其餘建太平水倉令揚城街衢皆有水
倉大患大減循觀德之法也河既成是年秋試文武解首皆在
揚乾隆末高郵州知州孫某貢銀五千觀德索浦至其署而
孫病甚觀德即欲斬孫執其手以稚妻幼子為託相屬既歿觀德
為買宅揚州任其度支子能就學以屬名師比觀德之卒周

給之不絕四方文士來遊者必交歡德酒酣輒談西域兵
事及東北各部落風土形勝歷歷如指掌嘉慶十三年
三月辛於揚州年七十有八資財蕩析仰屋僅數椽子
厚存亦古道有父風節安吳四種
趙璽字雨亭桐城人也倜儻有義概然諾必信乾隆丁未
璽客大名丞葉暘署甫逾月暘緣事戍伊犂童僕皆散
走暘父母老且病痛子身投荒日夜泣璽與暘父中表
也奮然曰與人共安樂而逃共難非義也吾雖老尚堪一
行躍馬偕暘往無難色既至烏魯木齊送徒者投牒亦將
軍將軍其愛暘之才禮置之幕下璽乃告歸暘執璽手而
泣璽曰匆爾吾當再度磧不使子久淒哽萬里外歸一
年暘母卒於家璽踐前諾且往致凶問比出關聞暘遘
血將軍移駐塔爾巴哈臺乃改轅而北將軍聞璽至降
階執其手且字之曰雨亭誠義士以此趙義士之名著關
外及璽將歸將軍厚贐之念其垂白尊往返五六萬
里行荒徼俾與貢馬使者俱先是有葉椿者暘同族
也以監糧事久戍伊犂璽再出關椿母附書寄子並
致金馬伊犂在烏魯木齊西塔爾巴哈臺在烏魯木
齊北相距遠阻絕璽歸道出呼圖壁遇巡檢陳栻栻
亦皖人因跡椿所在則死久矣璽愀然曰椿家無三尺童
老母日夜望子歸今椿死羈魂異域吾義不忍空返
其金令椿骨終不得正首邱顧金少計吾橐中資猶不
足遂稱貸於栻栻迂道八千里載其櫬以歸其後嘉慶時
復有都起豐之事

都起豐字懷友桐城人也始生而父及親支同客遊秦中起
豐留依母母未幾卒父客死則就鞠於外家方五齡耳
隨舅兜樵採傭力三十餘年薄有貲蓋居嘗與其妻泣
以不得歸父骨為痛因告貸往徒步二千里得父櫬載
以歸至中途夜若聞有哭聲嘈囋相隨行因悟而泣曰
某歸若能自存者當復來迎叔祖父暨舅伯叔之遺骸
致之家祝畢而聲息越數年起豐果徒步復往盡取叔
祖父母等八人柩改斂其骨以東初起豐早孤不省其祖
墓乃傭於其山下一年始得諸麥隴中又他塋域為豪
宗所侵葬起豐踵門而求泣豪宗感其誠遷焉而起豐
少所嘗就鞠外家者已衰薄輒購地葬其外祖父母及
諸舅遂起豐所為多在親喪追遠之事詩曰孝子不匱

永錫爾類其起豐有焉是史謂節桐城耆舊傳

贊曰自范史創為獨行傳歐陽氏繼之士之介特不苟有
風概者名始得顯於後世吾觀霖之材武觀德若瓏之
忠且俠起豐之孝皆以行義若其身罄其財施而不望
其報有被儒衣冠傳先王語者所不能幾而彼若行所
無事也蓋有所事於計量則行雖為義而心有利之
見者存然以此術語數子必童然未有解也此非所謂難
能而可貴者與

世間如秦檜等

秦標盱眙人也少為縣中吏嘉慶初同房科某以侵賬下
獄罪應（當）（坐）軍哭於標曰吾上有老母妻年少無子吾行得
生還否不敢知君其為我任周卹雖死不忘德標慨然
曰吾惟子然身無所係累請代子行遂改供狀自承因
發遣至秦（陝）中適川楚教匪亂三秦纂嚴標充鄉勇與
官軍犄角戰輒捷叙功至守備越三年亂平而刑期適
滿遂回盱眙補千夫長累擢至都司旋陞儀徵參將標
擅將略通文事能為詩古文詞畫山水花鳥亦雅得生
趣望之蓋儼然一書生也節履園叢話

（史甲）

鄧石如傳 石如祖士沅父枝子傳密梁巘梅鐫

鄧石如原名琰因避仁宗諱以字行而改字頑伯亦曰完白以好遊故又自號笈遊道人懷寧人也先世自鄱陽來遷居白麟坂當集賢關外大龍山東北十三傳而至石如石如之祖士沅字飛萬號澹園孝弟有學行精書史布衣蔬食所作書渾樸如其為人子一枝字北林號木齋別號迴道人樸直如其父興人交落落寡合遇知己則出肺肝相示多才藝工四體書尤長篆籀書善摹印行遊客授獲耕薄屢空晏如士沅於諸孫中獨賞愛石如(石如)以孤貧逐樵采販餅餌自給暇即從諸長老問經又摹其父篆刻及隸古書甚工弱冠出遊客壽春時亳人前巴東知縣梁闇山獻主壽春書院以工李斯書名天下石如為其門下生治印又以小篆書諸生箑為獻所見歎曰此子惜未諳古法耳其筆勢渾勁(老夫對之若為敵國)余所未能充其力(駸)以凌轢數百年鉅公(藝苑)因為治裝而致之江寧梅石君孝廉鏐所鏐為(石如)作傳(石如)以篆成季子梅氏自北宋以來為江左甲族弄藏甚富穀成又受聖祖殊遇得內府珍秘尤多秦漢以來金石善本悉備石如因得縱觀博取推索其意心摹手追上自籀斯下達蘇建皇象以迄陽冰所書動百本旁搜三代鐘鼎秦漢瓦當碑額以縱其勢博其趣苦篆體不備手寫說文解字二十本凡五年而篆書成乃臨漢分三年而分隸成石如篆法以二李為宗而縱橫捭闔則得之史籀稍參隸意殺鋒以取勁折字體微方與秦漢當額文為近其分(書)遒麗淳(淳)質變化不可方物蓋約嶧山國山法而為之者也故石如自謂吾篆未及陽冰而分不減梁鵠識者以為至當石如容梅氏八年學既成梅氏家益匱乃辭梅氏草履擔簦入越遊天台雁

宿汴新安江遍登黃山三十六峯至歙縣篆於廢寺時武進
張惠言方授經金榜家出見石如所為書歸語榜曰今日乃
見上蔡真跡矣榜大驚遂冒雨訪石如古申延為上客金氏
家廟甚壯麗其楹皆貞石而刻聯及懸額榜精心寫作蓋
百易而後定自謂絕倫及見石如書即鳩工斲其額而石楹
既立不便登降乃架屋而卧楹屬石如書之於是惠言從石
如習篆法而榜譽石如於太傅曹文埴石如為文埴作四體千
文橫卷一日而就文埴數絕乾隆庚戌文埴入都祝高宗八旬
聖節強石如從石如獨戴草笠敝芒履策驢後文埴三日行
文埴次山東相值於開山時巡撫以下命吏郊迎文埴而石如策
蹇過轅門外戟士呵止之文埴遙見石如趨延入讓上座編贊諸
公曰此江南高士鄭先生也其四體書皆為國朝第一諸公乃大
驚為具車從文埴曰吾屈先生甚乃肯來都卒不肯附後車
願諸公共成先生之志遂率諸公送至轅門上驢去乃入就
坐於時都中公卿能書推諸城劉墉第一而鑒別則上海陸
錫熊見石如書皆傾倒踵門求識面且日千數百年無此作
矣石如遂留都門閒遊盤山西山謁昌平十三陵未幾墉左
遷錫熊累卒而大興翁方綱鳳檀篆書以石如不造其門
乃力詆石如傳石如亦以京師貴人多俗書辭闢之皆失其
意文埴為治裝致之於雨湖制府畢沅沅以鑒賞名家尤
好士然於篆籀實疏不能知石如而重其高節時吳中知
名士多集雨湖節署裘馬都麗石如獨布衣徒步岸然無
所詘間泛洞庭登衡嶽訪岣嶁兩碑望九疑而還居三年辭
去沅乃為置田宅懷寧石如則以囊中金周三族而貸貧匠

氏使為棺槨凡貧不能殮者取給焉石如虬髯修幹魁偉異於恒人嗜酒好遊山水嘗登匡廬絕頂蛇行葆桂糧絕餓八日茹草木實得不死登泰山嶧山觀秦石刻坐卧其下者輒經月又工拳技客楚時於僧舍仆聲盜中年後往來江淮間與人論藝事持高論不肯自貶抑客丹徒袁郎中廷極所延極贈以二鶴鶴甚馴聞石如聲欵聲則張翅而待或嗓喉入雲際暮必自歸辛酉雌者死旋喪其儔人乃寄獨鶴於集賢關僧院郡守樊君籠之去石如草千言書致郡守郡守謝而歸鶴世傳其書曰寄鶴書乙丑秋鶴在院與巨蛇鬥死石如方客涇縣書孔廟禮器碑方竟遽得疾歸及冬而歿年六十有三子傳容石如生時以其書百軸付大觀亭僧悟本而焦山壁間有石如篆書心經嘉定錢坫見而詫曰此非少溫不能作世豈有此人耶此人而在吾不敢復搦管矣既知為石如二十年前筆乃摭其不合者以為訛訾而陽湖錢伯坰以興論執筆法與石如異亦助坫攻石如然世之雅重石如者朱石君琦秦端臣潮李申耆兆洛張翰風琦包慎伯世臣而同時善書者伊墨卿秉綬桂未谷馥俱自以為不及石如而吳江吳山子育作西漢分體態樸逸雖筆稍弱者如奇思新意層出不窮能興石如字席石如弟子高者吳讓之熙載程蘅衫某比之昌黎之有籍湜不能傳其統世臣著藝舟雙楫盛推石如以為神品而康有為伯足括其說曰精於篆者能隸精於隸者能畫精於行草者能點能使轉熟極於漢隸及晉魏之碑者體裁胎息必古吾於山人得之完白純乎古者也包世臣撰傳吳育撰傳李北洛撰墓誌及何紹基識後先正事略鄧氏家譜懷寧縣志藝舟雙楫廣藝舟雙楫

左文襄尅完白春山觀日出圖日夢吳淞三天風海濤手携短笻節等雙鶴蓋事實也

秦朔廣藝舟雙楫

有陳潮畏吾音近而誤待考

此二節本廣藝舟雙楫

梁巘字聞山亳州人也毅篤英毅性嗜學尤萃力於書清之全盛以書學成名者無慮皆館閣鉅公康雍間有王良
幕澍汪退谷士鋐陳奕禧更何義門焯善而淵宸英張得
逸照謂視為國初六家然非其至也乾嘉之際聲稱最藉藉
者曰翁劉梁王而梁有南北之分南梁者山舟學士同書
而北梁則巘石庵山舟覃谿夢樓皆以簪散列清要員一
代重望而巘僅以孝廉官知縣已東名不掛朝籍一憔悴
老儒爾而書名與石庵抗畫其自立無所憑藉為尤難云巘
編習唐碑以蓄摹李北海書名天下摹者光楷行神骨
畢肖人不能辨以舉人應禮闈初至京為人書屏幛懸
廠肆成親王偶過之驚且歎曰此子異日必成大名亦不
引進也巘既罷縣歸主壽州循理書院最久石如微時
為人作篆隸鐫印人不之異也巘獨賞其筆力橫絕若
得再見秦漢古碑碣何詎不出入冰斯因禮致之念金
陵梅文穆家最富金石具資裝遣往學石如卒因是成
古今絕藝巘亦以知人名後世巘著有承晉齋積聞錄
一卷其論執筆以為明季華亭董其昌傳法於其同
邑沈荃荃入清傳之王鴻緒鴻緒傳之張照照傳之何
國宗國宗傳之金陵梅鉽巘學書三十年始緣鉽得其
傳先是張公祕其法不授人一日與國宗同坐獄中國宗

叩請至再三乃以告仍戒勿洩及出獄國宗編語人鈱因而得之及照總裁某館鈱謄錄館中見照作書狐裘袖拂着几上顧(巧鈱曰見)吾袖拂几平肘實懸而動也鈱以告獻獻學之復十餘年始覺有得其自負得正傳而道甘苦若是然獻亦有自悟入者(巧)古傳執筆法圓正通直然手背若稍內覆尤易着力獻自以為是古人所不道疑即撥鐙法爾

精聞錄及裴景福序

安吳撰完 自作云子
出爾 名幼石 後去稱倩密
鄭云十三歲而孤家貧
未能完白泰山觀日出圖
詩曰 歲孤雛今老病 抱遺經究終始 別作密
公卒乃八歲耳

懷寧左稱宗發疑 感發之誤 拉宗為左忠毅時
忠毅未沒故牽大府

吳加梁嘯仲

贊曰有清二百七十餘年 皖人
一代之風氣者經學則有戴震佛教則有楊文會而書法
則石如其尤也其聰明才力足使千人皆廢然而莫為之前
雖美弗章莫為之後雖盛弗傳石如苟無梁巘梅鏐之助
烏能成其業乎石如而後安吉吳俊卿專攻徽碣為能振拔
有骨幹俊卿不自以為師石如然其發逕所自不可得而掩
焉自俊卿之未歿黃縣丁世嶧稍能步武世嶧亡而風流歇
絕矣惟摹印者或轉相仿傚然皆參以浙派未能神完也

鄧傳密一名尚璽字守之號少白生十八歲而孤能紹述先業
初受知武進李兆洛挈遊浙粵教督如子弟新城陳用光
仁和龔自珍邵陽魏源涇包世臣道州何紹基皆引重與交
傳密藉是搜訪其父遺墨壽金石咸豐間轉徙江湘十餘
年應主濂溪湘鄉石鼓書院亂定歸故里年七十餘卒當
時鉅公如胡林翼曾國荃彭玉麟無不重其學憐其遇經
紀其家而左宗棠以大小篆自重平生私淑其又石如因與
傳密周旋尤至 懷寧縣志 左宗棠

鄭成仙程召南毛癩子傳

鄭成仙歙縣人也居楊衝織箕為業質堅而價不二近村落數十里咸爭購之箕蔽皆臥蠶以待成仙少時嘗值風雨過坤沙前礪渡略約橋木腐敝而危者再忽一念中動仰天自矢曰吾有生之日當積箕為石繕此橋自是得錢稍易銀即投貯小瓦罌餅閟土銼下圭與子皆不識也餅罌稍溢或為鄰僧所貸或閟處偶洩伺者盜竊去凡三散而三蓄志不挫雖家人蒸藿不給毋卹也人見其藝售而家益貧竊疑之或引為笑謔康熙丁未成仙年七十餘一日忽亟諸鄰叟至於室其廬曰吾足跡而背傴夙願不酬橋興身俱逝矣吾初願尚未止此倒餅罌而出之燦若繁星合計之得金二鎰即日命鳩工採石媲與子皆赦衣椎鬠環立瞪目作懊喪態曩之笑者忽斂容起敬曰叟賢果至是耶遂相與諏吉經始稚者負鍤壯者肩石揮汗趨役窮日不休未兩月而工完成仙大具牲醴率鄰叟以侑神是日觀者如堵翕然相贊嘆成仙坦夷無德色謝生平之力與造一箕時無也里人許楚聞其事而歎曰夫夫也貧不惜貲義不市名以阡陌之儔而篤士大夫之行茲橋雖小成於箕人之手古未之前聞也人固可傳於箕有光矣節許楚撰箕橋記

程召南除和間人也游京師不一謁權貴所為制藝詩辭絕工一宦族聞其才賢羅致之命子弟受業焉京師冠蓋雲集之地凡名士館於斯者懷刺訪友倒屣接賓佰日不遑給時時索脩金為酬酢資或以飾冠服召南角巾短褐如山中野客然繡紈狐白之綺麗書畫筆硯之精良藏於笥閒一取被體曝架儼然貴游非實貧也自入館手一卷不出門廡亦絕無一士來謁者口不索

俸手於令節遺之金辭曰吾無事需此酌姑檢奇也治仲冬辭去主人治酒餞為壽具脯修百數十金亦及節饋可二百以申落無力荅厚貺竊竊懼其薄而逢怒也召南笑謝不言明日主人往送旣之逆舍距太平園地回咫尺太平園者京師第一酒鑪也邀主人入肆篪張飲陪席皆貴皆邀召南上座饗人左右惟侍命嘉品畢具既撤不償直遽去邀主人再過旅邸從容語曰令歲雯若託於君子弟無尺寸禪益所贈脯修節饋置若罔歸檢之吾不敢素餐也主人驚愕蜿請者數猶疑其誑反視之封識宛然再投之堅不受三至則行矣詢同舍客莫知所往後有張湘門者寓主人舍所視壁間詩詞亦主人書湘門豪其行每過其鄉訪其行止卒不可得節曹耀珩採付

毛癩于天長人生而癩者也以兩手拄地坐行乞貧雖乞人能富肝膽好行義順治十六年鄭成功圍江寧而天長亦為鹽寇劉澤所據署毛為養濟院長雄之於是毛出入乘一駟為榮之毛既為丐者長而縣令至聞其事亦義之遂版

者曰入視之出曰室有三人一老者僵卧息絶一人微喘者而咻
咻聲 則以壯者也曰何為
所謂有下読之
是毛命丐者曰疾與酒丐者從穴進酒毛令之曰壯者先飲又
令曰壯者飲喘者俄而二人倚酒力起矣又令曰二起者挾息
絶者而微飲之頃之鼻有聲亦起而坐於是丐者欲負毛以歸
曰未也又問三人者曰室能炊乎曰無薪毛又出所乞之米與錢
為買薪數束納於穴而歸歸而遂有夢時毛方語夢於妻未妾
竟
已而天曙聲丐到門 賀新婚見列大學
出里巷門過市廛一市皆驚後數年有人見之且鼓腹挺挺
如偉丈夫矣嘻先生人矣能自立若是哉 宋和泥挺倚

贊曰語有之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蓄其力若夫小人而有君
子之行其人可謂天下之好矣毛之瘞鄭之傴短褐不掩脛貧無

擔石儲 ◎錐顧其行事犖犖世之學士大夫與之較或不能無慙色焉其諸
莊子所謂天之君子而人之小人者耶 哉若夫召南之為人尤謫矣篋有
狐白綺繡而為童蒙師一歲之勞自言無尺寸功而郤主人之饋
贐來而不詳其籍去焉而不知其所往有莫究其所以然者著於
篇以愧世之素餐者長尸其位而不知疚也

李吳程方朱潘傳 周燾六弟西侯汪漢年程蘭如吳貞吉程國賢汪有清

李希喬字遷于虢石鹿山人歙縣人也以善書客四方其人貌愚樸然沉靜多藝能嘗畫石竹摹勒人物工篆刻雙鉤法帖又斲竹為臂閣及界尺鏤刻燦然如寫生捫之無毫髮跡雖近世濮陽仲謙虢竹工絕技不是過也自希喬後新安之以六書名者有吳北傑字儔千鐘號漫公新安人也情諧而性狷者少時讀書不成然通六書之義事之所指形之所像與夫形聲會意之趣轉注假借同異之說有虢為文人者所不能知而北傑一一知之由小篆而上溯之至於大篆古文鐘鼎款識之別於時代者靡不綸觀而盡識焉既知之矣又學而能書之故他人之書由真行而通於隸篆北傑書則瀹觴於篆籀已乃順而摹之於是行楷八分皆有法度

可觀鑒賞古名人書冢及碑版真贋十常得八九然家貧必自食其力乃曰雕蟲篆刻豈壯夫果不為耶遂肆力於鐀篆工摹刻售其技而因以名於時江寧沈君凡民鳳權徽州府同知以篆刻名當世見北傑所作歎曰藝蓋至此乎北傑喜將往謁之一日沈出府北傑望見之躧然而哈之曰吾觀若長我且三四十年我如其年藝或當過之遂不復往見然人無識與不識欲求書屏幛聯額及篆刻者苟見其面攀延之未嘗辭至或數日不歸歸矣或援而止之則遂止焉雖縣留之終不拂於人雖已有作務甚急弗顧也而巨室富家知其如此以為易致之也要之且至於再三終不往其家有吉祥善事賀客滿堂坐中必無北傑雖挾其藝以干人而終不失其高致此初北傑為汪氏孿生子母不能乳兩子育於為吳翁翁旋卒母氏守節拊育之至於成人母

卒格於旌例乃請於郡守縣令並給扁額以褒之先是所自出之母老矣所同產之兄又死無子於是收傑寢疾書遺言付二子士懋士慎而命士懋承汪氏祀士懋能以篆刻继收傑學程瑶田傳之令士懋自鐫其文於石 程瑶田撰傳

樵髯少讀書聰穎拔出凡輩於藝術匠巧嬉遊之事靡不涉獵然皆不肯窮竟其學曰吾以自娛而已尤嗜奕常與里人奕駿桐城人也居縣之西鄙性疏放無文飾而多髭髯因自號曰用為戲耳乃復效小兒輩強為解事時時為人治病亦不用以為意諸富家嘗興往來者病作欲得駿診視使僮奴候之方據棋局對奕竟不往也季父官建寧隨至建寧靡得恣情山水其言武夷九曲幽絶可愛令人遺棄世事恨不能終老也 劉海峯文集

方自然歙人也居閻驛村少失母稍長父遣之就塾辭服賈議婚又辭問何願曰願學道父死服闋徑往終南道乞食行逾月乃至山外舊有寺寺後懸崖千仞古木盤藤陰森洞黑雖樵豎無敢過者自然崎嶇澗谷再遇虎三遇蛇無退縮心久之至一洞左右列坐老黃冠五六人上置石牀如伺尊客因長跪洞外三晝夜諸叟略弗顧瞻忽有鶴驚少年自外來竟上牀坐諸叟羅拜自然亦叩稽首頭不已少年拱手還語無一字可解然數數顧自然無何起去自然急從之箭力憊甚蹣跚行幸望之常在百步外如是三日又抵一洞少年遲入自然在外泣拜自陳少年笑麾之曰去學道大難無自苦汝不聞此中為富貴捷徑乎有所求當令悉如願自然請如初怒咄之弗動乃招入問曰得毋飢渴乎飯以胡麻飲以甘醴趣令寢詰旦徧摩其體嘆曰若無仙骨奈何雖然若心堅力不可宣虛

是夜
意出一卷授曰孰讀之長生即布其中自然素不知書至是啟
視皆如故識拜受歸稍語人以前事既而深諱之索其書輒
荅曰藥方耳遂以醫名治瘵有神效年八十餘貌侔童子步履若
飛雅不入城市澤岳水軒夢澜在徽州太守幕聞其名思招致之
同幕李甲識稔自然因託屬為介開驛距城二十里李欣然命輿往
半道聽松茶亭自然之徒已先在謂李曰奉師命來阻先生
駕耳江寧岳公著先施柾駕自當報謁豈可招召之使來乎李愕然
返具告岳益共神之岳素好神仙吐納之術耐著金丹佩觿
三卷即日攜往就正焉自然曰公煞有見地可惜能言不能行
翌日入城荅拜幕中觀者如堵自然默無一語或問休咎笑曰
我醫人非日則出書還岳且為改訂數條即辭去乾隆甲午夏
夢澜出書示人字皆作懷素體勁逸不凡也 梓 武友亮撰傳

朱秋浦佚其名黟縣人也精諸葛武侯之術不輕試惟與人言爽
曰爽之道與行軍法無異四角即四境也戰者守者誘者伏者力
完氣銳彼戰我守彼守我誘然後攻其無備使彼易破而難守
急攻之彼必有自亂之勢矣聆其所論知其懷才不偶之徒矣與 謝墅撰傳
夫爽之為技至微也然而屈伸進退攻守之術旁通孫吳根極黃老
胚胎於六十四卦陰陽消息技焉而可進乎道清全盛時江浙有
黃龍士霞沚西屏世勲施定安 紹閻號為聖手而六安周勲六先
龍士而霸勲六字東侯其為爽純以偏鋒從事淋漓奔放必極
其變不以勝負攖懷雖先龍士而霸 王豸盟 卒挫於龍士論者稱龍士

如龍東侯如虎所著有爽悟其弟西侯爽品略相亞汪漢年歙人也昔周勳六興漢年初遇維揚旗鼓相當一時自謂兩雄然皆敗於嘉興周嘉錫然漢年卒繼嘉錫稱第一品龍士既老雍乾間海內名手以錢塘徐遠為盟主而歙縣程蘭如與遠對十局主者令衆工陰助蘭如遂勝遠此外名者吳貞吉字瑞徵程國賢字德堂國賢於道光中與江寧任渭南兩對局於秦淮由是知名汪有貞則佚其字三子皆歙縣人也節天放樓文言爽人傳潘佩言歙人也以槍法著稱人稱之曰潘五虎嘉道間包世臣著藝舟雙楫論文藝武事過佩言載其論用槍之法以一書生流轉江湖好論文藝武事過佩言載其論用槍之法

槍長九尺而桿圓四五寸然鎗入手則全身憑吾於桿故必以小腹貼桿使主運後手必盡鋍以虎口實撇之前手必直令盡勢以其掌根與後手虎口反正縛紋而虛使主導兩足亦左虛右實進退相任以趨勢使鎗尖前手尖前足尖肩尖鼻尖五尖相對而五尺之身自托蔭於數寸之桿遮閉周匝敵仗無從入犯矣其用有戳有打其法曰二曰又二以取人又以拒人此又則彼二此二則彼又又二循環兩鎗要交如繞指分寸間出入百合不得令相附桿一附則有仆者故曰千金難買一聲響手同則爭目目同則爭氣氣之運此久暫稍殊而勝敗分焉故其術為至靜吾授徒有數而莫能傳吾術之術受於師者才十之三十之七則授徒時被其非法相取之勢迫而得之於無意者也是故名師易求佳徒難訪佳徒意在必得師以天下之大求之無不如意者至名師求徒雖遇高自資妙質足以授道而非其志之所存不能耐勞苦以要之永久則百貫而見都矣兵要在乎善附民垂身於桿蘄其術矣敬事無壙敬敵無壙非有迫而後得者乎人之自淑也在得師既得師以自淑矣則必

求其有傳而傳之者之不可必得也古人所為嘆志卑則輕物輕物不求助苟不求助安能理者也善夫 黃 藝舟雙楫

已慰祖字予軒 歙縣人也居漁梁 歙慰祖 藉故富家生而通敏眉目疎秀身纖而皙少好刻印務窮其學旁及鐘鼎款識秦漢石刻故工隸書勁險飛動有建寧延熹遺意又益蒐古書畫器用及琢硯造墨究極精美羅列左右入室粲然其父弗善也顏其居曰可惜 慰祖 藉不能改又善交遊自通人名德勝流畸士下至工師樂伎偏材曲藝之美莫不一見 灑 然如舊相識周旋款密久而不衰或欵紿攫奪予 慰祖 藉 漢 馬 晷 晷不之校他日遇之則又如故予 慰祖 藉好棋及馳馬度曲遇名山勝地佳時令節可喜可愕之事未嘗不身在其間竟數十年由是大亡其財且日病晚為人作書自給數年 鬻 其碑刻尚三千金然其愛之彌甚節啬衣食時復買之乾隆五十八年 癸丑 夏 辛未 江都 辛予 慰祖 藉雖負以死然其聲名流溢士大夫間其遺跡所在有之惜在 治生 自身不 能 在好古也是故者終日不能窮其趣然而不可施之以繩墨知此者可與語予 慰祖 藉矣師述學至石學鐫

贊曰予觀莊周書往往稱述微瑣卑濘諸藝如佝僂承蜩痀紀渻匠石輪扁庖丁之徒擊其一技而通 之 大道況乎六書篆刻雕琢方藥彈棋擊剌為古六藝之餘哉精是者多賢也學士往往稱道之予故最而次之著於篇使知道者觀 覽 焉 蓋 天下之能事寄於此矣

慰祖藏有双鉤本凡二百十餘字多於洪氏所閱者四十四字自為釋文

四巧工傳 蠣鉗 汪後慶 程以藩 張立夫子振之

江東諸縣數百年來人文薈萃甲於他省新安僻處山郡土地隘瘠生殖繁庶而士大夫起家鹽筴（策）善操贏餘華盛之族席履豐厚器物財用務求粹美以故藝能日進片長薄技新巧相尚爭自揣摩蕲於盡善志乘所載實繁有徒四巧工者最為後起著聲當世藝有專長代遠年湮不有表彰耆老舊聞無所稱述余因既焉

有蠣鉗者初不詳其姓氏嘗往來於黃山白嶽之間性善製銅右手僅存食將兩指以指鉗物伸屈自如若蟹螯然以故得名夫駢拇枝指彼餘於數者蒙莊之寓言也至曾子宣魏道輔家世男女皆歹指之一節而又不必以藝名名以指傳指以藝著枝山而後僅有其偶其為技也鎔液鏤采各擅精妙逾於他工嘗仿漢製有雁足鐙作爐座鶴形跂足高數尺許獨立不仆歙多墨工造墨之法取煙為印其最著者如程君房之墨譜圖畫精細多出自丁南羽手筆或鐫以銅山水花鳥細入毫芒昔趙恒夫稱工絕技者謂有能於筋頭刻十八渡海羅漢須麋畢現鬼斧神工詫未曾有而墨笵精絕近之良工必推蟹鉗以方古人無多讓也

歙工製墨尤多硯材汪氏復慶號善琢硯自南唐李氏於歙州置硯務官歙守以萬（禹）工人李少微由是而龍尾之名大著宋僧令休琢風（字）硯東坡稱之則硯形益繁而製者益夥拙工牟利日即侈（嗤）窳復慶一本古法尤善度材鞾然奏刀迹象渾脫能就石理而得模形異樣天成素質彌煥不假琱琢而邊幅整嚴可謂善矣硯之佳品必貯以櫝文房器用髹漆最雅歙故產漆漆工之妙尤有足稱者已

善製漆者為程以藩器之精者有銀胎嵌螭紅黑退光諸目尋常器具亦必竹木為骨絡以絲枲琱鏤井井采澤鮮妍腠理堅韌器無鉅細至能載人其上而不摧裂毀補舊物無迹可尋先是歙之開黃里有謝氏者在明中葉能以本衣裔處褪出戟紗一經一緯織而補之了無線迹後效之者不絕如縷以藩之技可與媲美而今不傳其僅見者漆匣雕刻雖多精技而張

立夫昆季為尤著云

立夫家於歙之虬村村之人以剞劂為業者甚多立夫角逐其間無與儔匹而簡篆鐘鼎之古下逮花鳥蟲魚之細書畫摹刻不爽豪髮新安巨室建築宗廟享堂兩楹必選聯語名人法書塗金鏤炭窮極華麗刻厥零落時或一見蓋多立夫昆季手迒立夫不惟精雕而又兼通書法故其字畫波磔神采飛動無不如志出其餘暇閒鐫竹杖筆格諸銘人尤珍之子振之世其業藝事精能不墜家學洪楊之亂曾佐湘鄉曾公於戎幕中傳刻露布嘗以其技出入寮佐賢士大夫為談藝事恒與分庭抗禮苟非其人位雖顯赫多金弗顧傲岸自喜人欽其藝尤高其行四方嚮風來從學者亦不乏人今言手民猶推張

龍汝言傳 父驤子森

龍汝言字子嘉桐城人也嘉慶十三年由寄籍廩生應天津召試賜舉人十六年復應五臺召試授中書十九年成進士殿試一甲第一授修撰自明以來大夫以科目進身為榮寵科目者沿唐三科十九目取士之名宋開寶元年始定殿試制八年始分三甲明洪武四年始策問會試中式者於奉天殿賜一甲三人進士及第賜二甲進士出身賜三甲同進士出身其以及第第一人為狀元第二人為榜眼第三人為探花則猶仿宋制也而士大夫又以二三甲第一名為傳臚其後傳臚專屬之二甲第一有清自順治三年丙戌訖光緒三十年甲辰百十有二科皖省之得傳臚者十一人得探花者四人得榜眼者七人而一甲第一人及第狀元先後凡九人乾隆辛卯曰休寧黃軒壬辰曰歙金榜乙未曰休寧吳錫齡嘉慶丙辰曰太湖趙文楷乙巳曰歙洪

瑩甲戌曰桐城龍汝言道光壬午曰天長戴蘭芬己丑曰太湖李振鈞咸豐己未曰壽州孫家鼐金榜以經學著家鼐官最通顯其遭遇之奇而最不幸者無過汝言初汝言未第時館於京某都統家仁宗萬壽都統屬汝言撰祝詞備小貢汝言則集康熙、乾隆兩朝御製詩百韻以進上自喜召都統獎之都統曰此非臣所能為此臣之客有龍汝言其文才士實代臣為此上曰南方士子往往不屑誦先皇帝詩汝言顧獨能精熟其人異日必忠愛立命賞舉人一體會試明年汝言會試不第總裁復命上召見慍曰主司不能得真才闈藝無佳搆總裁等於是退審詢私於近侍曰本科闈墨文章儘佳上所以不悅者何近侍語以故朝臣皆心識汝言矣嘉慶十九年春闈汝言中式殿試一甲第一名擬進上密取糊名處揭視果汝言及臚唱喜謂羣臣曰狀元為天子門生朕眼力果能識佳士羣臣皆起拜頒授修撰行走南書房

公載名
董書兩主司振文舉考
畴為侍御胡長齡與董誥曹振鏞等
誤取曹振鏞竹郎名舉
向例以宮階高者一人為正
餘二人副

命纂輯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二十一年湖北鄉試正考官二十四
年會試同考官寢寢大用矣時開館修高宗實錄汝言與焉初
汝言幼孤而貧覆育於其婦翁婦固悍也十日相詬詈汝言遁之傍
友所宅不返館吏奉實錄請校恭婦受而寘之翌日吏復來婦予之汝言
終始不知實錄之送待校吏不知汝言之未校也洎進呈則高宗諡純皇
帝繕者誤作純而恭校黃簽固署汝言名上大驚且悅惜歎乃降旨褒
汝言職不忍顯數其罪亦不付部臣議洎仁宗崩汝言以內廷舊員受
大行非常知遇例泣痛臨梓宮哭甚哀宣宗以為汝言能念舊恩不失忠愛也賞內
閣中書授兵部主事進員外竟以潦倒終年五十有二著有賜研
齋集十二卷汝言父驤績學不遇子森字書樓同治初知浙江
龍游縣率鄉勇剿賊力戰死國朝貢舉考略張維驤明清巍科姓氏錄清季野桐城耆舊傳
贊曰有清一代鼎革之隆首數江浙而蘇州之鎮大魁占狀頭者尤多如潘世
恩之於乾隆癸丑洪鈞之於同治戊辰其先蓋皆籍新安至今新安
二姓之宗祠榜書奕奕張之門外所以光耀其鄉邦者至矣潘氏科名
富貴至同光間始稍衰焉士無三不朽之業徒一注其名於登科之記
更百十年而不能考其行誼者何可勝數汝言乃以微過削籍當世
笑寃之而轉以成其名然則朝槤之榮亦有時而足貴耶

徐子苓朱景昭王尚辰傳

徐子苓字西叔一字毅甫晚號南陽子或曰龍象老牧又曰默道人（叔偉韓自署）

合肥人也父欽喜振施早世子苓生有（羽）通士修髯古貌言（哦嵋然）綱紓（舟）永閔（裒）裒妻吳氏（元齡）元齡妻陳氏（元登）會芸（會龍）運咸（尚辰父世溥）

来已忽不見故小字曰道士少喜讀易及老莊孫武書究心天下利病顧視儕輩（才不）無能出已上益放不自檢謂名業可立致年二十四舉於鄉入都交曾國藩公郤懿辰陳源兗（張穆暨他知名士）然性故介特於時俗人不能容納尤貴顯者尤以氣轢之人以此畏其狂困不得第歸而鬻文自活得錢復隨手揮斥久益困則以書抵故人京師謂足下誠欲起僕之窮乎何不號於諸貴人之門曰合肥有徐生善鬻文苟羅而致之不苟以恒禮自時文試帖館閣賦牋表頌誄旁及兩漢三唐樂府與夫流俗俳諧祈神謀鬼藏嬌贈豔之作唯主人命是聽計役而與償當其快意萬言之

富嗤于可辭苟非其人雖千金一字不得也（盖其困彌甚其自喜彌（好江南山水陳又故人也）

於是陳源兗出守吉安再補池州子苓遂客其所當是時天下已大亂國藩奉詔治兵長沙太平軍既破武昌順流東下防江兵潰散遂據江寧四出攻剽安徽巡撫移治廬州江忠源新立大功授巡撫馳入廬州治守禦陳源兗已前解池州任被檄至廬州助守子苓避寇亂鄉居聞陳至亟走存問甫入而城閉留居圍城中一日陳源兗置酒（酒）半慨然曰嗟子好言兵迺恒飲何憚一見撫軍樹尺寸功衛鄉里因強之以見忠源（忠源遣之城堞間）大喜曰何以教我迺者客有獻計籍富民財以招徠鄉勇鄉勇果何如子苓曰鄉勇（民）自保衛皆無足當巨寇忠源曰然然吾精兵皆留江西今事急姑強子一行且聞子有老母又獨子不可徒死圍城中子幸出為我趣鄉勇來吾開門待戰事平還藉子草露布乃以（巨）筐縋子苓城下冒圍出未幾城陷

忠源源完皆工
殉節死鄉里富民聞前時議斂民財事雖不就皆爭齮齕
子荅子荅坐是益困尼無所向久之國藩水陸大舉克安慶則遣使
迎致子荅居三年江寧平子荅謂山中屋可葺田可耕也乃辭去
以所得金買黃牛一頭私自幸天若厭亂吾與是牛蚤作而夕休更
十餘年即死幸矣因自號龍泉老牧龍泉者巢湖之濱其所居山
名也國藩顏其廬歲比不登蝗大起復飢驅四走風雪寒沍中酒痛
成癉病比歸而牛死江淮之亂又日作於是太息曰皇穹不佑載掣
余肘我牛不辰失左右手天邪盜邪孰終余欷悲夫自是仍時時鬻
文遊公卿間巡撫英翰故與子荅為昆弟交一日敝衣詣巡撫署
英翰靴履出迎酒酣樂作子荅感額曰大難初夷百廢待飭而居
輩為大官者固樂如是乎因起趨出英翰亟謝曰謹受教即命徹
樂固請乃留與正辭不阿皆此類同治五年揀選得知縣不樂為
吏改教職選授和州學正比至聞學師爭諸生贄金厚薄笑曰是尚
可為耶徑去不顧光緒二年卒年六十有五子荅好醫卜相人之術（外狂而中介僻欣儕笑眉宇似內朝閒銓吏石家升）
皆研習尤雄詩筆著有敦艮吉齋詩（文存異稿二卷）（英翰歿列之文苑）子元叔字亭甫有
異稟嗜學能詩著述餘小草卒年僅十九同時興子荅同邑齊名
者有朱景昭王尚辰（馬其昶撰傳廬州府志合肥詩話敦艮吉齋馮志沂英翰傳）

朱景昭字默存幼時（倉龍人也祖肇寧鄉快大炭祖宏宏拮財好施與父嫡貴瑞路多隱恒景昭有殊稟受）
讀究極經史達當世務為文章多創義才力過絕人篤孝友
為鄉黨稱道舉咸豐壬子優貢英翰起家州縣令合肥與景
昭（為昆）弟交及翰為巡撫建大將旗鼓閱兵戲衛森肅將士（森肅）
韃左右侍景昭獨布衣蒲葵扇（捉）（徐步入軍門）從容（容）自（自）
然坐不（稍）讓少與李鴻章同塾讀書鴻章亦才辯氣盛睥睨一世

天放廔所著書

景昭視之茂如也同應試鴻章屢輒前列愈不平至斥鴻章為不通迨鴻章貴顯景昭以故交往謁鴻章戲問曰默存我今通未景昭色變曰君特時運通耳迺以此驕士拂衣而出鴻章悔追謝之終去不復返顧他日劉銘傳侍問當世人才鴻章曰默存國士也我不能用恐亦未必降心為用銘傳憤退而卑詞厚幣聘景昭入幕尊以師禮景昭感其意出受署是時湘軍將已拔江寧子平坦利馳逐我軍遏寇雨不當一令惟以捻法制捻耳銘傳喜即日燃短香置巨金壁門外令曰能刻守香繞六營三帀者取此金軍士皆踴躍最後刻守香繞十四營三帀銘傳軍械本鋒銳至是捻騎急如風雨銘軍亦風雨赴之卒以此成大功景昭

長安敬馬牟定安湘倚士

年譜應脫二字當合肥門話牟倩代補之

在戎幕料成敗多奇驗中遂以軍功議叙州同歸至蕪湖中江書院所成就弟子甚衆後客江陰防營提督唐定奎所定奎所軍中射覆闈棋雍容文酒之燕樂未忘揚州年五十有六銘傳厚賻之歸其喪並卹其家所著有讀書札記論文劄說無夢軒詩文集合肥詩話廬州府志湘軍記事本末

王尚辰字北垣號謙齋道光諸生官翰林院典薄咸豐己未以捐降苗沛霖有聲於時父世溥字濟周號育泉先以書生辦沿淮團練威信著淮南北維王氏代有聞人尚辰九世祖字一寧明世襲濟寧衛指揮陞廣東都指揮死寇難著建槖集子玉茂粹字羽雛明諸生著脫脫集玉子絲字如言順治戊子舉人官廣州司李以文章吏治顯祀鄉賢名宦著牟草弟綱字思駱順治壬申進士官通政司參議著貶鶴亭集弟綍字又如順治丁酉舉人

宰直隸東光縣著夢遊錄弟舟字詩泳思順治辛丑進士宰四川太平縣陞清軍督糧道著宦巴吟絲子永閱字祉仲諸生有篤行祀孝弟祠著鹿柴詩鈔子褒字石倉康熙辛未進士宰商河縣著冰翠堂集子元黔字九餘績學早世著守澤居遺墨妻陳氏奉孀姑吳氏以居兩世苦節奉旨建双節坊弟元登字啸門貢生著編籍圃漫吟元黔子會芸諸生著馥馥軒小草弟會龍乾隆乙酉舉人揀選知縣著藝圃偶存會龍子運咸字受虛貢生割產讓弟舉鄉飲大賓著愛吾廬賸草是為世溥之父世溥性至孝幼時母目青醫弗瘳旦夕禱於神窘然而愈母喪茹素三年生平口不言人過能忍人所不能忍至於臨事決疑抵掌剖得失侃侃焉用是上見信於列帥下為長淮諸塗練衆所推服咸豐初元舉孝廉方正是時天下方亂太平軍既占武昌棄不守

水陸軍卒號十萬人東下兩江總督陸建瀛敗武穴安慶兩陷者移治盧州世溥先後上書團練大臣呂賢基巡撫江忠源論攻守機宜江呂二公死舒廬世溥轉輾移家壽州時治淮上軍者多慧袁甲三勝保起世溥總團練皖北民俗風氣素勁悍而滌和興金陵隔江對峙鳳陽廬泗頻亳壽接境徐豫尤好鬥習攻剽往往結寨自守觀成敗亦興賊為市世溥扶其子尚辰輕騎歷諸堡砦頒約束皆刑牲懸血誓承條教奉鞭弭惟謹於是戰鳳臺懷遠蒙城渦陽疊挫捻鋒論功以知州用賞花翎已而勝保撫捻酋李兆受於清流關而苗沛霖踞下蔡先以練衆助官軍至是叛勝保遣尚辰說降之世溥復慮賊巢壁五河道泗州渡淮而南達盱眙來安規畫形勢太平軍取盱眙勝保急檄世溥規廬陽以牽敵世溥病強起至大灘山廬六諸團練聞其至皆譁噪景附卒以勞

方子藏根青衆侍職之子諱名
高為長合肥竹話刘云諱高
行五人淳為五瘋子因自号五峯
後見蘭茗條外史青衆
冥向平第三子曰七兒刘諱、
高固長子等の人必女也

悴歿於軍時則咸豐九年八月也年六十有四贈知府銜著小輞川
詩集周易論語同異辨青箱餘篇尚辰倜儻負奇氣詆嘲辯論
不為世俗俯仰學通世務文章不守矩律兼習太乙壬遁名與子岑
景昭齊子岑孤僻景昭傲慢而尚辰則弥弛當時蓋稱合肥三怪云
然桐城方昌翰序尚辰詩以為盧陽據江淮形勝哲人代興咸同
以來豪傑乘運而蔚起棠勛鴻烈銘勒旂常奮庸人才莫盛於此
矣然獨至稽古績學之儒瑰異畸行之士以文章氣節自樹立者
乃千百中未易一二覯焉僅存一奇特擅才望如謙齋者不謂舉
俗猶詫為狂怪而風漢目之也狂怪稱者孰有如東方曼倩
揚子雲其人哉落拓長安中當時貴人莫之興而讀其客難解嘲
諸製千載下但想見其賢愚靦所謂狂全令長安責人抑多矣
令名晚節持清議者不敢預為臧否而惟謙齋之豐於才阨於

遇固可即其詩論次其人雖未知與東方曼倩揚子雲有合
與不要其文藻品誼固得江山之助而擅風雅之歸者也彼詫而目
之者奚為哉尚辰晚自號遺園老人亦曰五峯居士著謙齋初二三
續集遺園詩餘駢隱庵雜作又輯其先代遺著為王氏詩徵未
刊子德名字修甫著瀔雅居小草德蕖字鄰甫一字枚蓀著枚蓀
遺草而尚辰妻壽州孫氏亦工詩方濬頤撰王育泉家傳方昌翰謙齋詩序
贊曰士之遇不遇命也柄政者用其言得建尺寸功效於世雖沈滯山
澤間不餓死以文酒自娛終老亦善矣世以景昭尚辰宦不顯達為相
歎息何為耶子岑於三人中稍窮阨似困然英翰序其詩謂其上窮撫
軍書之前夕痛飲極醉酸吟往復若泣下者擲杯起繞屋長歎已
復呼酒引滿仰天誦聲琅琅裂金石翰先已隔牆臥驚起視其書滾
滾總數萬言朱闌蠟摺淚痕墨暈書直切無諱既驛上或為子岑

危而撫軍獨嗟異敦相近子苓感其意一通謁謝去子苓不慕貴富亦
素所蓄積然也使三子而阿諛取通秩其文章雖俾傳於世孰
興觀之哉

苗沛霖李兆受傳張洛行 總憲 任柱

苗沛霖鳳臺人也少攻舉子業補縣學生員為人陰鷙猜忍負氣勢於儔類無所不凌侮自皖北軍興鄉民行團練制築圩垝自衛率推豪右為練總寇至登陴守望或助官軍擊敵亦時興鄰圩爭雄長相攻伐沛霖居下蔡總團練擊捻首張洛行有功叙勞獲獎益募兵徇旁圩以橫強見重於寇而同時聲勢與沛霖相頡頏者為李兆受兆受河南固始人咸豐三年始為捻於霍邱衆纔數百出入光固商城間為鳥鈔官軍民練雖疊挫之黨衆滋益多時 皖南 徽寧池太廣兵備道何桂珍破屯霍山破兆受軍兆受因與馬超江降於桂珍桂珍軍無餉人食半菽而超江旋為匪所狙殺兆受怒官不能予捕誅議為超江設位受弔亡命者畢集皖豫諸將帥遽以兆受反入告縣令購其頭千金兆受不自安南竄詣

桂珍桂珍溫慰之會皖帥有以密書致桂珍主先發書為兆受得五年冬置酒伏甲戕桂珍於英山 以 通叛遂 納 款曲太平軍躪霍 閱 六潁壽州殘正陽鬬急攻潁上將 鬬 潁州犯歸陳而光固息商六霍捋盜嘯聚勝保既敗洛行解潁上圍洛行走依兆受勝保克霍邱攻正陽兆受救之竄懷鳳而東勝保甲三乃奏撫兆受改名世忠編留其衆萬七千人號豫勝營不請餉令捆鹽自 糶 費給軍食是為咸豐八年沛霖復據蒙城叛九年勝保遣使諭降之沛霖復反正助官軍攻肥水南諸叛圩以功擢道員加布政使銜而兆受亦隨官軍往來游擊擢總兵授江南提督幫辦軍務自滁以西北屬五河皆 其 鬬鎮牧吏不能治民權鬬稅料民田戶口貲貲山積姬妾數十人兆受頗童世呼李禿田雖豪橫 然 沛霖視之蔑如也沛霖擢至川北道然不冠服令其下稱之先生見巡

撫以下官燕服談謔示倨傲所平圩甑自置長矍斷公私嵁強
淮賴渦潬間是時太平軍佔安廬舒桐張洛行窟宅皖北巡
撫翁同書寄省治壽州沛霖兆受傾危鼓煽京內外達官至
以撫安徽相詛於是英吉利戈船陷津沽畿輔大震詔勝保
總勤王師徵及苗練沛霖喜設高臺痛哭道夷禍陰欲其黨
推戴衆相視默然遂罷俄而暗款議成詔止其軍是為十年
之秋十月沛霖檄壽州紳練集下蔡領旂後至者斬部郎孫
家泰領防局弗應沛霖師至副將徐立壯棄誅苗黨七人叙
巡撫翁同書奏沛霖跋扈狀欽差大臣袁甲三兵弱懼搆大禍
釁頗咎同書訾家泰立壯十一年春沛霖攻壽州紳練傑之時
欽撫臣上疏論苗事者前後百疏卒持兩端不敢公言討伐沛霖發
徐氏孫氏祖墓殘其骴駢誅其族時藩臬賈臻張學醇本善沛

霖同書知外援不至乃殺立壯四家泰以悅沛霖沛霖攻益急學
醇復檻家泰致沛霖軍家泰自殺沛霖先通款於廬州陳玉成
封奏王九月壽州陷沛霖上書袁甲三偽求撫以緩師當是時
湘軍曾國荃已復安慶多隆阿克舒桐廬江聲威甚盛分兵
徇巢合下和州成大吉率馬步趨霍六規壽州沛霖懾湘軍威
復遣使勝保求款勝保令勤捻戴罪自贖奏止湘軍同治
年四月多隆阿克廬州陳玉成走依沛霖沛霖恐多軍遂進
使其姪景開迎謁於中津渡於城具三千人食玉成
枷鎖則大罵沛霖械送勝保軍頴州張洛行檄逮殺之不獲八
月沛霖棄壽州踞下蔡勝保移師援陝再騰詆湘軍為沛霖
請緑僧格林沁僧王駐軍山東初亦惡沛霖沛霖偵知外藩
王子驕貴寄耳目左右又自負忠勇以湘軍為邀功因間之僧

王果奏調沛霖倚以平撿沛霖實憚行揚言當赴陝西助勝保
道路藉藉以為苗練反苗練實不能反勝保遂以此得罪逮問
沛霖乃自結於僧王僧王則犒苗練萬金徵之從軍沛霖猶未
敢起北受既往來助官軍遊擊興太平軍(軍)結怨二年太平軍十數萬
人掠江浦浦口西陬含山巢和言者疑北受引之北受自訐(訐)戰功(曾臣)
藩為乞恩詔令堅守滁六已而北受沛霖爭鹽戰於洪澤湖北受
遂鋼西壩棧鹽塞高良澗以遏運沛霖亦斷渦水絕臨淮蒙城
糧道湘軍餉匱僧格林沁已移山東猶欲羈縻沛霖沛霖揚言
僧王殺峰(逢)人不足為盡力即襲定遠攻壽州掠潁上陷鳳臺
圍蒙城練稟號百萬然皆烏合屯聚相持無他技時淮揚水師
已自洪澤入(湖)淮而湘軍餉絕沛霖增壘夾淮遏淮水戰船不得
行水陸軍皆焚船燒屯退依臨淮自保壽州再陷於沛霖沛霖

以為官軍破亡翹足可覲待當是時巡撫唐訓方孤軍守臨淮檄
英翰守蒙城湘軍蔣凝學等五將分防潁霍桐六長江水師由
瓜州繞道入洪澤江北(大將)都興阿遣將率師循淮(北)李北受率師
自鳳陽循淮(南)大舉以討沛霖沛霖圍蒙城蒙城死守待援朝
旨責僧格林沁南討僧王先遣馬隊至宿州至是陳國瑞以三千
人援(來)蒙城國瑞驍銳自喜頻戰破賊各圩見官軍勢盛又聞僧
王且南下洶懼爭反正或燒沛霖積聚十月庚子夜國瑞攻蒙城
外濠沛霖自巡濠跳而顛其黨自後擊(必戈)殺之梟其首以降國瑞
北受破壽州爭門有殺傷官軍入下蔡駢誅苗氏沛霖先所佔地
皆復移鳳臺縣治於下蔡置渦陽縣於雉河集淮甸稍稍得
安枕矣時言者多議乘勢誅北受北受懼三年正月狀白國藩
以所守六城交官軍遣散水軍以船礮(惡)入官其豫勝營宜罷或

調令隨征惟所命許之兆受悉發己貲及餘鹽給軍三萬餘人
前 修 及修渦陽新城錢十萬緡滁州學錢五萬緡滁州屯田牛種
資本銀七萬兩助總督軍餉銀二十五萬九千兩而官欠餉鹽
五十萬包不求補給五河釐卡巡撫委官接征請葬親回籍
六月湘軍克江寧殘卒合羣捻皆北趨淮南無寇自苗沛霖
之未平頴亳有盜輒倚苗黨為重及其死諸城指顧而定其
輕重倚一夫蓋如此兆受為捻巨魁手刃何桂珍比於狼子國藩
為桂珍孰友力足以報讐而不之罪反引公義保全之咸稱其有大
度而張洛行起蒙城雉河集一椎埋亡命淫肆無遠志徒以善
馳逐剽掠伺空虛為能而官軍亦不任攻戰徒尾追若往往相遇
輒為相所乘二年僧格林沁俘斬洛行姪張總愚復統其所
部為捻僧王血勇無智略又心忮湘淮軍欲專平捻功日夜追捻數

洛行之敗於尸家溝也以二千騎潰圍奔海洋集圩主陳天保天保故捻黨甫於是日降官軍洛行乃至天保納之別馳騎告霑州知霑州事為英翰立率壯士赴之洛行卽而收病芙蓉即械送僧王軍磔死洛行死而其

月不離鞍馬轉戰五省軍士疲怨四年夏僧格林沁攻捻屯鄆城
西北水套中伏死之於是曾國藩設四鎮旁勦之策主以靜制動
迎擊不尾追五年八月劉銘傳潘鼎新大破羣捻鉅野北捻分東
西股西捻名張總愚東捻名者賴文光任柱任柱原名仁邦亳
人也猶桀善戰鬥為諸捻冠而淮軍劉銘傳號名將能師師
行飇疾先後追東捻高密諸城捻傷柱追斬之賴捻西捻張
總愚復東竄諸軍躡之黃運馬頰徒駭間不得脫總愚赴水死
是為同治七年六月兩捻平兆受既失職常從優伶姬妾往來
楚十年三月遇陳國瑞於揚州追城壽州奪門相殺事誘執
國瑞舟中舟出江國瑞從子猶水次呼救兩胡高船以商鄉情
應之者數千人兆受懼急水小逸國藩案之以國瑞彊梁兆受
陰根奏奪兆受官國瑞故總兵降都司江淮之間復流言兆受

庸盦筆記云兆受以舢舨挾砲國瑞出江寧右文正公答箋先提國瑞自船底出飢疫乞免與宇泰同病勿畀

反詔國藩訪之偵者至固始探兆受居則堂上設義塾權籬茨
垣與農夫無別歲凶用不給方開棚造紙營微末利謗乃息其
後十年而北受卒以驕縱為皖撫裕祿所誅其故蓋因劉傳楨
傳楨上元人世微賤容貌甚都儇巧而有才兆受方歸誠勝保
編降衆為豫勝營傳楨入營一年官至四品或曰兆受欲私之特
以官為餌傳楨窺其意不善託故而逃時繼唐訓方撫皖為喬
松年松年去繼者為英翰傳楨事兩撫年僅逾冠風流自賞
官至三品記名道至維揚假公事為治進還兆受於教坊傳楨莊容
對之兆受笑曰爾勿作態爾忘在我營為我提虎子耶傳楨慙怨狠
損去會英翰奔父喪裕祿以臬司護撫皖傳楨復有寵而兆受買宅安
慶設博局以誘貴遊子弟勝負常巨萬有通判吳甲之弟負博
進為衆毆辱死通判牒訴巡撫裕祿受之傳楨為草奏謂世忠怙

惡屢奉朝旨嚴懲不斂迹復以博簺釀人命詔處死兆受大辟斬
中軍參將署前凡兆受為盜降叛反覆及得罪死終始屬皖者故
詳著之合於沛霖傳 湘軍志湘軍記清代野記庸盦筆記

贊曰余嘗考之史凡起事在河淮之間者無論成若敗往往足以震
動天下豈非風氣剛猛致然哉有國者富而教之納之軌物被以詩
書仁義之澤使知親上死長濟濟焉為國作干城非難事也沛霖諸 洛行
人山醜耳行事無足稱道然而終始十五載蹂躪七八行省井竈為墟
公私掃地赤立察其所以失之者知先 王 澤宮之教勝於禍至而張捷
猜其成效相去何如哉

馮志沂小傳

馮志沂字述仲一字魯川山西代州人也道光丙申進士分刑曹主秋審十餘年持法平京察一等授安徽廬州府勝保奏調隨營勦捻屢訓方調辦文案旋赴本任招集流亡撫綏而教養之禮賢課士絕餽遺無聲色之好累署鳳潁六泗道安徽按察使補徽寧池太廣道清靜為治廉平稱其職志沂之隨勝保也勝軍所至不鑿塹築營壁兵皆散處民廬舍從官各購良馬備緩急不虞蓋捻騎飄忽一聞警則介而馳志沂獨無馬一帷車駕騾老騾為駕而行李書篋別置犢車為後乘曰吾不善騎脫有警墮馬死不如死賊之為有名也備兵廬鳳時隨巡撫喬松年駐壽州總捐輸營務報銷主是者美入鉅萬志沂涓滴歸庫或曰公則清矣如後任何曰吾不能為後任作馬牛也同治乙丑僧格林沁戰死山東捻大舉攻雉河集分支渡渦水將逼壽春壽春簒嚴巡撫督師移南鬻外知州施照有應變略檄鄉兵運糧入城備守禦謁志沂請登陴聽號令志沂曰吾於軍事未嘗學問桴鼓之令君主之余從君倚雉堞眺八公山色耳乃命蒼頭提良醞一巨甕墨瀋盈盂紙若筆稱是書一笈以往人曰登城守禦武事也焉用文為且賊至奈何志沂大笑曰吾不嫻軍旅終日睹城樓何所事事此所以破寂也賊果至即不飲酒讀書又何益為守土吏城亡與亡耳吾不能學晏端書守揚州僞遺矢而遁言已復磔磔笑不止已而天甚雨淮水漲城不沒者三版捻無舟不得至志沂簡率無威儀好文士合肥徐子苓王尚辰皆為座上客尚辰酒閒嘗背西洲曲有誤志沂糾之飲無算爵松年羨曰魯川官衙中乃嘗有文酒燕我獨軍書旁午頭蓬不暇梳俗塵幾斛志沂少學於

上元
梅曾亮著微尚齋文一卷詩五卷為人長不滿五尺口能容拳酒酣
輒引以為笑既移皖南丁卯以酒病卒行篋惟圖書數千卷貧
無以斂曾國藩理其喪贈光祿卿（卒五十七 衛同治重知兵著有行營通鑑清代野記任蘭生）

任蘭生字皖香江蘇震澤人也同治三年以同知入皖累功授鳳潁六
泗兵備道署按察使居皖二十餘年吏無遺弊民無遺利泊其去而
皖人士相與謳思善政一蹶再起卒以鄭工振撫（軍）積勞致疾（瘧）蘭生初至
可大躪潁亳壽三州（府）之地無阻官軍得之即形格勢禁同治四年
僧格林沁戰死鄆城捻酋張總愚任柱賴文光勢張甚糾衆十餘
萬南趨圍雉河集者數匝英翰守雉河集兵三千人（翰）與將士謀
曰賊衆我兵寡且弱不冒萬死一生之計以求援則殫丸小集糜為齏

渡田斬の人晩者親為余師說淮漢先生述之

宗舜及英棋飲於余蓋親見之

粉矣於是屬蘭生與知府史念祖堅守自率數十騎即夜潰圍馳
去捻偵知守兵寡食少益（益）疾擊蘭生廣設方略隨敵應變賊不能
窮逡巡失氣圍中食且盡蘭生以餘粟分置四門虛內倉而實其
外示充積食果盡至屑榆皮為粥激厲士卒皆死守無貳志相持四
十餘日而英翰以援軍來解圍捻遁去其後追張總愚於臨清凱旋至
南藥軍士十一人為某寨所阨殺衆恕欲屠之蘭生請以三千人往距
寨里許令曰止妄動者斬單騎至寨門一諭而服誅八人歸渡黃河
時馬步兵四萬蘭生下令舟各載二十人渡日暮計券受舟直令下
而兵不起蘭生立斬四人以徇餘皆股慄軍行如流（其）應變理（辻）劇才略
為諸軍冠蘭生軀（軒）偉碩兩眉間肉隆起性縝密善鉥析事理能
飲善爽爽居三（品）手飲酒百觥不醉風流文采不能過（馮）志沂幹略則
駸駸度其前矣卒年五十有一贈內閣學士國史館立傳附祀英翰

祠黎庶昌撰神道碑孫家鼐撰墓誌銘國史館付湘軍記

積曰世固有憎不知而受命統甲騎千師或戈船以禦寇褒師失地辱國為天下笑志沂不知兵其辭一死不偉生之志固昭然若揭矣蘭生長於宋守四旬而應變無方雖河集之役人皆知英翰之功不知蘭生為主將固宜尸其名蘭生多藝事爽棋拇戰亦應變無窮未嘗挫敗被言官劾落職疏中有能飲善爽之語論者以為非以為美談也云

庸盦筆記以兒忠
介陳劍潭苗正河南
人

張文祥傳

張文祥正陽關人也原籍光州文祥故為捻與曹二虎石錦標為昆弟交而荷澤馬新貽令合肥失縣城得罪巡撫唐訓方委督廬州鄉團自效復與捻戰而敗被執執之者蓋文祥也文祥欲反正故優禮新貽引二虎錦標相與結納誓曰苟富貴無相忘新貽乃跳歸白巡撫文祥等遂以其衆降以馬字穀山故編山字二營以統之文祥等各為營哨官至同治四年喬松年撫皖新貽已游擢至安徽布政使兼營務處山字營遣散文祥等隨之藩司任二虎當居長以賊中盟約故弟蓄新貽新貽官既貴漸恥與賊相伯仲文祥窺其意漸薄謀去皖二虎意猶豫二虎妻美居藩司署新貽通焉時撥二虎于役文祥以告二虎怨一日新貽撥二虎之壽春領軍火文祥謂錦標曰穀山以惟薄故必殺虎殺虎必假手於人假手於人必不用歐刀而齒以私劍虎之行也我與若當衷甲以從過變得為備錦標二虎終始以文祥多慮姑應曰諾抵壽州無他變時壽春鎮總兵為懷寧徐鄖兼總營務處而松年大營駐南關外二虎赴鎮轅投文入謁忽中軍官持令箭下傳呼曰來弁曹二虎本降捻令復與捻通趣縛之縛竟總兵戎服出二虎流涕訴冤鄖曰爾行藩司接告密言爾將以軍火濟捻爾行速故驛文抵巡撫請正爾以軍法時文祥錦標居傳舍聞巡撫已竿二虎首於市乃蒙莽其尸各痛哭別去至九年而李慶翱按察山西統水陸軍防河錦標為先鋒官保擢至參將稽查沿河水師營官十一人譴錦標於河上忽大令至以護江督魁玉關文逮錦標斬至兩江對簿蓋張文祥之難作矣初文祥既哭二虎遂亡命鍛精鐵為七首日夜礪之淬以藥

誓必剸刃新貽新貽撫浙文祥一遇於城隍山儀衛刀甲甚盛不
果剌新貽督兩江兩江遭兵亂督轅毀駐節首府辭辭西有射
圃通外垣新貽於此月校將弁試騎射一日射畢下廳事忽有新
貽同里世交者捧名剌冠服踞階下文祥亦衣四品官服踞客旁
天方暑纓笠蔽其面以故新貽不及察方俯受剌而文祥突起操
刃揕新貽刃入左脅劘新貽顧見文祥色慘變左右輿入府遂卒
當是時中原甫底定甘新回氛未戢法蘭西復以教案震天津
長江綰轂南北而盜殺大帥中外震駭將軍魁玉下令閉城門
索餘黨甲騎縱橫道上時秋試期近上下江士子集金陵者可二
萬聞變失錯措全城騷動文祥既殺新貽則去冠服植立演武廳
下戕衛士械之送上元縣會鞫文祥具言興新貽草莽中為刎
頸交令新貽尸招撫功新貽貴而忘其舊濡於二虎之妻誣殺二
虎吾易姓名誓為故交報怨卒殺新貽語侃侃無稍諱府縣
相顧愕眙遽以所供白藩司梅啟照啟照令文祥改承為海盜
狀仇報復以新貽撫浙治海盜嚴多誅殺故文祥不可刑之復
供如前於是朝廷命漕督張之萬至江寧鞫是獄之萬至瓜洲
託故回清江乃改命刑部尚書鄭敦謹敦謹故以理學清標重天
下者也魁玉等知兩宮震怒必欲究主名而文祥所供終以涉
幃薄淫媟不敢入告卒毀其供竄文祥名海盜中具獄入奏敦謹
至則引文祥寢室去其縛訊之文祥供如前敦謹卒（夠）金陵文武之
請不敢為平反乃寸磔文祥於金陵之小營新貽之弟剖文祥心
而祭其兄文祥至死未嘗一呻痛馬閻其子發黑龍江為奴革錮
標職敦謹既復命則攣攣引疾以去自新貽被剌後數日府
中後房有妾自經死不棺殮寘於後園中世既藉藉稱文祥

文祥子寄拯同南自
行供出陳劍英指使中
狀及之

文襄公事略 卷 頁

後事紀述多歧異獨桐城張祖翼於上元靡中會鞫文祥時隱幕後具睹其狀而皖（前按）喬松年有詩詠其事其言蓋足考信云

清代野紀陳浴然撰傳庸盦筆記庸閒齋筆記荷香館筆記

贊曰新貽以文墨吏服官皖北遇賊輒喪其師一旦藉三盜魁之力績戰功至方面闇冗甚矣（味下）富貴而忘其故（終）淫佚而喪厥軀以為官方玷辱蒙邨贈滋益醜耳文祥一匹夫之雄義不忍死友之冤處心積慮卒進刃於其仇（讐）之腹（其）亦古要離聶政之儔耶自文祥事起不三十年祖孽之風大熾於中國往往報施相循環天下自此多故矣然則怨毒之於人亦甚矣哉

拳詩曰摩之手奏（在）明石友歌場獨哭真盖上海之倫判馬付劣也

馬復賁傳

馬復賁桐城人三俊之子復震之弟方太平軍三踞安慶陷桐城三俊以孝廉方正督義勇圖規復戰死周瑜城而復震後由北洋大臣李鴻章奏檄援操江兵艦管帶均別有傳復賁骯髒不諧於時應試不第溫溫無所見長走依其兄天津會越南以法蘭西侵越其土地使來告急朝命李鴻章舉使南服者往覘之鴻章遍詢所屬無敢應命復賁告於兄上書請行鴻章喜許以歸國必奮不顧身之概乃札畀雙月候選同知以行時光緒七年辛巳也復賁少有大志使酒任俠不羈好讀書慕班超宗慤之為人至是單騎挾兩僕皆觸瘴癘死復賁卒抵其國東京宣中朝居相意旨留其國者四年壬午冬越南王遣使臣二隨復賁至天津乞援師鴻章即具

請越南由是遂亡鴻章以己丁內艱張樹聲署直督奏保復賁五品京堂用會有讒復賁於樹聲者言好狡妓不宜京朝官樹聲遂毀其疏復賁竟潦倒以同知終復賁自越南返也嘗與友人書論越南事其辭曰越土之廣非古交趾之幅員也乾隆中併占城真臘二國而版圖始擴於是分為南北二圻乃得之不數世而南圻極南濱海肥沃之壤拱手而視其據於法同治十二年法商以運械往雲南道出北圻經東京羨其地之富利其王之昏闇而民柔弱遂以數十人之力不旬日連下八省都會此中外所罕聞古今所未有而越君臣相顧無計偷偷術其時滇桂與越交界地山嶺蟠糾林叢箐蔚翳鬱天日盜窟宅於是闌出行旅苦邊民而劉永福為之魁永福籍廣東欽州素有梟桀稱有越官與

據陸氏野記云庚一壯元

考鴻章樹森侍郎子、年二十四歲樹森官直隸

清史稿咸豐六年已酉據此干支

相善遂招其兵來拒法法受創遂與法越人盟而退以其地險阻
而民心不親附遂幡然變計陽尊越王以虛號而陰握其權柄
收其利夫越久藩服也越有難當訴於天朝請援師焉雖然
興之戰可也興之和而訂約則無上國也況訂約而自喪其
權且喪上國之權乎自法越行成後以盟約之故越日以削
人悔之而無及也欲乞師於朝而先時私與法立約懼為中朝
開化皆與越接壤山高插天絕壑無際有大河三支一由蒙化
東南流歷元江臨安至蒙自境入越界名曰元江下流名洮江
東行六百里歷越之宣光興化山西各省至於東京一由蒙化
南流名李仙江又名把邊江歷普洱思茅南入越之興化有折
而東流七百里名阨江亦至東京北與洮江會一由開化南流
經安平入越界下流名宣江歷越之宣光山南流四百餘里至
東京三江總滙名曰富良江一名珥河又東南流三百餘里分
為數十派縈洄而東入於海劉永福所駐兵之地即洮江中流
滇越邊界之要害也法之有事於越焉以是為入滇之門戶實
意雲南礦產之富法人之所歆羨若越之東京則固已掌其樞
鑰無有能脇之者矣而永福與為積仇扼吭守中路形格勢禁
道閉不通從前法越盟約中載有通商中國雲南一則法人以
為永福越武臣也而閉其通商之路責越人背前約去年八九
月間法人定策先攻越南而責於十一月奉檄來越宣慰其國
主留其都城二十日興王反覆筆談數萬言今年三月初八日

原書質率雲志加
艾采而於本志長毫
等增校

此與檀东京5法史
稿劉長佑疏中之法兵
區田以大荷專殺東京
免越人再恩

緬甸乾隆朝屢煩大
兵迫未年貢入天咸
豐三年一玉光緒元
年又以自是遂臧
于英

法果興兵號來京襲其郭資在危城中與其將以口舌折衝樽俎間法酋卒屈於理斂師而退資馳書至北洋謂宜奏請中朝簡一威重大臣銜命南來訊此役之是非曲直而以理折法人東陽雖失而桑榆未晚惜乎合肥以艱去吾輩將東高閣可勝浩歎哉法代時記法史稿越南付

贊曰京師正陽門內玉河橋會同四譯館擱明代故址也凡朝鮮琉球越南緬甸羅羅暹羅廓爾喀諸國歲時朝貢咸館於此所謂四夷來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皇仁卷馬祖功宗烈子孫不克纘其緒迄文穆兩朝而稍凌夷衰微矣暹羅於咸豐初元尚頂金冊拜舞王庭廷洎太平軍起而貢道梗遂不復至光緒庚辰琉球東於日為冲繩縣越則辛酉閒法事益棘其王與暹二使臣謂關請師專鴻章出作秦廷之哭鴻章輒命左右好語慰藉數月不得要領亦痛哭以就歸途方太平軍建國號金陵北有捻西有回皆蔓突無藝中朝傾全國之財仗湘淮軍諸將之力苦戰十數載僅乃蹴之而海外五六強敵適以其時逞虎狼心莽食藩衛鴻章老於外事知國力殫敝未可造次構兵釁濡忍含垢而不與深較蕃番黃髮其謀國之心誠有未能見悅於清議者不然鴻章號為能用奴奇不偶蒙世譏之木何遽不能容一區區之復貴哉復貴單車之使能三寸舌折法酋之氣雖使酒落拓正漢武所謂負俗之累立功名者惜乎不遇其主不得與張騫傅介子陳湯後先比烈也

吳長慶事狀

馬復震

吳長慶字筱軒廬江人也父廷香在籍治團練咸豐四年殉難邨予雲騎尉世職長慶於同治元年以守備從李鴻章援江蘇有功保游擊回籍募新勇曾國藩留之守廬江拒退李秀成皖北平率部回上海從劉秉璋攻浙江游擢至總兵賞力勇巴圖魯從劉銘傳勦捻補直隸總兵鴻章總督直隸札防旅順調浙江提督擢廣東水師提督未之任會法越事起詔幫辦山東軍務節制四鎮兵駐登州光緒八年夏六月朝鮮亂初朝鮮王李熙以旁支入繼大統號其父是應為大院君柄國王年長親國政妃閔氏族稱強宗大院君失柄滋不樂朝鮮與各國立約互市並用日武弁練新兵糈不時給兵乃大譁殺執政及日本練兵武弁掘本禮造等七人入王宮將殺閔妃劫王與妃皆匿走日使臣花房義質跳身回長崎時鴻章以時

憂去張樹聲鎮北洋電海軍提督丁汝昌道員馬建忠率威遠超勇揚威三軍艦東渡觀變抵仁川而日本海軍少將仁禮景範已乘金剛艦先至朝人日夕攀戰援軍汝昌以威遠內渡請師七月三日日軍艦先後來仁川者七艘戰隊登陸分駐仁川濟物浦花房義質率師入王城朝人洶懼朝廷乃命長慶率所部淮軍分乘日新泰安鎮東拱北四艦橫海以東威遠護之繼以南洋兵輪二十二日我軍薄韓京詗知大院君實主亂事且脅王宮長慶等謁之減騶從示坦率大院君求報謁遂執之以劍騎擁致之海船載以歸分誅亂黨百七十餘人先後十日而事定日兵錯愕無所挾持長慶遂留鎮朝鮮賞三等輕車都尉世職朝鮮自啟關納使國中新進稍稍習外事輕躁喜事者自結黨徒號曰維新日執政者為守舊兩黨交

是應中國禁止係抵
定十年放歸
薄此書院

惡如水火十年維新黨首金玉均洪英植濮泳孝徐光範徐載弼
謀殺執政五人者皆曾遊日本至是昵為援十月十七日燕中外使節
官邸日使竹添進一郎不應招日兵則而密運火器入使署及暮酒數行
外垣火亂黨入傷禁衛大臣閔泳翊殺朝臣數人於座諸國實駭而
散夜半日兵排門入景祐宮玉均等自署官議廢王竹添欲傳送
東京英植主錮之江華島議未決十九日長慶以書責竹添退師不
報兩軍遇於闕下進戰於宮門外王乘間逸我軍得之以歸英植
來追玉磔之駢斬其徒七人以殉泳孝光範載弼奔日竹添自焚使
署走濟物浦朝民益仇日長慶自聚其官商圭孚衛之出京不五
日而事定是年奉命移防金州長慶之駐韓也知日本終不釋然
於其國屢啟鴻章請練韓兵以備患鴻章以為越海謀人國非易
事又無將材足任使者卒撤駐韓之師長慶旋卒謚壯武年五十

十年移金州振伐事
侍郎朱孔彰撰其十年
事病卒拗東方兵亂紀
東學黨為亂在十年冬
三於五集大

三於五集

有二朝人思之為立廟於其王城長慶愛讀漢書喜文士南通張
謇朱錦藍海門周家禄字彥升江都柬編字畏堂張狀親家子幼直者文名皆
謇受署為幕府散財結士士樂為用淮軍諸將多擁厚貲獨
長慶蕭然如未達時貧無以葬部曲集萬金以賻其家子保初
自有傳朱孔彰撰別傳清史稿傳清史稿朝鮮傳東方兵事紀中東戰本末近代名人小傳張樹聲奏議卷首

王孝祺原名得勝合肥人也初入淮軍名敢戰從李鴻章規三吳積勳
至守備洊擢總兵賜號壯勇巴圖魯從張樹珊攻湖北樹珊陣亡德
安坐失主將貶秩戰敗東捻復故官西捻平晉提督更勇號為博
幸旋赴山西防河搜馬賊晉飢斥家財以濟民民德之賊所竄邑輒
以告事寧賜頭品秩光緒六年樹聲督雨廣奏署潮州碣石鎮總兵徙
右江鎮主欽廉防務十年法越事亟桂撫潘鼎新乞援師檄赴龍州
朝命馮子材幫辦廣西關外軍務蘇元春為督辦元春故為勞榮
光巡捕又新進子材不樂為之下鼎新亦不愜子材王德榜以湘軍宿

將與法兵戰豐谷大敗元春不救法兵攻元春元春亦敗法兵占諒山鼎新退鎮南關十一年正月法攻鎮南關毀關門鼎新退梅村海詔奪鼎新職李秉衡集諸將議舉前敵主帥孝祺奮然曰將帥不和師之敗徵今無論湘淮粵軍宜一聽馮公節度諸將皆曰善軍權既一聲威立振子材久駐柱邊有威惠至是三總師干桂越民聞之皆為增氣既周度形勢以關出前隘跨東西兩嶺扼險要乃築長墻三里掘深壍萃所部扼守孝祺軍其後亘為特角法人聞某日攻關子材率孝祺先發宵符西向薄敵壘斬獲多法兵大潰憤恚起諒山之衆三路撲鎮南關砲聲震山谷子材勒諸統將屹立應戰約後退者刃之法軍郝翌日戰益烈子材仍扼中路元春距後孝祺將右陳嘉蔣宗漢將左法兵勢狂悍或已踰牆入子材怒開壁門短衣草履持矛大呼率二子親

搏戰陷陣子材時年七十餘又尊為主帥諸軍見之皆感奮殊死戰孝祺部將潘瀛率壯士坦臂裸體與法軍肉薄陣斬法將幷數十許人法兵潰退奔二十里遂攻文淵三路進攻諒山孝祺德榜戰尤力法悉衆遁進克拉木逼攻郎甲孝祺破貴門關盡復昔年所駐邊地法提督尼格里負重創越民立忠義團建華軍祈懺西貢亦聞風通款自海通以來華夷戰爭殺敵致果未有如此役之勇者號令嚴而將得其人則孝祺之推賢和衆其功有足多焉時曾紀澤方使英國實相聚為燕戰報至咸舉觴起為壽我軍方進窺北京法使乃請英人赫德向鴻章請和於是奉詔班師諸將士皆憤慨或拔劍擊石歃邑流涕孝祺論功予世職授北海鎮總兵二十一年謝病歸越四年卒孝祺端重無赳赳氣治兵二十年不有私財嘗太息謂秉衡曰凡武將起家巡捕戈什哈者皆不可任用以其習為奴

55

天意籠脂老春云、

顏隸滕也清史稿傳朱孔彰撰馮子材傳清史稿越南傳近代名人小傳彭玉麟岑毓英奏摺張之洞左傳淮軍大略

聶士成字功亭合肥人也初從袁甲三軍討捻補把總同治初改隸淮軍從劉銘傳分援江浙陷皖直魯陝累遷至提督三錫勇號光緒十年法人據基隆率師駐臺灣屢戰卻敵還北洋統慶軍駐旅順十七年海軍大閱禮成晉頸品秩調統蘆臺淮練諸軍擊熱河朝陽教匪禽斬其酋明年授山西太原鎮總兵仍留蘆臺治軍請

遛牙山日兵分道進逼士成逆戰於成歡以步擊象敵引退志超集大軍平壤飲酒高會不設備士成諫不聽士成奉命內渡募師中途奉電旨促回防平壤軍已潰士成收殘卒渡鴨綠江志超礮臟

章請督師匪平士成欲還母令日本藉口派兵生他變志超不可遏

游紀程甲午朝鮮亂全羅道会(?)城陷於賊李鴻章命士成往平匪葉志超有寵於鴻

連陷士成統其軍軍夷傷過半而敵鋒銳甚乃扼遼陽之大高嶺士成議率壽兵出敵後截其餉道諸帥不可乃自以所部雪夜襲連山關分水嶺除將敵將宮久之斬富岡三造潛師來襲士成先設伏待

洋創設武衛軍士成興宋慶董福祥袁世凱並為統帥是為武衛四鎮庚子初夏拳匪倡亂戕總兵楊福同命士成相機勦辦匪焚黃村廊坊鐵軌士成阻之弗應擊殺數十人其黨大憾訴諸

朝朝旨詞責士成時匪黨集天津可二萬遇武衛軍輒詬辱士成檢勒部下毋妄動禁祿慮激變馳書慰解之士成覆書曰匪害民必至害國身為提督境有匪不能勦如職何迺鬱鬱駐楊村觀變會英法諸國聯軍至士成三分其軍一護鐵路一駐蘆臺而自率兵守天津敵連奪陳家溝跑馬廠八里臺徑攻紫竹林

喋血八晝夜敵來益衆燃毒烟礮我軍稍卻士成立橋上手刃退
卒顧諸將曰此吾致命之所也踰此一步非夫矣遂殞於陣腸胃洞
流詔賜邮閔二載以世凱言賜太子少保謚忠節建專祠嘉應詩
人黃遵憲為作聶將軍歌情辭悲壯讀者無不流涕
馬復震字心楷號蕺園桐城人也為三俊長子三俊戰死
周瑜城復震年十六自其少時負偉大志面色半赤半綠飲
酣則全面如渥丹而赤者殷紫既痛父死義則時時欲
殺賊報父讐咸豐十年庚申投詩曾國藩行營國藩許
其詩令募兵淮淝號曰淮勇初國藩治團練於長沙其
兵號湘勇一時將帥大抵皆湖湘知名士湘勇之名震天
下自同治元年壬戌三吳薦紳來乞師國藩以淮南風氣勁悍
欲別立一軍為中原平寇用乃疏薦李鴻章巡撫江蘇率
淮上子弟六千五百人以行遂東克三吳北平捻而淮勇復
威然初鴻章募兵皖北不稱淮勇淮勇之名自復震始
復震既受知國藩自領一營於是寵魁黃文金大股上
犯國藩困祁門復震扼祁門擘根嶺明年會諸軍禦
寇於石門橋追奔三十里從攻徽州拔統領唐義訓於
重圍進克黟縣又大戰屯溪巖市以解徽州之圍大提
孔靈以克績溪祁門復震性剛負氣不為人下人或讒
之國藩國藩不聽而稍稍戒敕之復震怒國藩不當用
人言戒我乃不我知會左宗棠率兵規浙而復震赴所
部遂以皖勇改隸楚軍初扼分水嶺截寇於紫溪
麻車埠從攻餘杭比戰皆捷肅清全浙常為諸軍選鋒
孔靈也大軍未集匹馬先出率所部剋削村外寇壘
殆盡克績溪即反軍援祁門兩旬中連舉二縣及
在餘杭也會合楚軍二十餘營造浮橋圍攻寇壘前
軍失利寇目汪海洋等乘勝撲橋復震將偏師扼橋

北以戰蹟其渠魁郤我出水中卒無陣勢大振嗣後戰
坊湖與楚軍統將黃少春約期會勦復震先至遂以孤
軍設伏出奇兵斬獲甚衆及少春軍至而寇已潰追其
驍勇善戰皆此類也先是復震以雲騎尉世職積功至
副將宗棠以復震好學知書奏改文職格於例加總兵隨
宗棠勦捻於陝西復震自初入軍即誓死滅賊寇及勦捻平
湖廣總督遂委復震管帶操江海輪復震既受任則益
研究英美諸國水師及凡槍礮激擊射沙線測量諸
改術編鴻章移直隸調復震巡北洋國藩時總督兩江仍
疆日益多事乃奏請創造鐵甲戈船為自強策鴻章任
年逾三十始娶歸復震事母孝友愛諸弟能飲酒往往盡
醉醉輒泣下或歌詩以自遣國藩鴻章既平亂念海
令復震往來南北且合疏薦復震沈毅有為足任海疆
專閫光緒丁丑簡授廣東陽江鎮總兵而復震已前卒
年三十有九復震著義園詩鈔四卷而三俊遺書殘稿
嘗從寇中挾持出辰轉兵戈間卒請宗棠序而刊之為
馬徵君遺集六卷相城耆舊傳卷五之大事記

贊曰曾國藩既戡洪楊之難則以為湘軍多暮氣乃大暴於天下如長
勦捻一用淮軍諸將然未幾而淮軍之暮氣又見矣外人角戰者蓋所謂鐵中錚錚者歟嗚
慶孝祺士成之敎行而興外人角戰者蓋所謂鐵中錚錚者歟嗚
呼國家治軍經武而使三數人者戛然以名將聲於時則其國之
兵事亦大略可算矣況乎士成者強敵劻於外妖民逞於下支左
絀右狹咎所叢非洞胸絕脰一瞑不視以報國家亦將何道之從
復震烈矣有國者假其年亦庶幾乎三子之亞乎

楊文會傳

楊文會字仁山石埭人也母娠夢入古刹見巨墨長蓮花甚麗文會生父樸庵適舉於鄉幼受讀穎悟間興知文結社角詩長習馳射擊劍時太平軍起轉徙徽贛江浙間弗敢簏貯書以隨故通音韻曆算天文輿地及老莊書同治壬戌皖省平居安慶家貧總督曾國藩檄委穀米佝甲子葬父回有病先是有無名之比邱尼授以金剛經一帙嗣閱肆得大乘起信論未讀也至是閱他書意舉不愜讀起信論乃遠澈奧旨起求坊肆得楞嚴經就几誦(諷)誦不覺日之晏也悉廢其向所為學而學佛乙丑來金陵董營造廨宇得經數種與真定王梅叔耕心江都鄭學川書海邵陽魏剛己(耆)陽湖趙惠甫烈文武進劉開生翰清嶺南張浦齋(芾)長沙曹鏡初(耀湘)皆(遊)以為末法世界全賴流通梵夾普濟羣倫北方龍藏已成具文雙經書本又燬兵燹於是發心雕槧(南)藏經俾廣流通書海旋作浮屠名妙空子赴江北刻經處於揚州東鄉磚橋雜園文會則就金陵差次釐畫刻經事日董理版築夜潛心佛典勘校刻印外或誦經念佛或趺坐作觀往往至漏盡就寢工費省且堅軼其儕輩然終以妨礙學佛癸酉屏世事家居讀書李鴻章鎮北洋聘之辭焉是歲參攷造像(由)量度默坐觀想審定章法延畫家繪成極樂世界依正莊嚴圖十一面大悲觀音像並得古名人所繪佛菩薩像刊布流通以資供奉甲戌禮育王寺朝舍利涉普渡拜潮音梵音二洞聞洞庭包山有古刹往求經典綜計數年來所刻經漸多家遂貧復就江寧籌防局差擇金陵北極閣建屋藏度經板光緒丙子赴湘登南嶽祝融峯戊寅隨曾紀澤使英法丙午隨劉瑞芬使

英歸得東瀛小字藏經全部閉戶精讀誓不復濡迹政海庚寅走京師禮栴檀佛求藏外古德逸書寓書日本南條文雄求中國失傳古本南條先學梵文於印度以藏外書二三百種相(信)餉擇最善者繡之梓甲午興英士李提摩太譯大乘起論成英文以為佛教興日西行之漸乙未識印人摩訶波羅相與立志興復五印度佛教當是時仍日本真宗設本願寺於金陵頗訾譸爭土僧徒幻人著法華性理會解或問文會馳書辭正其失書牘往返達萬言立竿視影矯枉得中又嘗答西蜀德長老質疑十八問痛扶禪病其書曰觀所質其弊有二一者誤認六塵緣影為自心相以為現前知覺之心即是教外別傳之心若果此心即是祖師心印何待達摩西來始傳二祖又何待五祖門下七百餘僧象獨傳六祖當知師祖心印超越常情非過量英傑不能領薦近代根器淺薄輒以禪宗自命究其旨趣茫無所知何論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二者但閱宗門語錄經論全未揩心不分解行不明應位處處扞格無由自通欲除二弊須誦說大乘起信論通利造微深究賢首義記起信論者馬鳴菩薩所造馬鳴禪宗十二祖教宗圓融為學之要典進之以楞嚴正脈唯識述記楞嚴唯識通則他經可解矣所答折收互用兼綜性相二家識者謂靈峯示滅以來現(頑)居士身說法者未曾有也丁酉築室於延齡巷存貯經板流通經典夏喪母孫氏服闋詔其子曰我年二十八(歲)得聞佛法時已誓出家而衰白在堂鞠育之恩未報今老母考終吾身亦已衰邁不復能持出家儀律汝等年事已壯生齒日增應各析炊自謀生事此後毋以世事累我文會之學以馬鳴為理宗以法藏為行願以賢首蓮池為本師性相圓融禪靜澈證蓋近世所罕覩也

丁未就刻經處開祇洹精舍冀學者兼通英吉利文異日將馳往天竺振起佛教垂及兩稔費不給而止宣統庚戌長佛學研究會文會弘法四十餘年憫宗教之頹運悲大道之淪晦非具擇法眼難免不墮於邪見日本重印續藏經多至一萬餘卷蕪而蕪駁特選擇提要一歸純正示當代學者以入佛塗術志願未遂慧燈輝照辛亥秋示寂顏色不變肌膚不冰所謂吉祥而逝者非歟春秋七十有五治命舍宅為坊建塔坊中以葬後七年戊午塔成嘉興沈曾植賛之曰聖教之興以聲為體言語文字弘濟萬類其於西土以結集為決擇東土則始以叙錄為甄綜繼以雕刻為宏布自宋遼元明麥暨我朝敕刊經藏不具論其人間僧俗發願雕刻者則隋靜琬刻石於雲居宋馮戟王求從鍛木於閩東禪漸思溪明嘉藏刊方册於浙

經山而今時楊居士刊輯要兼刻金藏於金陵上下千年作者五人甚難希有卓哉然靜琬受付屬於南岳思大師馮王生五宗四家禪席風行之世寖公有慈山紫柏陸五台馮開之相助激揚獨居士奮起於末法蒼茫宗風歇絶之會以身任道論師法將藏主經坊四事勇兼畢生不倦精誠旁薄事蓋視前人為倍難景興嚮相承因興果不二以法運通塞驗之華嚴極盛於隋唐天台中興於南宋淨土普行於明末國初皆非刻經人所及見而今者諸方競進賢首嘉祥慈恩之微言絶學浸昌浸熾金胎教令朕兆萌芽佛日光明重昭壞劫居士實親見之則居士之效視前人倍疾乎居士於三學教典搜集於藏外若干種選擇大藏輯要若干種校刻大藏全經已成者若干卷寓次擇於甄綜宏通之中至精且當又非前人比嗚呼盛已

事略張爾田撰別傳

沈曾植撰塔銘

贊曰姚鼐有言黃舒之間天下奇山水也浮屠之儁雄梁陳以來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聲相應和其徒遍天下奉之為宗豈山川奇傑之氣蘊而屬之耶夫儒佛之興替往往互為乘除而今文會更以儒素門業作龍象於彼教之庭返觀並世緇流據法座號大德者三五輩轉未能捐棄結習不逮文會之精專純一弘通而簡易焉撫州歐陽居士竟無具宿慧生玄裝窺基後且千祀創通唯識並世無匹挾其所得來金陵乃一見文會闇然而服執弟子禮惟謹蓋德量之廣非有學者所得而幾焉使姚鼐而生今之世其設想又當何如哉

安徽通志列傳續稿

十篇

三

戴重盖安節
梅衡華鄭達
梅守箕鼎祚巨儒士珏
施閏章李天馥
張載潘江
汪梧鳳馬曰琯曰璐鮑廷博
程廷祚程晉芳
吴鼒金鉷燕
檀萃師範
徐文靖黄鉞
戴綸恩江承之張楚生
張純吴甌玉巖宫方吴鼒宋厪
趙青藜鮑桂星
程恩澤朱琦
吴定夏鑾蘇惇元

姚瑩
姚元之姚柬之

天放廬所著書

上海圖書館藏

張一鴻 左宜之 王大新 王日望 劉駕 沈懋賢

戴重善節傳 重子本孝移孝 張秉純 秉純妻劉氏 徐正大 婺源孫芳 堅 名郭梅 趙大中 趙鶴 趙崇祐 趙崇雅 趙純仁 張載達 張學載

戴重字敬夫和州人也遠祖仲禮當至正乙未明太祖取和陽率義從兵力戰有功給户帖籍應陽之西河村重兒時好擁兵仗作行陣擊刺嬉十五補州諸生師事江浦鄭朝聘為聖人之學 聘字端静 居西莊 聘卒重廬墓三年而好古窮經談王霸大略 略亦通術數 為迂謹朝聘疾詣蒲塘侍藥及卒為制心喪築舍祀之是時清勢日强而苦多盜重留滯濠淮間每登山北眺輒痛哭歸以所聞見告母相與歎曰 中原 大 髮而祭於野不及十年此其戎乎遂如江南居南京二年而 崇禎 丙子 乙亥十二月張獻忠屠和州而孚賊去渡江哭所親營其葬先後徙居横望山及銅井壬午應公車試上書請巡幸關 儒學校基教作育賢才宫 中四日建州比數有漫書度今冬必祀歲輔一旦南牧國家即

欽遷陪都其道將無由致不若早幸鄠中據河山之固以鞭
撻流寇陪都設有緩急命一將鼓行出潼關七八日即抵濠
泗勢未嘗不與舊京相連絡聞者皆迂之越兩年而京師陷
福藩走南京時天下洶洶而士大夫猶籍黨爭仇將官無恢
復中原方略重以歲貢廷對直切第一定職推官重獨以剌
謁都察院劉宗周為陳得失援古今大義以復仇雪恥表
忠戮叛作中興之氣為急宗周方坐黨禍去國惟相與流涕
乙酉巡按河南御史凌駉以國士禮招重重欲往而駉已殉
國矣其絕命辭灑酒再拜而泣曰天不使我從公死寧復有
待耶於是時重已注選湖州會應天巡撫程世昌得罪去將移家
湖州趣重事與劉城偕行未行而南都覆世昌抵湖之後林
主潘國瓚國瓚固與重同貢士交善時警問日至而世昌尚

手握勅印湖州諸生說重曰程公受國恩負民望手握天子勅
印誠宜假列祖威靈號召天下豪傑士東收吳會南連閩粵乘
閭疾取結半壁河山以自固重以語世昌世昌頷之顧欲圖萬全
而未發六月蘇州陷國馳檄命降官諭江浙各郡湖州以一亡
賴書生挾二僕如馬奉片紙受大郡降重遂與太湖義師擁楚
藩通城王盛澈起兵礫降者時大將黃蜚職方主事吳易各
擁兵萬餘舟師屯清道臣錢棟亦斂舟聚衆以結
重說藩國瓚提一旅疾趨錢塘復杭州出奇制勝作將帥之
氣而洞庭蔡允心俠士也傾家財十數萬以助軍事重命軍中皆
編素丹楹器械備具有王元震字長卿短小精悍膽力絕人
既受重方略率鳥船數十艘鈔擊清兵盧收殺殺傷水死者無算
重出軍崑山與諸舉義旅者會師一夕大風雨舟纜自絕夜半

中軍豹㑹纛折所部船悉吹散重下令退湖州舟中擊楫慷慨
揮涕謂元震曰舉大義馬革裹尸分也恨未與敵為殊死戰
而天㑹不欲我成功如此不亦悲乎抵後林將收散卒入洞
庭會蔡允心集長興圖再舉清師薛至圍國瓚家重走出
以所佩刀擲敵敵三射之不中元震戰於舟中重從之有矢
自左入重脅羽車幾沒於腹重力戰殊命麾敵去乃自出其鏃按
創走十二里顏色不少變遇軍中尚事生嚴啟隆亦傷其顱
以遁同舟至計村夜下血數斗裹創七日始歸東林山就世
昌元震被執至湖州不屈寸磔死重興國瓚得全少蘇閒關
歸和州創復劇寄居馬鞍山寺重少而主靜負創以來究
知生死自言期日誡二子曰爾兄弟宜安貧力學或習醫卜
以隱萬不可從事舉子業我死驗以常服此我自揮興

以來血肉淋漓狼戾欲衣此上觀先帝於九京者也及期端坐正
衣冠而歿年僅四十有五葬鷹阿山重修臞而神王乍望見
丘若深山窮谷一老叟而蘊藉宏深於文章好韓非子詩
宗杜甫篆則李陽冰草書出顏平原楷法繪畫自成一家
象緯術數本草裨官莫不殫究所著河村集十八卷師陶
一卷詩餘一卷韓文編年五十卷陶詩考異五卷應陽閒天
記一卷族譜十卷年歷一卷鄉人私謚曰文節先生子本孝移
孝皆以布衣能詩本孝字務旃別號鷹阿山樵詩畫皆超
絶客京師一夕與人說華山之勝晨起即饌被往遊其超曠
率類是移孝字無忝四十不娶而詩名藉甚本孝移孝皆以
重遺命故終身不仕其與重同時抗節不食死者有合山張
秉純劉城撰傳遺民詩傳感舊集

實高於和州志而前志今復
紀載采編中讀之與伯宗
所撰傳比勘逸百六言

張秉純字不二合山人也蚤以孝友聞於鄉里而理白樂易於世一無所忤家甚貧吟嘯自若乙酉南都亡降者皆薙髮秉純聞之遂絶粒不食或以書諷之曰匹夫而死國難欲帝名也天道亦可知矣死何益秉純歎息曰國家養士三百年今日其死所也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虧體則不孝忍恥則不忠不忠不孝之士尚何容於天地之間哉若欲言名名如畫餅不可啖也如以為無益則古忠臣義士捐軀於國破家亡之後有益者曾幾人乎秉純同學生徐正大者聞其言則馳唁相慰勉曰吾輩讀書明大義然生死之際難言之矣事至今日所欠一死君雖貧賤士不可與文山比然吾未嘗不慕王炎午而壯之也秉純首垂肯者再正大歸其家竟先秉純雖經死秉純既自勵以死家人生祭之哀請啜杯水而潛投覆溲秉純之覺之遂不復飲飲氣相屬如綫蓋五十一日而終年五十有一妻劉氏撫秉純之棺一慟而絶秉純先為絶命詞四章會同郡戴重自吳興舉義被創歸因和之亦絶粒不食於迫遷谷前菁雲從撰傳

善安節字勉中山東萊陽人也父採字崇禎間官禮科給事抗疏劾首輔廷杖謫戍宣州南都亡避兵天台魯監國召之不起卒於蘇州遺命曰敬亭吾戍所也未聞後命吾猶罪人也敢以異代背吾死君哉子二長安節次實節實節出於蘇之西山坑和安節扶櫬葬敬亭移家廬墓之西和採生前慈菌採於慈菌還葬萊陽先隴仍自萊陽遷母櫬來敬亭與同卧別此藩鳥安節少頴異顛沛中不廢學長益工詩古文顧以累代忠貞體父志不求仕進杜門學道初有契於姚江傳明

錄[illegible]良知之說直截簡易既而聞袁公白得新安程子上傳往
[illegible]之質辭天泉四語與然皆失[illegible]遂精思有悟遵[illegible]葉姚江之學
獨以孟子為宗深造自得見諸躬行凡所論撰一[illegible]聖賢為
歸其有[illegible]雖世[illegible]誦[illegible]不[illegible]予[illegible]苟同[illegible]力排
[illegible]父執熊開元[illegible]欲援之學佛與辭析[illegible]開元[illegible]歎服
[illegible]為孔孟嫡[illegible]學者稱慈湖先生卒私謚孝[illegible]著[illegible]甚富
[illegible]載籍[illegible]慈湖[illegible]本俊字萬選號慕村邑諸生博學能為詩
古文藝曾孫承梅字太原號檬亭乾隆甲子舉人任祁門
教諭著有東歸圖詩草藏於家
贊曰和州為明高皇帝湯沐邑豐沛之恩厚洎其國祚之將
斬而揮戈誓命以答養士之恩者何其少也以二子之奇行而
史不傳其姓氏則荒村窮谷抗首陽之節而湮沒以終古者
何可勝道哉如農門二妙聲聞著於山左既繫詔獄旋成
江南國亡而哭舊君臨死而歸葬宣城舊史既傳其事矣安
節憂患餘生從容求道[illegible]卒[illegible]陽明而進於孟氏拒嘉魚釋
氏之教其為術[illegible]純[illegible]實河
之中廓然能見生死不知其為二氏之學否耶夫學無門戶
要以忠孝為歸此天地之常經也吾因是而恩趙大中事

趙大中字黃吾涇縣人也為諸生南都覆溼前令尹民興
流寓在縣大中率諸生奉民興據城守城破大中[illegible]死[illegible]授命
民興走免唐王以為御史唐王敗民興不從死其後民
興[illegible]延僧眾結壇場追薦陣亡將士正膜拜間舉首忽見
香烟中大中端坐其上驚怖失昵因慙憤發病而死
同邑諸生死節者趙[illegible]于九鶴格殺數十人於城北而死

天放廬所著書

[illegible]為明史稿忠民興
與趙大中溼拒滅字初溼
死[illegible]知初溼即大中者也

[illegible]非以[illegible]為英沒為靈者耶而同時溼

趙崇炫自剄絕脰趙崇雅趙純仁張載達張學載張一
稱左宜之王大新王日望劉駕皆不屈死而沈懋賢字
德臣者當民興之遁逃步之民興卒不顧懋賢歸題詩
其壁而縊（寧國府志安徽通志）

大仁義宿常德之烈小人觀於此諸侯焉猶信

大放廠所著書

梅衝華鄭達傳

梅衝華佚其名合肥人也少讀書應童子試年十五薑
目疾不愈遂聾因賣卜自給以其讀書故胸中大義了
了每卜與人子言孝與人臣言忠與人弟言敬與交友
者言信以所行順逆為時命吉凶詛禍福因以改過
者比比也甲申之變懷宗殉社稷衝華聞則哭失聲
仆絕於地不食五日親友勸之三始進食遂茹素不御
酒肉清師定江南檄下薙髮令一時遠近貴賤悉覽
其首衝華獨冠巾蓄髮如故順治三年丙戌仇家以
告於官知合肥縣事蘭完瑾執而呵之曰何物盲奴敢
違憲令衝華抗聲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孔
門之遺教也受孔子教是以不薙完瑾曰天子當陽普

李侍郎載驛史李文中

天寧土當從國俗衡華曰清人來當祝髮萬一穿胸肘足之國來亦當刳我心截我足乎僑僥之國來吾將為半棄人乎完瑝大怒杖之五十衡華受杖痛哭呼太祖高皇帝(懷)恩宗烈皇帝不止左右觀者莫不兩泣完瑝亦以袖障面淚潛潛墮乃釋之衡華則束髮冠巾仍如故暇(則)值擷埴過朋舊家察子弟之倜儻者輒教之曰郎君無自棄韓蘄王每少保亦猶人耳順治十五年戊戌冬疾卒卒後三十餘年嵗十二月合肥鄭達興兩秦太白山人李柏同遊衡嶽登祝融峯巔縷縷數衡華遺事柏乃為之傳衡華之名遂傳於世節李相撰傳

鄭達字士行號奈村農赴合肥人也世居城南之七里崗少慷慨有大志足迹半天下嘗東極閩越西出流沙南浮衡

天放廬所著書

湘北極燕代盡識其山川險(形)要所交遺臣故老綱羅前代舊聞逸事成野史(无)(史)(文)二十一卷曰讓皇帝本紀二卷曰烈皇帝遺事二卷曰明末死難諸臣二卷曰永曆皇帝本紀二卷臣二卷曰鄭成功海東事二卷曰流賊張獻忠臨廬州事二卷曰前朝宮殿服(御)殿諸遺制一卷曰西羌北狄諸部落一卷曰當今巡幸東南一卷曰本朝災祥二卷其文渾樸質直(足)可以傳信而補史氏之闕又嘗撰孫子附解當明之季孫子十家註不顯於世達乃訪之於河洛之交太華孟門之閒久而得之淮原廟道藏中(橫)重(讀)固有文武材窮困老無所試歸而課耕誦以自娛蓋在康熙壬辰甲午之際矣至咸豐閒合肥徐子苓嘗得其

所為田家日記旁行細書於刈麻種柳收黍釀秫之法言之甚悉蓋其學之務實有如此者合肥縣志田賓發秦偉賈錫璜野史先文序徐子荅孫子附解序

贊曰衡華雞橋亭賁卜非有疊山之志也而盛刑所加不為撓屈何其壯哉然非有鄭達之傳述烏能見稱於後世乎當明之亡達在襁褓之中長具文武之畧宜若可以出而仕而乃周遊名山大澤與畸人交獨著書以傳諸後代又之遺事今野史猶在而達之行事又轉在若明若晦之間余故輯而傳存之欲以慰九原之隱痛發潛德之幽光者也

天放廬所著書

梅守箕鼎祚巨儒士鉉珠傳 著祚嘉祚 祚咸祚元祚繼芳繼英繼勳守默士都士勸朗中超中靚斌枚鳳有振以俊麟芬 允聞 予援 昌成 裕長 穀馥信

梅守箕字季豹宣城人也宣城諸梅祖聖俞文采隱然數百年中未替至明清之交積極而隆乃大昌於文守箕豪宕善飲喜結客下筆敏贍每用古文字寫經義困諸生不第輒取諸生業焚之蓋肆力古文辭飲必醉醉必有作或醉甚不能書輒口授他人筆之當稿脫時往往自矜詫脫幘投地狂呼大歡喜若無人者司成湯賓尹夙儆岸獨服守箕曰與季豹遊使吾神王守箕名著公卿間然負氣恥干謁家雖貧能緩急人之厄困殆古之所謂狂士耶從子蕃祚字子馬嘉祚字錫于台祚字泰符咸祚字以虛皆通脫雋逸善屬文暨國祚鼎祚輩有梅氏七子之稱國

祚自有傳守箕年四十五卒著有居諸集子元祚字乙生其
從叔繼芳字陵峯繼英字吉山繼勳字嶧陽從兄守默字龍
泉並有詩名 以下嘉靖志
梅鼎祚字禹金父守德官給諫鼎祚生而善病二兄相
繼夭守德欲其廢書乃匿帳中時時閒諷之年十六為廩
膳生郡守羅汝芳召致門下王龍溪畿至呼為小友然鼎
祚不好理學以古文辭自任與王世貞汪道昆等游當時海
內無不知有梅禹金者鼎祚既負才不第又當中原尚文之
日當歲薦輒讓其次者游北雁內閣中時行等欲以文徵
明故事疏薦辭焉歸隱書帶園構天逸閣坐卧其中著
有鹿裘石室等集鼎祚奉父里居以孝聞屬母疾序
際博聞彊識乃取上世以來詩文各以類紀下及雜記傳
奇並有輯撰多至千餘卷子士都士好士都性剛直終寧
州丞從子士勸字勉叔少負俊才有嗇餘集早卒孫朗中
字朗三少好學發先世藏書傍搜極覽聲藉藉吳越間
四方之士道究陵者莫不過從極歡為人溫厚謙抑喜交
游善詩文書畫風韻灑然所製卷軸戲素徵索者至穿
戶限朗中口吟手揮人人得其意去困諸生不第而當路
折節加禮海內如馮元颷周鑣陳子龍諸賢咸亟推之嘗
輯唐以前賦為賦紀五十卷編校垂竣而卒年僅三十有六
所著有書帶園集十六卷弟超中字季升從弟磊字杓司
並同時知名著有詩稿行世子庚磊興庚自有傳
梅臣儒字謏聞五歲就外傅受書能強識成童補諸生為
藝林所推重尋棄制舉業悉出藏書早夜誦讀乃上溯羲

軒下迄近代倣司馬光通鑑目錄邵子皇極經世編年體博
蒐慎討舉要訂譌為史鑑大事錄又著左傳發明以正定
諸家義例他撰古文辭詩歌百餘卷所居屋環樹以梅吟
嘯其中泊如也當其下帷精思輒累礙窒户牖於實通飲
食每經時月或歲除家人陳設酒果為享祭乃出事母孝
生平無疾言遽色雖臧獲有過不加譴蓋素所修養然
也子錫自有傳

梅士珏字象先號孤山國祚子讀書最淹洽自汲冢魯壁周
鼓秦碑以遠蟲魚草木地輿醫卜之籍靡不殫究治古文詞
有名尤豪於詩有不平不興人較輒時時寄咏歌以自娛寓
伯仲早世撫諸孤煦煦若慈母尋以兄子事受冤累繫獄
五年盡鬻其產無幾微怨望晚為澄山縣丞著孤山人八
集行世子靚字清老號崑陵負異人姿不屑屑于世用家
徒壁立頹然自放性好吟眺山水少嘗溯大江登九華泛
彭蠡上廬阜已復裹糧躡屩走齊楚燕趙徧歷塞上慷
慨興歌歡憂萬狀履綦所至興一時勝流相題贈手牋
口答泊然若有餘裕所著有聲風集客吟卧吟餘吟共
二十卷靚子斌字具美亦能詩

梅枝鳳號東渚父有振多隱德枝鳳少從沈壽民周鑣
朝夕論文聲名著江南北施閏章視學山左以枝鳳才約
同行枝鳳以父老不忍遠離父歿繼母萬患疽腥穢難近枝
鳳率鳳婦朝夕侍兄皆早世撫諸孤成立康熙八年己酉宣
城山漲暴發漂尸棺無數枝鳳督諸力鉤至孔道有主者
歸之無主者瘞而誌之歲時以糜酒致奠壬子戊午歲大

裸族不衣者八十餘家枝鳳多方為之所晚年搆滿聽樓
日訓子以學閒則賦詩自娛學使者舉鄉飲賓不就生
平扶植正學屏絕浮屠教易箕時猶凜凜垂訓焉著有
石軒集東渚詩文集慎墨堂詩品孫子注及補葺都官集
蒐刻壽民姑山集並行於世

梅以俊字子彥號承露邑廩生國祚曾孫也父麒字夢徵抱
璞不售頻年遊學以俊從母劉受經生有異稟稍長博綜經
史百家為古文詞豪宕有奇氣詩尤清雅浸淫乎漢氏沈
壽民吳肅公並交口推重之聲藉藉吳越間以俊性曠遠
嗜飲遺落世事視功名富貴猶土芥居恒一巷一壺瓦坐
竟日雖寒暑風雨無改晚遊金陵與諸名士結吟社時飲
酒家題壁上好事者輒錄之去傳誦都邑年五十四疾
革猶連舉數觴而後逝著有承露集若語等行世叔芬字
淡仲力學耽吟為邑名諸生早卒

梅允開字中伯號石坪邑諸生家貧併日而食妻亡不更娶
淹貫經史百家之言詩賦尤清麗越俗豪於飲知者延至
其家每進以酒而後索詩允開左執爵右拈毫頃刻數千
言人袖之去醒亦不自記憶也晚年尤好石壘怪石數百於庭
日撫摩拂拭而衣冠古樸人比之米元章云

梅予援字繩波號蓼沙鼎祚之後也鼎祚於明季搆天逸閣
多藏書予援窶食其中肆力稽古博綜該洽初主講敬亭
書院六邑知名士多出其門遊都中孫嘉淦見其著述揚於
朝且曰國家有大制作使斯人屬筆當斐然可觀成乾隆
壬戌進士除徐州府教授兼掌教雲龍書院其教士一以

敦本礪節為首士風蒸蒸日上生平無他嗜好唯手一編丹
黃評校為常課子立本乾隆丁酉連試一甲第二授編修自
有傳

梅裕長字問則號菜園中丞錩之孫安慶府學訓導勗
成子也幼慧徵君梅勿庵文鼎館其家嘗授之業長益嗜
學宜興儲中子太湖魯亮儕又以父執授之史記漢書中
雍正甲辰秋榜銓授河南涉縣念身為清白吏子孫一切規
費悉屏絕約胥隸息爭訟不得已而用刑則先淚下稱慈
惠師莊任半載即解組歸田布衣蔬食授徒課孫倣香
山遺意與同郡詹彬等為九老會郡守時擯禦從往問
以政事裕長博學多聞乾隆三年纂修縣志山川古蹟
歷數流寓諸門類秉筆者咸往受教疏記其所聞號精
審所著我師錄一卷菜園詩文雜草四卷貧不能梓令佚
子穀邑庠生善楷書

梅馥字至馝邑庠生幼孤貧力學殫究諸史能背誦資
治通鑑綱目不舛一字繼乃沿流溯源尋繹春秋三傳得
其要領著三傳本義二十四卷又著周禮集解十二卷潛
心理蘊直窺濂洛體旨著易義別觀三卷又太極圖說
詳解二卷洪範皇極內篇本義六卷俱自寫蠅頭細字
乾隆十六年官修郡志惟天文難其人總纂劉方靄曰
是非梅至馝不可請再四而後往并任田賦自祥異諸門
類馥所著僅易義別觀已梓行其三傳本義付其友胡
以清校刊馥歿以清亦旋亡遂失之存者有手錄周禮集
解太極圖說詳解洪範皇極內篇本義較初稿俱刪改族

叔梅裕長不輕許人而獨推馥每曰吾家至馥學問人品直繼勿庵（第勿庵）受知於賢達故學顯而名彰至馥屈伏於諸生故學晦而名隱也

梅信字小庚一字篠輿號補樓榜名正邦少有才名舉於鄉選授宿松學教諭升授直隸寧津縣知縣鄰邑交河有逸盜信獲之依例應除司馬信不有其功械送交河交河令得免譴郡守阿林保稱之曰服古入官不同流俗

富川梅信為最信既工為詩古文詞而真草篆隸各擅厥長尤精鐵筆凡周秦漢魏諸金石書搜羅殆遍乞書者纏滿户外卒於官宦橐蕭條著有清溪草堂稿松滋古文鈔皖遊紀聞字學指歸等集藏於家

贊曰宣城古為孫楚（謝朓）李白沈醉賦詩之地山川至清美文學者往往見稱於世值有明之叔末東南士大夫文學藝事績用有成雲搖（風舉）不可控勒聲香所播山澤應運通人迭出勿庵發迹於疇人而金蓊聲於藝苑（聲從子性篠樂齋）敦（敬）人自以為握靈蛇之珠家自以為抱和氏之璧蓋（藏）（藏）乎其有文哉鈞其譜牒稽其方志凡居高位掇上第者不列於茲篇歐陽子稱都官之詩窮而益工夫數子者之沈酣跌宕蓋不自知其身世之窮也（然）（和）（存馬爾）（都官之流風餘韻庶幾於是乎）

之再

施閏章李天馥傳

閏章祖鴻猷父咨子彥淳彥恪　天馥父萬化子孚青

施閏章字尚白一字屺雲號愚山晚號矩齋宣城人也順治乙丑進士刑部觀政授本部主事御試學政名第一提學山東授江西湖西道參議裁缺詔開博學鴻儒科大學士李霨杜立德馮溥薦召試閤擬一等以誤書改二等授侍講官至侍讀閏章祖鴻猷明萬歷間遊鄒忠介元標焦弱侯竑之門號中明子父咨字述明篤孝友居喪過哀父葬奉木主出告反面如事生輯父遺草必跪書諱日素服哭卒年三十有七閏章既少孤事叔父譽如父譽自有傳閏章性至孝少貧異資從沈壽民遊儀部金壇周鑣見其文大驚歎延致其家而資之讀順治丙戌始開科舉舉於鄉成進士歷部曹提督山東學政兼按察司僉事閏章先在京師與宋荔裳琬嚴灝

亭沉丁飛濤　張謙明　趙錦帆　周扆來　以詩相唱
和號燕臺七子既負文學盛名故山東士子爭自鍛礪於學
閏章論文必崇雅而黜浮教士則曰通經學古士習一變厥
後與河南試拔張清恪公伯行為高第卒為理學名臣及
遷江西布政司參議分守湖西湖西所轄吉臨袁三州經兵
焉疎蹤躪亟餘民多逋賦追呼急輒聚山險為盜閏章作淺
顯歌詩垂泣相諭因編應崇山廣谷備悉三州疾苦作彈
子嶺竹源阮諸篇以風諸有位讀者感涕比諸元道州之
春陵行而民亦相勸輸賦毋敢後時於是一意休息吏不能
為暴乃修景賢白鷺洲兩書院祀王文成鄒忠介羅念庵
諸賢集多士講學或屏車騎往來金牛石蓮諸洞宴遊賦
詩耆舊逸民亦樂就也其風雅相與為唱和又數平寇獄棄
牘益簡每高春一視事對階阜山色支頤賦詩築愚亭
於官廨之旁環以橘柚與過客觴詠其中無何廷議裁
諸使乃去江西臨江故有清江江清可鑑先是民過江歎息
曰江如水之清馬孰如我使君耶因改名使君江至是民來送使
若江上者如市不能忍別復送之鄱陽湖會湖漲所來舸為御史
贈載輕不得渡民爭買石膏填之已渡貿無食賣其舟而
歸二十年而舉鴻博纂修明史閏章前以文學飭吏治至
是始得當著作之任意氣益發舒乃數同異明是非褒
貶無所回隱而朝士大夫習聞其風來求碑版詩歌者趾
錯於戶四方名士賈笈擔酒問字無虛日閏章平日口期
期若不能言及談忠孝奇節輒抵掌奮發慷慨流涕不
能自已遇羈人才士失志者多方為之延譽死喪困厄

賑恤不遺餘力天下士以是益歸其門入則當史筆出則
應賓客又叔父譽有教養恩德已卒於里第格功令不
能歸視啗殮居恒忽忽不樂而神氣漸散值望日朝下
端坐草馮茶定傳釋管不能起榻之無病越數月而卒春
秋六十有六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也子彥淳彥恪能世其家初
閏章父咎事親孝日與其婦馬謀所以侍吳太夫人者太
夫人偶病痰咎以為失溫咎其婦使大歸歸未幾而卒閏
章之所以字屺雲者為此也咎後亦深悔之然終不迎婦咎
亡閏章領鄉薦謀於叔譽歸母之喪而祔主於廟重傷亡
父心將俟吳太夫人命而不敢啟齒閱三年任部曹奉使桂
林宣慰定南王孔有德歸值覃恩母得宜人封乃泣請於大
母吳太夫人乃令閏章為文告廟親挈宜人主入祔閏章膝
行隨主後行且哭賀者皆哭禮成而吳太夫人病先十二年
吳嘗病篤閏章禱於神願減算一紀延大母壽至是適如
其數遂卒閏章為文守歐曾矩度意樸而氣靜不張皇馳
驟詩溫厚得風人之旨（著學餘堂文集二十八卷詩五十卷端溪硯品一卷試院冰淵一卷矩齋雜記一卷蘐齋詩話二卷擬明史七卷青原志略補輯十三卷）

而同邑高詠能詩與閏章友分主東南壇坫數十年世號曰宣城體（國史館本傳清史列傳湯斌撰墓誌毛奇齡撰墓表鄭方坤撰小傳朱珔撰像贊彭紹升撰傳先正事略清代學者像傳感舊集小傳國朝詩別裁）

李天馥字湘北號容齋合肥人也先世於洪武初自黃岡遷
廬州世襲廬州衛指揮僉事累世高勳世胄然皆好讀書
天馥父萬化諸生襲衛職入清以都司督上下江漕愛賓遊
重然諾天馥自少穎異七歲能詩弱年誦四部書殆遍登順
治丁酉鄉薦成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升司業晉侍講侍讀

元日講起居注官應少詹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轉
戶部左侍郎部故利藪也有以苞苴謁天馥曰汝曹不
畏三尺法吾在此乃敢以身試憲調吏部務揚清激濁
天馥在戶部四年吏部五年而一無私幷工部尚書轉
刑兵二部康熙三十年辛未遂遷長吏部曹司吏素
不便天馥者畏其復來而選人聞天馥名則喜甚時武英
殿大學士當補缺一年上諭滿漢諸大臣曰天下幸而得
平治機務重任不可用浮薄喜事之人李天馥老成清
慎朕知其（熟悉故禮接）為國（腳）事（事）壬申十月遂命天馥為武
英殿大學士次年丁內艱回籍既行上曰李天馥侍朕三
十餘年未有纖介之失三年易過其留此宮以待歸闕服
將除有詔起用天馥蘊藉凝重得大臣體既正揆席益
復謙退應機宰物處以虛公羣公百司各安其職一不
許輕為更張威福歸之於朝而毀譽鮮出諸口聖祖
三征朔漠兵革甫息天馥能坐鎮雅俗持以寧靜用
是元氣日充物不疵癘涵濡富教遂開元明以來未有
之治為相八年康熙己卯薨於位年六十有五賜謚文
定天馥性至孝既葬母盧於墓側（三年不入府第負土築廬）晨昏禮謁（愛）淚漬（來栖）松楸
忽有白燕雙飛掠水而至呢喃墓門之上（久）之不出人咸
以為孝感遂名所居曰白燕廬好為德於鄉自廬墓後
民爭歸之遂成村落平生愛士有人倫鑒為學士薦李
因篤趙進美秦松齡等以應鴻博官吏部薦陸隴其邵
嗣堯彭鵬洊應大官下至單門寒俊聞聲相思惟恐其
不登用有名章迴句輒流連歎詠不置古之所謂以人事

君者立朝之節於此為大始在翰林雅以文章為己任與葉方靄陳廷敬王士禎倡謙復古學刊落僞體每朝罷宣遊或闔戶吟賞翛然如林下人詩成而好事者爭傳諷既居相位不復以此自多而望其容貌習之於語默動靜之間具風神尚度使自拔簡貴之意蓋皆書卷之所積而然也所著傳有編年詩容齋千首詩詩餘及古文制誥諸集行世子字青 國史館本傳清史稿列傳韓菼撰墓誌廬州府志毛奇齡容齋千首詩序

字青字丹壑天馥子也康熙己未順天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年甫十有六而詩才特秀發天馥固長於詩王士禎以為取材博而不雜持格高而不元數宋麗而有則學青承其家學稍變而為綠婉文章亦好紆徐往復方士禎飲於天馥京邸之臥遊堂天馥從容言僕有子能誦君詩願出一拜是時學青方毀齒士禎叩以左傳國語史記秦本紀皆隨問酬答無滯及登第官翰苑二十年而官不進詩益工其所寄興嘗在潤鎗茗椀山村水墅之間短帽輕衫不以人地自矜貴所著陸野香亭盤隱山樵道旁散人等集行於世學青於康熙己未登第乙丑分校禮闈甲戌充政治典訓玉牒類函明史四館纂修丁卯丁父艱歸里不再出丁亥移居永城乙未有墓合肥旋返永城未幾卒年五十有二子肪懋康熙己丑進士 廬州府志合肥詩話野香亭詩集諸家序感舊集小傳國朝詩別裁小傳

贊曰三王之道若循環故文質世殊明清兩代尚賢而好文公卿大夫類多博雅彬彬博雅君子之選使夫販繒屠狗椎魯不悅學者聞風自絀況閎章天馥其至

庫全書提要稱學青
年未四十國朝詩別裁
仍其誤王漁洋已正其誤

孝之行又有絕大難能者在乎至於宏獎士類識名世大儒於未遇之中又豈無素所蓄積而能致然哉孚青生華膴能以詩歌泉石自娛超然榮觀之外而不獲享大年以老其才亦足悲夫

張載潘江傳　載子廷珠　江母吳氏子仁樸仁樹孫義炳　祝祺　李雅雅祖春　何永紹

張載字子容桐城人也少倜儻有風槩明季為諸生年四十輒棄去隱居松湖之隈濱湖田數十畝宅一區門臨大泊可蓄魚歲發荷花數萬挺長隄左右接山麓隄外為大湖鼎革之初載弟文端公英以文學結主知張氏三門鼎貴盛而載獨率妻子躬耕湖上與世相忘家纔足稱桐城巨族載作惡曰予豈耐衣冠而與人拱揖即惟疎節潤目存大意而已晚年以田付諸子自以漁為業每歲十月後湖水涸則集莊農具舟楫結罾網即以魚之大補魚之瘠者為為雇值先期設酒饌以勞之妻持具僮僕持壺觴載親與勸疇芾檐下談笑移時各盡懽去世至孝母遺手繡佛像構一亭事之有僧詣門求捨施則笑曰彼以我在佛耶此吾

親于澤也見象必見其故事足性不能多飲常微醉體貌頎然為書
學鍾繇至老目視不衰嘗作輿地圖詳註沿革方寸中字數百小
於蟻脚英時年五十自謂不能辨也載每貽英書都中輒勸
以歸休年七十有八與妻同時卒子廷珠自稱松山樵者高
達有父風卒年八十節桐城者舊傳
潘江字蜀藻號木崖桐城人也少孤母吳氏高節博學著有松
聲集江生而天才雋妙十歲試文郡邑有聖童之目稍長益博極
羣書與姚出(涉)濟岱京楚與海內詩人酬酢尤與張文端英相結
契英貴而江守貧賤自若康熙戊午舉鴻博科辭以母老後兩
徵遺逸並不就隱居北郭之河墅年八十四卒張英題其碑
曰詩人河墅先生之墓江為詩法白居易亦時出入錢劉耽
耆風雅尤留意兩朝文獻遇人一韻之工稱賞不容口識戴
名世於常流中憲發藏書資之讀卒以成名江嘗輯龍眠風
雅六十八卷續二十八卷桐城鄉賢實錄一卷木崖詩文集五
十餘卷續集十五卷而六經纂測字學析疑詩韻尤雅記事
珠均佚子仁標仁樹孫義炳皆能世其學同時桐城詩人又
有祝祺李雅祺字山如號樸巢張英之師也家貧得修脯
資錢即儥書直陋名跡遠權勢所為詩博奧蕭遠有樸巢
集雅字士雅號芥須高祖春字初陽明景泰元年舉人授
應山令治行第一行取御史雅性卞急為詩文沈酣宏肆亦
張英所敬禮也寄籍廣東生員選拔授江西崇義教諭歸築
東皋草堂於桐城東郭外雅無子依女以居耆酒而不能恒
得因仿陶潛顏真卿故事作乞米行投同志時應者十許
人有程太常者以兼金代秣雅乃復作後乞米行以謝之

年八十二卒臨卒乞潘江之河墅以葬遂葬河墅後江又瘞鶴於雅之墓左謂其孤高清潔與鶴宜也雍嘗與何永紹共編龍眠古文一集二十四卷桐城鄉先輩詩文得不泯者潘李何三人之力也永紹字令遠號存齋桐城廩貢生與毛奇齡宋犖為友桐城耆舊傳篤素堂集桐舊集

贊曰士與權位榮寵相接而能曠然不易其素者此班嗣嚴光之所以見稱於世也張英以鴻漸之翼自致青雲之上貴富極而名身泰數子相與有忘分之雅而載則壎篪棣鄂之親也蕭然韋布咸若無所與於己古之所謂蟬蛻濁穢者儻乎爭其人耶今安得並吾世而一見之哉

天放廬所著書

汪梧鳳吳山南焉曰琯曰璐鮑廷博傳 梧鳳祖景晃父泰安子灼 程敦景曜兄 楚廷 廷詩父思誦子士棻吳紹浣紹燦

汪梧鳳字在湘號松溪歙縣人也世居西溪里祖景晃有醇德江永為立生傳以為合於周官大司徒之六行舉鄉飲大賓卒年九十有四父泰安終隱不仕梧鳳逮事其祖秉教率德既貢太學謝科舉讀書不疎園中十二年時乾隆初紀南北經師淘衷略盡而處士江永崛起於婺源休寧戴震繼之經籍之道乃復明始此兩人自奮於末流常為鄉俗所怪孤介少所合地僻陋無從得書梧鳳獨禮而致諸家飲食供具甚設益買書招好學之士日夜誦習講貫創獲遊京師名動海內天子詔修四庫書徵領石事天下士益彬彬嚮於學矣蓋自二人始也抑左右而成之者梧鳳信有力焉梧鳳為人邁往自喜凡常俗慕悅與夫酬酢無益煩苦之事舉不為世

（梧鳳師事永平交汪肇龍戴震永沒學使者朱筠上其書於朝配食朱子震為學與江氏相出入而於諸經多）

故罕與之瞻画學亦用是焉專且久生平於書無不觀爾
雅說文三禮三傳史記漢書之文皆有是正論說為古文師
劉大櫆清揚有法著楚辭音義三卷詩學汝為若干卷則
排日書課其子灼其中律象地理人物典制音韻草木蟲魚
及弟子程敬
文章援据賅洽疏舊說折獨見皆有神解梧鳳精力既大耗
於學又善飲數苦下血然事母孝病且革時時含母恨不得
弟程敦歙懷唐里人少負才有狂名遊學蘇杭一日至西
終子職卒年四十有六乾隆三十六年辛卯也灼好學世其家
溪見梧鳳所為文大折服遂留不歸園受業梧鳳謂灼曰異
日成吾志者敦也吾為若得良友矣再後敦為縣令陝西於秦漢宮
殿故址或閭巷間搜得瓦當甚富因著錄秦漢瓦當文三卷以示孫澍
如星衍涼州而繫以書曰敦為此書附諸小學之末竊謂非他金石文字所能

比數蓋秦漢篆文留於今者絕少許氏說文解字序所列秦書八體自小
篆摹印隸佐而外不可得而見矣瓦當諸文雖不知何人造要是署書之遺
亦頗有鳥蟲之屬得瞻八體大略又說文所錄但取正文瓦當則一字之變多
至數十是蓋帝王宮闕所施已不免變亂常行違失古書同文之旨此馬援所
由上書而許叔重必欲加之論定也然存此於今足以覘一代風尚所趨且於說字解經
不無裨助至云武朱鳥等瓦可以識古行陣旗所繪而朱鳥之象說者未有明
文觀此知為鸑鷟提之鳥若鷹隼類也夫自昔傳注之學得於意度者恒不若目擊
其物為審以鄭君之精博而讀犧尊為婆訓鳳皇毛羽婆婆迨晉太康鑿背之犧出而其
說遂破古制流傳足寶貴也然則致之著錄所闕匪淺誠惡世俗不察但以篆文為觀美則亂物喪哉將儕諸
好事之流斯失矣程程之指趨矣故於足下一發胸臆並請質之任子田邵二雲王懷祖諸君以為然乎否
也又此書瓦文始用隸木摹刻較諸原字終有差迨後以漢人鑄印翻沙之法取本瓦為範鎔錫成之
獨長毋相忘有萬憙二瓦猶為放本他日倘覩真文尚當更鑄之序錄所未及亦并以聞諸足下焉

出漢新息侯援宋末隸籍鄱陽繼遷婺源再籍祁門曰琯祖
馬曰琯字秋玉別字嶰谷第曰璐字佩兮一半字槎祁門人也系

此の行綴白は為作奴
行空

承運業醫始家揚州曰琯事父母以孝稱讀書[illegible]業堅坐屹
然如老儒說經嶽嶽不可撼兄弟考校文藝評騭史傳旁逮
金石文字自相師友後雖各授室風雪凄其未嘗不聯牀抵足
曰吾二人如一體不能暫分也歸試禮門充學官弟子貲產不及
他醫[illegible]而賓禮海內賢士慷慨好義俠名聞四方嘗開揚城
之溝渠築漁亭之孔道轉囷粟以振京口之災設義渡造救生
船以濟徒涉拯覆溺義聞著焉曰琯兄弟皆好事士士之[illegible]
困[illegible]不得志於時者輒走維揚而館於其所築小玲瓏山館及
街南老屋如[illegible]賓[illegible]陳章[illegible]姚世鈺[illegible]符葆森尤見
尊禮而天門唐太史某既客死江都厚賻以歸其喪吳中陸某
病且篤家貧買棹疾趨以就曰琯曰是能殯我者也曰琯既能
為詩以故四方名士過邗上者必留連觴詠結吟社尤酷嗜典籍

出高價以購人間未見之書而梓行巨著如朱彝尊經義考
之類以餉學者焉氏所藏古今書名畫法帖金石甲大江南
北曰璐於乾隆丙辰舉鴻博不就曰琯[illegible]沒四庫館開其家進藏
[illegible]書七百七十六種曰琯兄弟書皆精裝善手數人寫書牖終
歲不得輟曰琯著沙河逸老集巑谷詞輯韓江雅集卒乾隆
己亥春秋六十有八曰琯之[illegible]而曰其兄曰楚早歲哭母
以毀卒尤為至孝云始馬氏得奇石於洞庭建山館貯之而以小
玲瓏為額會鄰有不便其立者阻之馬氏哀山館歸於汪雪礀
雪礀亦風雅好事石乃得立

鮑廷博字以文一字漱飲歙縣人也祖若又[illegible]於浙廷博少試

又思詔雖業懋遷好讀書迮博亦嗜書乃大庀蒐求海
内宋元舊槧或善寫本以為親歡既久而書益多皆手自
讐校號稱精核四庫館開詔求天下遺書迮博聚家藏精
本六百餘種命子士恭進呈天子以為海内獻書之冠其唐
閻史武經總要親題詩其上既好寫著錄給還所進書迮
博遂發家藏孤本精槧刊為知不足齋叢書高宗美之亦
以知不足名其齋至嘉慶癸酉浙江巡撫方受疇陛辭傳旨
問迮博所刊書迮博以二十六集呈巡撫巡撫具疏齎進詔曰
生員鮑迮博於乾隆 朝 間恭進書籍 典藏書之知不足齋仰
蒙高宗純皇帝寵以詩章朕於幾暇亦曾加題詠茲據浙江
巡撫方受疇代進所刻知不足齋叢書第二十六集鮑迮博
年逾八旬好古績學老而不倦著加恩賞給舉人俾其世衍

書香廣刊祕籍成藝林之盛事也迮博於是急欲刊竣二
十七八兩集日夜手自校閱及二十七集將成而疾作遺令子
士恭續刊以竟父之志無負天語春秋八十有七嘉慶十九年
甲戌也迮博父母卒於杭葬於烏程遷居桐鄉烏鎮平生鑑
別古書甚精熟客或持書來不開卷見板口即曰此某氏板
經某某收藏歷幾家某卷刊誤若干字案之歷歷不爽阮元
撫浙從迮博訪問典籍凡書之美惡及其意指與夫歷代著
錄收藏鈔刊真偽校誤輒矢口而道問難不窮著述數種娓
於丈其花韻軒小稿二卷詠物詩一卷皆出自晚年記憶迮博
嘗為夕陽詩二十韻甚工袁枚阮元並稱之為鮑夕陽云（翁廣平阮元撰傳）

贊曰典籍其文化之肆耶學問所由闚涉之門耶故士能發揮
其聰明才力躋作者之林而傳於後世則善矣不能則以其資

（後圃叢話）

（此間加入吳紹浣傳十贊）

吳紹浣字杜邨歙縣人也世業鹽筴僑居揚州乾隆乙未戊戌兩科(春闈)紹浣與其兄紹燦同中進士入翰林家本豪富(大輝)
(全)
貲購書畫不論(○)四方之名蹟多歸之如顏魯公竹山聯句徐季海朱巨川告身懷素小草千文王摩詰輞川圖貫休十八應真像皆希世寶也至宋元明人手蹟纍纍篋笥中皆有簿錄以其精鑒賞故當時樞垣大臣如(彭南昌元瑞)董(富陽治)王(王杰)韓城劉(長沙墉)輩之文口推重之凡各省疆吏所貢書畫圖籍必招紹浣與品題而後奏進文采照耀一時晚歲家中落乃納粟捐道員補河南南汝光道卒於官

力流布學術文化一遇聰明才力之士扶植左右之使底於成而已亦附以傳也清代學術中興吳則惠棟浙則全祖望歙則江永戴震其尤也惠棟客維揚而病病且篤汪對琴棟好古嗜學以愛棟故為任醫藥之資逾千金棟感之以其所撰後漢書補注詒棟不自有其名惟棟亦不敢攘也而曰瑄亦愈全祖望之疾懸重獎以勵其醫二子者之風義流傳至今不滅梧鳳之於江戴矣曰瑄廷博文學不足傳於後而有力好事能精雕祕籍以餉當世書為當世重其名不朽且圖是而士禮居守山閣粵雅堂等雖踵而起遺風且至於今未沫以視稽古之榮亦何多讓哉

嶰谷醫謝山疾見杭大宗
嶰谷好參按曷自全
吉士薦棗忠疾愈多以
勵醫吉士者謝山為納林院
庶吉士也忠疾伯疾不可
考大宗與謝山為忘文大
宗曰自依南萬篇稍不修
謝山責之謝山沒而大宗為
之傳孰謂祖望之孤哉此
文人生存之一端矣

程廷祚程晉芳傳

廷祚父京萼弟嗣章 錢時

程廷祚初名默字啟生號綿莊歙縣人也自西晉末程元譚為新安太守卒葬新安程氏遂為新安望族廷祚祖某始自魏塘遷江寧父京萼字韋華號筱齊能詩工書邂逅不仕年近六十始取妻生子廷祚及嗣章京萼家貧恒書屏幅易薪米日閉戶課子習灑掃應對客來進雞黍侍立左右廷祚生有異質書過目能闇誦好正襟危坐論古今忠孝大節年十五作古松賦數千言驚其父執嗣章字南耕學長於史而廷祚則篤好六藝經其初博存百家宣究其意而已已而貫穿合并精思諦微著易詩書三禮魯論諸說言其所言非儒先所言其言曰墨守宋學已非墨守漢學為尤非孟子不云乎君子

淵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又曰宋人毀孫復疏經多背先
儒夫不救先儒之非何以為孫復迮祚旋文武進處士惲
鶚生聞博野顏習齋之學乃上書習齋弟子蠡縣李恕
谷搨致願學之意於是益究心於天文輿地食貨河渠兵
農禮樂之事康熙五十九年庚子搨南遊金陵迮祚屢過
從問學讀顏氏存學篇題其後曰古之害道出於儒之
外今之害道出於儒之中顏先生起於燕趙當四海唱和
聲口
翕同風之日乃能斥其非蓋五百年間一人而已其功倍
於孟子蓋習齋舉六府三事三物四教九容為學而痛闢
宋明儒主靜專坐誦讀或講良知以為曖近禪宗恪學
不周於世用許魯齋明儒無怨詞自謂接周孔之傳然其高
弟子李搨猶頡碎攜拾經傳以於博聞而王源談兵喜

雜王霸文章至武迮祚問學於搨故雖宗法顏氏亦不廢顧
炎武萬斯大興夫方苞之說習齋自負一世豪傑而迮祚端
靜迂緩其衣冠傳先王語為蘊藉為雍正十三年開鴻詞
科皖撫王錱舉迮祚乾隆元年入都當路者欲招致門下
拒之試不用而歸是時嗣章以經世才佐大僚幕府所得
俸興迮祚共之無稍別異迮祚乃得專其力益肆志於經自
王輔嗣注易一掃圖緯之說而宋元諸儒乃尊希夷致河圖
洛書互卦變卦卦氣繁雜陳或又拘執文位陰陽乘承
比應之體著書愈多易學愈晦迮祚初著易通後成大易
擇言三十卷晚年又成象象求是說六卷少見毛奇齡古文
尚書冤詞袒護梅賾乃為古文尚書冤冤詞以攻之又著晚
書訂疑推演其說別成尚書通議三十卷青溪詩說二十卷

魯論說四卷春秋識小錄三卷禮說四卷禘說二卷乾隆十六年辛未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復膺薦入都辛報罷後十年嗣章老且聾不能遠遊兩家食指益繁資用稍匱竭廷祚處之夷然也以家近青溪平生出處與劉孺兄弟相類自號青溪居士乾隆丁亥卒年七十有七其後桐城姚鼐主講鍾山書院見廷祚所著書許其好學深思博聞而強識也顧獨惜其好議程朱推綿莊之心始僅厭惡科舉之學疑世之尊程朱者束於功令未必果當於道久而意見益偏不復深思熟玩於程朱之言其詞遂流於蔽近世如戴東原其才本超越流俗及其為論之辟則過有甚於流俗者東原晚以修四庫書得官禁林書亦刊行於世綿莊雨應徵車卒不用而歸老且死撰著僅有

寫本不能傳於世則其所遺固有幸有不幸也 程晉芳袁枚撰墓誌先正事略翟灝記吳德旋撰聞見錄

程晉芳初名廷鑌字魚門一字蕺園歙縣人也其祖業鹽笑居於揚州乾隆初雨淮殷富程氏尤豪侈多蓄聲伎晉芳獨惜惜好儒聲其貲購書五萬卷招致方聞緻學之士與共討論延接江淮老宿賦詩讌飲無虛日屢躓南北闈試(擢)癸未天子南巡因戲賦召試行在第一詔賜內閣中書乃棄塵儥宿遘攜家北上成進士授吏部主事纂四庫全書時館閣諸公御校(書中)讎錯誤纂修者往往曜薄譴獨晉芳所輯無(亳)髮(髮)可議書成改(敘)編修清代文學士以部曹改官翰林自玉士禎外詞林掌故不復多覯晉芳(授)特達知論者以為異數晉芳秀眉方頤美髯髯每吟論意得潤步容裔袍

褶風生骫於學見長几大案輒心開展卷終日百事不理好施予付會計於家奴任其侵盜亦不勘詰以故遇益隆學益進家亦益貧通負山積乃於癸卯夏乞假赴閩中謁巡撫畢沅將貸貲為歸老計抵陝一月而病終於節署年六十有七沅經紀其喪撫其孤歸葬江寧晉芳少讀戴山劉念臺人譜見所論守身事親大節輒心慕之故自號蕺園以後綜覈百家出入貫串於漢宋諸儒之說一以程朱為職志著正學論七篇反復於體用博約之際以為宋儒講太極河洛肇入麻衣希夷之說又以鄭衛為淫詩不無小失至於天道人紀節心制行務為有用之學百世師之可也所著周易知旨編尚書今文釋義古文解略詩毛鄭異同考春秋左傳翼疏禮記集釋諸經答問聲書題跋桂宧書目勉行齋文蕺園詩藏於家晉芳少與學士朱筠交最親厚而長筠十歲晚得進士乃出筠門下執弟子禮甚恭筠猶兄事晉芳筠故愛士無城府文采著於朝野平生執友及門弟子常數百人筠沒而會葬執紼者寥落無幾惟晉芳臨穴大慟久之乃去晉芳於逵祚為族孫逵祚嘗恨絕學無傳每成書必反覆示晉芳商可否及衰且病則慮鈔所著書付之謹藏惜晉芳貧困力不足以傳逵祚而桐城錢澄之亦有族孫特以經學名於時

袁枚俞方綱撰墓誌銘書受撰墓表先正事略

錢特字白渠桐城人也澄之丁國變以經學見稱特能世其業少為諸生即絕意進取銳志通經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著有經疑若干卷文與詩皆有義法特之學以宋儒為宗而輔以衆說心平而言慎無俗儒苟同立異之習乾隆辛亥朱

文正珪巡撫安徽特以所著書進珪激賞之特亦無所干請
也特性嚴毅耿介見富貴人輒不可意而接後學則和易聽
其言如與古之人相晤對也節劉開撰傳
贊曰章炳麟言明之衰為程朱者蓋弛而不用為陸王者奇
觚而不純誦數冥坐與致良知者既不可任故顏元返道於地
官夫循顏氏之法將使人無窮寇曠閒之地以其無總攬之
用則然章氏固已言之矣若夫涇陽景逸白沙念臺石齋諸
賢貞操高節舍命不渝挽人綱人紀於將墜者即誦數
冥坐致良知之徒烏在其為奇觚蓋弛者耶夫顏氏制
行亦能齋肅以步前哲而毛奇齡以佻巧辯慧一旦欲求
勝於嵒陽迄今閱載二百其文與行適足供世譏戴震壁壘
稍堅然據字義以明才性不能遊其心於昭曠之域以闚
天聖人之際通其蔽蓋與顏氏等迄祚晉芳崛起孤憤中
自奮於學以為崑山四明之疏附則可矣乃若商訂四
朝儒術之失得隆汚其道不免乎辭費即姚鼐之論迄祚
亦未足以服廷祚之心然而晉芳正學之論庶幾哉猶其有古
之遺教歟

吳鼒金兆燕傳

吳鼒字山尊號及之一號抑庵全椒人也七歲能文有神童
目年十二為諸生冠其曹二十三選拔貢生遊焦山作聽潮歌
丹徒王文治驚其才折行輩與交次年應殿試不第受業
宋筠之門客遊江淮時伊秉綬守揚州以風雅主東南壇
坫一日會賓客譙平山堂授簡賦詩鼒以不速客入索簡頃
刻成數十韻坐客皆閣筆年三十二中副榜貢生復受知
於朱珪登壬子鄉薦己未成進士選庶吉士先一日上問新
進士知名者珪首舉鼒名對上悅之大考由編修越次遷
中允歷左右春坊庶子和御製詩賜珍綺典試廣西稱得
士敕編八旗詩纂脩高宗實錄成議敘優等一日上御便殿
詔鼒撰褒忠詞碑鼒在殿下操筆立就稱旨擢侍讀學士

在官十年所擬制誥及頌述之篇多華贍有法鼎未第前
朱珪承旨所撰進文字多出鼎手珪老乃悉檢舊稿歸之
鼎丙寅珪薨費淳為大學士慕鼎名使人風示鼎請執贄
來門下鼎不往未幾乞養歸鼎淹貫羣籍而不以考據
擅長獨於儷體尊唐姚宋深自斂許詩初法晚唐晚乃
浩瀚不主一格工繪事書法虞褚而參山谷風雅跌宕
既脫朝籍寓邗上西園主紫陽梅花各書院講席其文
采興盧曾相輝映鼎亦喜宏獎遒才雋者輒延譽公卿
間暇則收藏宋元古籍名本親勘影鈔所精槧者有韓非
子晏子春秋玉海文苑英華諸種與同人搜集全上古八
代文校定全唐文自選者清代八家四六文行世卒年七十
有四所著夕葵書屋詩文集經粵亂板燬其婿薛春黎

為掇拾舊稿而鮑康刊有抑庵遺詩梁肇煌吏刊學士
遺集第寅字弋真貢生詩澹遠絕塵與鼎為諍友鼎子
西序字次山受經於武進劉逢祿逢祿鼎之弟子也西序經能
得師法詩文足攄其藴藁早卒而同邑汪履基為鼎師
惟名不顯全椒縣志先正事略湖海詩傳藤花亭文鈔
汪履基字存南全椒人也乾隆間舉人工詩文庚子迎鑾
召試授內閣中書著有瀾週草堂集吳鼎嘗從受駢體
文法或曰今行世之八家四六選本原有履基及汪中文合
為十家後佚去然中文淵懿能自行於世而履基之名世遂
無知之者第履成字素之由舉人中甲辰乙榜官宿松教
諭著有二芝軒文集全椒縣志
金兆燕字鍾越號棕亭全椒人也幼穎慧壯遊黃山為文紀

其勝甚嶇奇可喜名滿淮南運使盧見曾延入署一切歌詠序跋多出其手兆燕工度曲作旗亭畫壁傳奇見曾愛而綢繆梓由舉人選揚州府教授揚州財賦雄繁綰轂南北自王士禎為司李提倡風雅四方才藝之士雲集一隅盧見曾曾燠伊秉綬尤風流好事觴詠無虛日兆燕既負才地上交名公卿下汲進後進揚人翕然宗之兆燕詩才高絕駢散文皆有法度起家本寒素而嗜讌客或譏其過汰類讌商家習非學師首蓊中風味也兆燕聞之則誦魯論自嘲曰嗚呼師也過商也不及其出語風趣多如此類兆燕在官舍嫻族故人待以舉火者數十家諸生中難以自立者憑衣食之教誨之用不足則鬻文取其值年五十後成進士擢國子監博士升監丞分校四庫館書著有國子先生集贈雲軒詩鈔子臺駿增生亦能詩舉孝廉方正不就著有筱村詩鈔長孫駿五歲能識字數千字取李賀高軒過命讀即闇誦不忘年十一應童子試學使者賞其詩賦十六詩章已老成旋舟入洋與同人作詩會忽得狂易疾十八補廩餼二十一歲遂卒次孫珉字璞生工篆隸能詩詞著有金石樓鈔存

（全椒縣志隨園詩話）

印迳璞字山雲全椒人也嘗鋤地得石印篆文甚古曰筆峯山下硯田農因自號筆峯硯農七歲能吟文詞年十五隨父避寇東臺研究經史自為札記父為天長教官棄養念母老家貧出應聘胡玉坦之聘居幕府益縱力於學後浪跡遠遊遇名山水輒為詩歌年五十乃為養親計自作筆峯硯農小傳累千百言以標素志母亡益貧困五十二遂

卒廷珠駢散文及詩皆有意境又工圍棋稱能品所著筆
峯山房雜著及詩草中興名臣軼事若干卷待刻子伯
良早卒姪仲熙能文有清操節全椒縣志
贊曰清至乾嘉朝天下承平久矣東南人物殷富翠華南
幸必取道維揚維揚遂為文學之藪亞於京師官斯土
者崇獎士類為駢儷詩歌傳奇以相應和其辭不復有
危苦之音鼕興兆燕雍容講習其間享一時之盛名以去
豈非遇其時哉

檀萃師範傳 檀自蔭倪模

檀萃字嵓田一字默齋望江人也舉乾隆辛巳進士萃為
人豪宕善屬文清代文章數胡天游羅有高為崛奇然
皆抒寫襟臆不周於世用萃為文雄深雅健(深蔚茂)亦出入二子之
間而優於從政博通經世之略徒以遊宦邊徼不著聲(聲於南)
中土抑萃匪特善為文而已初客嶺南以詩道行於南服
士之好六義者多從萃問學乃為楚庭稗珠錄鈎摘嶺
南鄉先輩隱文奥旨而品論其高下癸卯復入滇為祿勸
縣令興學勸農政聲大播顧抗直不見悅於大吏大吏劾
罷之滇人愛萃之學而惜其去聘長五華成材兩書院講
席士麕至從遊如嶺南萃罣吏議因自號廢翁而趙州師
範員奇有幹略能文章興萃交篤厚萃先後在滇二十年

著農部瑣錄華竹新編及騰越武定蒙自浪穹順寧廣南六志及將去滇為滇南山水綱目考滇海虞衡志嘉慶己未萃由黔出湘始序其虞衡志於黃鶴樓下來行過望江不泊棹入縣郭門視其家遂至金陵未幾辛酉七十有七萃既興師範交篤厚及範奉檄入都祝之曰子銓選當得江南辛酉五月範果以軍功保授望江萃之弟子考功嚴巨山庶常吳曉林咸以為奇識範矧寄詩金陵而萃適於其時客金陵及棨棫十二月返署望江越四年範以軍差赴湖北復於黃鶴樓下為虞衡志作序述二人之交誼而盛推其文辭郵其書於滇而刊之萃所著典執宜堂詩集二十四卷博羅諸生為寫二本一焫於火一入滇沈於川江此外尚有黔囊滇南集滇南詩話穆天子傳注逸周書注麗藻外集

仁和王孝禹藏書之印
有黔名吟者儒風韵士之鬼

重修安徽通志
符葆森正雅集

番禺縣志而法書十卷尤為得經世先王之志云

滇海虞衡志皖雅傳

師範字端人一字荔扉雲南趙州人也資性敏捷動筆千萬言立就乾隆甲午年二十一秋闈試中式第二入都有國士之譽大挑劍川學博時望江檀萃以知名士官於滇忤當道落職而文章經濟藉甚西南滇省流寓自明楊升庵後以書生仗策來者有松江倪蛻及萃皆東南奇才也範與萃契密範為文儁瓦石婷阿與萃同調時西南方用兵範旋以軍功保授望江縣令萃亦老病思歸乃離滇入楚走金陵範乃寄以詩意謂江南山水未足遊觀獨得先生為部民滋可喜耳範長於吏治察奸究矯風俗敦禮節興學作人親為諸生講論經術愛養如子弟

搜刻望江諸先正遺文文獻賴以不墜而彊直有氣制府
垂員奉檄過境索供張範面斫之杖藩司厭役之不法
者治望江八年以病乞休卒於官邸望江之民為之巷
哭範自少慷慨有大節重然諾倜儻多能尤殫悉邊防
水利在望江著滇繫四十卷足備西南掌故範嘗問學
於姚鼐著有金華山樵文集劉開撰傳羣雅集
傀模字迂存望江人也嘉慶己未進士性嗜古書為得祕
本輒手寫口誦夜以繼日暨校經史諸書無慮數十種自
少至老曾無倦時居京師日游書肆不惜以重價購舊本
至於貲衣以償書應禮部試不第乘傘棧載古書數千
卷以歸晚補鳳陽教授期滿當得縣令棄不就曰與
其俯仰時趨孰若歸田著書之為樂乎於是築室大雷
岸擁十萬卷書著述其中綜其所撰有禪教化者則傀
氏族約有禪經世者則道淮由天長合肥注江辨有禪著
錄者則經鋤堂書目七十二卷有禪經傳者則雙聲古訓
十卷而古今錢略三十二卷自刀布五銖半兩以及外國厭
勝甄采宏富論者以為過於洪氏歲己巳望江大饑模首
創振貸所全活甚衆又擇高原燧其同族之貧不能葬者
二百餘櫬教授鳳陽修葺學宮築精舍數十間宅諸生
使絃誦得其所生員某有為義舉而被誣陷模廉得其
實白郡守獄乃解模自銘其墓表重修安徽通志
有益事讀未見書則以見其平生之志焉道光乙酉卒
年七十有六同時檀萃之族人自蔭與曹京同時績學而名不
著
王引之撰行狀

檀自蔭字玩青望江舉人(人也)官靖江教諭(改)襄歸起補(改)句
容教諭(由甲)(學)精於三禮著有(周)官考(而)文選杜詩韓文皆
有考證又有韋菴集若干卷卒年八十(有六 重修安徽通志)
曹京字雲路望江人也以舉人授國子監典籍所著有四
書測海六卷通俗編三卷又仿方言為稱謂辨四卷卒
年八十(有)四 重修安徽通志
贊曰師範(既沒)尊於皖胜其篤無長物僅遺書數千卷存焉
一弱孫遠在萬里外經營殮殯者僅舊客數人真州程
雪門蒭其一也範在望江得官俸悉以刻所著書藏山雷
音塔塔亦範所建按形家(者)言(頗)得(科甲)利望江之文運蒭恐其
書之久而遂佚焉建樓於安慶西門外萬松岡以貯之顏
曰師樓(皖江陳世鎔求志居集婦卷所載)余遊皖江出玉虹門求師樓遺址(於芳松岡)不可得
況(其)著述乎然滇繫以關天南掌故(若錄家稱佳)多(有)其書而萃所著滇
南山水綱目以貿故為有力者購刻不復居其名滇海虞衡
志又西南多(有)之獨法書難見著錄(張之洞書目答問)世無有能誦之者
矣萃嘗為廠記記滇徼外茂隆吳尚賢柱家宮裏雁雨廠
首之被殺廠務敗而滇日以貿深致痛於守邊者無通達治
體有學問之重臣(其)此他文大致多此類此其所以連蹇而不
得志於時與

雲南備徵滇南山水
綱目(晁公武道元祐撰實
默高作也)

廠記載經艾編
錢幣上

徐文靖黃鉞傳

徐文靖字位山亦一字禺尊當塗人也食貧力學困頓諸生中雍正元年癸卯年五十七始膺鄉薦（主試者）侍郎黃叔琳主試自詭是科得三士曰任翼聖（啟運常熟）陳亦韓祖范及文靖其學皆醇而博（多著）屢上公車不第乾隆元年丙辰舉博學鴻詞庚午舉經學辛未恩科會試特授翰林院檢討於是文靖年八十六矣（有）假歸猶（仍）昕夕著書不輟年八十九（猶）著周易拾遺十四卷可謂勤矣文靖之學貫串經史不墨守先儒尤肆力於人所不恒習者竹書紀年晉咸寧太康時汲郡人發魏襄王冢所得荀勖和嶠同受詔撰次謂之中經起黃帝終魏襄王二十年其中可疑者僅一二事他若書胤征辰弗集於房皇極經世以為

仲康元年紀年則在五年與唐一行大衍所推合詩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康成以為當厲王時紀年則在幽王六年與毛公及梁虞劇所推合宋人以洞庭為九江主水經注九江在長沙下雋縣西北語紀年則不載周康王十六年王巡狩至九江廬山與太史公登廬山觀九江兩貢敘九江孔殷在江漢朝宗于海之下合其他所載自堯以下往往與尚書合自帝乙以下與詩合自平王以下與春秋合相傳注為梁沈約作然大簡明約以后無能發明文靖博考旁證成竹書紀年統箋十二卷其後甘泉張宗泰蘄州陳詩涇川趙紹祖臨海洪頤煊江都陳逢衡互有論著皆因統箋益致其精文靖疏證創闢之功為甚巨分野之說見於

周官保章氏鄭康成在東漢時已云其書亡矣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然星紀在東北而吳越實在東南魯衛東方諸侯遙屬戌亥之次又三家分晉方始有趙而韓魏無分趙獨有亟漢書地理志分郡國以配諸次其地分參伐不一鶉首至多鶉火至少其疑實孔繁自唐一行天下山河兩戒之說出以為北戒起三危南戒起岷山江為南紀河為北紀北斗自乾抵巽為天綱雲漢自坤抵艮為地紀南河南戒北河北戒又吳越之所以屬星紀魯衛之所以屬降婁婚姻三家分晉韓魏之所以無而趙有郡國配次鶉首之所以多而鶉火少皆條理井井有倫有脊故朱子鄭漁仲王伯厚劉伯溫薛儀甫閻百詩諸儒皆極稱之文靖為是引證經史發其指趣取

而心字必有誤

堯典之中星言四象取禹貢之南條北條言雨戒取春秋緯之旦建昏建言斗魁治內杓治外取史記之中國山川言雲漢之起東井沒尾箕取素問之五帝大論言帝墟取史記之律書言水火金木治季孟月成山河雨戒考十四卷前八卷注本書後六卷參考晉隋宋三史及近世西人之說而一切機祥不經之論不厠雜其間其他兩貢會箋十二卷說多精確如蔡傳引曾攻洙水出�London懷西乃并州之水非London懷所宜有山海經雷澤有雷神龍身而人頻鼓其腹在吳西雷澤即震澤也自裴駰注史記辨漁雷澤改山海經在吳西三字為則雷二字蔡傳因之以會稽之雷澤為濟陰之雷夏誤矣又泗濱浮磬說浮為邳來之山邳與浮通非浮水之訓彭蠡之蠡即通蠡字水相滙如螺之旋也皆前人所未發又管城日記三十卷自詩禮諸經子史百家天文地理之學無不條列前人說下考證以折衷之乾隆甲子侍讀學士張鵬翀以文靖書進呈世或譏其好古而病僻其精思博覽與徽郡所謂樸學者異矣夏炘撰別傳國史館列傳謹摭述聞

黃鉞字左君一字左田當塗人也幼孤寄生外家補諸生時朱文正珪主試江南奇賞之因從之遊乾隆己酉成進士觀政戶部尋告歸主書院十年睿廟聞其名有旨特召由主事超擢贊善入直南齋十年之中官至尚書以老成端謹結主知道光丙戌鉞年七十有七予告歸人比之董華亭云鉞立朝能持大體而風雅好藝事工詩書畫尤精絕其生平進御畫幅久邀睿賞與富

陽相國董誥名齊鑒定內府所藏名蹟總持藝苑晚
歲名益高贋作雜出有得鈺畫於廠肆而喜求其自
定真僞鈺乃題詩以嘲之蓋是時海內承平久未天
清暇君若臣得相與從容談燕而海甸澄懷園中二三儒
臣扈蹕僦直之地許各就寓廬移花種竹疊石疏泉
隨意自名其齋館鈺所手闢為食筍齋而西舫則屬
程恩澤張文毅芾自營一室曰鑿翠山房戴文節熙
舊廬名曰矩廬室樂泉則又張文恪泰開所鑿也皆
見嘉道間人文詩集自咸豐庚申以來甘泉多烽火
名園鞠茂草澄懷風景者如天上鈺年九十餘目失
明自號盲左然尚不廢書畫道光辛丑年九十有二
卒賜祭葬謚勤敏著有西齋集 先正事略國史館本傳墨林今話陳康祺紀聞

贊曰自古康強純固壽考之材非獨其得天厚也用志專
一不火馳於外則神完而守自足定乃可幾於大齊是故儒
林則夏公峯年九十有二經學則易疇年九十又學則
歸愚乃至九十有七外此唐生華暨徐倬韓志基薛起
蛟潘奕雋戴均元褚篆公朱鼐模之徒皆躋杖朝之年
高者至九十有六可謂人瑞矣位山篤癃而補周易盲
左喪明而能作書蓋痌僚承蜩之術瑜為精一藝者言也
然而養生之術盡此矣

戴綸恩（江永之）張楚生傳 李家学

戴綸恩小字奇蹟休寧人也與戴震為同宗幼奇慧歲十二而殤震誌其墓許其博聞強識而進乎古將以慨皓首佔畢不知六藝為何物者是皓首而不若此童子也休陽之隆阜綸恩所生也紫阜潭綸恩從其父讀書處也綸恩歲五六能好詩文時徵引故事足以解頤而得親之歡善算於方田重差之術有理解震於是比之鄭玄云玄師馬融驟集諸生論圖緯以言善算而召見之樓上故其銘之曰六觚九章究洞其原許之焉至矣與綸恩同時而見稱者歙江永之尤智有焉江永之張書事戴東原集

張楚生和州人也六歲就外傅同硯席有讀爾雅者楚生請於師而亦受業焉遂通古訓乾隆丙午包世臣隨父出

江承之字安甫歙縣人也世業賈至承之始為儒者年十四從
張惠言學十五讀江永鄉黨圖考奮然請治經受鄭氏禮記
日夜誦習旁及他鄭氏書先漢諸儒說考校推究往往通大
義時惠言方次虞氏易又請受之每一卷成輒手寫講解比
惠言書成而承之憲能指說十七從遊京師更受儀禮讀未
竟以嘉慶五年病卒年十八承之於世事無所嗜獨好治經
於經獨好鄭氏禮虞氏易其志以為易亡於唐禮晦於宋陵遲
且數百年清儒始復從事然數十年之間天下爭治
漢學異說亦往往而起學者以小辨相高不務守大義或求
之章句文字之末人人自以為許鄭不可勝數焉承之治鄭氏依
於江永金榜治虞氏依本師張惠言疾非鄭者如讐嘗寫後漢
書鄭康成傳而次其年譜繫之以文悠然有千載之思歿後
檢其錄有曰周易文義曰儀禮名物皆無書鄭氏詩譜虞氏
易變表略具而未就惠言取其易表次為一卷既銘其
壙復序其書又為文以祭之辭甚哀也而時有聲者則推
烏江張童子 茗柯文編董士錫撰傳

烏江雪困主楚生家楚生世臣生而同歲月日遂為總角
交室有故籍百餘卷楚生皆闇誦不遺世臣問曰子亦
有心解乎曰論語君子不重則不威君人南面之道也不
重不威謂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也固陋也惟學可以治
其陋哀公曰寡人固不固安得聞此言也是其義也君人
者威重而多學則不免乎權譎而對治之曰主忠信友不
如己孟子所謂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也雖然內
有主外有輔豈能無過哉過而能改君德乃全書頌成
陽曰改過不吝是其證也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是出
將於逢而適相遇故曰於崇吾得見王而通章皆言遊
觀之事可證也非其鬼而祭之諂也鬼謂人鬼古惟祭其
先曰事鬼祭非鬼即禮記所謂興為人後者也楚生又言

易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新當句絕鄉黨一篇記孔
子者少記君子學孔子者多其後世臣讀漢書三國志
麈見輝光日新語知古讀正如是讀集解訓學則不固
也如楚生說見陽湖惲敬論鄉黨說興楚生無異而猶
疑友不如己於君臣之義或未安及讀詩毛傳言國君友
其臣讀呂覽言敦洽讐慶惡足以驗人言足以亡國而友
之足於陳侯而無上至於亡而友不衰然後信楚生所說
類有所根據是殆古經生之謫降而一現於世者也楚生
以文世臣之明年即殤於痘越十有六年菖乃作張童子
傳以追紀其事後百餘年而合肥李家孚又以神童稱焉
雙楫

李家孚字子淵合肥人也祖經鈺故太傅文忠公鴻章從

子父國瓌李氏於同光閒門閥甲天下而經鉦乏子被服
儒素國瓌尤伉爽(軼佾)不(俚)問家人生產家孚生而敏異始出
就傅誦習能勤稍長益自淬厲妙研文史往往中夜不
休父戒毋過勞剔挾書隱帳中默誦天性篤厚親有微
疾輒深憂廢餐寢已有疾深自蔽匿不欲造次貽親憂
國瓌倘居滬嘗外出而家被盜盜索財以槍臨國瓌妻
家孚直前叱之曰叔則叔耳將物去奚為驚我母盜亦
驚其膽之(不)害也少生長江海都會能束身自救一切紛
華嫚戲之事不稍染好為深思長慮遭時多難益感
家門衰落慮終無以自立憂生厭世常若有無窮之悲聘
於吳將娶辭於親以為學未成無可效用於世懼力不能養
而重親累親慰解之意終忽忽不樂丁卯歲九月家孚竟
以暴疾殂生年十有九所著合肥詩話髯自清初下及並
世知名之士用梅村詩話例先次其人行事刺取其詩繫
於後甄采賅博評騭高老而矜當不規規於年齒先後蓋
欲多收而未有已也家孚筆記雜鈔之屬積稿甚多(藏於家)
若文曰金粟樓集二卷(詩)
卷已梓矣(張文運撰墓誌江藻國撰傳)
(瓌自撰亡兄家孚事畧)
贊曰皖嘗生民才賢實難才不能躋其巔學不能造其微
苗而不秀使聞者索欵美文藻飾孰證其違惟東原慎伯
立言有制如兩童子之夙慧吾有以知其名實之相譬也家孚
連世文采春華爛然而行誼篤謹步武前修蓋吾見其進未見
其止不凋其年庶幾哉亦彬彬文苑之選矣

張純吳甌玉巖宮方吳藝燕宋庠傳

純父永錫 孫颯 吳鏐 鏐妻 甌玉子 揆桂 孫孟威 族人井遷 陳兩臣 宮方子診 孫大勳 曾孫統 玄孫瑾 族人大鵬 大鵬 孫灝 藝弟鯨

張純字吾未桐城人也父永錫字來遠以孝聞既鰥不再娶與老父同寢處每薙髮必謹藏之曰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也純亦篤孝嘗以親病夜歸行山中虎踞道叱之虎避去純能詩工大小篆所居曰苦竹山房自號苦竹山人偶即竹根為篆印隨方圓修短刻之類古法物人爭寶焉出游攜其竹印滿笥後歸自淮馬以此營甘旨親沒乃出游攜其竹印滿笥後歸自淮

苦竹山房毀於蛟乃徒跣以尋父柩終不得復走浙祈夢于忠肅廟竟無夢痛哭返奉父遺髮葬之唐翰林赤子題曰髮冢自是希復刻印時時哭未幾卒著有篆會及苦竹山房詩稿八卷其孫颯字用敷詩篆隸有祖風為

應舉文汪洋不中程式有高節縣令嘗三造門不內身
脩八尺面犂黑人謂之野人遂欣然自號張野人野人與
吳鏐交最善鏐字海屏為詩好孟襄陽隱縣北篤山
稱獨秀山人嘗著布衫破韈遊眺山間或荷鋤攜鐏(一作蔗漿)隨
所至顧影長歌盡貴族女也亦與同趣著有歸雅
堂集六卷 節抄桐城耆舊傳
吳甌玉字仁齋桐城人也縣學生有儁才能文不屑事
章句時以功名自許既困不見用遂隱於醫施治輒效
不受餽有對鷗軒文集十五卷醫學尋宗八卷子挹桂
字亦肇師事同族井遷事父至孝父性嚴急能以色養
常終夜不解衣臥聞呼輒至曾不淹晷著儀禮要義八
卷續禮纂言十卷希顏堂文集十二卷子逢盛字級甫

天放廬所著書

號絅菴嘉慶辛酉舉人世傳儒學為鄉里大師著三
禮考異卒年八十逢盛嘗稱其王父意度恢闊始署
其齋曰勤至晚歲精心醫術乃易(一作號)曰仁齋先是桐城
人有陳禹臣者賣藥壽春性方直不與人媚曲久處
而益親嘗遇孫學顏相與論學悅之既而曰老矣不
能有所成顧當力制此心使不入於非辟耳居壽春十
餘年遘以疾卒壽春人無少長皆哭之曰是嘗活我其
為方不知所從受類有別傳者要其於醫不如嚴氏
之精專嚴宮方字則菴亦桐城人博覽方書於營衛
虛實洞悉微奧其治嘗疾無以異人羣醫所束手者
輒奇驗人求其方亦莫或知其奇也子診字尊五縣學
生不樂應舉展素靈書則心開亦多治驗後以其術

授子大勳大勳以授子統統以授子瑾瑾字春來能預決
人生死期有貧者就診喜給與藥物而不取值困落其
家不悔也金陵彭鏡湖稱曰仁醫著有醫學指南醫方
闡謬嚴氏既以醫世其家諸嚴業醫者多舊志載有
嚴大鵬字廣譽號仁軒父為時名醫不言尊五子疑
即尊五也年八十餘輯醫學十三科世服其精大鵬孫
顥字守愚號克齋有雜症一貫女科心會虛損玄兎機
非風條辨等書而姚鼐又嘗序醫方提訣云嚴氏之
先有則菴者為術神驗其孫以恬能繼其學出其遺
書曰提訣者以示余其言簡直俾人易知能盡疾病
之變狀以恬殆即大勳字矣今其書亦未見傳本節桐城耆舊傳

吳鼒字龍海號漪瀾桐城人也操薙髮業弟鯨則傭
也居練潭鼒能詩詩清雋邁俗家貧不娶得錢即
沽酒盡醉醉則長吟詩篇然深自匿悔既死鎮人得
其詩為築墳磨箕山麓題曰詩人吳鼒墓鼒亦預為
自詩自題其碣因並刻之凡所築墳助錢者鯨皆籍其
名氏逾年叩門拜而還之必受乃已曰吾兄自食其力不
以累人豈以死違兄志哉鯨行如此潛山熊善維為作二
吳傳又重刻其詩曰愛吾廬詩鈔此外合肥乃有野蠻
和尚者詩尤工而行益奇桐城耆舊傳

宋厓字啟祥合肥人也乾隆間諸生工為詩繪梅竹石駁
駁入古善奕棋尤精篆刻賦形眇一目自篆其章曰隻眼
佯狂玩世一日走閘封相國寺為浮屠更自號野蠻和尚野

蠶務既寢納衣敝垢生蟣虱而吟詩不輟閒與知名士相唱和惟不好與貴人遊簪夢緣詩鈔合肥趙野航對徵官廣德州學正刊行之經亂散佚矣節合肥詩話

贊曰老聃有言君子得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士豈必策名庠序登上第然後為貴哉顧視其行誼修飭何如耳如數子者殆古之所謂畸人者即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者也

趙青藜鮑桂星程恩澤朱琦傳

趙青藜字然乙涇縣人也生而穎異九歲能文乾隆元年丙辰舉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尋改御史在臺五年有直聲能持大體不為激切之語時沈侍郎德潛舉諫垣著望者為五君子詠先生與焉章凡數十上卒詞清屯田以歸運丁請弛米禁以濟民食請仍耗羨歸公請興西北水利皆有關生民利病又劾總督高斌侍郎周學健奏開捐納謂此風行將見言利之徒接踵起為害甚大上嘉其有見其合紲彭協揆維新奪情議尤侃侃有骨鯁名敷成君奉命察賑山東還朝以耳疾乞休薨高宗南巡伏迓道左蒙存問者再年八十餘卒青藜兩典浙江一典湖南試所得多知名士卒以不欺為接人外

和而內嚴不可以私干
方侍郎苞 桐城之侍郎稱及門有所祈嚮而可信
其操行之終不逮惟先生為最詩自漢魏及宋元靡不
畢貫獨宗工部晚乃歸於昌黎性喜遊往來黃山白嶽
匡廬間蕭然自適 著有澈芳居文集十六卷詩集三十
二卷 典學九長於史所作史論有特識 讀左管窺
二卷 校二百四十二年事實穿穴甚 國朝先正事略國史館列傳
鮑桂星字雙五一字覺生歙縣人也八歲能詩文十五補
諸生 學 嘉慶己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御試高等遷中
允每撰進奉文字輒 稱文綺 賜甲子典試河南遂督
河南學政擢洗馬晉侍讀戊辰典試山西庚午擢侍講
學士 督湖北學政 在遷少詹事癸未晉詹事除內閣學
士既受代聞林清之變 疏陳十事馳入京 仍宗 亟 藥之且
曰已次第施行 長 丙戌擢工部右侍郎充武英殿總裁
條奏武英殿事 劾提調及副管不職狀提調撫 桂星 蔡
平日語中之 並落職令閉門思過越五年復官編修
宣宗即位 命 編修 因 召對詢年齒甚 明 年卒 桂星 蔡
矣既由侍講擢通政司副使 卒 屢 復諭曰欲兩習練諸
事 以 甲申擢詹事 召對 詢年齒甚 明 年卒 桂星 蔡
林遂於文學質厚 而 性直有明斷 才敢任事少從吳 桂星 蔡
定學詩古文 兼 以溯劉海 峰 後師姚 鼐 姬傳 於為詩 子長庚 華人少 多又有五鼎 硯山 狂多 疾 以 桂星 蔡
亦師說姬傳稱之曰是能合唐宋之體而自成一家 齒
也著進奉文鈔二卷詩八卷詠史懷人詩十卷又嘗用
司空表聖說輯唐詩品八十五卷 同縣程 春海 侍郎 稱

程恩澤朱琦傳 恩澤父昌期 子庶咸 附出與爲名

程恩澤字雲芬號春海歙縣人也父昌期字蘭翹乾隆庚子進士官侍讀學士恩澤幼穎異毀齒經傳皆誦尤好讀古書剖析疑義同縣曹文埴金榜皆語昌期曰此子非凡品也嘉慶辛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道光元年辛巳命值南書房諭曰卿父蘭翹先生典試所敬也卿之聲譽朕亦有聞宜更勵素行克濟前人光旋奉勅校刻養正書屋集是年典四川鄉試遷中允校刻御製詩文初集癸未督貴州學政擢侍講再遷侍講學士丙戌謁湖南學政回京遷祭酒母憂服闋仍直南書房壬辰典試廣東還朝命上書房行走課忠親王讀王敬禮師傅學日有進癸巳擢內閣學士明年授工部右

贊曰青蔡桂星皆以文學侍從之才遭時隆盛洊擢高秩糾彈權勢直節彪炳隔代聲香隱列然可接所謂鐵中錚錚者其非與

侍郎調戶部丁酉充經筵講官卒於位年五十有三
遺疏入上嗟悼詔賞其子德威舉人恩澤學識超時
俗六藝九流皆深思而得其意工篆法熟精許氏學
督學貴州時勸士肄鑾其利大行又重刻岳珂
五經以訓士及奉詔纂修春秋左氏傳推本賈服不
專守杜氏所著述惟國策地名考二十卷已定本餘多
未成書不自料其年之不永也詩文雄深博雅於金石書
畫考訂尤精審嘗謂近人治算法由九章以通四元可
謂發明絕學而儀器制多有傳乃與鄭復光約共修復
古儀器恩澤又究開元占經謂道光十五年火木同度
當有大災已而果然其考國策地名謂孟津在河北非
今孟津縣亦非古河陽縣蒲坂非舜都乃衛蒲邑以嘗

入秦後歸於衛故謂之蒲坂阮元校毛詩有椒其馨謂椒
當作馥其訛久在六朝前恩澤曰詩芣苢孝祀韓詩作馥
芣孝祀馥字毛詩兩見形聲不謬於六書尤確證也國朝先正
事略阮元撰墓誌

朱珔字玉存號蘭坡涇縣人也先世自姑蘇遷婺源再遷
涇為涇右族嗣父安桂早世妣汪氏未婚守節旌於朝珔
生時奉遺命出後安桂生有異稟而祖傳培風閣松竹
軒藏書四萬卷資其學力嘉慶壬戌成進士選翰林院
庶吉士授編修已亥除侍講壬寅左遷編修道光壬午
遷贊善以節母汪病乞養歸汪歿復丧本母趙服闋輦
下故人爭走書勸再出珔曰祿不逮養即萬鍾何加
焉況宦窮之未奠乎前後主南京鍾山暨蘇州正誼

紫陽書院二十有五年終不復起吳中古為人文淵海
琇以詞壇耆宿主持風雅後進瞻之若山斗於是結
問梅詩社與石琢堂編玉吳棣華廷琛韓桂舲封彭
蓴閒希鄭董琴涵國華迭主敦槃而巡撫陶文毅澍
承宣使梁薌鄰章鉅皆為琇同年生寶應朱士彥華
陽卓秉恬並寓吳中琇與諸公及顧南雅蒓相倡和繢
滄浪七友圖文采風流照耀一世門下高材生多出
取巍科壬辰會狀馬學易吳宗駿並出琇門下而族
弟榮寶復領庚子解額洎丁未琇重謁泮宮第三孫
維垣適注學籍相攜扶以入琇有詩紀其事一時傳和
為佳話馬明年以老辭講席庚戌卒於里第年八十有
二琇性孝友內行純竺用文學起家歷清要僕直三天
曇司文柄所至皆得士若許文恪乃普文文端慶季尚
書芝昌馬撫部秀儒其最也尤留心文獻所著曰小
萬卷齋文集二十四卷詩三十二卷續藁十二卷經進
藁二卷輯國朝古文彙鈔初集百七十二卷二集百卷
國朝詁經文鈔七十卷文選集釋二十四卷經文廣異
十二卷說文假借義證二十八卷　李元度胡韞玉撰傳　梅曾亮撰墓誌
贊曰聲名位業不可得而兼此二子聰明早達稽古求榮
官躋通顯眉隆譽於世又值國家全盛之後醇醲之氣
凝而未散二子得以迴翔其間恩澤著書可傳後琇退
居林下尤以風雅主持壇坫歌詠升平豈非儒生之幸
遇哉

吴定夏鑾蘇惇元傳

烔燉燬
莊承敬 張承華 姚思賛

吴定字殿麟號澧泉歙縣人也少時事親謹三年之喪如禮自期功及三年喪飲食起居必變於常雖下殤子之喪亦然幼多疾母抱之懷感夏不揮扇冬不擁爐母年七十四左右扶掖同卧起者四十年家本貧至老貧益甚然廉正有守嘉慶丙辰舉孝廉方正辭不獲命賜六品服劉大櫆教諭黟縣定從學為詩文大櫆歸樅陽又從之樅陽兩淮運使朱孝純亦大櫆弟子也刊行大櫆集延定主校讐發值秋試讀之至不納安徽巡撫馬慧裕布政使康基田以禮延定語不合輒拂袖行定為人忠信質直論詩文最嚴於法姚鼐為文辭示定定所不可必盡言鼐竟易或數四必得當乃已定暮年歸歙專力

於經歙中學者故言經如戴震金榜程瑤田輩考證事物訓詁卓然能自立定固習熟漢唐注疏卒乃銳意求義理嘗謂易之初象而已辭明象象明意意者何道也漢儒玩象而忘意魏晉以降苦象之繁索聖人之意於冥冥之中而忘象皆失也成周易集注八卷此外四書集疑若干卷紫石山房文集十二卷詩二卷卒年六十有六嘉慶丁丑配享紫陽書院姚鼐撰傳王灼撰墓誌夏炘撰傳國史館列傳

夏鑾字德音號朗齋當塗人也父沛霖太平府學生以質行聞鑾生十月而孤母李氏賢守節教養鑾頴悟好學嘉慶丙辰巡撫朱文正珪舉孝廉方正辭不可受六品服戊午舉優貢己未考取八旗教習辛酉補正藍旗教習鑾篤孝不忍離母教習三年期滿引見

用知縣請改教職歸養選授徽州府學訓導迎養數年告終養旋里在郡學嘗(時)中夜為母煮粥火燎其鬚(署貴池)居母憂喪葬一秉禮經服除再補原缺鑾之學凡三變少攻辭章繼乃專治經晚篤嗜程朱書語默動靜造次必於儒者務奬植經明行修之士使底於成績溪胡培翬之儀禮歙江有誥之音韻皆受鑾教得名其家前後所舉優行如歙汪萊程厚黟汪春臺婺源戴揚休王士杰皆學行端粹著述傳於後其禮士也有恩而誨士也嚴以為士習不磨礪則駑而不純將成風俗之憂士氣不培養則屈而不伸無以為四民之望先後在徽郡十餘年修學宮興復紫陽(兩書院)厳冬不衣裘而施與宗族及捐義田義倉等皆變通古

文

法以籌久遠曰審於己者儉審於人者刻儉固美德刻不可長也論語曰以約失之者鮮非徒儉約之謂也約於取名所務皆實行約於取利所得者皆義取交游約可無奔競之風讀書約可無浮濫之習以是居於鄉族無爭里無訟獄薰德善良沒而徽人士祠之名宦當塗人士復祀之鄉賢鑾生於乾隆庚辰卒於道光己丑享年七十子曰炘曰烱曰燠曰燮炘烱燠燮自有傳

烱字仲文一字晦卿生少承父學兄弟互相師友體弱而好書雖病必置書枕席初嗜蒯顧江戴諸家之學繼進治諸經注疏旁及六書音韻謂聖賢大經大法具載於禮箸禮志[書]窮源究委草稿未竟遭父喪乃體亂宋元明以來諸文儒[之]書以為朱子之學由博反約德性問學不偏廢得明體而達用之全自明儒開心學之宗其弊至於荒經棄洲所為學案持論偏有意用譎乖講學之誼我朝大儒出昌明經學其後支離瑣碎一變而為小學使天下聰明才辨士汩沒於象形得聲讀為讀若而無裨於心身家國甚且啟濟[改曰劑]之習長驕矜[改曰忮]之氣賊經害道學術遂為天下病夫窮經以致用也用之於家則自收束身心整齊內外人情物理知明處當處處皆有實際用之於國則自農桑水利風俗學校以及奉公守法潔己愛民事事皆有實心如是而後可為通儒而後可以謂之學者烱事親孝兄[友]愛又嘗以為治生之法惟儉可以明志讀書謹干謁居

官絕芑苴皆由此始嘗纂著選法河事讌政諸私議多
可施行道光壬午考職得二等授州吏目遂歸丙午
卒年五十有二有夏仲子集行於世節拍堂集續編有仲子集及
蘇幔元字厚子號欽齋桐城人也明初自鄱陽來遷十傳
至紹眉字唐岑好學宗朱子清初隱居不仕又五傳至幔
元則益篤好朱子及近世張楊園書以為自宋以來得朱
子正傳者惟西山魯齋敬軒敬齋整菴當湖六人楊園純
實介乎諸儒而精切殆又過之欲乞禮臣奏請從祀孔廟
行遠者朱子後惟望溪因纂訂望溪年譜二卷白大吏
奏請祀鄉賢幔元為人恭謹以軌度自敕其執喪甚哀

居恒過家廟必肅容而趨無敢咳嗽習禮不曲從時好
嘗慨鄉俗冠禮久廢昏禮雖稍存古制亦多失其最而
喪祭二禮貧者苟簡富者僭越且多信從二氏法違失
經旨乃就前居喪時所輯家祭約儀擴之為四禮從宜
害義者附錄諸說以辨之其儀節務期簡易宜行於
今者用為書四卷他所著有遯敏錄四卷文集八卷詩
稿四卷道光庚戌以諸生舉孝廉方正固辭不就試授
六品冠服幔元孤貧傭書自給然堅忍立志臨財不苟中
年遊潮州太守幕鬱吏進五百金請為一言拒不可卒
年五十七子求莊字強甫號毅菴求敬字懋甫皆縣學
生文行書法俱能傳父業求敬才過於兄而早卒其後

燠字叔安號和甫幼頴慧過人不敢放言高論於先儒學術異同心知其意而未嘗軒輊精等詩古文詞之學吸呼會多辭入毫釐江永四聲切韻表世利有兩本一新安汪氏一青州李氏汪李皆不請等韻多訛舛燠為重校頗據其違失沿陽陸建瀛一見數為精絕及督兩江欲重修棹而軍事起胸高亮伉直人有過面折不稍假燠和藹與人交惟恐傷其意炯廣結納多興賢豪長者遊燠屏居里閈未擇人而語燠之年年五十有三變道光辛巳舉人揀選如縣發江西天祝當逢回夏惟炯及燠能最高云

諸有此脈絡例述誤校等書於通鑑中西紀事

光緒元年乙亥舉孝廉方正者二人張承華字舜卿號蓉
溪以諸生主講河南許州書院三十年著大學中庸補
釋困學齋文存皆說經之文多與朱子立異姚思贊字
子襄箸酌言二卷臨卒授其門人馬其昶桐城耆舊傳相堂師
友記

姚瑩傳 瑩父鰲 子濬昌孫永概

姚瑩字石甫一字明叔號展如晚號幸翁桐城人也曾祖範
祖斟元別有傳父鰲仁和縣知縣瑩弱冠中嘉慶戊辰進士改庶吉
士授福建
蘇數縣改皆最旋由知高郵州轉兩淮鹽運同知權兩淮鹽
運使最如前道光戊戌擢臺灣兵備道故事邊閒兵
備加按察使銜得專奏既上事勸農料軍而是時英
吉利犯順粵東閩浙皆被兵朝廷命上公佩大經略
印副以宗親貴臣都逗留一二宿將戰不利臺灣地孤
形便蠢民相扇引瑩興僚吏設方略斬俘奏可旋停臺
灣軍聲壯天下既大吏力主款詔臺灣歸誠俘而英酋濮
鼎查扶前憤訟鎮道亟殺遭風難夷相國穆彰阿陰
持之趣對狀瑩以夷就款大臣回服對吏重辱國乃

興總兵達洪阿自赴刑部獄時道光癸卯九月事也歟
議成上念瑩功在官蜀不見悅於總督會西藏雨呼圖
克相爭殺檄瑩治之出打箭爐經荒山窮谷冰雪往復六
七千里復劾以畏難責再往久之補蓬州假歸時鹽政文
弛兩江總督議行淮綱檄監九江鹽務咸豐初元以大臣
薦有旨武昌鹽法道命未行詔以廣西按察使參大學
士賽尚阿軍其明年賽尚阿無功逮瑩方籌餉湖南
巡撫
秦軍張亮基奏留其年積勞卒瑩體不逾中人視
炯炯發聲如鐘少學於其從大父鼐與其鄉方東樹劉
開友善博聞多通議論嶽嶽不少推自為縣官時數不
獲志於長官臺灣之功既齟於吏議其在廣西大帥懦
不能兵部將都統烏蘭泰鎮軍向榮皆驍將不相能
紫荊山之圍寇就禽
逸因條舉利害累千百言不
納
名水竇可馳達桂林寇壁隘死鬥
用
玩寇善間屢持金錢與我軍媾永安城小而庳
都統軍西南鎮軍軍東北合滇黔楚蜀之軍總四萬永
安水竇賊數千又屢敗衄水竇者向軍門分守處也瑩
既白莫府則又力疾馳叩軍門數譬解之
未幾寇突水竇圍犯桂林推鋒遂前烏蘭泰以赴援
重傷死瑩亦鬱鬱鬱鬱踰年壬子遂卒年六十有八瑩初為
縣於閩獨與張亨甫際亮為昆弟交際亮蓋弱冠一諸
生耳及瑩赴詔獄際亮從至都欲效棗饘之役瑩既出
獄際亮大慟日相從飲酒遂以醉死瑩為治其喪卹其家

瑩初舉進士氣盛行有不及檢劉開於座痛折之瑩恕趨而出忽又反坐開復責如前瑩又忿而走忽又反開責之加厲瑩曰自今日請與子絕交矣遂去不顧開曰子不已過哉予開曰所責乎友者為能責善勸學也今石甫成進士著書作文曰有名其斷不及檢苟無直諒之友異日將譁然民辟上矣學業不自此隳乎吾寧使石甫絕我我不忍棄石甫且石甫終必不我絕言未既瑩果反笑而請曰吾思若言良是自今請再責我終不忍絕子矣復坐飲盡歡而散瑩在九江劉開已前卒合肥徐子苓以方東樹書來瑩讀未竟面赤鬚怒張曰咄植之與我都老大乃屢呵我如小兒已而謝曰頃者失辭植之直諒多聞君子也微植之孰能鐫吾過蓋其賦性剛而樂善能改過如此著東溟文集二十六卷奏稿四卷後湘詩集二十一卷東溟文集二十六卷奏稿四卷後湘叢錄識小錄姚氏先德傳及遺稿續遺稿都九十八卷為中復堂全集子濬昌字孟成號慕庭晚號幸餘少孤避寇江西求微祿養母以公事謁曾國藩安慶國藩閱謁狀問知名家子留之幕府見其詩益喜令從獨山莫子偲友芝學奏薦為知縣謂異日必循良也補江西湖口調安福一以慈利為政不譁衆取名而安福三任凡再至民尤德之中間嘗棄官奉母屏居十三年橐金少賣先世遺田田且盡不能供養乃再出母逾八十終於安福服除謁選得湖北竹山調南漳既一年還任遂卒官性不樂仕其

徐子苓撰墓誌徐宗亮撰墓表吳嘉賓撰傳桐城耆舊傳方宗誠撰孟塗軼事

劉開於座痛折之

其賦性剛而

始出以祿養繼徒以貧及卒竟無以返櫬有竹溪人王志瓊者賈於竹山慕其廉具舟送之生平耆易禮通鑑及朱子書而不輕撰述有慎終舉要鄉俗糾謬鄉賢續錄各一卷其於詩有天得沖澹邈遠稱其為人自訂集十二集卷續集九卷子永樸永概節桐城耆舊傳

永概字叔節少有才氣中光緒戊子鄉舉壬試第一名李文田王仁堪皆負時望病科舉文日即靡敝以江南多才雋恩得老儒宿學居榜首用振起之得永概文置第一檄（榜發卷見）頗訝其年少及觀其先祖父有高名乃喜相告慶得士後廉試禮部不第久之選授太平縣教諭不就當是時變法之議興朝旨既罷科舉各行省皆興學永概充安徽高等學堂教務長改師範學堂監督永概為人孝友篤至其教士必根本理道而以文藝科學為戶牖與人交披瀝肝膈無不盡廣坐高談音響震越安徽數更大吏咸欽永概才望有大計輒就決是非得不謬而謗議亦自此起民國肇建應北京大學之聘為文科學長復掌正志學校教務正志學風出京師諸校上天下無異詞清史館之設也永概與兄永樸及姊婿馬其昶皆任纂修永概論學於漢宋無所偏主詩文有俊逸氣著慎宜軒集若干卷卒於癸亥年五十有八（節抱潤軒文）

贊曰夷狄之侵中國也駕巨艦涉重洋其勢不能以持久故利在速戰我之待之也宜堅壁清野相與為持久戰苟相持能至一年以上未有不勝者也至於飢寒窮困之民忽官吏之貪暴嘯聚山谷間擁二三桀黠者為之魁率

以圖亂為政者速擇廉能吏單騎深入而解散之上也不可則臨之兵而速滅之逮盜賊之勢已成有傾全國之力而未易博一勝者將驕卒惰欲養寇以自重而好為持久戰不知其興鑾夷狄之法相反也道光庚子之役使沿海將帥皆如林則徐與鬬天培其鎮道皆如姚瑩達洪阿英吉利雖狡何由得志苟不得志於粵若閩浙江蘇而得志於江蘇天津我第不震不慄而興之相持或廣設方略以引其深入而撓其後路久之必情見勢絀而乞和以去至如金田之寇起於邊荒之地民情慓悍而形勢足以出邊計異懦濡滯而不諳籌略夷務卒大壞凌夷至今賴

曾胡左李而得殲姚瑩之惠勇與其識不幸而處將否之會其侘傺而卒伸眉之日焉亦宜矣哉

姚元之姚柬之傳柬之子世恩

姚元之字伯昂號鷹青晚自號竹葉亭主桐城人也舉嘉
慶乙丑進士授編修直南書房道光朝由詹事簡用御史以言事降補內閣學士道
歷户兵刑侍郎晉左都御史以言事降補內閣學士道
光末海氛起疏陳廣東形勢可戰與總督林文忠則守
徐意合而柄用大臣或不便遂乞休年七十七卒元之初
問學於族祖鼐多記舊聞故能為詩工隸書兼精繪
事通籍後譽望甚美嘗主順天鄉試江南鄉試浙江湖南鄉試湖北鄉試會試房考
陳竹伯啟邁史士良致謂張石卿亮基許為封疆才四
子者常集於邱第談讌極歡益葺亭園時花木冬深
蠟梅滿院霞以高麗紙糊欄楯四周暖香襲人坐客忘
倦賀新年者登堂茶花杜鵑分列如紅錦屏璀璨奪

月雖（蘇仁）杭州不及也好蓄古書彝器延客飲（其）寒冬磁中儲熱湯皆撲古式圖書精緻自署竹葉亭（垂）款識著竹葉亭筆記十卷元之卒後琉璃廠肆流出古物極夥（多）書尤易識署眉大字手迹（猶）如新（也）無子繼一孫其居宅後為鄭親王端華所（購）得（今）（桐城耆舊傳吳昆田撰傳）

姚柬之字佑之號伯山桐城人也少亦受學於族祖鼐而恢奇多大言人詬之不怍益自喜少落拓遊京師無所知名應天文試臨武（武定）親王奇其體貌呼前問姓氏睥睨對曰江南姚柬之也王曰狂生耳入之錄取天文生已而棄去就科舉成道光壬午進士選臨漳縣母憂服闋改廣東補揭陽遷繁猶廳同知署肇慶府事用大臣薦擢貴州大定府貳氣敢為大吏寖不悅引疾歸

（揚水古名晉稽（嵇）紹死于荊隧是其地也
唐時以溫泉名湯今湯院是也）

去柬之而在臨漳漳衛洹蕩並漲漳水東徙抵內黃入衛縣柬之聞災即賚糧馳往不待勘報謂棄一官可全萬人命吾何惜在揭陽民俗桀悍相讐殺強者不（自稱若父兄柬）輸賦勒（稅）商賈官懼激變率不問柬之至下教曰吾治斯邑不愛官不受錢不畏死有梗吾治者鋤之乃搆崇臺西郊上揭條教建大旆示與民更化皆帖帖奉令邑有下灘錢坑皆險峻盜藪也柬之出不意禽其魁於下灘其盜積犯案十八乃召諸被害家及士民環觀擊以槍十八如其案數又有蠢民抗捕匿錢坑故事抗捕者火其廬空其積聚柬之戒毋妄動駐河干書示耆老耆老至請官獨入村詰之（民從の出迎皆懼悅）復返河干（越）日果獻蠢民置之法（恩）咸（感）大著豪強（通）不約賦者至是（老納無遺）其先後所莊

郡邑為治皆此類初漳水災相國大庾戴奉命勘漳河均元
或議復故道東之考臨漳全邑皆漳水故道不可復著
漳水圖經一卷及在漳州以乾隆間經猺猺始設官其時連
山尚為縣轄疆域錯處易滇因勒為經猺猺廳志四卷又
箸易錄七卷伯山文集八卷詩集十卷子世恩字孝寬多
膽略太平軍之役參戎幕敘勞補贛州府經歷代理
定南廳出巡村僮寇突至遇害節桐城耆舊傳方東樹撰傳
贊曰桐城諸賢好談文章及理學而元之獨以藝事稱桐
城多修飭之士而東之嫚志誕言無試為吏獨勝繁劇元
之風流蘊藉如醇醪醪飲人而東之亦能考古河流山險勒
成專志元之卿文恭誤奇士莊凡簽寺
公雖祥何姚氏之多材與晏中少棠階亮基皆可
明於偉明許文休之徒仍加
將相之材甄藻之

安徽通志列傳續稿

十六篇

四

徐璈光聰諧
齊彥槐薛時雨
包世臣陳艾
趙紹祖蕭穆
方東樹宗誠方昌翰
劉開張傳誥
方奎姻方錫慶
吳廷棟
呂緝熙朱道文許懋昭
馬樹華樹章
馬三俊吳廷香戴鈞衡朱鳳鳴
孫家泰
趙曾重孫傳爽
崩光典吳汝綸
劉含芳張士珩陳夔舉

高春浦史克寬

天放廬所著書

徐璈光聰諧傳

徐璈字六襄桐城人也元至正中由婺源遷桐城父之柱少孤貧育於外家既長辛勤治生孝友剛介家人憚焉長子眉字六階舉早卒璈以父母痛傷无故益自刻厲嘉慶甲戌成進士授主事以母老改外補浙江壽昌縣調山西陽城縣知縣以事不合上官意左遷鹽運司知事尋改補亳州判官亳州故有定額人衆推排補實恒千餘年紛雜滯弟困無所為神不敢捕璈因食蝗未無畢民乃敢捕蝗修葺文廟依古製籩豆琴瑟之屬以樂章協宮商歌焉居陽城六年引疾歸民立生祠璈行事率胸臆不俯仰媚人喜來民隱興長官爭是非嘗曰性不隨時才不周務不堪世用因自號櫰尹云璈既歸而亳州徵州書院益遊名山大川如衡廬嵩華泰岱黃山天台雁宕之奇秀洞壑

彭蠡震澤之恢廣而纂述不輟著詩經廣詁三十卷蕙山紀勝四卷櫟亭文集四卷又選鄉先輩詩為桐舊集四十二卷刊未竟而卒姚瑩馬樹華蘇惇元相與成之並附璇詩於後曰（桐城耆舊傳桐舊集方東樹撰墓誌）

光聰諧字律原桐城人也家貧少時嘗借書冬夜籠火讀至旦嘉慶己巳試禮部房考李宗昉校閱經義得聰諧卷驚歎其淹博謂卷隸安徽非蕘源齊彥槐即桐城光某也選庶吉士簡靜自守不事干謁時人語曰冷何來光聰諧改刑部主事典試貴州再遷郎中外擢湖北荊宜施道江水漲溢被災民索振環知府噪顧窘辱聰諧聞即屏輿從自出慰諭衆情大懽數年江水復溢決隄三百餘丈因請帑興築自臨視隄工竣堅聰諧為人讓退由福建按察司再遷甘肅布政司陛辭上曰甘肅無迴撫總督楊遇春武人吏治汝好為之既至虛心與遇春交衆職畢修調直隸遽引疾歸性喜遊覽嘗東躋泰岱西躡華山之巔又偕侍郎陳碩士用光登福州數山嵗勞峯望琉球如黑子博學精天算聚書三萬餘卷著稼墨軒詩文集十二卷筆記十卷易圖說一卷而有不為齋隨筆刊行於蘇州又嘗搜集鄉先輩撰著百數十種為龍眠叢書刊未竣而亂作版燬於兵癸弟聰訥字敏之後更名朝魁道光丙戌進士為陝西蒲城令卒官民皆巷哭聰誠字存之諸生議敘太常寺典簿聰諧聰訥皆出仕穆輔咸豐己未進士書學顏魯公甚有名由部嘗改郎

史出守永州卒女進瑗能作擘窠書不嫁留事父父卒
以身殉欽旌孝女節桐城耆舊傳
開霽字慕巢聰謂四世祭也六歲能詩倜儻有俊才長益
究心經史及詩古文辭桐城忠孝文學五百年中名德相
望而開霽四世聰謂著書滿家開霽以是不
自菲薄而奮欲自造乎古然一貢成均秋闈試輒見黜
名日起家貲橐筆遊公卿閒嘗以詩投湖廣總督張之
洞之洞喜因留幕府宣統初元鄉舉孝廉方正辭而安
徽布政使沈曾植聞開霽賢亦辟置幕府革命軍起
壽州孫毓筠為都督益才開霽檄署無為令未起而
父鄉飲大賓秉仁卒奔喪回桐城哀毀骨立及母病刲
股肉和藥以進母沒哀毀如前服除謝詔其子曰吾家自

天放廬所著書

方伯公以來清白世其家貧者士之常今飢來驅人吾不
能終守家卷行將浪迹天涯以遂四方之志而善守祖
宗墳墓居家一以禮法自檢讀父書勉為善士於是東
下金陵北入晉復東踔齊魯西遊大梁南觀武漢三鎮
更北走燕冀東出齣客遼左當是時中樞力弱諸節鎮
擁兵自重欲遂制朝權而吳佩孚駐中州洛陽憑藉戰勝之
威以兵力統一全國開霽方客津沽夜被酒秉燭為
萬言書抵佩孚大要言濟勇以仁蓄威以德服天下者莫
如公驥武必敗佩孚優辭答之因召致之洛陽開霽抵掌
談天下事佩孚頗開霽於座受署參幕府事已知開霽
貧甚乃薦之鄂督蕭耀南耀南畀以釐金差年可獲數萬
金開霽曰吾曩在豫亦嘗一權鐵路貨捐顧以弊重不

可鉱理吾不能耗公而肥私以蔭吾祖清白之遺教遂不
受命歲暮窮困遵乃返皖應任大學專門高中諸校教習卒
於庚午之歲年五十有九閱霽為文章善論政事反覆
必達其意詩古體上有風概與同邑姚永樸永概方守敦
潘田孫雨亭其窮老孤直終於無所遇誠不愧為清白
吏子孫者先是聰諧嘗搆石莊於龍眠經兵燹不能恢
復閱霽晚居安慶仍名其詩文集曰石莊山隱永不忘吾道
羽為之序天放樓文言
贊曰士宜不必論貴賤得行其志毋無尸位饕祿急流而勇退
退則遨遊山水間著書數十卷足以成名名成矣復輯鄉邑
文獻而成他人之名如璇與聰諧豈非夫風雅之宗師而具
紳之美德烏乎可及哉

天放廬所著書

齊彥槐薛時雨傳 時雨祖鳳耆父鑫

齊彥槐字夢樹號梅麓婺源人也七歲能文年十四補
博士弟子員從姚鼐受作文法戊辰己巳聯捷成進士改
庶吉士散館以知縣用選江蘇金匱直隸大旱創立圖振
法勸殷戶糶米平糶又以振餘造望亭橋修泰伯墓晉
知州秩庚辰以疾得告居宜興築雙溪草堂奉祖母曾
氏及母俞氏以居道光甲申冬淮揚暴風洪湖決石工萬
餘丈湖水泗汪由敦奉命往視南河湖彥槐謁由敦極言
引黃濟運之非上海運議由敦入告朝命兩江總督魁
元煜檄彥槐辦海運有以盜賊風濤及造船費巨用袋
貯米難咄嗟辦諸端相尼彥槐謂吳淞口迤南由浙及
閩粵為南洋迤北由通海山東直隸及關東為北洋商

原文回護決堤盱衡詳考淮系年表
敘咀之

洋多磯島水深浪惡非鳥船不行北洋多沙積水淺
礁硬非沙船不行洋盜在閩粵鰂不越吳淞以北爭
南糧上海沙船三千餘艘可儘數濟運艘工皆熟水
綫風信不然富商安肯以多貲造船挾重貨而輕於
一擲哉米噸宜散貯奠必商賈載豆麥皆然烏用袋為
難者語塞江蘇巡撫陶文毅公澍悉如議是役也用船
一千五百有奇運米一百六十三萬三千餘石銜尾而行
抵天津無稍阻滯倪失旋權蘇州督糧同知勘估吳
淞江親督浚治日行泥淖中不為辟得旨以知府候
補丁母憂遂不復出彥棻為文章根柢經術研究天
官家言發鄉先輩梅氏江氏未盡之蘊嘗制中星儀
自動渾天儀又仿泰西水法造龍尾恒升二車用一車當

天放廬所著書

翻車之五人一當十迟捷奔騰靡有滲漏林文忠則徐
試之於塘塘寬十畝深二尺弇乾七寸視晷甫三刻弇
概又謂山有直高有斜高量步弓直高測矩度鍳
源有沖山舊云三百二十仞用矩度墜綫倒影測之知為
斜高作沖山記其他經世文如論閘濬吳淞泖湖劉河及
論鹺務皆剴切周至無不盡之言性好山水筮履所到輒
摩厓題壁酒痕墨汁淋漓衫袖間少時常夢身居江心
古寺中自顧一頭陀後登焦山海西庵究如夢境道光辛
丗六月卒年六十有八先卒之日猶手寫藏書目錄校勘
佚存詩十六卷弟濬頤撰墓表
雙鉤墨蹟所著詩古文詞書畫錄凡百餘卷經亂散
薛時雨字慰農晚號桑根老人全椒人也祖鳳翥父鑫以

古禮經周官小戴記教授鄉校時雨舉進士分發浙江授
嘉興縣歲大旱平澤若焦罷徵賦大府催科檄下置勿問
以是解官而仁聞大起署嘉善終日坐堂皇治庶獄三百
數月之後幾幾無訟浙西人士文而好禮時雨從容引與
講藝請業日進既代去赴部引見出都杭州陷先是時
雨嘗謁曾國藩安慶慷慨論兵事時李鴻章方在佐幄幃已
而鴻章統援師至上海疏請時雨以參軍事國藩久統湘軍而
鴻章新立淮軍兩軍將帥壁壘相望時雨通懷來佐機要
師以大和官軍旋克嘉興檄署知府未幾官浙撫左宗棠疏
授杭州杭州久為敵據廬井蕩然孑遺無人色荷戈之士
出入橫恣八旗駐防初歸營貧且嚚往往撓有司法宗棠
督閩浙駐師延平布政按察二使皆治兵徇地時雨署糧

儲道行兩司事行者二千里之政令萃於郡守宗棠令
曰都會初定多所興革以時先發後聞知也先而後
浙江洞悉民隱銳意繕完層危於安招流亡戢強暴
咸愛徧遐邇又於其閒延進文士從容講藝浙東西
知名士著弟子籍數百人創東城講舍復詁經精舍及
數文棠文紫陽三書院月課士湖上命舟十數具茶鼎酒
鑪日出發題記各數棹去揮灑六橋三竺間已亦棹一舟
主之日入鳴鉦集諸舟納所課以是兩浙文物之盛雖經
寇亂無異承平時蕃司蔣益澧嘗短時雨於宗棠宗棠
曰鄰泉以軍事起家至於吏治當法薛慰農宗棠既督
閩繼撫馬新貽亦能禮貌時雨至若嚮者以度外遇之未
能也同治乙丑方提謝鄉試即試院治文書稱病新貽留

之不可因聘主崇文書院往時學者韋馬築室湖濱榜
曰薛廬以示不忘友教白新貽督兩江復聘主尊經惜陰
兩書院惜陰當清涼山下有盍山烏龍潭之勝主講十六
年人士蒸蒸日勸於學著弟子籍咸於浙江更築薛廬
壯於西湖乃拓為別墅蒔花藥儲圖史遂以著述老時兩
起家寒士能惡衣食秉賦充固音聲若鐘應繁劇若有
餘文酒之會一飲數斗不沾醉光緒十年乙酉卒年六十
有八著有藤香館詩詞集及札記晚更屬仁和譚獻定
為詞刪刪云譚廷獻撰墓誌顧雲撰狀

天放廬所著書

天放廬所著書

包世臣陳艾傳

沈用熙　劉澤渠　張敬文　張文運　趙席珍　席珍子彥倫
舒雲錦　張祖翼　丁憲錚　張承庸　女

包世臣字慎伯涇縣人也涇本漢縣而三國時嘗置安吳縣以故學者稱安吳先生世臣學書三十年盡交天下能書之士備得古人執筆運鋒結體分行之奇其法雙鉤懸腕實指虛掌逆入平出峻落反收而歸於氣滿蓋兼秦篆漢隸以為六朝正草書遂稱書家大宗世臣為人精悍有口辯以布衣遨遊公卿間東南大吏遇河漕鹽政諸經制困革必屈節諮世臣畿輔水利始於宋何承矩而元虞集明徐貞明為說尤詳然其功莫舉世臣以為國家南漕四百萬石中歲脫田二百萬畝之所產也有田四百萬畝歲入與耕者半之足當全漕先減運什之一以其米糶價及運費於近水之所置倉屯盡罷召

耕以習農而善心計者主之買農器安廬舍給牛種歲
以為常東南之運漸減西北之田漸增以十年為率則漕
可罷賦可寬以其贏餘量加俸餉而官可廉兵可練民
見官屯之利亦不令而爭趨矣世臣以嘉慶戊辰舉於鄉
大挑知縣發江西一權新喻被劾去復隨經略明亮征川
楚教匪發奇策不見用倦遊歸寓居江寧布衣脩然每
作書自署曰白門倦遊閣外史癸丑歲以避亂寧津出走
於淶世臣著有小倦遊閣文集別編為安吳四種
說儲諸篇或散見其中清自嘉慶初紀百司尸位多無遠
略而河漕鹽三政極敝將改廟堂無有長算則草野之
士奮筆為橫議三政之弊又往往談兵略學者風氣一
變荊溪周保緒及世臣尤恢廓洞達至咸同間而有孫

天放廔所著書

鼎臣馮桂芬湯壽潛寖寖及戊戌朝政湘粵之士乃大唱變
法立憲而明季諸孤臣遺老之書曩時燬且禁者始復
出皆革命之嚆矢也然惟浙人襲聲祚見之為獨早云
世臣學術自許與顧炎武相埒為文章深有得於荀呂
二子要其成名獨在書法謝應芝書安吳包君清史稿列傳安吳四種
沈用熙字石坪一字蘅甫八十後自號曰石翁合肥人
也用熙少嗜學而合肥時無名師則從其中表趙席
珍講文藝因及八法趙書僅饒雅致不能以深處通
用熙荊溪周保緒以事過合肥用熙年二十餘偕席
珍往謁保緒為言今天下書宗當屬安吳而吳著涇
包世臣用熙應者試江寧訪世臣不遇遇其高第
弟子儀徵吳讓之熙載就詢筆法精心習之其後世

臣罷官客江寧用熙亦館江寧梁氏因執弟子禮從學書三年世臣論書探微抉奧間醻一家用熙性穎篤既親承緒論則屏弃百為以謂祇不獨絕無取見嗤年六十復輟漢分一意真草臨摹晉唐北朝碑刻率百數十通秒黍不爽用熙早守安吳法過謹於平紆轉換法則有餘剛直軍勁或不足八十後得亳州梁巘書用法稍趨簡變用熙三十年而始工書又六十年年九十而後卒自三十以遠其卒年無一日不學書然七十前猶自謂書不工不輕為人作至八十後書乃頗自憙始用熙翳蟄里巷聲譽闃如以歲貢生選亭國訓導不就而瘉益姚鼐於書其所書故不諧世俗自其邑人崩光典稿其書至京師乃始有聞而同邑張

天放廬所著書

文運劉詒渠澤源張琴襄敬文皆傳其業澤渠之篤信用熙亦猶用熙之篤信世臣也用熙卒以光緒己亥初太平軍至合肥用熙挾一笥避寇巢山谷寇劫得之則斷爛古槁及所弃鄧山人包安吳手蹟寇怒裂擲之用熙大呼曰命可捨此不可裂此寇乃熟視良久笑而去用熙亦幸獲免馬其祖撰傳張文運述沈先生書學

趙席珍字響泉晚號蜕叟合肥人也嘉慶庚子舉人官旌德教諭訓士有法席珍少受書於包世臣世臣書融北碑與包鄭異尚能兼採篆分自媒席珍又自媒席珍有僕貴池舒雲錦字蘭芳年十八隨席珍宣州愛文菰藏席珍書盈箱篋時時贈以詩略皆上口一時詩中意不可使俗人知亦不可使後人不知請書一卷藏於家裨歷千百年情景常如今日

席珍喜其語癡而慧為集新舊作以繭紙古墨書而付
之雲錦乃以儲資所得勤石於貴池唐村自為之跋書
如左（王）
今自署蛻道人侍者蘭（芳）印章曰九華童子時則道
光庚寅也席珍以婢菊秀配之其石咸同間以兵火毀席
珍亦待求南書聯語席珍既精八法尤長草書嘗以丹
毫補渤海藏真帖中千字文諸劄蝕字悉歸完整既負
書名（高）自矜許而性尤介特合肥（有）虞甲號俠義富（多）於藏書
道光間諸生同治元年舉孝廉方正沿小學工詩文著雲
無心軒詩集詩詞清雋亦工書（廬州府志合肥詩話綠天紅雪軒牘墨及王揖唐政聞社會安志高詩序）

天放廬所著書

陳艾字虎臣號勿齋石埭人也生有異稟而厲節高邊（及）
讀書不以資口說事親孝道光己酉科選貢留京師聞東
南亂作遂歸教授養母一日寇猝至不及避講誦不輟無
怖容寇出誡其伴勿擾此儒生寇退乃七晝夜挈家達祁
門時曾國藩駐師祁門李鴻章（方）為幕僚（下劣）艾以舊好詣鴻
章鴻章曰曾公飢渴求士吾子負幹略何苦與流冗伍語
未竟國藩搴帷入因促膝談甚懽是時軍事旁午而國
藩獨以人才風教為急念非作其忠義之氣無以鎮澆
俗遏亂本至是得艾則大喜以為軍興以來濱江鄉邑遭
寇難不屈（死）者何可勝數誠得國士如虎臣者任采訪則（以陰）
逝者九泉魂魄必能告慰艾遂任不辭各有采訪忠義局
之設由此起安慶既克曾軍合圍金陵功垂成而夠（長）賈時

鴻章已拜江蘇巡撫命國藩使艾抵鴻章所挾蘇之財賦
以濟軍金陵平艾已溯擢至道銜知府國藩滋欲試之事
將以江寧府具薦國藩北征鴻章權督兩江又議
攝揚州則又辭及國藩再莊江寧延主鳳池書院以母
老仍不就於是國藩乃歎曰異哉斯人屬之不可賓之不得
乎國藩鴻章所薦士滿天下皆躋大位艾以舊故尤被知
遇然卒不可強起蓋艾始出自祁門母年八十矣自是又
十餘年年九十七豫稱百齡之觴乃終母性嚴善怒即有
不怡艾必長跪請杖賓客在堂聞母聲輒趨前屏息坐
容默自引去艾少亦工書學顏平原七十後自號曰晦翁
僑居金陵簾閣寂處玩心高明亦時出步遊負郭山水
光緒丙午年八十七卒自其 六 十五年以前皆不離母側 馬其昶撰

天放廬所著書

祖撰而表是時桐城張祖翼之父承燾為勝保字春泉幕府勝保以驕
縱得罪朝命多隆阿統其軍檻車傳送京師勝保部下
文武將佐皆投多軍得優保獨承燾與懷寧丁友筌
憲錚代州馮魯川志沂漢軍裕朗西庚由西安送保至
蒲州各灑淚別去承燾遂攜祖翼由清江道泰州旅於
滬上祖翼字遜先少問書於志沂書似吳熙載有風力晚
移家無錫惰終不返皖著清代野記書名雪江所
贊曰世臣懷奇不遇惜著述以自見其所築河漕鹽法諸議
世莫得而非之也艾投身得所主而辭榮就閑菴終其身作
孺子慕歐行最純備承燾憲錚臺筆隨驕將運往事敗
不輕去就河梁揮涕庶幾有始終者哉

天放廬所著書

趙紹祖蕭穆傳 紹祖曾祖崇濟 祖際飛 父良猷 母翟氏 盧氏

趙紹祖字繩伯號琴士涇縣人也其先為宋宗室自河南
東遷曾祖崇濟祖際飛父良猷有聲庠序早世母翟
守節撫孤紹祖九歲能文為伯父青藜所賞弱冠值
督學大興朱筠以古學倡導東南得紹祖經解卷以
為博贍淵茂拔冠八屬并授許氏說文令肄習既屢
棘闈不售由是屏棄時藝專殫力考訂平生澹於嗜欲
惟日夕手一編不輟竟砥礪終其身性孝友母盧善病紹
祖與妻倪氏躬侍湯藥勿敢懈或出館晨昏必歸定省
如此者凡三十八年嘉慶丙辰府縣欲辟孝廉方正力辭
道光辛巳 布政使 會舉 侍陶文毅澍特檄舉紹祖縣令亟親詣敦
促復以衰齡難北上會修安徽通志因留纂輯志成兩

署滁州訓導一署廣德州訓導繼主池州包秀山太平
翠螺兩書院紹祖外和內肅持己端故誨迪先行而後
文當事雖禮敬不肯通私謁道光癸巳卒年八十二從
祀鄉賢祠紹祖於學靡弗窺究尤邃於史所撰述最顯
者一曰通鑑注商胡三者之注通鑑馬與其所著釋文辨
誤相輔本極賅洽紹祖獨參研扶掖至六百餘條視
顧炎武日知錄所列及陳景雲之舉正亦蓋倍蓰有
成處可覈閒或原注未晰為加疏導即通鑑小有牴牾
亦推闡其故意在實事求是不輕訾前哲一曰新舊唐
書互證相如劉昫並歐宋書無所偏徇然其間摘新書者
十八九蓋舊書尚具班范之法近儒多表其長新書
專修文詞又減削字句轉致詰屈其考證又疏同時吳

縝已有為糾繆之作但縝因包預官屬不得扶私憾有意
吹索紹祖固平心以故其失而不存門戶之見紹祖又
篤嗜碑版成金石文正續劵共十卷金石跋六卷澄川
金石記一卷修志之暇別撰安徽金石略八卷及人物
志八卷讀書偶記八卷論韻學謂用古音當擇其信
而可徵者吳才老文韻補陳第毛古音考顧氏之音
學五書皆有得有失不可盡從又謂古韻今韻皆不
必協無方音詩騷用韻有限今以四聲中每韻有數字同
用而舉其全部以從之非也其校補古書則王氏詩
考二卷澄事一卷集古二卷詩十卷
兼王書畫旁及於爽紹祖逮事王父下見曾叔道光
丁亥欽賜七葉銜祥扁額名位雖不顯極人倫之

樂事云朱珔撰傳陶澍撰墓誌

蕭穆字敬甫一字敬孚桐城人也縣學生家世為農傳
小時父督之耕泣而受杖潛入塾中問字長遇名流宿
學必敬禮隨所往趨手提布裹裹書數册聞某所
有異本必鉤致之以是博綜羣籍喜掌故師事嘉
興錢警石泰吉閻亭林全謝山諸家之書尤熟復多
見舊槧攷其異同同治初年金陵克復曾國藩督
兩江注意文事延攬學人穆以縣諸生上書幕府時
上海方創立機器製造局附設繙譯館譯歐美史學
輿地天算聲光化電諸書用文筆雅馴者討論修飾
穆首與焉顧薪俸極薄穆飲食衣服至樸儉約饌之
美者惟豕肉蒸菽乳月數嘗耳局若館隸江海關道

[illegible]傳[illegible]文極傳書稿出機
[illegible]家奔十石成於大燼亏
[illegible]經祝不怠多方[illegible]文藁採
[illegible]語未忘[illegible]海山[illegible]茶之
[illegible]先生[illegible]尝[illegible]
[illegible]先生遺稿文家多副本[illegible]

[illegible]先[illegible]藁[illegible]
[illegible]稿[illegible]
[illegible]別以候補道員駐局為總辦穆常自提籃入市市物所
謂總辦者坐[illegible]車過之耳其為總督所禮也[illegible]命僕代
之提已而穆索回自提[illegible]精書[illegible]初定價極廉書中
多集上海穆節[illegible]
[illegible]衣食之餘盡以[illegible]文所得十用市書
[illegible]求遠[illegible]於目錄板本[illegible]學士夫之說學而宦遊
東南者多從之[illegible]
積書至數萬卷閒多善本長沙王先謙任江蘇學政
刊皇清經解續編又續[illegible]姚氏鼐古文辭類纂取材出於
穆者十八九穆[illegible]語其友陳衍曰吾辛苦旅食數十年
於曾文正公所謂祖蔬魚豬書車諸物居然略備亦以
豪[illegible]為文長於攷證叙跋居多楷書粗拙得秘本校勘
逸寫夜靜目昏不少休晚年[illegible]時患目疾所刊若羅願

鄂州小集 徐鉉騎省集 皆扎記精詳未有刻本者其餘

則以屬大通李氏貴池劉氏興祥符周星詒大興傳以

禮瑞安孫詒讓交久而摯詒讓刻扎逐周書斠補傳皆

穆任校讐先緒末年卒於家年七十矣子不能有其

書鬻於嘉興沈氏貴池劉氏劉氏為搜集遺文刊

馬桐城耆舊集陳衍撰傳 附小傳

贊曰儒者治宋學必著語錄若干卷治漢學必撰經說若干篇是

謂學拘拘於習也紹祖訂史之功亞於習經穆搜求異書多為

叙跋卓然皆能名其家紹祖娛親誦讀屢檄不起穆旅食風

塵好古成癖匪特博雅君子而已其艱貞之德蓋亦有足多者

天放廔所著書

方東樹宗誠方昌翰傳 東樹父祖績 宗誠曾祖源 祖讓父松子守彝

方東樹字植之桐城人也居魯磵皆為魯磵方氏桐城之方分六

宗最著者曰桂林曰會宮曰魯磵皆自徽州來遷然各自為族

魯磵方氏雍乾閒有字苓川名澤者以優貢為八旗教習

叙知縣不樂就棄去所交友皆一時名士而默默獨守中行

嘗為姚鼐師別有傳其孫績字扆卿工為詩著經史劄記

屈子正音及詩文集是生東樹東樹既上秉家學又師事姚

鼐泛覽秦漢以來載籍自詩文訓詁義理以逮浮屠老子

之說無不綜練嘗漢學師承記 清儒學案 為宋儒學者蓋微矣

東樹繼起則更昌言盡掊其違失漢宋門戶益堅玩文達公吳閩修名華

元督粵開學海堂一時名流輻湊幕下東樹亦容其所激

獨發憤著書言漢學諸家目擊時敝意有所激創為救

病之論而析義未精言之失當出於淺肆閭於是非與
宋儒為水火而其人類皆以鴻名博學貫穿百家遂使
數十年間承學之士耳目心思為之大障歷觀諸家之書
徒訓詁名物而無當於聖人躬行求仁修齊治平之要
成漢學高劣一書反復數十萬言獨攖衆謗不休權位
又著書林揚觶戒學者勿輕事著述元固漢學家所奉
為宗主者也而不為忤晚年稱東樹文學足以信今行
遠性高介不隨人俯仰好盡言論道藝必扶其根株道光
戊戌廷議厲禁鴉片東樹在粵撫幕箸匡民正俗對不
能用居數年海氛果不靖又箸病榻罪言極論自強策
而卒不遇以諸生終居恒先雞鳴起丙夜始休丹墨不
去手東樹始好文事專精治之有獨到之識中歲為義

天放廬所著書

學晚駝禪悅凡三變皆有論撰詮盡言惟恐詞不
主廬州亳州宿松廉州韶州講席年八十卒於祁門東
山書院祀鄉賢所著書曰漢學商兌三卷書林揚觶
一卷大意尊聞三卷向果微言三卷昭昧詹言廿卷陶
詩附考一卷儀衛軒文集十三卷半字集二卷考槃集
三卷五餘集一卷東樹窮老不遇傳其學宗誠清史稿桐城者舊傳祥停之撰
方宗誠字存之號柏堂桐城人也高祖孟晙以儒學起家長
子澤次子源嘗徒行千里視兄疾源子護護子松為宗誠
父世有行誼號清門由魯銜遷居附郭古塘宗誠少時
家貧獨自有偉志日取賈太傅疏及唐宋名篇誦讀茅
屋中邑先達耆宿皆願與游高談無所讓屈師事族兄
東樹因編纂宋元後儒家言發為文辭太平軍起天

大亂避居魯餗不廢講習著侯命錄以究天時人事致
亂之原興夫士君子行己立身所由殊變者大要歸於植
綱常明正學興起人才以効用當世罷山吳侍郎廷棟
布政山東(左宗誠參幕府)聘主書院大興
四進經筵宗誠既出交名公卿譽望益顯曾文正國藩
胡文忠林翼皆聞聲禮聘未往入河南巡撫嚴樹森
幕樹森劾勝保疏出宗誠手京朝為之動容勝保落職
賜帛綱紀大振國藩來安慶召修兩江忠義錄移督直
隸奏薦為棗強令李鴻章繼為總督以宗誠孰贊國
藩門下故興平文不待以屬吏行縣趨避棗強宗誠為
治九年精強若老吏坐堂皇決獄如流水振教扶倫嚴
祀事諮民疾苦又於其閒訪遺書鑾正祀典祠漢儒董

天放廬所著書

仲舒值歲饑陳災狀手書經達旁逮鄰郡邑不避忌嫌又
再請鴻章奏免天下錢糧積逋宗誠雖為縣不以屬域
自限遇諸公貴人必侃侃為言所當設施請鴻章亦不
柬以文法所請率施行實惠以卓異引見去棗強冠服
寒酸儉以御敝輿出城終始七品官不入覲乞病歸買宅安
慶編次所著書百數十卷為文依理道主於辭達東南
大府使幣至謝不往獨衡陽彭剛直公玉麐招游石鐘巨
廬嘗竝立江干與劇談皆修髯洪聲人望之蓋若仙云光
緒丁亥年七十一卒著諸經說都三十三卷柏堂集九十
二卷侯命錄志學錄讀書筆記講義合三十四卷他所
撰及編訂者尚數十種子守彝守敦皆能傳業初國藩
治軍安慶開幕府攬進賢士封疆將帥一時咸出其門

下其與宗誠同列者嚴州何子永慎修程伯專鴻詰
以理學名慎修後
蘇州整理稅三十年剔蠹革奸沒無餘
贈光祿大夫柱國追封譙郡公謚文肅
墓誌銅城耆舊傳清代野記柏堂集
守彝字倫叙號貴初晚號清一老人宗誠子也少遭亂轉徙
窮山飢困不得食未嘗廢學既習聞庭訓又游興國萬斛
泉貴筑黃彭年之門嘗為辨祔祧議見賞於武昌張裕釗
學為詩晚年寫定曰網舊聞齋謂刀集二十卷總去模襲
扶藻驅瀾質厚內涵巧力既極乃以拙勝取徑造格高厲孤
騫辛亥已後足迹造東南山水勝遠處賦詩尤多天性和易
不為崖岸薪絕內行孝友宗誠晚病偏痺製小輪輿平地
推挽兄弟親執其役喪葬一遵古禮光培濬早卒事嫂如

天放廬所著書

母邨孤甥友季第曲盡其道卒民國甲子每年十月十日遺
令戒子舉西銘為訓春秋七十有八節錄自挽詩
方昌翰字宗屏號滌僚桐城人也父寶仁積學不耀昌翰
年十八補學官弟子太平軍起避地中州不以世亂惰業
主陽鄉講席學益肆名聞益徹時李鶴年巡撫河南起
昌翰自佐自後莅豫大僚禮敬一轍法蘭西教士挾徹故
謁巡撫便室昌翰爭當庭參巡撫難之卒從昌翰言教士
逡巡道去昌翰留豫久援例用知縣候選權武安補新野皆
有惠愛鉏強梗為民害者柔剛異施不自藩飾一循故章
中誠達於物自長江通輪舶南北仕宦多由漢口易舟抵
樊城道新野車馬供頓無虛日舊取辭商旅昌翰一禁斷
令縣役各自私囊羸車運載官價其傭民以不擾新野

為生立祠在官五年自免歸先是昌翰十世祖學漸以布衣與高顧諸公講學學者稱明善先生明善生大鎮官大理寺卿鎮私謚曰文孝先生文孝生湖廣巡撫孔炤稱貞述先生貞述生翰林院簡討以智稱文忠先生文忠生文逸先生文逸生潼商兵備道正瑗兵備生工部主事張登於昌翰為高祖自明善崛起為儒宗歷明胡清朱家世傳業士大夫慕之其書已刻者世多有未刻猶數十種昌翰既告歸僦居皖上乃彙刻方氏七代遺書又刻所自著廬白室詩文集十二卷當是時河南僚友諮政考疑則思方君曰庶幾復出而皖中大府求賢亦必曰方君故昌翰雖老猶橐筆幕府十餘年不克歸歸一月而病卒是為光緒丁酉年七

萬曆通俗演

孤憤

天放廬所著書

十有一內行完潔志識卓然為文章扶質立幹如其為人人與之處初無可驚異久乃大服同邑陳澹然斲弛喜大言以後進士抵書昌翰論學大相怫鬱已而歎曰嗟乎余奔走江表才數年叢謗積毀至不可湔祓而先生傳食諸侯方制州邑文采風流爛然絕無毫髮訾議豈不難哉 節抱閒軒文 虛白室文勑

贊曰書林揚觶有言著書不本於身只是竊言者與賈販何異老莊申韓之徒學術雖偏要各能自見於天下後世斯義也古文章之士猶能及之降而不能乃剽賊矣剽賊以為文且不可況剽賊以著書者耶此為並時號漢學家工考據者言之也然義理文章諸家昌言不以是為病是以守犨無奇稱文章之事古今作者寥寥幾人

與其不能過絕流輩不如退而閣修昌翰更以嘗俸所
積獨利其先代七葉名德達人之書而已之所為文章
僅扶擇得兩卷自謂審慎於名實本末之際不敢自
欺欺人貽累先德可謂謹且懿矣

天放廬所著書

一劉開張傳誥傳 開母吳氏妻吳氏子繼 吳士鼐 龍德 馬昌緒

劉開字明東號孟塗桐城人也幼孤母吳氏忍死撫教飢寒中
僅而相 活因牧牛聞 於鄉 塾師誦書竊聽之盡記其句解塾師
留之學而妻以女年十四以書謁 姚 郎中鼐有國士之譽盡授
以詩古文法遊客公卿間皆見禮敬與人交談笑輒見肺
腑坐席賦詩清麗獨絕嘗謂知文曰吾鄉多佳山水使吾有
菽水資迎母居龍眠 桐浮 渡間誦讀且養其樂無藝而顧
為是僕僕哉然亦習舉子業試不利卒以上舍終年四十
一初開嘗游浙過某邑有人候於門卒然問曰君得非桐
城劉先生耶要至家具盛饌酒半跪而告曰有母孀且老
前夕夢 亡 父相語三日有桐城劉先生過吾門非先生文
不能傳爾母當固請之既復與尋遊至一阜碑題宋處

與其不能過絕流輩不如退而閣修昌翰更以官俸所
積獨刊其先代七葉名德達人之書而已之所為文章
僅扶擇得兩卷自謂審慎於名實本末之際不敢自
欺欺人貽累先德可謂謹且懇矣

天放廬所著書

劉開張傳誥傳 開母吳氏 妻吳氏 子繼 吳士鑑 龍德 昌祚

劉開字明東號孟塗桐城人也幼孤母吳氏忍死撫教飢寒中
僅而相 依卻 活因牧牛 指卻 聞塾師誦書竊聽之盡記其句解塾師
留之學而妻以女年十四以書謁姚郎中鼐有國士之譽盡授
以詩古文法遊客公卿間皆見禮敬與人交談笑輒見肺
腑坐席賦詩清麗獨絕嘗謂知文曰吾鄉多住山水使吾有
放氷資迎母居尾民浮 受用 甬賣且養其藝無藝而顧
留之學而妻以女年十四以書謁姚郎中鼐有國士之譽盡授
以詩古文法遊客公卿間皆見禮敬與人交談笑輒見肺
腑坐席賦詩清麗獨絕嘗謂知文曰吾鄉多住山水使吾有
放氷資迎母居尾民浮 受用 甬賣且養其藝無藝而顧
舍終年四十

劉孟塗有師荔扉傳蓋應程雪門之請而作前國史師範傳似即本劉
傳為之又姚鼐之劉烈婦（孟塗妻也）傳載範延孟塗主大雷講席劉
年十六猶布衣及門弟子多茂才年皆長於劉久次相授業師尊之由是
宣江言詩者皆本之劉君云云

不能傳爾母當固請之既復興尋遊至一阜碑題宋處

士劉開之墓開於是懷然若自失道光元年辛巳亳州
修邑秉來聘開西門行別其妻曰此去尚相見耶妻愕
然詰之則亂以他辭及之亳寓佛寺閏月十一日陡得腹
疾勢不起指佛殿金輔蓋頂示客曰視月色中吾將返
厥初果以其時卒喪歸妻吳氏欲以身殉其姑止之一日姑
聞閨戶聲縊死矣所著孟塗詩文集四十四卷駢文二卷
廣列女傳二十卷子繼字少塗有信義編走公卿求刻其
父遺書書益顯於世初開所從受書而妻以女者曰吳士
驌字待揆縣學生少習弓矢善言兵後更折節讀書從
錢白渠問經學而益肆力於詩古文著尚友齋集姚元之撰傳桐城者
舊傳法史稿

張傳詰字知生桐城人也與甘肅古浪人龍中亭德相友善

天放廬所著書

二人之學皆主於清虛寥寂都萬感而勿攖其歸趣於
老佛則一也傳詰久客蜀隴關中老而歸歸輒出遊應
峨嵋武當九華普陀西湖諸勝嘗約馬其昶遊浮渡
信宿華嚴寺共榻臥昧爽聞鐘聲披衣起其昶詢問
傳詰何項際瘢痕錯若繡耶傳詰曰憶曩客金縣遇賊
刃死矣則見金碧大書梵經琅琅誦之而寤匍匐積骸中血
淋漓抵空室得良藥不死吾友龍君來急難創甚呻吟良
苦龍君呵之曰曷弗動心忍性悚其言則痛稍衰止既別
去傳詰再至甘肅尋父柩家夷矣迷不知其處積誠感泣
卒得驗負骸歸葉仲息銘書戲語人迓者吾見張君寄婦
書大奇露不封責問靜功近何等也初回冠臨盥屋浙江
舉人徐兆占主書院講席冠服坐堂上罵賊死家人皆

際非必沈深於二氏之學也或以忠孝之積精或稟諸夙命
臨機觸發自見其從來蓋儻然而悟不知其覺之所由以
起也欲窮鞫其理而理之蹟不可以驟析也如張龍二子之
離合臭味相感而死相隨也孟逢生有自來理不足驚異
而獨怪迢遞七百年而名與氏又適相同者何耶自桐祖
亳大命必傾以為其人夙通天人之徼者吾固未嘗置信也
究其所為一曙之明嘗曷由而致此哉

傳無詩之學告之同邑馬
昌燮、字月趣先後
成名舉人官太理寺卿有
師徒遠偕徒友陽明而
之學

殉徐故龍德友以女弟歸傳詰戒之曰吾為若得師傳
誥督之亦如師弟子然者傳詰時時以不講學為憂惟
龍德亦然其在甘肅聚徒會講常數百人事頗聞大
吏將名捕輒散去一日傳詰喜告其祖曰龍君聞吾鄉
浮渡之勝挈妻子遠來吾閱人多矣如龍君者殆聖
賢而豪傑者也約其祖往浮渡見龍德未幾傳詰病不
果往龍德亦病先後三日死貧不克葬知傳詰者為賻
錢合葬桂東山草鞍窪之巔傳詰少龍德三歲以光緒
七年年五十三卒無子一女適龍德子躍淵異哉二子者之生
不並域間數千里愛逾同氣及卒猶夙期而偕征也世言
贅曰人之生焉道與魄而天與形一旦豁然了澈於死生之
其學毀譽皆過不書書其可信者著於篇

靜挹潤軒文柳城
著存

方奎炯方錫慶傳　奎炯子鑄　錫慶父矩森　李玉書　世虬

方奎炯字昭甫一字子明號憬嵒桐城人也舉道光庚子進士授甘肅文縣令調隆德高臺丁憂歸服滿改陝西補藍田遷四川打箭鑪同知卒於官奎炯有吏能宅心制行一秉仁厚初令甘肅（隆德）總督鄭廷楨奏請開墾荒地計畝升科議獎罰甚厲瀧右數千里民罔循沮隆德號疲難乃不數日事集得畝逾二萬傜友皆（慶）奎炯曰吾不為禍始今日空文即他年實賦乃二十取一詰者謁大府報政廷楨初以奎炯書生敢為民爭慮梗令及聞事竣大悅慰勞甚至已而本道以情告廷楨怒亟召（奎炯）奎炯（隆德）

公以廷楨威氣詰蕃田狀奎炯曰沙漠之地國家本不資以為富況差徭車馬已賦之矣公令兼馬坐令夷猓生怨

昊他日必悔之
然吾有白簡從事奎炯起立大言曰西涼之人不知五
穀之美也所啖者苦蕎耳公今以嘉穀賦苦蕎某以為
二十而取一民猶不堪命且實告公隆德地固未嘗加墾
也貧瘠之民無以為生平居若不私墾即苦蕎亦無所
出今民慮苟無以報官且以是覆讞故出其所存活者
而報之非能加也即欲加實無荒地可指墾奪民之所以
存活者冒功嘗令有死不敢聞命廷楨賢者也雖怒不
息道府人人為言三四日復召隆練奎炯
必增畝毋阻吾事奎炯應曰諾即趨出別為冊增畝五
十并前冊共一千五十畝也廷楨於是嚴責奎炯一時大
吏自林文忠則徐及唐[illegible]義方[illegible]皆以國士期奎炯奎

炯出武關道楚謁胡文忠林翼黃州林翼置酒帳中酒
酣舉觥相屬曰唐子方識汝乎彼夸於我得一循吏吾
問知汝也亦夸彼曰子會試同考所取士焉有不佳因
大笑舉觥自慶盡懽而別其任打箭鑪也時全蜀不
荒而飢穀價騰踊數倍茶鹽利日絀羣蠻擾亂奎炯至
則搏擊豪強置重典大發倉粟番漢一體糶食人人饜
飽皆驚喜相謂官權如此欲死我則死我欲生我則生
我矣於是相率聽約法蠻酋孤危求見茶商聞之四遠
而至俄被疾遽卒民皇皇如失所親子[illegible]鑄光緒九
年進士戶部郎中旭拔貢生署四川提學使節桐城耆舊傳
鑄字子陶號劍華奎炯子也鑄舉於鄉偕仲兄希林客
左文襄宗棠征西軍幕文襄絕重之既復從李瀚章於

湖廣宗棠內召以兵屬新疆巡撫劉錦棠錦棠求士於宗棠
棠因走書幣招鑄鑄以瀚章待之厚固辭光緒癸未成進
士授主事分戶部閩希林疾篤乃往新疆至則希林已
歿遺逋鉅乃應錦棠聘資其俸以為償而返兄櫬焉鑄
治事精勤顧自謂不諳異域情勢惟司內地諸牋奏會
俄民私購吾地俄領事以書達巡撫將不納賦主者不能
答錦棠詗鑄鑄[illegible]彼購吾地不吾告非約也盡以此語[illegible]
為檄迪化道曰耕吾土者即吾民當入吾籍以吾法治之
於領事無與若欲逐彼國聽有司備價贖田領事慚服自
是無復有越耕者俄商販羊數千頭食民水草禁之不
可鑄告領事曰據約洋國始至者必以食羊二頭餽吾吏吏
報之布二匹夫曰食羊則非貨矣又曰儻攜有牲畜築圍以

衛之[illegible]圍以外苟有亡失吾不任保衛事復解其敏而
有斷皆類此故事部屬出京輒按日去資坐是補缺常後
凡游疆吏幕鮮不希薦舉鑄獨無所受人曰子非兩失
乎曰吾一身勢不能任二職部之去資也宜吾業受俸吏欲
遷官是兩得也烏有君子而巧宦若是其後錦棠乞終養
歸欲助貲為改道員分湖南鑄卒不聽竟返部日從老吏
之憩者詢部務久之盡得要領雖黠者不能欺尚書鹿傳
霖倚[illegible]如左右手[illegible]乘傳出查[illegible]事必與偕[illegible]產部改度支部擢員
外晉郎中宣統[illegible]辛亥[illegible]年以者[illegible]墓歸遂杜門[illegible]不[illegible]問世事鑄學
遂於易及[illegible]論語[illegible]著[illegible]周易[illegible]孟[illegible]子[illegible]卷[illegible]又[illegible]若[illegible]干[illegible]卷[illegible]為說[illegible]甚[illegible][illegible]晚年[illegible]兼[illegible]通[illegible]內典謂道一
深衣斂[illegible]葬[illegible]姚永樸撰傳[illegible]方[illegible]
而已儒釋何殊耶歲己未秋卒於家年六十有九遺言以
方九旭拱行述

劍華收藏
幕府之特書之身

方錫慶初名傳書號麟軒父租森以置義田推於朝錫慶
怒批其類巡城御史以聞宣宗正成罪有詔優叙改知江蘇
沭陽縣築六塘河隄堰開支流教民種木棉久之成俗咸
豐初太平軍據金陵大軍屯集錫慶前已告歸大吏招
之出令募財助軍時去沭陽十年矣至則富民程氏輸
萬金初錫慶去沭陽調江寧權通州擢知太倉州皆有績而
前任收任兩任太倉為時久惠利事尤衆懲社倉常平久弊以
錢貿穀權子母至億萬及後土寇陷上海嘉定七城太倉
取錢充團練費民不知擾丁日昌又檄錫慶以科斂未定難應算
雨災田巡撫丁日昌新章錢漕并征錫慶以科斂未定難應算
且災田薄收竭所入不足供國請緩征巡撫丁日昌怒將劾撓國計

天放廬所著書

奏勦總督李鴻章不署名事爲又請減瘠區田賦四千
石用前守松江功賞花翎以道員用授陝西鳳翔府尋改
江西臨江引疾歸先是蘇松諸郡浮糧重民困積弊六
百年錫慶權松江蘇常兩郡猶未收復錫慶與蘇松
糧道郭嵩燾言鴻章請乘兵亂盡數減諸郡浮糧悅
疲民衰賊勢前中允蘇紳馮桂芬條畫已甚具於是鴻
章採其議與總督曾國藩具疏以聞詔減蘇松太米賦
三之一常鎮十之一著為令錫慶服御簡素在籍增置義
田義塾及振災急難事廣費數千萬金人謂其富於
能施卒年六十七娶李氏婦翁李玉書號逸愚亦桐
城人以孝友任恤著村前後令長老倚辦玉書益環宅
多坪池種蓮數十頃歲飢縱餓者掘藕食之立盡用助振

功叙縣丞樅陽白鶴峯書院有置産公費存諸董事
所莫肯出玉書陰令人控已遂呈繳其費諸董事囘
皆不得乾没膏火以充其急公晦名權以濟變多類
是崇文洲為全縣教育資産嘉慶時有豪强爭控玉
書力持之定棄其後洲漲而息課不增廛興如獄玉書
孫舉人世虬字幼農訟之至斥賣私産卒得理洲息倍
收修先志也前桐城耆舊傳張祖劍撰錫慶合得

天放廬所著書

吳廷棟傳 出葉民 收道口方潛 楊德亨

吳廷棟字竹如晚號拙修霍山人也道光乙酉拔貢朝
考以七品京官分刑部洊遷郎中廷棟好宋儒學既
入官益植節厲操蹇蹇自靖咸豐壬子京察一等召
對上問廷棟讀何書曰程朱也上曰學程朱者迂而不
周務廷棟曰此不善學之過也非程朱之咎也程朱以
明德為體新民為用天下未有體備而用不周者皇
上讀書窮理格知人之識清心寡欲養坐照之明寤
寐求賢內外得人天下何憂不治上韙之出知河間
府太平軍北犯畿輔廷棟練民兵守捍民倚以為固
內閣學士勝保督師至河間責供張甚急知縣懼獲
罪自刎不殊廷棟詣大營陳其事勝保嘆然飭部

下聽命連擢永定河道直隸按察使以河間京師門
戶廷棟善守禦得民心仍留知府任甲寅乃受按察
使蒙丙辰遷山東布政使時部臣奏請畿內賦稅兼
收大錢交鈔各三成官民兩病總督譚廷襄不敢言
會廷棟入朝面奏大錢交鈔市不通利凡法必先便於
民民乃悅然後信於法乃久今者科條繁又朝令而夕改之國家先不自信
何以服民上首肯者再既而廷襄入覲遂奏罷前議戊
午坐前任積欠七百餘萬不能開源彌補遲誤奏銷降
補直隸按察使辛酉復調山東同治癸亥入為大理寺
卿尋擢刑部侍郎甲子江南平時穆宗年幼兩宮垂簾
聽政廷棟上疏曰萬方之治亂在朝政百工之敬肆視君
心事不貴文貴其實下不從令從所行夫治亂決於敬
肆敬肆基於喜懼自古戡亂定功人主之所喜也喜心生
而驕已伏宦寺乘其喜而貢諛媚左右窺其喜而肆蒙
惑屏逐之臣因其喜而巧黃緣大諛媚貢則主德搖蒙
惑肆則國柄替黃緣巧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矣是故
塞聰蔽明者成忠鯁雖有法語正辭卷舌而不得吐
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一人肆於
上羣小結於下毒流蒼生禍貽社稷蓋喜不與驕期而
驕至稽諸史冊後先一轍軍興以來億萬生靈慘遭鋒
鏑即倡亂之民何一非朝廷赤子兵鋒所加盡受誅戮
皇太后皇上體上天好生之心必有哀矜而不忍喜者況
旗兵乏食根本空虛新疆餉缺邊陲搖動兼之强鄰偪
處邪教肆行豈惟不可喜實應長慮卻顧而繼之以

夫以立威斷卒釀庚子之禍國被斬矣廷棟之言隱有先
識云廷棟既歸寓江寧癸酉卒年八十有一遺疏聞詔褒
其廉靜自持賜邸如例直隸山東皆祀名宦祠廷棟之
學以慎獨不欺為本與倭仁唐鑑曾國藩何桂珍為道
義交著有拙修集十卷 清史稿列傳霍山縣志人物志求闕齋日記柏堂師友言行記 方潛呻楔華陔
方潛字魯生本名士超桐城人也年三十應舉主試者發
策問大學古本不能對自傷弇陋乃與張瑞階泰來相
礪以讀書窮理孔孟以來儒者書既通貫並於釋老有
妙悟避亂窮山中勇於任道著心述一篇晚歲過霍山吳
侍郎山東往復明辨既然舍其舊學復著性述上通天
人之故下訂金谿陽明之非正佛老之違其義昭晰侍郎
為書告長白倭文端仁曰學界中挽回此人亦一大快事著

儆幾萬幾之餘宵寐之地肆志一萌臣工從而效尤始而
粉飾太平終且成為叢脞急荒之局是非堅定刻苦持
之以恒積數十年恭儉憂勤有未易培國脈而復元氣
者矣夫表端斯影直內治則外安而其道莫大於敬其幾
必始於懼懼天命之無常抑懼民罹之可畏則敬天勤
民不敢自逸其道在於皇心而已易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
懼以終始其要無咎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
以惡疾崩孝貞太后已先殂落孝欽荒於園囿貽瑾行
權忽德宗驟擢新進變祖宗法幽之瀛臺始殺戮士大

毋不敬齋全書三十卷此外石埭楊仲乾德亨性篤實
亦從侍郎遊粹然一歸於正 桐城耆舊傳 柏堂師友言行記
賛曰學者動譏清代理學家無偉異之才以是無新理
之發現而經小學考據乃日闢户牖以是病理學多常談
非也其說愈常其理愈真其人能慎獨不欺而於修齊治
平之道措之裕如者皆聖人之徒也如吳侍郎之行誼雖
平湖桐鄉儀封高安漳浦臨桂諸賢何以尚茲哉

天放廬所著書

呂緝熙朱道文傳 許槤跋 緝熙父錫疇 程鴻萬 趙獻 鼎 懋 甘泊 盤

呂緝熙字敬甫壽州人也遷居六安父錫疇世積善人稱
稱積善呂氏緝熙幼穎悟志趣超儕輩既長讀司馬溫
公程朱諸儒書及方侍郎文益奮起或以應舉求仕勸
則曰學不足無暇為也是時正學輟講久謗議大興緝
熙怡然受之曰吾生平隱過多矣或天假人言以示之罰
爭篤行潛修不怠太倉王學博寶仁六安徐工部啟山
皆好古學一見知緝熙賢嘉興沈維鐈順德羅惇衍視
學安徽首重緝熙諭士子讀書勵行以呂君為則而惇
衍兩試士至六安必造廬訪緝熙所著書名求志編其
論學曰學欲下而志欲高心不下不能求益志不高不足
任道有願學孔子之志而又有詢於蒭蕘之心則無患

學之不進矣又曰鑒以空而明心以虛而靈有成見者心之蔽也讀書觀理無往而不宜矣又曰道無定體學無止境君子之心安有自足時乎又曰饗者炊其下而覆其上懼其洩也好名之念德之洩也又曰廉讓美德也以己之廉形人之貪則人惡之讓而過情則人厭之又曰感氣以應我兩相持而言不入矣善責人者使人說其言忘其責故從之也輕又曰為善必思其所繼立法必計其所窮又曰分人以財必與以可受之名斯為厚之至又曰同氣也而避嫌執友也而言恩皆薄道也其論治曰為治莫先於正君莫要於舉賢莫重於立教三者得而天下平又曰真才難全才愈難擇而用之則不足教而用之則有餘君子之用人也裁其所已能增其所未

有去其所不可故君子之門多才又曰教士重而取士輕教法立雖取之不善其得人也猶易教法廢雖取之不苟其得人也終難又曰用人者擇於先非防於後防其我欺是使之欺也不以誠待人而望其誠於我豈可得乎又曰法立則弊生法密則弊巧恃法以禁私未有能濟者也論立言曰古者為文以明道後世為文以說人以文說人其人可知其世亦可知矣又曰無言無關於法戒妄言也有其言而無其行亦妄言也服古未深而說經辨義不精而論事皆妄言也其曰著而戒諸惇衍甚推其書以為似明儒呂氏(坤吟按)(感)(鎮)熙嘗謂周秦諸子之精說有宋儒所不及者輯諸子述醇一書又謂宋賢語錄辭不雅馴欲潤色二程書為二程法言性好善聞異才必親訪之有來學

者飲食衣服與共兄弟親戚一體視之財物未嘗計公私
有餘輒以濟困窮義舉必身先謂門人曰為善則智慧
生不為善則障蔽生吾於道廳明者善之力也道光己酉
卒年僅四十有九弟子程鴻萬字肅秋六安諸生有學行
咸豐甲寅太平軍入六安鴻萬避亂山中晝夜哭疽發背
卒論者謂不愧緝熙之弟子云 節方宗誠撰傳

朱道文字魯存桐城人也少有經世志為諸生應鄉試
見士皆短衣負笈唱名搜索恥之遂徒步歸棄舉子業
喜飲酒歌詩其於天下事常遠見於未然道光中英吉
利款成道文獨慮不逞之民因我武不揚而生反側宜
振厲年久安懈怠之氣加意武備隱寓夫神(搜)建擊制馭
不測之威折姦萌銷禍本已而金田寇果為亂亂之初

天放廬所著書

起道文與友人書曰方今天下亂端已見民愁而兵懦公
私之匱風俗薄惡國勢既弱且貧而人心復渙散不相
維繫士大夫庸懦貪汙全軀保妻子鮮知有忠義名節
之可貴亂或息也憂方大耳道文客遊老始歸里(鄉)性至
孝母年九十餘色養如孩咸豐癸丑桐城陷家人多被害
道文及妻時(時)受創移時蘇匍匐往爨下烹食進母寇感
其孝母卒寇貽錢二萬不受寇歎息去道文既遭艱厄
氣益充德益粹日不再食冬無縕袍其於窮通得喪死
生禍福之故豁如也酒酣閒歌楚辭音響激越霍山吳
侍郎可(如)稱其有邵康節之遺風云著文集二卷詩集
八卷無子葬龍眠山門人蕭穆年必走百餘里登山拜
其墓而同時趙獻字元叔號介山亦篤信朱子之學往

卽不倦皇皇講求政俗利弊期實見之行事以縣學增
生終 方宗誠撰傳 桐城耆舊傳
許鼎字子秀號玉峯晚年更名魯桐城人此父樾昭號東
山潛修篤行 有才行樾昭授以陽先生家經
卓然自樹於流俗之外益有有以著正志正學二錄方
東樹見之賓禮其深粹語人曰玉峯今之吳康齋也授
經窮巷母病瘧數日一歸有即親滌中裙永夜潛侍
戶外母卒家貧斂薄痛自責罰居喪三年日食薄糜
夜不張幕事父懋昭尤盡禮年踰五十色養不衰
方鰓不能詘隨流俗鈌口體之奉樾昭亦安焉居父
喪致毀如前 鼎 嘗告人曰吾年少時牧牛誦經老父負暄
門外聽吾吟 詠 聲真人間至樂惜乎不能嘗侍側也卒

門人方宗誠刊其遺集四卷東樹以文學為後進宗其
所推重者尤在質行於同輩最服膺鼎於同遊之士喜
稱甘紹盤紹盤號愚亭無文采大言性命之學以李
鴻章薦舉官江蘇累權繁劇 有名役 以推誠命案為沈葆
楨劾罷 桐城耆舊傳柏堂師友言行記清代野記
贊曰嘉道之閒國家晏安酖毒之氣已深至英吉利之難
而情見勢絀至金田之役而土崩魚爛不可收拾曾左起
而挽救之曾公書興賀長齡中丞書曰今日而言治術莫
若綜核名實今日而言學術莫若取篤實踐履之士物
窮則變救浮華者莫如實積漸之後振之以猛而道文
尤以俗薄而士愉不知忠義名節知金田之亂或可平而
後顧之憂方大何其識之遠也緝熙道文 樾昭 文章皆粹美

許懋昭字蒼輔桐城人也性孝幼聞日者推其親壽皆不永泣禱於神願減己算以益親母病亟刲脇和藥以飲之父與母卒俱躋上壽懋昭之學淵源篤實不尚虛辭處闇獨不欺其心朋輩或笑謔於前獨沈靜無所言言皆詩書文章忠孝節廉之事和庸雍和無所矜飾以是為鄉黨式

歿懋昭深於易著六十四卦會圖而叙曰大哉一氣之流行也天地其所合萬物其所造往古來今皆其所遞及而不可見也伏羲氏示之畫焉無乎不可見也三聖人修之辭雖各有其趣而畫皆蘊之矣畫也者氣也太極也太極非畫合言之為太極分言之為陰陽畫止於六而已乎論陰陽之流行變化則加倍之法千萬畫猶不能已亦不知幾千萬象之不同試觀天下萬事萬物之不同不已者非其故耶而聖人則以陰陽各六畫而六十四卦見六十四卦見而四千九十六卦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是固已包孕無窮矣此所謂易也懋昭勤學植行至老不衰坐不倚立無跛氣象從容春溫而不秋肅道光辛丑卒年八十有三所著律呂圖雜說摘新字括便讀六十四卦會圖詩文集藏於家子鼎節柏堂集

通世務道文鼎孝行純至食貧而不悔曾公所謂篤實踐履者其人也然而老死不顯於時此清之所頽敗而終無可救鳥呼

天放廬所著書

馬樹華樹章傳　子起升　孫其祖

馬樹華字公實號篠湄桐城人也嘉慶丁卯副榜貢生以州判發江西外艱服除權河南清化通判補汝南以母老乞養歸咸豐初粵亂起兄弟倡議團練城陷為賊（敵）得以刃脅降不屈死年六十有八祀昭忠祠樹華自少讀書則厭薄世俗之學師事姚郎中博稽典章制度及古詩文家徑塗於尚風節不以祿入自私恚置義田贍族居家喪祭一遵古禮建祠堂祀始祖參酌古今具有儀法其於先朝掌故及邦邑家世舊聞據摭尤勤明季殉節諸臣特恩賜謚建祠詔許續采遺佚未及旌者上聞乃據諸傳記野史及私家別集百數十種錄其可徵者為聞幽彙記四卷病邑志蕪雜寡

太平軍攻陷廬州府縣城池有司多棄城走（太平軍攻陷廬州府縣城池有司多棄城走）

先世居安徽遷江趙氏入先實固始祝氏始祖定永寧中贅馬氏於桐城遂留不去樹華其

要別為龍眠識略十二卷桐城選舉記十卷先世遺集
散亡輯馬氏詩鈔七十卷其自為書曰可久處齋詩文
集各八卷而劄記及咫見漫錄數十卷遭亂多佚矣（桐城者）
（傳桐城潘女張裕釗撰墓表）

樹章字幼白號怡軒樹華之弟也寡靜有思年十三佐父
督家家日饒則益推以仁其三族貧行甚厚孝謹聞乎
一時父病躁煩甫卧輒欠伸欲起即起輒復卧如是者
數終亦不安樹章聽於無聲逆意而先得侍母病亦如
之母年九十樹章食則視膳寒則視衣百營而求一愉
於搆怡軒雙柱櫺於宅搆碧梧翠竹山館於城西置小
肩輿春秋佳日每舁母遊觀樹華奉前樹章奉後母
性潔晚年病脾漓利一夕數十起樹章終宵（所夕）在側不

天放廬所著書

令少有沾汙樹華性隋直樹章事之益謹每晨興戒視
濺掃即兄弟之東廳互問安否樹華就席治書史樹
章乃退而課鹽米識簿籍皆細字莊寫通問戚友慶
弔裹邑中義行及午共餐於東廳日昳復如之秉燭話
往事及諸所當設施者樹華曰昔吾先人嘗欲建祠置
義田未果今余兩人志事無相違其成必矣及仕積俸錢
寄家樹章輒別貯又自出所贏合購田二百餘畝為延景
堂義莊救濟貧族又糶租穀隨儲竹木甎石數年遂營祠
宇取用無缺建享堂先塋側擴墓田以贍小宗春秋上塚
給祭費貧者有口米婚喪嫁娶有助老者冬月有炭錢
士有學費有試資咸豐初樹華殉難死大軍至困貸錢
輸軍亂定民居多燬樹章所建祠及居宅皆幸存慨然

曰是可私耶推所居宅為邑試院曾國藩嘉其義聞於
朝以候選詹事府主簿議叙加太常寺典簿銜年七十
五卒子起升（節桐城耆舊傳）
起升字慎甫號慎菴一號趣園少受古文法於戴鈞衡
及方東樹復從蘇惇元問宋儒學從成都蔡天培問陽
明王氏心學從儀徵吳熙載問八法而私淑懷寧鄧石如
於古賢服膺者韓愈歐陽修朱子陽明嘗欲綜括古今
學術成一書曰載道集體約而義宏以縣學生議叙同
知未仕年六十一卒著趣園詩文稿八卷載道集十二卷
慎菴字範四卷子其昶（節桐城耆舊傳抱潤軒文
其昶字通伯晚號抱潤翁弱冠沈疑少岫學習為古文
辭既從同邑方宗誠吳汝綸及武昌張裕釗游文益工

及遊京師交遷安鄭東父杲（新城王晉卿樹枏）滕西柯鳳孫劭忞輩並進
而治經其祖於學不務表襮歸於自得所治經尤邃易
詩書易宗費氏詩宗毛氏書宗大傳旁列衆說折衷去
取潛思而通其故往往獲創解為前儒所未發於為文
亦然不踰鄉先輩所傳之法而高潔純懿醞釀而出其
深造孤詣雖鄉先輩亦莫能相掩也始以諸生入資助
河工獎叙中書科中書數應鄉試不獲舉乃以其業
教授為榆樹于次棠式枚合肥李仲僖經義延課子
弟後迭長廬江潛川書院桐城中學校師範學堂
副（委）士（員）輸新學一歸本於彝教兩江總督周馥舉經濟
特科安徽巡撫馮煦薦人才朱家寶薦碩學通儒皆
未應宣統庚戌始就學部聘任編纂吏部彙列中外

大臣前所薦人才奏聞授學部主事丁國變引去癸丑
主安徽高等學校甲寅又入都主法政學校教務兼備
員參政院已而拒籌安會之請最後出都丙辰復應清
史館總纂聘久之病痺乃還桐城越三年己巳卒於家
春秋七十有五所著書已刊行者曰周易費氏學詩毛
氏學禮記節本三經誼詁老子故莊子故屈賦微金剛經
次詁桐城耆舊傳左忠毅公年譜定本抱潤軒文集待
刊者曰尚書誼詁清史儒林文苑傳稿桐城文錄抱潤
軒文續集筆記尺牘三百餘卷其相諸既通諸經要其
尤精者為易費氏學柯劭忞序之曰或問於劭忞曰班固
稱費氏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象象繫辭十篇之言解
說上下經蓋卦筮用上下經以象象繫辭釋之義備矣
故不為章句今先生廣甄漢唐以後諸家之說而名其書
曰費學疑與費氏亡章句之旨戾矣劭忞曰劉向以中古
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先咎悔亡惟費氏經與費古
文同故先後鄭馬融荀爽皆尚費學費氏興而諸家廢
自王弼以下注易者咸據費氏之經本雖未知於費氏家
法悉合而否要之治費氏之學無疑也曰
先生引孟喜京房說及子夏傳則丁將軍之易引淮南
子則九師之義引虞翻注則為孟氏易陸績注則為
京氏易今概曰費氏學何也劭忞曰嫥己自封不通彼
此博士之家法則然建武以後大儒踵起雖主一家兼
衆家益鄭君注毛詩往往用三家義正毛之違失其注
易也亦然如云嘖當為動芭讀為虓皆參據孟京以改

費本先生與宏通之識士嬪高宓何疑於治費學而采及諸家乎曰晉書天文志稱費氏分野羅泌路史稱費氏以易卦配地域二者或出後人附會若焉馬鄭荀三家則費氏之嫡傳也今不廢荀之升降消息獨鄭文辰罕發明疑於費氏偏而不備必劭忞曰先生固自言之知及之而不能純則有待於擇非讐於大儒補苴掇拾者也鄭學長於禮其易注之精深者多通於禮制若推測爻辰無與微言大義譬之治粟者收其精鑿遺其糠粃未為不知農事者也近番禺陳氏謂凡據十篇解易即費氏家法其自為說非費氏家法考漢易家施孟梁丘皆出丁將軍其易說訓詁主大誼夫大誼豈有外於象象繫辭者是費易與丁將軍亦無以異所異者諸家

天放廔所著書

有章句費獨無耳有章句則不免自為之說然而衷之以象繫辭則其失焉者寡矣此先生之書之所以獨絕也其祖為人耿介和易中不可犯而不立崖岸以四海多故東南用兵未已故其思深其辭遠或涉偏宕之論矜己而駴世晚益浸淫於佛氏蓋危禍交乘心有不可傳之隱者為能造之歟陳三恪撰墓誌抱潤軒文各序周易費氏學

贊曰文章雖藝事苾必素有所蓄積末易臻其極望溪惜抱積行於其躬其祖卓犖積之於其祖若宗余觀樹華樹章孝友風義如登漢萬石君之堂而與之揖讓何其美也鬱極斯昌而後焉氏之文遂與方姚二子分堋角立結清代桐城宗派之局世運亦於是焉駸駸變矣

公堋角射出亭集
柯鳳蓀評語

天放廬所著書

馬三俊吳廷香戴鈞衡朱鳳鳴傳　張勳　馬星曙　吳文模　張道蛙　陳長有　熊允升　文漢光　江有蘭　劉氏亮　鈞衡書孝

馬三俊字命之號融齋桐城人也宗璉之孫瑞辰之子累世通經師三俊獨傳其師方魯生潛之學於時俗之名不好也雖沒世之名亦恥其為人貧氣強力善技擊喜酒酣輒讀莊周書楚辭聲情激越（壯）既（慨）悲（涕）桐城知縣宋恪符棄城走諸生張勳痛哭崇聖祠誓死守三俊起應之遂議團練勳字小嵩好義有智略為鄉里（人）信仗及是共推三俊勳主其事畫民竊發（會新）十餘（數）人亂稍定太平軍既（旋棄）而（安）慶（被）陷（棄）去三俊度寇必再至日夜與勳事教練桐城練勇名遠聞五月太平軍果復（再至陷桐寇分兵）安慶攻江西七月犯太湖皆不至桐城八月攻江西不克復據安

慶巡撫李嘉瑞在廬州前按察使張熙宇屯集賢關三
俊上書巡撫曰制寇之道必先能進攻而後可退守守禦
之策必先據要害而後可保城池鄉者全州不守禍及
湖南岳州不守禍及武昌小孤不守禍及安慶而安慶
又棄不守然後禍及江寧鎮江揚州此明驗也今賊據
安慶此其意必在廬州夫前定移駐廬州已非計矣今
誠能以重兵扼桐城則舒廬之聲威壯不然賊乘勢而
北寧復有廬州哉即河南北山東西畿輔之地將恐并受
其禍巡撫得三俊書遣總兵恒興會熙宇規安慶拒關
不敢進桐城如縣宮國勳出示聽民遷徙前吏數令皆無
城守志及是人心益懈三俊爭不得能得而熙宇恒興復棄
關奔桐城時侍郎呂賢基亦以團練大臣駐桐城三俊

固請賢基嚴劾二將而躬率軍進討賢基自以非統帥
謝不能十月寇大至熙宇恒興棄師遁三俊與勳率勇
數百拒諸南門河師潰桐城陷三俊從兄星曙過害又
瑞辰亦被執唐家灣不屈死寇果由舒城陷廬州渡淮
而北蔓延千餘里皆如三俊言於是三俊獨身走楚豫乞
師報父讐不得甲寅夏乃與前縣令成福參將慶麟集
義勇於霍山時太平軍麕集廬州而安慶及桐舒潛太
留兵少會提督秦定三軍至三俊喜因說定三攻舒城而
已襲桐城進兵中梅河以俟約慶麟攻潛太并進分寇勢
提督持重緩其師六月三俊孤軍深入至周瑜城援絕
蠡民夜搆賊襲殺之年三十五俊數月張勳亦戰歿先
是桐城以[illegible]年十月城陷士民乞救於舒廬大營者幾一

年副都御史袁甲三駐兵臨淮欲規取安慶以桐城士民
求救切遂奏遣宿遷舉人臧紆青率忠壯營進攻勲聞忠
壯營至走六安迎師疾馳抵桐城四戰皆捷未幾安慶援寇
至忠壯營將士及勲兵全歿無一存者其後二年李續賓提
湘軍復九江連下太湖潛山直趨桐城太平軍望風遁進
克舒城俄戰歿於三河桐城復陷又二年其弟續宜復提
湘軍至桐城駐兵青草塢而副都統多隆阿亦屯軍太
平橋大敗陳玉成克城外西山各壘邑東鄉及挂車山各
起練勇應之辛酉八月穆圖善圍城急守將張仕才夜
遁遂復桐城距三俊歿後凡七年三俊舉咸豐元年辛亥
優貢孝廉方正既死事特旨優卹建專祠合祀其父兄
之殉難者子復震復恒復責震責自有傳 方宗誠撰三俊勲傳桐城耆舊傳

天放廬所著書

吳廷香字奉璋一字蘭軒廬江人也先世自涇縣茂林來遷
咸豐元年辛亥舉孝廉方正癸丑太平軍自楚東下破安
慶廬江團練鄉兵雅廷香為督得義勇六百人而自率三
百人守梅山黃姑閘以遏江路當是時官吏兵民所在逆
散敵自安慶北犯桐舒巢無為相繼陷獨廬江得完十
一月廬州復失安徽巡撫江忠源死焉皖中益大駴而
廬江以練餉遣衆不支稍稍散去訖十二月晦而廬江亦
陷廷香憤且泣誓必終一得當以報國會明年二月提督
和春擊廬州克之七月提督秦定三大提於舒城紅單船
舟師復自海運道入皖東西梁山江路絕賊(冠)黨衆北遁諸州
縣守臧(無)少而是時曾國藩方率大軍自岳州來勝邊武
昌所至克捷(提)廷香聞則躡然(色)起謂誠以此時出賊不意

海運疑作海道

攻廬江(克)也因益與長江上下及諸路官軍相聞合謀以圖
皖中賊可大殄也召募得三千人與外委熊允升率之趨
廬江益寨約舊時勇目居城中者朱大標為內應以八
月晦大破敵盡殪其衆敵渠任大剛走追斬之廬江復
軍興以來大江東西以兵攻克城邑自廷香始也城既克
而安慶桐城無為巢諸屯寇四面至環城急攻廷香出
自擊之屢有所斬獲居無何敵率大衆自江路來攻
廷香豫乞救於廬舒大營久未報及寇大至觀察何桂
珍檄知縣蔡箎沈承貽以六百人自六安赴援至則縱兵
大掠及出戰遇敵即返走敵益(鳥釘)大(楔)野大光燭城中
廷香夜登城望稚胸泣曰吾志清逆亂不克遂而重禍吾
鄉人援兵不至來者非人吾(國)故死此耳亂將若之何居數

日糧竭箎承貽夜遁城陷廷香率衆巷戰衆皆潰獨張
道全陳長有徐新業三人者從遇(敵)十字街力戰死之年
四十有九道全長有皆從死而外委熊允升亦同日死事
聞詔建專祠賜祭予世職廷香死敵勢復大張廬舒大
帥頓兵久無功紅單船舟師以之餉尋卻退國藩謝(帥)賊
至九江亦失利移軍入江西皖中千里土崩魚爛矣廷香子
長慶既長復糾合義舊從征討其後湘淮將先後克定諸
行省長慶以從征有功累官至提督自有傳始廷香為諸
生與桐城戴鈞衡馬三俊以文章風節幹濟相期尚進
退必以禮益究切當世之務慨然欲有所立於時者也為
人敏達沈毅偉(容)貌美鬚髯善言論見者竦動初謀起義
或尼之掀髯笑曰如若言亂將誰拯耶及守廬江事急將

自裁或劇(劍)切請速行益抗聲曰復城守城吾義也城陷
而走義何居馬出城一步非吾死所焉也乃卒抗節(即)
死(就)前張裕釗撰墓表

戴鈞衡字存莊號蓉洲桐城人也少而英特亮拔不羣年
二十餘刻蓉洲初稿鄉先正咸詫為異才方東樹笑曰十
年後蓉洲當自悔時東樹論詩作昭昧詹言鈞衡傳鈔得
之伏讀三年不成一詩果自收前刻因遂投贄道光己酉
舉於鄉侍郎曾國藩呂賢基通政羅惇衍給諫陳慶鏞
皆願與交遊而國藩尤善鈞衡鈞衡益銳志為學思以通
經致用校刻望溪集篇目倍前治尚書以為伏生歐陽大
小夏侯馬鄭王顧之說其僅存者類不能遠過今行孔傳
宋諸家大義最優獨於盤誥諸篇故訓乃頗多違失因旁

天放廬所著書

羅衆說為書傳補商十七卷國藩既重其書在軍中時挾
持諷(諷)誦初文宗新政求直言鈞衡在都條舉當世利病以
聞未幾太平軍起國藩治兵長沙賢基亦奉命督安徽
團練鈞衡十上書論事已而桐城陷馬三俊起義師死張
勳奔走舒廬圖恢復鈞衡與文漢光籌餉結義民上書
大府請兵久之不能得(得)慨(慨)然念當今大計惟急起用前時
著成效大臣為人心所歸向者令得自置將選吏重其事
權開幕府收羣策羣力之效既(蘊蓄)不得達乃發憤為書極
言用兵在神速在設伏出奇宜速襲桐城絕舒廬賊後
不宜坐擁重兵於一隅論兵事反覆至數萬言曰草茅
一得上之副都御史袁甲三時甲三駐兵臨淮議圖安
慶乃奏遣宿遷舉人臧紆青取桐城連破敵乘勝薄

勛圖名臣求

城下援筑碎至軍覆勳隨紓青督戰死寇益肆鈞衡走
臨淮乞師盡李妻劉皆遇害甲三被議去鈞衡客懷遠嘔
血卒年四十二無子以從子嗣著有味經山館詩文鈔十卷

本名聚奎字煥章 冠知鈞衡為賞等例及保護城方眾殘 字晓山号 鑫仙 江南婦 字斗垣 咸豐初以廩膳生舉孝廉方正丙辰秦定

漢光 字 江南婦 字斗垣 咸豐初以廩膳生舉孝廉方正丙辰秦定
三率兵至桐城用籌餉勞敘光祿寺署正漢光談噶敏速
皆依理道初學詩於張勗與鈞衡齊名而江有蘭字待
園為黟縣教諭工楷隸詩亦清迥里人並稱文戴江文戴
皆居治北江居樅陽為治南 云桐城耆宿侍方宗誠拟稱層老萧移於掌史事見其伯兄师友记
朱鳳鳴阜陽人也舉人道光末嘗詣闕三上書其一劾獻
其所著尚書論而緯以時事其二嗇當世之務言英吉利
之不可款琦善之不可用林則徐之不可去大吏惡其往直
將重譴卒議減放歸鳳鳴恢奇宏駿而謹於內行既歸以其

所學設施於其鄉鄉人多樂仁之咸豐丁巳春捻首張樂
行等由亳之雉河移據霍邱三河尖及阜陽柳溝集官
軍久不能克勝保聞鳳鳴文行有名穎亳間且與樂
行有舊為所取信迤遣鳳鳴率能言諸生數人持書往
諭樂行降樂行不從鳳鳴憤發箕踞坐慷慨責樂行詞
色甚厲樂行不勝其忿遂殺鳳鳴同行諸生亦有死者
時龔德方會太平軍圍穎上既還則讓樂行曰何為殺
朱先生樂行數其狀德曰留之不遣可也殺之何為因請葬
其尸樂行曰已投之河矣鳳鳴雖死不見旌於朝世亦無有
能稱道之者且同死諸生其名氏尤湮晦不得傳於後亦亭

之跡知府史秉衡初仰恨李孟群後聞鳳鳴死事未奏者之過也曾藝田書朱孝廉事王尚辰哀朱君

贊曰咸同之間海內多故國祚未斬然士大夫以咕嗶習經史

之身一旦提干戈出衛鄉里事敗而捐軀赤族以殉者何
多也越二十餘年而中日戰起則坐擁軍符者且望風
披靡而無一死節之志更二十餘年而清亡守土者咸幡然易
幟雖漢滿洲之世僕荷殊寵膺疆寄無不股慄膽戰棄其
官而逃之津沽人事之變何其劇與蓋功利之勝而名教
之防裂濫靡放浪之習長而堅苦蹠厲者且為世詬病洎
乎巨寇當前藏身夜員亦惟拱手張目而無與相抗嗚呼
此亦為國者之憂哉

天放廬所著書

孫家泰傳 父贈祖徐立壯蒙時中王舟費荼人孫傳洙傳濟傳瀆
傳道傳熙傳科傳首家沛家畏清獻鴻祖燕祖法祖家瀋
傳根家沛家考

孫家泰字引恬壽州人也父贈祖字瑤軒敦厚而喜施道光末
洪水災載糗糈銀穀以贍飢氓修學宮佽寒畯咸豐世采訪
婦女貞孝節烈九百餘名請旌於朝苗沛霖陶壽州以怨家
泰故屠孫氏贈祖罵賊死苗沛霖者鳳臺武家集人世為農
年三十而補弟子員鄉里弗之重然習貧攻苦猶忍有謀共
年壹春捻首張洛行鈔下蔡沛霖避之壽州壽州人亦不禮焉
鬱鬱歸夏始與同里徐立壯懷遠鄉北元紆衆為盟築三寨
分五旂申明約束冬遂以五百人敗張洛行襲得數萬賊於
蒙城名由是顯淮南北民風慓悍飢寒輒嘯聚山澤為寇善
撫馭之亦足以資賙儲庇自太平軍陷安慶朝命工部左侍郎

呂賢基（四）籍辮團練前湖廣總督周天爵視師淮上攝
巡撫事而家泰以刑部郎（原缺）補河南司員外總辦朝審賢
基奏帶（四皖紙）壽州團練家泰為人彊直有氣天爵亦賞異之
天爵旋薨於潁州家泰以忤當道（疑府）奪官旋復職嘗集諸團
長於州城家泰短後衣（疑跨）跨馬佩劍丁壯持矛戟夾侍出
入威儀甚盛沛霖既受勝保撫聞檄召則跨青騾衣大布
衣戴小冠往會從者百十人類村野不習（疑容）容止座中（疑皆）
視沛霖無與語沛霖益憾已未孫家鼐以第一人及第家泰
從弟也沛霖備禮往賀州城閉不得入沛霖望城揖長嘯
疾馳去立壯北元始與沛霖同起義勢相埒其後沛霖計殺
北元立壯始自危巡撫翁同書文墨士不知兵既失定遠於
捻退壽州欲倚立壯辮賊奏援永固副將庚申春帶練衆
五千而令參將馬昇平副將于昌麟與之合北聯臨淮軍
欽差大臣袁甲三屯懷遠資以礮火圍定遠五月而廬州
寇援軍麕至二將敗死練潰臨淮軍遁捻圍鳳陽杞壽州
沛霖以宿怨故歸咎立壯火其家夷其先人塚騰書叔二
卻二帥恐亦劾立壯以慰沛霖沛霖則徵壽州練總會下
蔡領辦後至者按軍法治壽練怒冬沛霖遣都司李學曾
等七人之瓦埠道壽州宿家泰邀殺之並殺苗黨之守正
陽者急召立壯與團長蒙時中合禦沛霖辛酉正月沛霖
誓師下蔡設七（疑八）位祭之哭三日渡淮總兵黃鳴鋒（譯）迎擊雨
河口失利沛霖遂擾壽南偪城而壘同書開缺布政使賈
臻署巡撫駐潁州沛霖潛通款於廬州辛大剛連營數十
里搖長壁備久圍壽按察使張學醇久從甲三軍趨小吏

鷹擢至今職甲三患風痺學醇用事遂權藩纂獨左
袒沛霖而博榮武慶瑞尹善迮三鎮陰相興附和同書
處闔城不得去（恒）恬唯諸城中多滿師立壯先招捻首
王鬶葛大牛等四五人來歸共城守城民洶懼沛霖揚
言斬家泰立壯等闔即解同書乃下家泰獄鬶等潰圍
出驅立壯出戰假違令并其衆三百人數之甲三則以家
泰前誅沛霖將七人令學醇檻送家泰時中致臨淮家
泰仰藥死時中就遠學醇遞送沛霖所縊殺之冀平捻
苗氾城中糧匱死者相枕藉而闔卒不解（皃）公里保王
舟者有材勇曩隨廬鳳潁道金光筋擊賊正陽有功授
外委壽南諸圩患聽約束同書遣游擊朱淮森及弟淮
朋說舟赴援舟進屯柏寨使兄沛成弟沛鴻襲周寨逕
抵南鵬築甬道護糧餉沛霖率衆爭之淮森先弟棄
營走周寨路隔舟更營鬶湖通東路水運沛霖伐木
栅渾河東道塞舟又於沛霖營西自芍陂連營壓湖潛通
西路水運沛霖亦從糜湖連長濠達東津渡營壘相接舟
勢絀乃乞援於肥練秋合肥練總李元華來會師軍於三
角寺戰於柏寨練衆大挫淮朋戰死沛成等狼狽遁甲三
知沛霖終不可羈縻始露章劾奏檄降將李世忠進兵
懷遠世忠師方攻石頭埠而知（壽）州任春和夜密召回民趙
森保都司柏雲錦游擊朱佩芬千總吉玉成外委朱淮潮
盟於城南導沛霖衆梯而登城陷肥（世忠）練遁王舟嘔血死沛
霖按屠城內各怨家及力與相抵者括民間財帛婦女分嗡
其黨戒毋殺州官而壽州生員傅沛霖等狀上甲三同書白

沛霖不叛請入奏恩予自新沛霖冠服謁同書自回老寨分練衆為十營沿淮泗渦潁皆設關隘拒守南北結張洛行崛強官匪間專制一方同治元年壬戌春勝保(復)撫沛霖而僧格林沁已南下曾國藩督兩江克安慶李續宜以皖撫駐六安驅肥練為前驅始訟言勦苗語詳沛霖傳家泰以京官還籍總壽州團練聲斬巨匪樞寄褒嘉不遜獎敘同治三年甲子兩江總督曾國藩安徽巡撫翁松年會奏請旨優卹家泰復原官敕建專祠賞世職報可 壽州府志五尚辰撰 方濬師撰傳 苗沛霖始末壽州志苗亂原起湘軍志湘軍記 初沛霖破壽州駢斬孫族無噍類獨家泰妾費氏以居別苑得免難費氏河南人美而有才擅武勇其父蓋拳藝師也沛霖既陷名城逐巡撫別駐張洛行圍費臻於潁州勝保(既)檄撫沛霖解潁州圍

天放慶所著書

天放廔所著書

劉含芳張士珩陳巩舉傳

含芳曾祖駕夫祖妣父孝樟士珩祖他父紹棠兄席珍

劉含芳字蘚林貴池人也曾祖駕夫祖妣父孝樟連世種德含芳少孤從從父兄瑞芳受學同治初李鴻章始誓師滬上含芳兄弟實從其後瑞芳官至廣東巡撫而含芳終始依鴻章初隨征蘇常湖州輸轉軍械設局太倉無錫北征捻移局清江蔣壩張秋南以道員加二品銜鴻章督直隸兼北洋大臣含芳遂治軍械天津光緒癸未丙午統魚雷營屯旅順嘗一攝津海關道數月自請還屯辛卯十七年授安肅道鴻章奏留旅順壬辰十八年補山東登萊青道逾年乃到官自海禁

天放廬所著書

開泰西諸國以強武相尚械器日新矜窮鴻章初資外國
大器平寇亂暨棟國管北洋壹改用西國軍制自是言兵
事者尤以購器械練技為急合芳識性明達又主軍械久
攷剔良楛窮覽冥會曲得理解議建武庫於西沽廣收博
儲以肄將士益增廠造子彈不假外購鴻章既興立海軍
築礮壘設船塢備鐵艦通電綫置魚雷開醫院起學堂
造士多由合芳本謀於是威海衛旅順大連灣三口(此為北
海雄鎮工役浩穰一領於合芳又兼海軍及緣海水陸營務
處調護諸將經輯華夷專一翹公不顧徇流俗俯仰人初
或不便久乃大服終鴻章之在直隸倚(事)合芳辦若左右手留
天津十四年屯旅順十一年後雖之任山左猶隸於北洋北洋
軍器精防守完堅冠諸行省及甲午(日)倭韓之難作鴻章不
得志內召合芳亦遂去位當(東)事初起鴻章持慎不欲輕
開兵端朝議大譁日夜責問戰狀事益不可為威海旅順
相繼失(李秉衡)據寧海州城前鋒距煙(登)臺道署十三里時
山東巡撫亦駐師煙臺西國諸領事以巡撫在則倭(敵)攻之
急於租地不便巡撫退萊州領事復言合芳合芳曰巡撫大
臣可去某守土吏去何之今死此矣因置鴆兩盂與夫人郝
氏日服公服坐待意氣堅定民恃以無恐有潰卒數千操兵
嘷譟求食合芳疾馳至皆斂手聽約束厚給遣散破數萬
金盡取之囊橐西國民商相謂曰使中國主兵皆鄧世昌守
土皆劉含芳若者即何憂日本乎威海旅順既淪陷而煙(登)臺
孤懸獨完和議成大臣奏遣合芳渡海勘收日本還地始威
旅大連灣皆荒島合芳痒心力營構十餘年成嶮塞鋼京畿

門戶至是皆煨燼因憤慨流涕未幾以疾自劾歸歸數年
卒鴻章謀國誠宏遠有大略其所嘗拔而躋之顯列者亦
誠多才傑然而如含芳等比者人咸謂其能不負鴻章之
知遇云含芳以光緒二十四年卒年五十八詔贈內閣學士
陸文穀抱潤軒文

張士珩字楚寶合肥人也其先自江西來遷大父純咸豐辛
每舉孝廉方正父紹棠以軍功至提督母李氏為鴻章女
弟士珩少簡穆善讀書人未之奇也十歲喪母悲慟逾節
鴻章憐而異之弱冠寓金陵受業汪梅村士鐸遂通輿
地辭章尤習兵家言沈審有意略不為談助光緒戊子
每以鄉薦試禮部不第留鴻章幕府居久之歸省鴻章
方創海軍造端宏大軍械局尤機要士珩兄席珍主其
事席珍歿士珩遂以道員繼領局事兼武備學堂初鴻章
連平巨寇督畿輔尤慎海防劉含芳司軍械最久號精
覈含芳移旅順築軍港席珍繼之未數月也士珩既受事
念械器日新自外來非計故得一新械必考辨其形質度
數研求窩放窮幽洞微名與含芳埒當是時主計者不
習海事競言北洋購船械糜費取朝旨限制之自是鴻
章經營海疆本謀絀矣甲午中東事起樞輔聽用新進
少年計謀趣戰急王師既挫羣集矢鴻章臺諫務彈糾
為名高因以及士珩遂坐甥舅嫌奪官士珩筦北洋軍械
五年始為迂議所撓繼蹭於敵歸卧治山下擴向所營
宅築蠡樓其中以詩酒自晦周馥撫山東奏起之至則兼
山東學務處參謀處及武備學堂馥移督江南而袁世

天放廬所着書

倍又逾月十倍驥舉乃上言建昌故有貨局可裁併鹽局
節糜費改權萍鄉會亂軍失律肆叔掠忌者中以危法
禍不測李鴻章督兩江曰是不嘗以廉能著耶卒白之柄
用益親聞問事嘗為文乎吾且為子定之驥舉唯唯或謂
驥舉子曷委贄於公驥舉義孰不可鴻章聞之愈益重
驥舉明年督師討捻以驥舉主行營支應人曰全軍轉
饟利害繫天下往時至命大臣督理今乃以諸生任耶鴻
章卒用不疑累功保河南補用知府光緒十年改直隸甲申
年夏六月卒年五十九鴻章臚纂舊勞以聞贈道員自太
平軍興用兵十餘年糜財數十百鉅萬宇內騷然單竭然
主計者無不人人靡足國脈因以大耗其後又益通互市籌
海防造製輪船兵械火器煩費益漫不可訾省驥舉自始

凱以直隸總督兼練兵大臣乃會奏士珩主辦江南製造
局士珩覓滬局六年歲製槍彈數加多又增設鑄鎗局
能自治鎗酸特旨賞四品卿銜旋加頭品頂戴武昌事起
邇居滕州士珩學問恢富遭值世變泛濫及老釋嘗著
元和篇易行錄通說道術頗自喜袁世凱任總統使監督
造幣廠數月以病免又趨其入都謝不往未幾卒年六十
有一

抱潤軒文

陳驥舉字退謙一字序賓石埭人也當咸豐初天下兵起
傾帑不足以濟師乃奏權商稅曾文正國藩尤號能知
人凡所器使皆遴簡士人不假手官吏用是公私充衍軍
無乏興卒夷大難石埭陳艾故國藩所禮士也江右鹽梟獷
桿用艾言以驥舉主建昌鹽權洗手奉職月徵倍經逾月再

出即主軍儲挈持大綱杜塞罅漏迺輸近垂急緩應期所
以節啬為公家計者無弗至家故貲蜜前後主財利二十
年清介為時所推同輩多致大位鬻舉在事久有成勞而
於進取之途恬退淡如不自克少從陳艾遊與聞進修之要故
行誼多可稱道云 節抱潤軒文

趙相淮軍起敵蹂方張之日孤軍轉戰將帥皆有憂勤惕厲之風
即樓櫓籌餉諸大都心用名節士及功成名立而閫強則才辯之徒
進功利開和節概棄蓋甲午之師未振詞者咎以知其緩急堅任
閫器使敗徵潛伏於隙微之際若含芳諸人終始一節所謂
難能可貴者與

有先正之風

天放廬所著書

趙曾重孫傳 魏傳 節錄

趙曾重字伯遠一字蘅浦太湖人也先世自元中葉遷自江
西曾祖文楷嘉慶初廷對第一官山西按察使祖昀廣東按
察使父繼元江蘇道員皆起甲科及曾重中式光緒丙子進
士授編修四世皆入翰林曾重少穎慧六歲祖命賦庭竹應
聲成詠十六母王氏病篤私刲臂肉和藥以進卒不起毀瘠
逾恒太平軍起轉徙南北未嘗廢業以優貢生舉鄉試考
取內閣中書客李鴻章所鴻章固趙婿也曾重介然自守
絕不干以私入詞館益精研文史金石考據時尊熟相國翁
同龢尚書潘祖蔭皆喜接士士流爭趨之曾重於二公通家
世好自商榷文字外無私謁通籍十餘年不遷一階泰然無
不足之色甲午之役王師敗績朝議引俄羅斯彙莫斯科

城例謀遷都陝西曾重奮然曰俄城率荒遠不毛故垂諸
敵我今盡關以守則山東河北非國家有矣我能往寇不
能往來議者口塞明年請歸養主講敬敷書院丁父
艱遂不復出居者垣十餘年遇大興革必持正議一方賴之
壬子七月卒年六十七著味琴山館集曾重寓皖垣桐城
姚永概嘗從詢洪楊時事悉其幼在兵間尚能從容誦讀
有
爭曾重口愀然曰當時東南雖淪陷而農不輟耕士不廢學
謂承平且復覩非若今日人人喜倖心也吾老矣正不知世變
所極耳有抱潤軒文

孫傳奭字少鼎壽州人也先世遷自濟寧高祖諱士謙欽
旌孝子祖茂章父家亨早世本生父家夔母何氏本生母
王氏長育奭兵革之中光緒庚子年舉江南鄉試明年成進士

觀政刑部迎養父家夔暨兩母京師居三年家夔去歸里
傳奭夙秉仁孝既傷祖禰祿為孤母氏劬劇懼無能慰藉
又念生我之德罔可為報徘徊篤槃如戴二天家夔病
亟踉蹌歸省在途聞凶耗入門而嗣母何遘疾亦卒奔
至即時還鄉母疾良已旋喪厥配逾年何又卒奔喪
又數年殞其長嗣鞫慶更憂患而機照益朗始君為學
篤慕宋賢其後乃頗往往妙禪悅東事起王師屢挫士
大夫多寄其孥於外傳奭不為動已而敦議成遂告歸
本生母王依仲子粵東迎還致養先後主豐潤懷遠定
遠桐城及正陽講席室無宿舂推解不勘叙籌賬勞
加四品銜貲益甚諸興傳奭同歲生多躋顯列即偕去
而再出者皆遷秩或外補吏饒贍而是時傳奭再從父家

天放廔所著書

嚴光典吳汝綸傳 光典父德模 汝綸父元甲

嚴光典字禮卿合肥人也當明中葉自襄陽來遷光典父德模字子範同治甲子李鴻章克蘇州檄德模撫其魁使鉤治之吳郡賦甲天下吏因緣為奸利民納銀一兩米一石嘗相倍蓰德模廉其實而革之戶無大無小必均以一有小贓語上者承粵寇後降人散卒相聚為匪盜德模撫其魁使鉤治之三日無不獲者有盜匿某提督所捕者莫敢發德模親縛卒得縣舊有天主堂雍正中巡撫鄂爾泰改祠孔子祠燬於兵泰西人請復其舊德模峻拒百計恫喝不為動治獄必虛中察辭氣不為緻刻或曼衍其辭若出若沒而忽得情會所在不幸而不得則湛思冥求寢與饋幸而得之又風發而雷厲必如其志而後即安知長洲四年所治凡八

黠方在朝以天子師傅為宰相人諷傳奭復起笑不應士固有棲遲高臨者矣然或困於無資藉或興生事足可以自娛如傳奭者無所資於此而可操券責之彼顧舍而弗取豈其棲心澹泊舉身世胥納之大空之域其道固有然者耶然觀其用情於倫紀間者又何其哀樂至到結宇而不可已耶傳奭以光緒己卯一舉年五十有二卒妻程氏亦以孝德聞於時節抱潤軒文

百獄民以不冤判續傳海外或譯為俚曲野辭衢巷歌之

公暇則布衣紃履周歷坊村僻閭民之荒勤風俗之良窳靡不洞達常先事董戒之幽區奧陬相戒不敢為非僻又而壇廟倉儲學校細至普賢之一祠一墓皆割俸新之所親累巨萬長洲民止其事大吏無敢言不興無弊不除者也長洲既代民為建生祠於滸關自是而蘇州而太倉而鎮江而江寧最後守蜀之夔州其險易肥瘠久暫相萬得民一也性嗜學尤洞於易善為詩多憂生念亂之言廣額豐頤修髯垂尺許目炯炯射人聲如洪鐘有所論建執義不回氣常蓋其上而坦白無城奧亦能納善下人少有至性父遘風疾扶掖之不步武離遇諸弟恩誼篤至推祖所遺田宅畀之諸弟殁卹其孤與己子比無聲色狗焉前

天放廔所著書

8

博之好獨富書數萬卷自殁不十年子姓無以自贍生嘉慶丙子卒光緒丁丑年六十有二光典生有壽慧八歲能詩德模初官江南多接當代勝流宿學光典遂從馮林一桂芬劉融齋熙載汪梅村士鐸請業肄經大義及訓詁目錄算數掌故無不究覽咸光緒癸未進士授檢討典貴州鄉試貢氣自喜興其副不相下(見黃牡丹)數物謝然榜發稱得士元會典館圖繪總纂精審勝於舊同館多知名士議論亦時相抵迕遼東兵事起發憤上書不報遂乞假歸張之洞移督江南辟置幕府已而劉坤一還任之洞仍督湖廣先後聘主講江寧及兩湖書院敘會典館勞以道員發江蘇建議創立江寧高等學堂大學士剛毅按事江南司道百餘人同詣謁獨延光典密室縱談國事語切直

第 頁

剛毅大憾即議罷學堂光典力爭不得拂衣去坤一兩解之檄丈鹽城樵地始考光典少時斐然有作述之志既入官猶思推儒術以致用當世再不得志遂以吏能顯樵地者故鹽場葦蕩給河兵以資生向設巡檢相維以佐之緣用光典受任年餘得可耕之地七萬五千頃收入荒價亦鉅萬復領正陽督銷局會之洞再督兩江奏論兩淮鹽事衰旺謂北鹽視正陽銷數南鹽視儀棧出數刪某督正陽既有績請使主儀棧詔可光典既莅事以輪艘駐大江三要區首金焦次三江口次沙漫洲輔以艇勇私梟斂迹始儀棧出數引不足四十萬比三年增引十餘萬之洞初以江南財賦議增貲鬯光典謂增新則病商毋寧整齊其舊貲鬯之議由此止而鹽課歲益銀百五十餘萬公私頗饒給矣尋授淮揚海

道加按察使銜淮水大至運河溢光典先檄河員增修隄而自泊袁高郵守視壩大吏以故事憑節候測水檄啟壩不為動歷月餘啟二壩七月杪乃啟三壩下河六縣獲有秋以論賑事與布政使繼昌議不合會奉檄入都參議官制去任因不復還戊申命赴歐洲監督留學生諸生不樂受約束輒相訾警光典為人宏達不羈喜言興學為國育才書史博辯經綸滿腹至是舉無所用鬱鬱歲餘謝職歸詔以四品京堂候補元京師督學局長宣統庚戌趨南洋提調勸業會卒於江寧年五十有四蓋古今來豪傑志士功名之所建樹不能如其意之所期者十蓋八九也

馮煦撰光典墓誌張裕釗撰德模墓誌馬其昶撰無墓誌清史稿

吳汝綸字摯父桐城人也父元甲舉孝廉方正仕慈溪有愛養

育宋親十數人家日以貧汝綸幼刻苦向學嘗得一鷄子不
食易松脂以照讀書篤嗜古文詞私淑同里姚郎中鼐同
治乙丑舉進士用內閣中書受知曾文正國藩國藩督
兩江奏調改外留幕府學益宏肆補直隸深州比丁外內艱
服除署天津府補冀州汝綸為政於世所矜尚為名高者
一不屑獨留意教化不憚貴勢籍深州諸村已廢學田
為豪民侵奪者千四百餘畝入書院資膏火一州三縣高
材生親教課之民忘其吏推為大師會以憂去豪民至文
通御史以壞村學劾奏還其田及莊冀州仍銳意興學
深冀二州文教斐然冠畿輔又開冀衡六十里之渠洩積
水於滏以溉田便商旅時求其士之賢有文者禮先之
得十許人自謂每得一士難戰勝而得一國不足喻其喜
必此十餘人皆守高不喜親官府汝綸強起之月一會書院
議所施為興革於民便不便率不依常格以是得簡抗
聲汝綸亦不樂久宦其所事大吏國藩後為李鴻章
皆期以國士有要政必與謀議草奏保定蓮池書院山長
武昌張裕釗將返鄂會汝綸以公事自冀州至鴻章
問誰可繼張院長者裕釗故以文學與汝綸同出國藩
門為深交友兩家弟子相通流汝綸漫應曰如某何如者某若
曰安所得師如二君者汝綸退即具牘借鈐清苑印稱疾
乞休鴻章覽牘大驚明日汝綸持名帖至總督署稱院
長拜謁矣汝綸刻苦厲學其好文出天性周秦古籍太
史公揚班韓柳以逮近世姚曾諸家之書丹黃不去手以
為文者天地之至精至美苟入之不深其精神意脈一有失

則所載之道與事舉無幸焉其教治學必本周秦古
籍由訓詁以通其文辭要以能知當世之變備緩急故
博物格致機械之用必取資於歐若美得其長乃得
與勍者比肩橫肱坐立不俯屈以是樂與西士遊而日
本之慕文章者亦踔海來請業會朝旨請採西法開大學
堂於京師管學大臣張百熙奏薦汝綸加五品卿銜總
教務固辭不獲則請赴日本攷學制既至日本上自其
國君相及教育名家婦孺學子皆備禮接款求請題
詠更番踵至時吾國留學諸生與使臣蔡鈞煌(文)求閱
汝綸素為學生景附學生頗望汝綸聲助汝綸念國
體所在欲兩予全濟而未有經術乃煌頗疑汝綸有所
左右蒙語至都汝綸因浩然求決去返國先乞假有墓

天放廬所著書

興辭本邑小學校日本教師一人同至規制粗立將行遽
以疾卒年六十四箸易說二卷禹定尚書一卷尚書故三
卷夏小正私箋一卷文集四卷詩集一卷尺牘七卷深州
風土記二十二卷東游叢錄四卷子鬮生能世其學桐城耆舊傳馬
其祖撰墓誌

高春浦史克寬傳 克寬兄克諧

高春浦字佩之合肥人也明季自江西來遷世勤農業居縣南八十里永和團永和團者咸豐時春浦所嘗練勇禦寇以為號遂名其地春浦咸重有幹略少從師受讀未竟會天下亂居民逃徙四出春浦獨集父老議團丁自衛有土寇將發夜舍斬之永和團之名由此著自後遂從戎幕歷江浙河南直隸諸行省西北出塞遠歸化東南渡海抵安南數十年中或出或輟歸至光緒丙申始不復出又十年辛卯卒於家年七十三其初徙以練鄉兵起終老於游叙勞得同知銜知縣發山東以非雅意所存故不仕其家居喜為鄉里興利議岡田恒苦旱鑿河汉十餘里溉之其工費鉅者大隴潭面湖背岡旱潦為

寇因開長河貫其中建閘下流歲獲豐樂尤精醫術
開門待診不以煩穢見拒性能飲酒酒酣自說平生
所經山川形勝及其土俗甚可聽也嘗言戰江蘇時擦
敵營敵燃礮礮丸如巨雹掠肩而燎人衣驟馬踐尸行
不復顧北逐捻日馳百數十里止宿就馬鞍上張燭寫
軍書倦則伏地臥樹長矛於側冰凝矛頭窣窣有聲
出口外行沙漠終日不見水渴取噉橐中芋數片當
酒泣下春浦雖老不得志而請弟皆宦達封贈及其
祖若父云（前抱潤軒文）
史克寬字松園六安人也清初自江蘇遷皖世業農克

寬少有偉志值軍興與兄克諧及李元華倡團練衛鄉
里所居在邑東咸豐甲寅寇陷六安城四守禦嚴剿掠
不及東鄉是年會師克郡城安徽巡撫福濟奏保克寬
國子監典簿克諧千總當是時陳玉成據太湖扼皖鄂
之吭克寬被檄率鄉兵攻克太湖困留屯戍俄而軍食乏
寇大至城陷克諧戰死克寬既奪路出求兄屍復馳騎穿
敵營卒不得蓋瀕於危者數矣益欲殺賊自效明年夏克
太湖宿松所部壯士多傷殞克寬傾貲恤其家士戰死樂
為用己未春會師解六安圍保知縣適湘軍克安慶遂釋
兵歸同治初劉銘傳受詔勦捻捻平移軍陝西征叛回
皆挾克寬與俱為司饋運主營務處敘功擢知府陝事定
銘傳以疾去克寬家居李鴻章督畿輔復起之克寬才長

於軍旅既官直隸董工程尚掌河事一以兵法裡繫急
湍或障或疏所建議行之無不當初濬文安中亭河次
鑿靜海楊芬港舊河而沿溥沱績尤著溥沱故直隸
巨浸同治間自藁城北徙入古羊河下穿獻縣阻逼不
得出泛濫橫逸為害克寬度地勢於獻縣朱家口閘減
河三十里循子牙河故道入海於是鴻章上其績狀謂
獻縣新河加寬深則餘溜悉歸子牙故道下游九州縣
可永絕潰水之患而獻縣以上諸州縣歲亦有秋因奏克
寬授清河道民立石頌其德故事河臣於京朝官有例
饋克寬初治河悉取羨餘金數十萬上之大府御史某劾
之撫他事劾奏奪職鴻章旋白其誣克寬慨然曰吾少無
仕宦心不意武功得官幸獲奏徵効於時於願足矣更何
能為權貴折腰乎逕去不顧克寬為人孝友以勤儉治家
家益起捐貲創宗祠義學時時出遊山水攜一童荷笠
以相隨遇之者不知其曾將兵殺敵立功者也克寬卒於光
緒壬辰年若干葬壽春南鄉節抱潤軒文

左出穎傳 祖麟 麟妻張氏 家僮左恩 出穎子光霽 光羊子剛柱 剛柱孫文韓 國棟 國林 國林子之稷 國材 國材子暉 相

左出穎字鼬甫號碧衢桐城人也明少保忠毅公光斗之父其先曰匡正者佐唐有功廟食於涇後徙潛山明洪武初復遷居桐城樵埠河五傳當成化時曰麟字天祥有義俠之行邑中蘆課重貧者至歲除尚以逋賦繫獄麟與妻張氏謀出貲代之輸不足則斥賣其腴田仍不足乃稱貸以償明年官追課簿楚如前歎曰代輸課無已時豈若撞登聞鼓刎頸闕下籲減課邪遂齎疏北行有家童曰左恩抵闕先一日恩竊其疏跪而泣曰主不可死若天子御朝堂咨詢蘆課積弊非熟悉利病無由勤衷易稱旨則今日之碎首午門以死者小人事也於是伏闕上疏左恩死於交戟之下麟得召見奏

減課額十之三既歸里人錢某慕其義知麟前後費千金
願助三百麟受之用其金造石橋利涉者再傳至出穎出
穎有大略處置若寂在險若夷喜怒不形蓋天性然也
時明政不綱而貂璫薰腐玩閹主股掌之上代釐威權
殺士大夫以百數出穎手輯漢宋黨禍事為書曰讀史
拾餘光斗初及第時舉以授之其後光斗果觸逆閹魏
忠賢怒作為民罷歸心知禍變且未艾無生全理一日
光斗置酒便小僮於太公前作樂為商聲歌舞揚忠
賢事忠賢者揚公椒山劾嚴嵩得罪死都市者也出
穎默然曉其旨歎曰椒山丈夫哉抑不知椒山父在當
何如者雖然范滂母婦人也尚識大義吾安能娓娓愧
巾幗耶已而忠賢果矯旨逮光斗緹騎至縣光斗使人

微覘太公見出穎容詞坦施不改常度心稍安光斗逮至
京下錦衣獄拷掠既死所司承望風旨徵贓急又臚言當
赤族使者已發京師矣時出穎年逾八十其配周夫人
以慟子死長嗣光霽以憂死而出穎應之舒警皆適其節
明年懷宗御極誅忠賢及其黨而贈光斗右都御史再
贈太子少保謚忠毅褒贈三代皆如其官賜祭葬有加自
忠毅之赴逮以至其死太公雖心哀之僅泣下數行而已
至是以天子命發槥更葬禮成乃始仰天大慟已復笑
曰吾今則可以死矣遂端坐瞑目不語不飲食歿年八
十有四祀鄉賢祠桐城何如寵語人曰每見左太公覺
吾氣猶飛揚而不沈微之患難彌復淵淵不可探測也
出穎子九人光前光先光燦皆自有傳光斗子四人長者曰